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02/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七冊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五經圖六卷

〔明〕章達 盧謙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一

疑辨錄三卷

〔明〕周洪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三〇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缺二卷（補缺存一卷）

〔明〕王恕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九五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一）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四二

五經圖六卷

〔明〕章達 盧謙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經圖六

卷》提要

五經圖序

盛江不皆名耶人物之美秀辭讓之妍瞻載在史策可披覽也自隋
之末始述於今雖聞人出而與舊未廣其視江南諸邑不若齊魯
之乎抑若矣余始進仕見其山川映發人士都雅意頗欲錄之乃以
次錫爵學官購子史諸書度之閣上今有志者執中備閱而侍御步
盧公所留邑也嘉惠之意較余倍篤自永豐今信州學五經
圖石本以授余且曰公劉子頤以承承學余展玩不忍釋手因恍
然曰此聖經之鼓吹涉海者之津梁也亟命工刻石樹之學宮已又念
摹指之難不及行遠更損焉卷帙屬所知程敦刻於金陵請雲杜李
本寧先生文冠其首所言圖之端委最為宏麗矣乃余則更有所
古者漆書竹簡為力勞費故學者不易得書然猶三年通一經至于綴
編諸書實作以廣其搜故當時諒博之士如更生之識貳負實故之
辨魁鼠東廣微識科斗策文余斯微辨蜀中鐫于亦已奇矣他若張茂
先對晉武帝漢官書制度及連章千門萬戶皆繪畫地成圖無所遺
而王儉於朝儀舊章晉宋故事撰次論議常報理事決斷如流此

撰英華華箋紙上陳言如書肆說鈴者之為哉今世學者束掛括
占一徑易書詩春秋禮記書多白紛不能兼涉而周禮一書乃聖人經
世弘猷至有終身不知作何悟者即所專業又率為辭章塗塞難與
寵於聖賢立言微旨遡若河漢及實通達時而棄之若弁髦矣聞有早
嘗時趨聖慕古者顏官屈首而家而僅染指於六經苟借以供點染
備採擷而溯源忘源等若蓬廬此與耳食何異哉又安望其精器數捷
古證今勝然於制度文為之間也是何古之學者與博精揆今之學者
抵牾乃爾無亦古之教者抑而今之教者略與余故廣盧侍御之意刺
是編以行四遠俾學者按圖索象不至作燕人還國為同行所笑而作
者之精神固一 竊一二則導編也不可謂非魚兔之筌蹄矣若夫解
刺舟之惑無貽諸於還珠是在學者之超悟非余所敢必也伯利五
圖序

萬曆甲寅歲季秋月加陰無異州知州何掌盧江縣事楚人章達撰併
書於盧江之吏隱堂

易經目錄

圖上

第一

日月為易

八卦取象圖

八卦數圖

伏羲八卦圖

文王八卦圖

河圖數圖

洛書數圖

六千圖

六十四圖

三變大成圖

四易之易圖

易圖

第二

太極圖

先天圖

中天圖

方圓相生圖

八卦納甲圖

第三

連山六十四卦說

太極貫圖

象形一致圖

先後中夫總圖

六十四卦萬物數圖

第四

撰著之法

釋象圖上

釋象圖下

釋象圖

含應圖上

含應圖下

含應比正

含應無位

有應無位

含應比正

含應無位

含應無位

圖下

第一

易有太極

六爻定位

五位相合

乾坤合律圖

既濟未濟合律圖

咸艮取諸身圖

井鼎取諸物圖

乾坤大父母圖

復姤小父母圖

陰陽等偶

六十四卦反對圖

先天後天

第二

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圖

八卦相推圖

乾坤之策圖

天地之數圖

八卦因重圖

乾坤之策圖

乾坤之策圖

乾坤之策圖

第三

太元圖

關子明擬玄洞極經圖

溫公潛虛擬玄圖

十三卦取象圖

八卦體用圖

八卦體用圖

八卦體用圖

第四

參五以變

參天兩地

邵氏皇極經圖

邵氏皇極經圖

參天兩地

邵氏皇極經圖

邵氏皇極經圖

邵氏皇極經圖

參天兩地

邵氏皇極經圖

邵氏皇極經圖

邵氏皇極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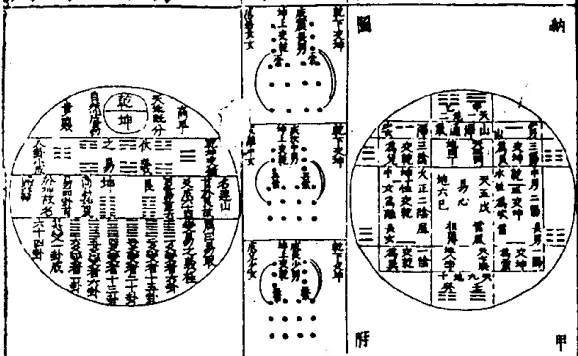
參天兩地

邵氏皇極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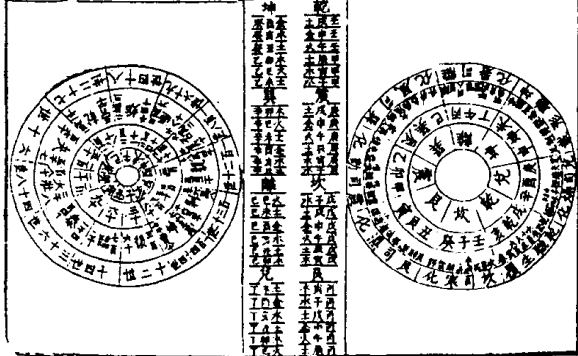
邵氏皇極經圖

邵氏皇極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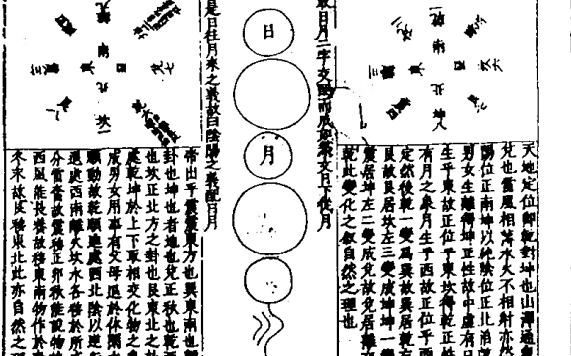
易之易四圖子六圖成大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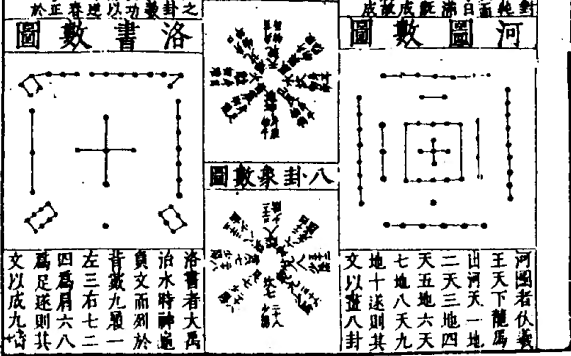
圖數曆會運圖位六圖化司卦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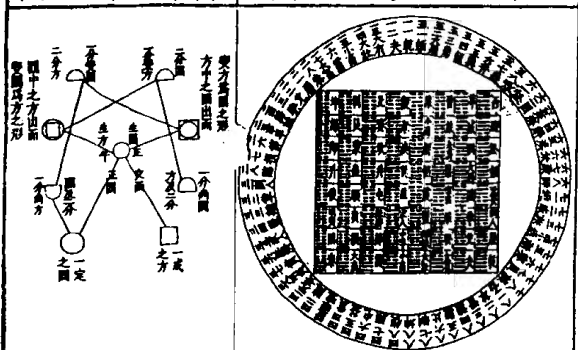
圖卦八王文易為月日圖卦八義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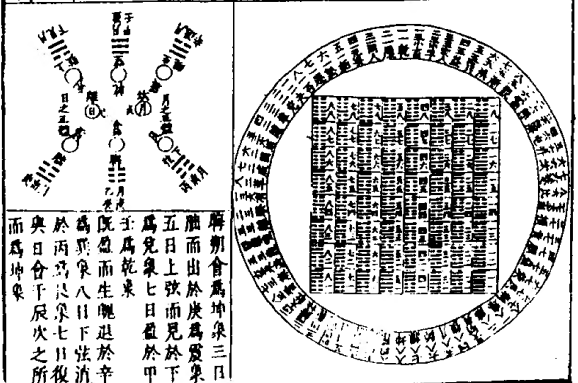
圖象取卦八圖數書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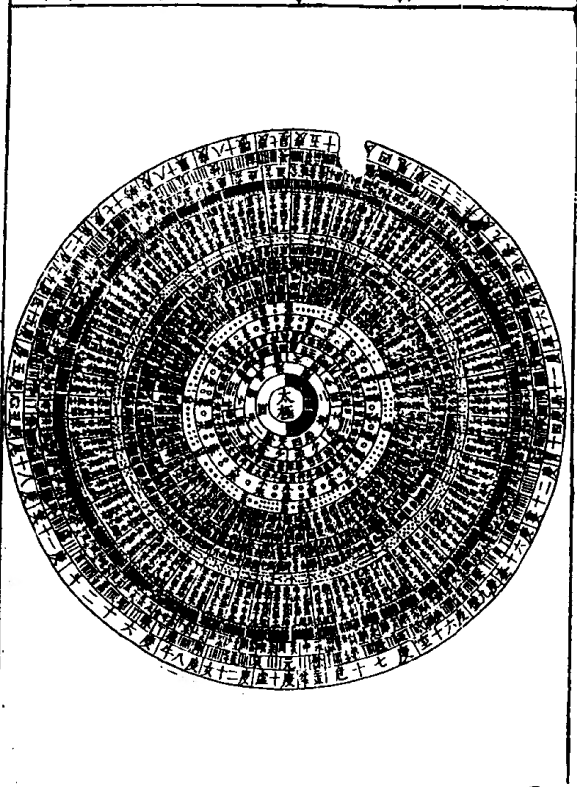
圖生相圓方 圖天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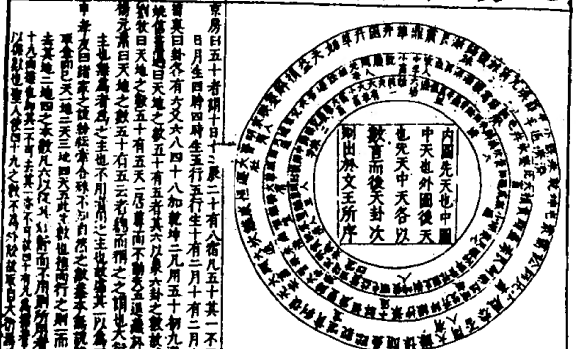
圖甲納卦八 圖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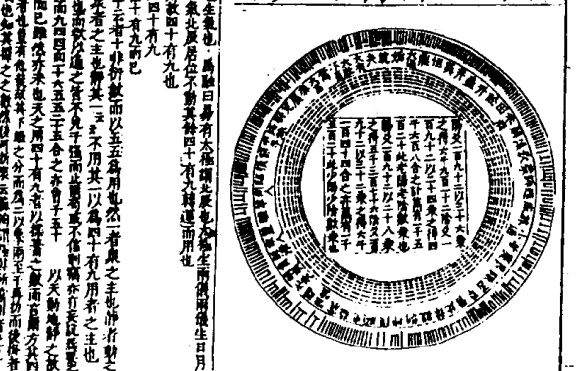
圖數象括總



數之衍大 圖總天中後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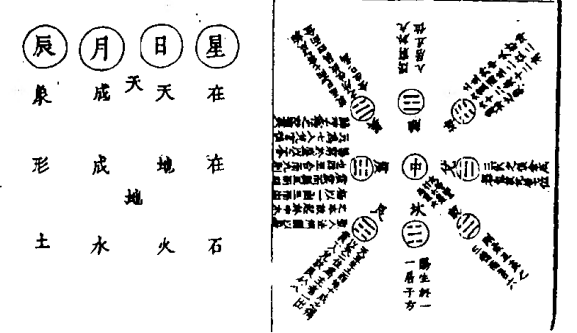
圖數物萬卦四十六



說卦四十六山連

連山六十四卦... 說卦四十六山連... 此圖乃連山六十四卦之圖，其卦名與《周易》不同，其排列亦異。此圖乃連山六十四卦之圖，其卦名與《周易》不同，其排列亦異。

圖致一形象圖一貫極太



下圖象釋 上圖象釋 法之著撰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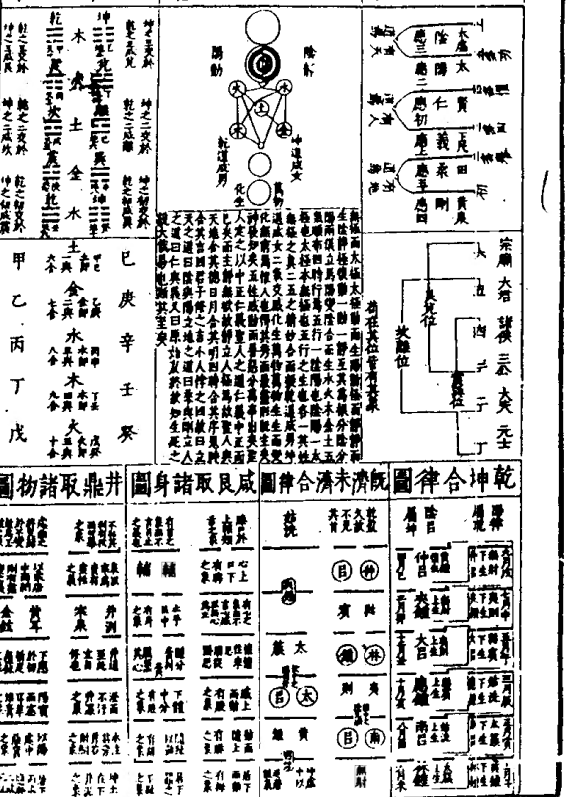
風行天下
山上有
一陽
三陽
五陽
一陰
三陰
五陰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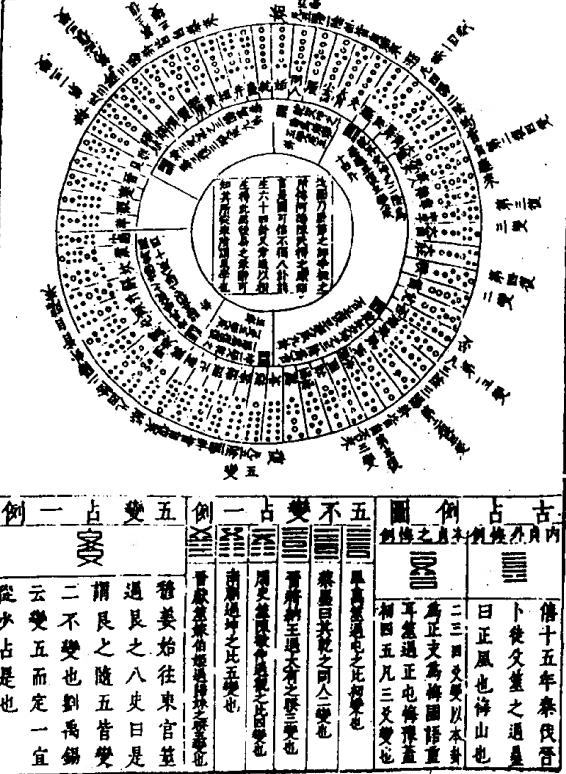
以象二
於物以
不
十六
三十三
除十七
七
久出家
水田
水比
雷隨
水變
水漸
中子
久嗣人
不進行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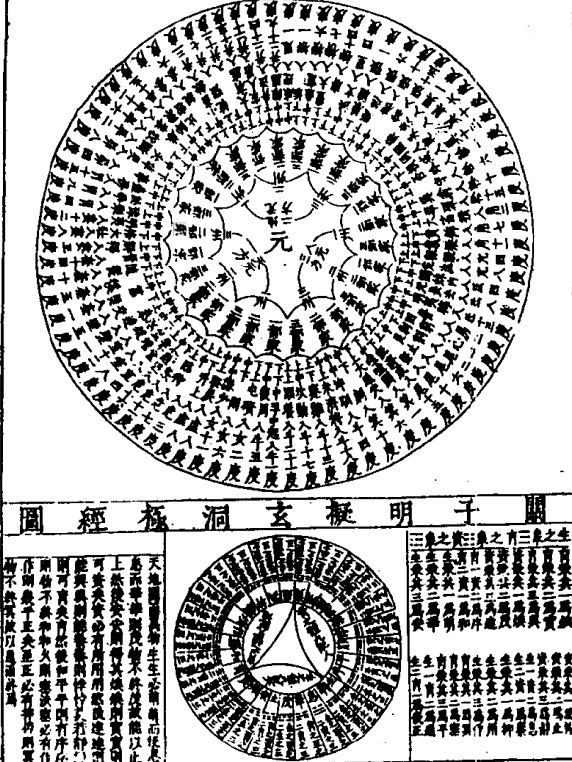
合相位五	極太有易	位定爻六
------	------	------



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圖



太元準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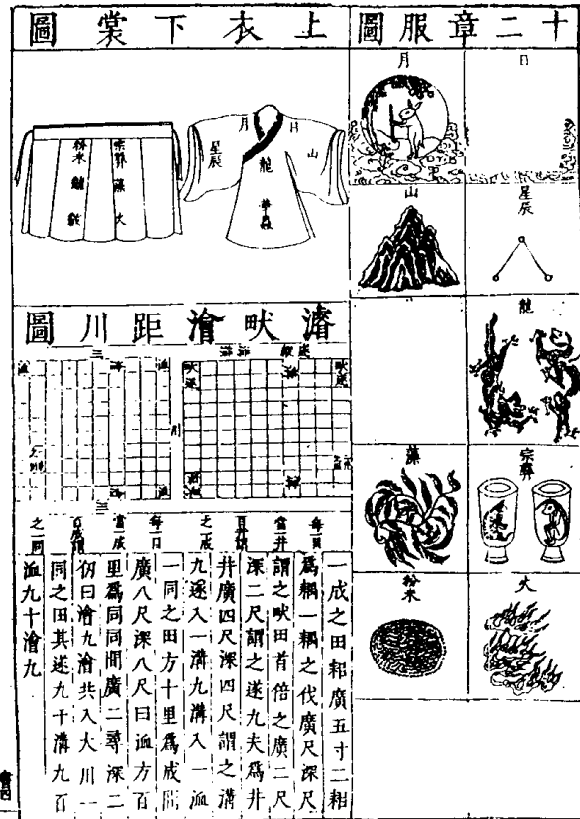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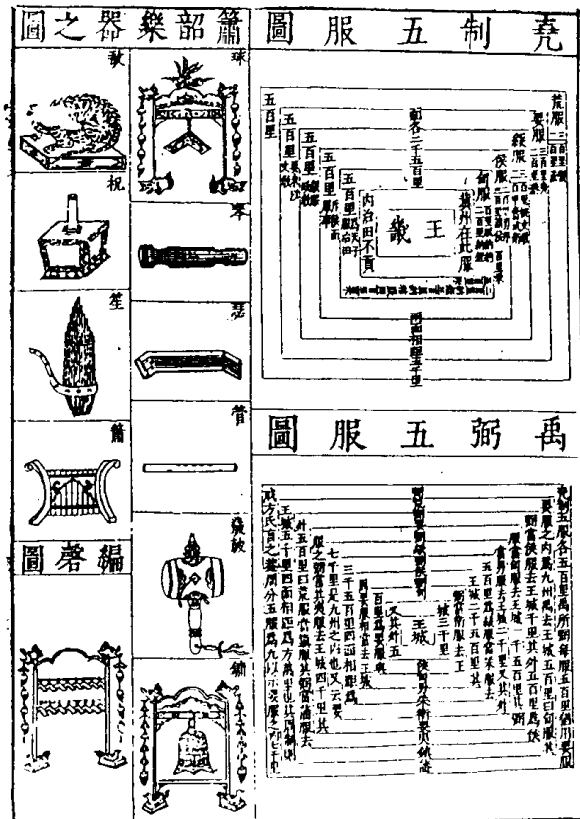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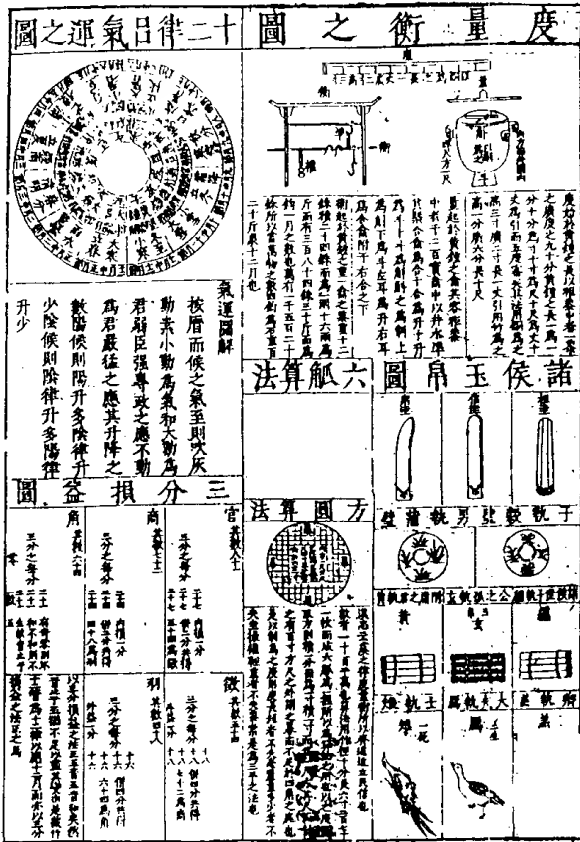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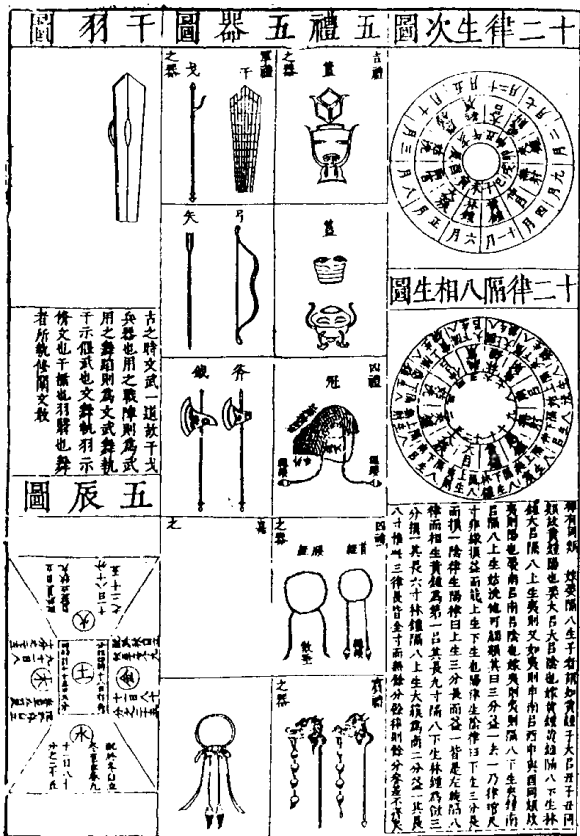


參伍以變 參天兩地 邵氏皇極經世圖

[illegible][illegible]

圖上

- 經 1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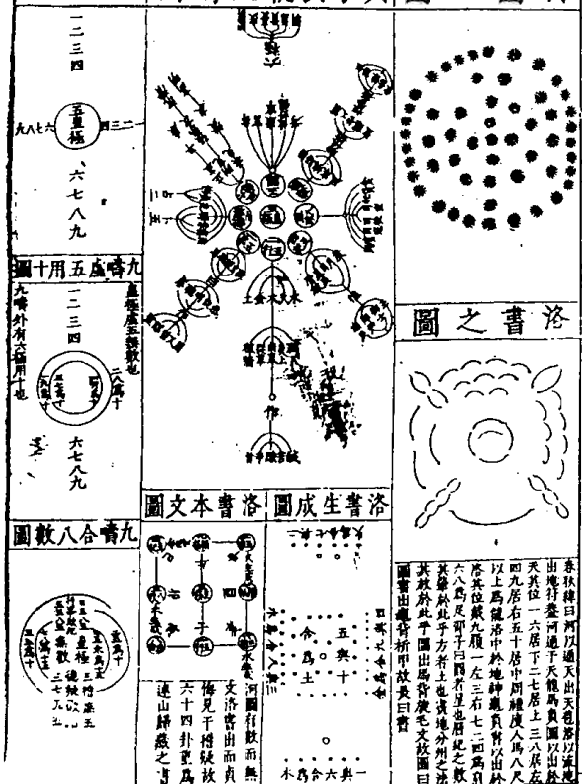
禹貢所載隨山濬川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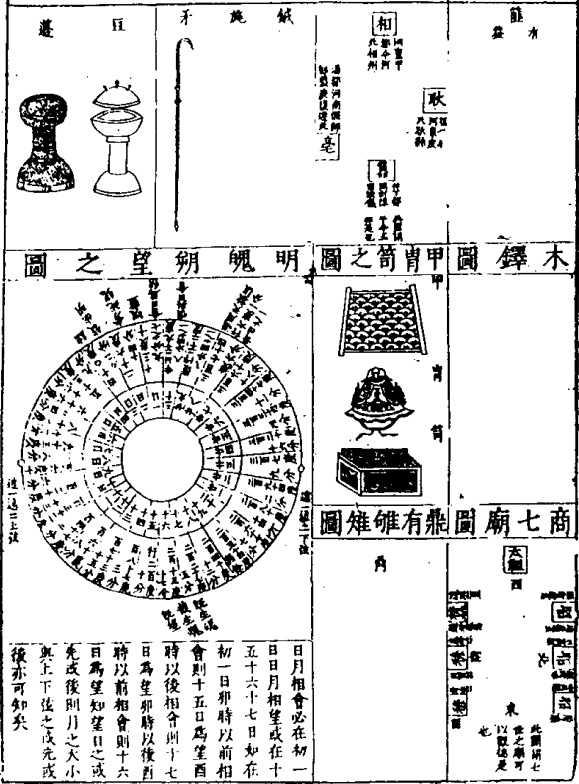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譜圖九州田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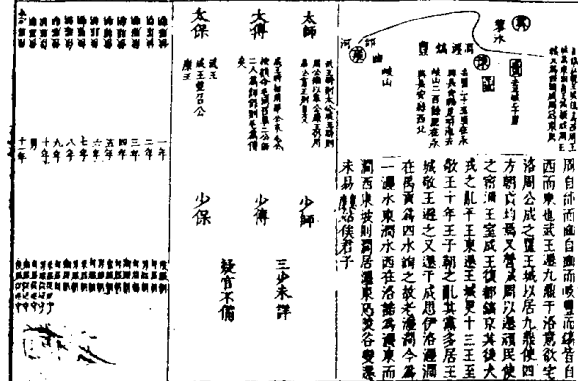
河圖之圖箕子洪範九疇圖皇極居次五圖



圖之豆邊 圖之矛麓鉞 圖都遷商 圖篚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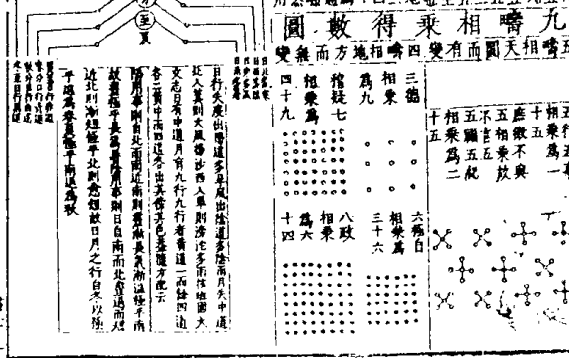
周管洛邑之圖 三公圖 六年服朝圖



大洪範本圖九洛書數目圖日月冬夏九道之圖



冬夏風雨之圖



應門 帝王刑罰輕重圖 文體十圖 作述離合



王几圖 四座圖 琬琰圖 輅序 見升王器圖



詩經目錄

圖上

第一

四始圖

思無邪圖

正變風雅圖

王鄭考

第二

齊魏唐秦考

升歌間歌笙詩圖

第三

風雅頌

第四

毛詩小序國風

毛詩小序二雅三頌

圖下

第一

十五國風地理圖

公劉相陰陽圖

第二

靈臺圖

幽公七月風化圖

第三

樂器雜器車制圖

第四

鳥名

獸名

蟲名

魚名

金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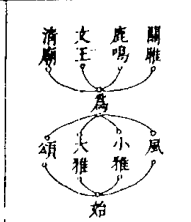
草名

木名

菜名

奉訓大夫無錫州知州仍直隸學憲人章地
總按直隸廣西四省督學司理人章地
儒學教諭淮南府成克獻
訓導人鄭國裕
中興張善全校閱
生員 王元錫 分校
陳耀祖

四始圖



思無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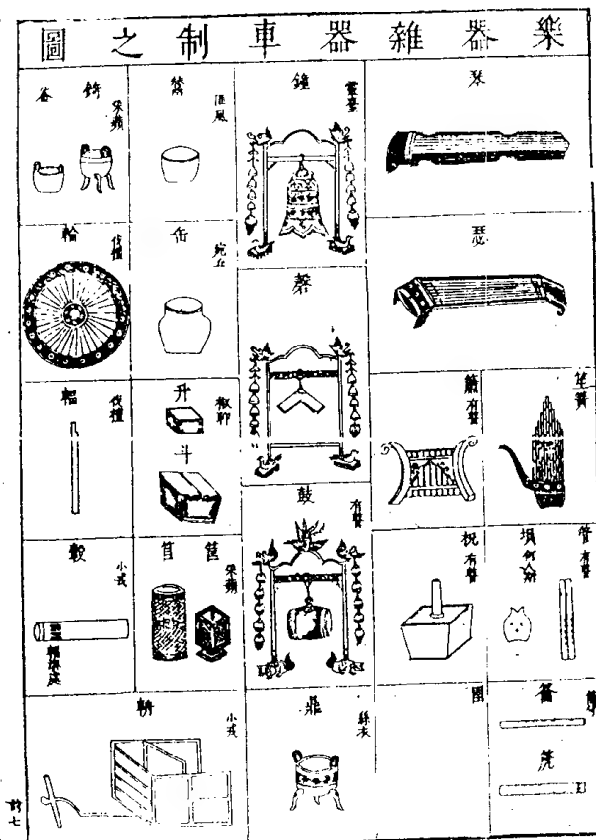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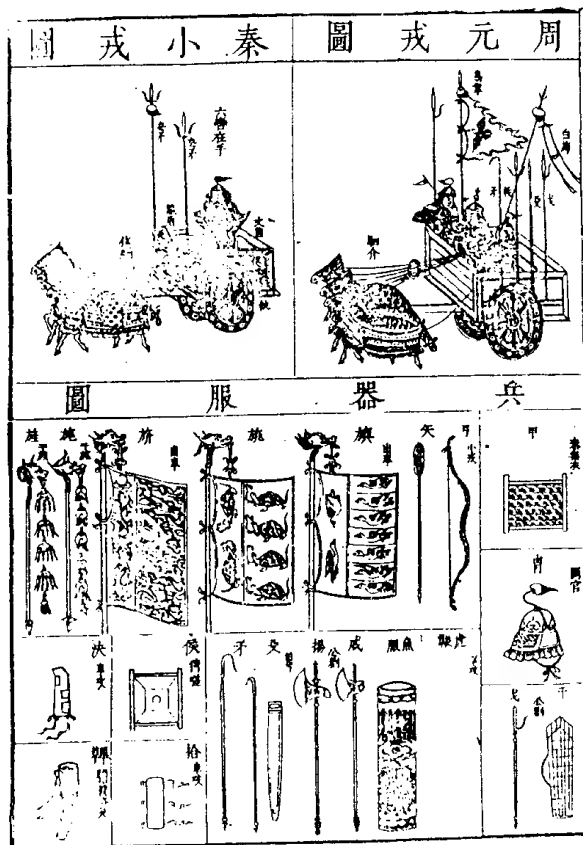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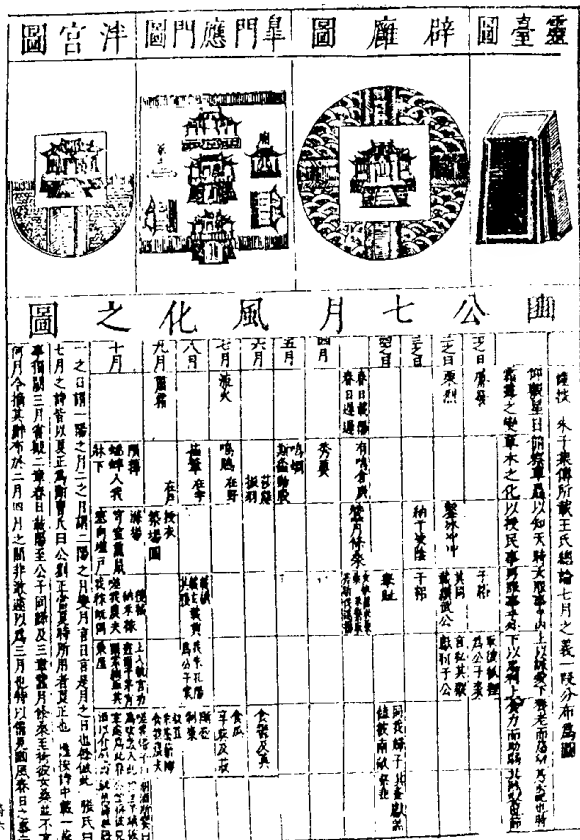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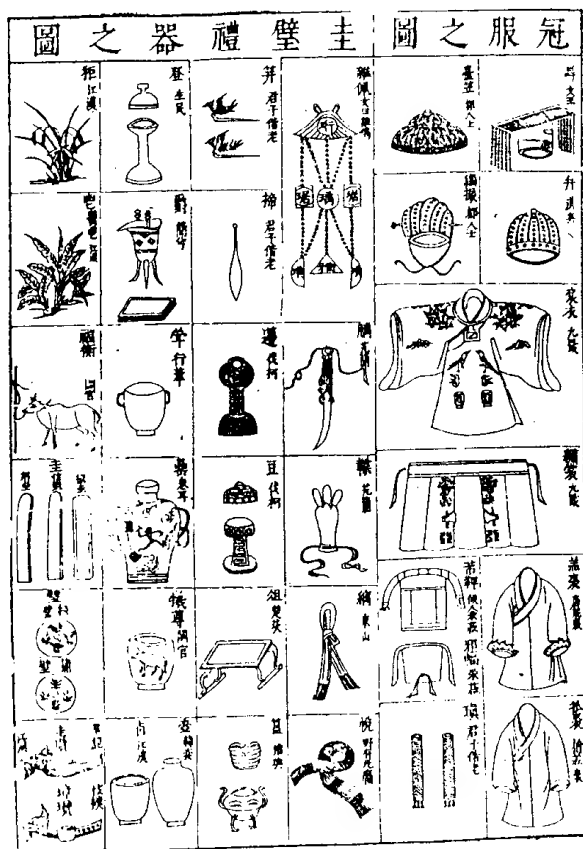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蓋詩者可以感人之善心
蓋詩者可以感人之善心

六義圖

賦比興
興賦比
興賦比
興賦比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春秋年譜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春秋年譜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魯一生一之圖	
<p>魯一生一之圖</p> <p>魯一生一之圖</p> <p>魯一生一之圖</p>	<p>魯一生一之圖</p> <p>魯一生一之圖</p> <p>魯一生一之圖</p>

春秋年譜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p>終始譜</p> <p>春秋年譜</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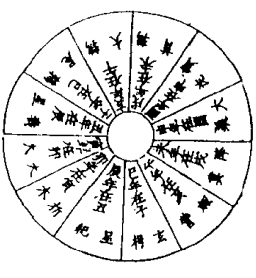
次世國諸秋春

[illegible][illegible]

盟 會 秋 春

[illegible][illegible]

圖之星歲圖風八音八



應公五年曰九月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初獻六羽

昭公九年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襄公十九年子簡卒歲在降婁至三十二年又在降婁襄公十八年曰天道多往在西北注云歲在豕韋三十年歲在姬皆之口昭公十二年曰歲在豕韋襄公二十八年曰歲星淫於玄枵昭公十年曰歲在顓頊之虛注云玄枵也襄公三十八年昭公九年注皆曰歲在星紀三十二年云越得歲而異位之此非也此年宜在寅析木唐史以此爲越次昭公八年曰歲在析木之津昭公九年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春 秋 總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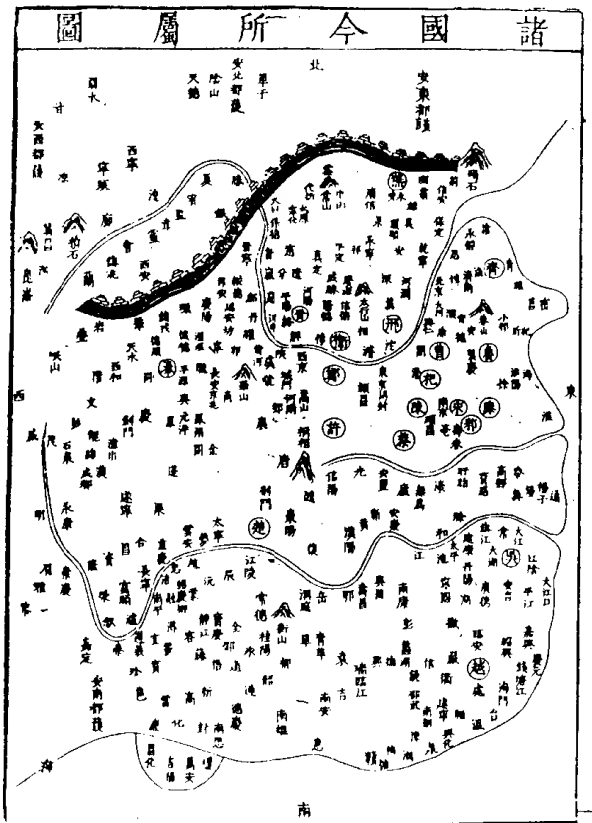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諸國屬地

（此處為諸國屬地之詳細列表，內容繁複，涉及多個國家之領土、人口、資源等描述。因字體極小，無法逐字轉錄，但可辨識其為詳細之地理與行政資料。）

春秋諸國所都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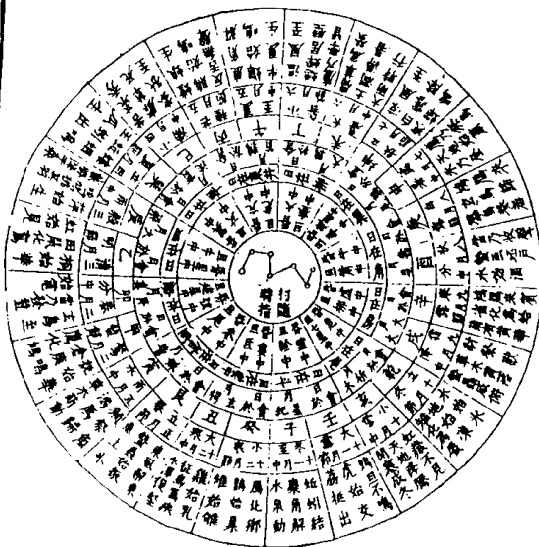
（此處為春秋時期各國之都城地理分布之列表，列出了各國名稱及其都城所在地，如齊、魯、晉、秦等國之都城。）



諸國屬地下

（此處為諸國屬地之另一部分列表，可能涉及邊境地區或特定主題之屬地，內容同樣為詳細之地理與行政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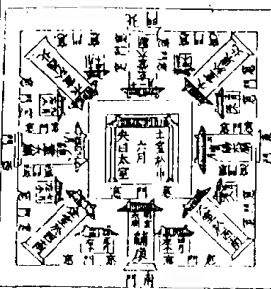
月令總圖



天子諸侯禘祫時祭王制九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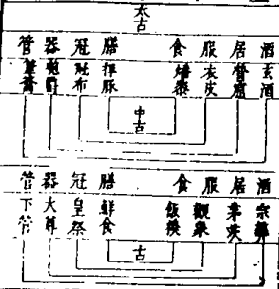
天子	諸侯	春	夏	秋	冬
禘祫	禘祫	禘祫	禘祫	禘祫	禘祫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秋	秋	秋	秋	秋	秋
冬	冬	冬	冬	冬	冬

月令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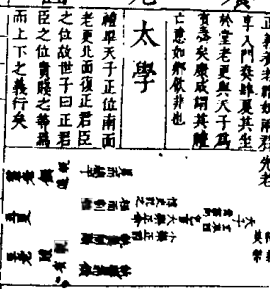


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大禘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禮大不可數而王制每當祫歲行之者三及又時祭四海其能來助乎注無明言第存其說以明天子諸侯祫祭時祭之隆殺而已其祫之歲一行三行之說與禘祫小大之辨於經無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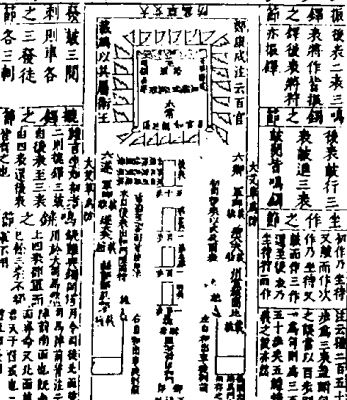
禮不忘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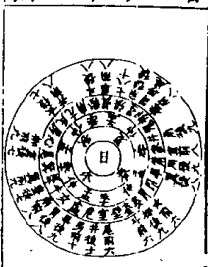
養老圖



天子習五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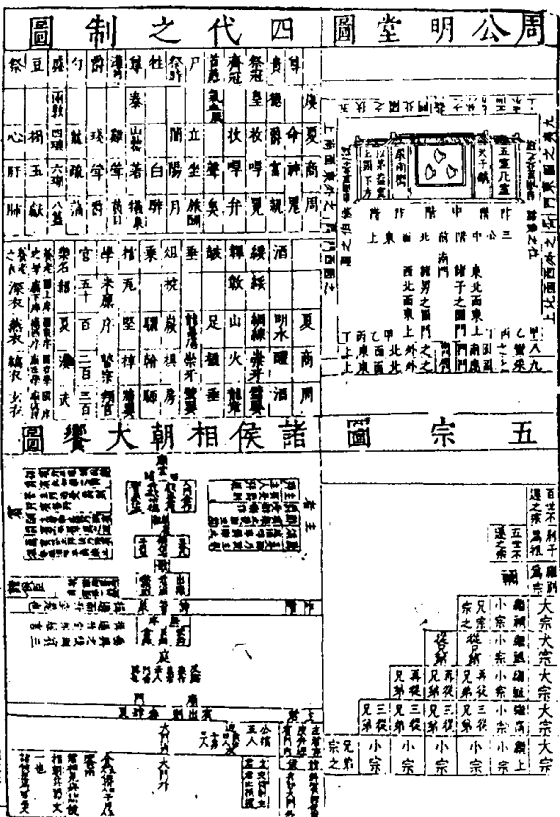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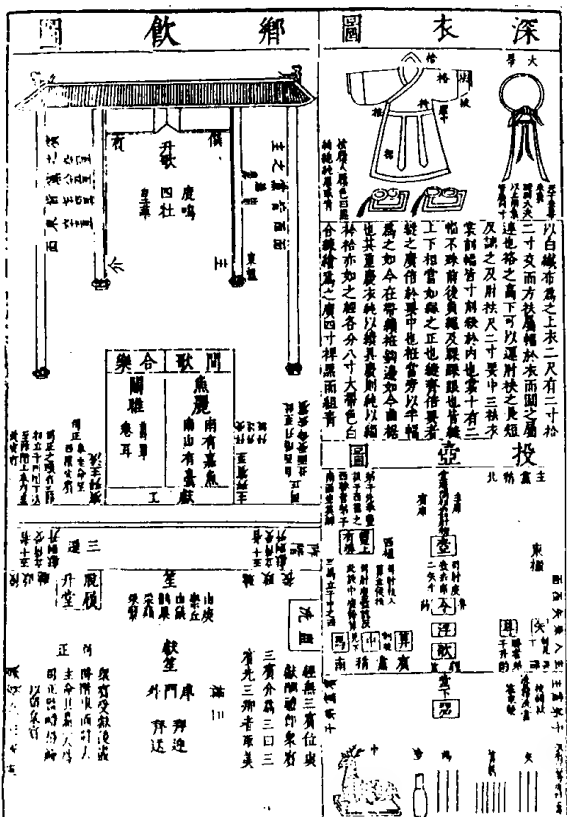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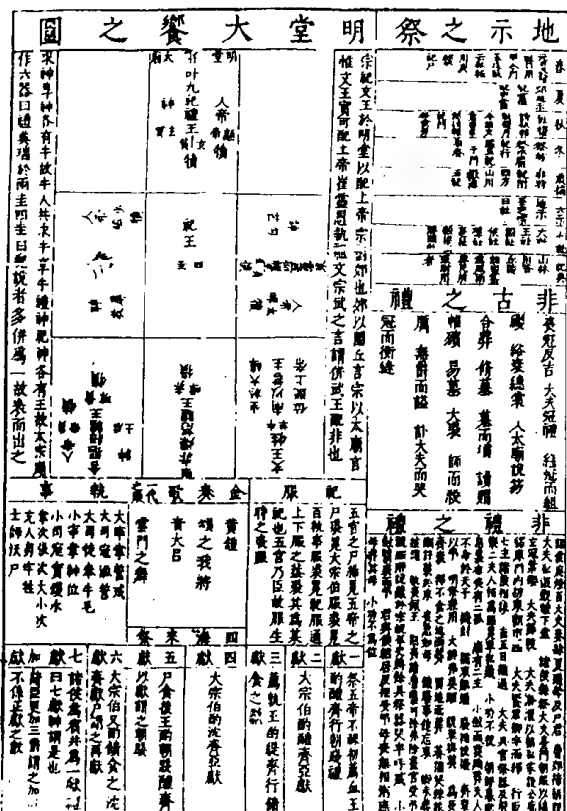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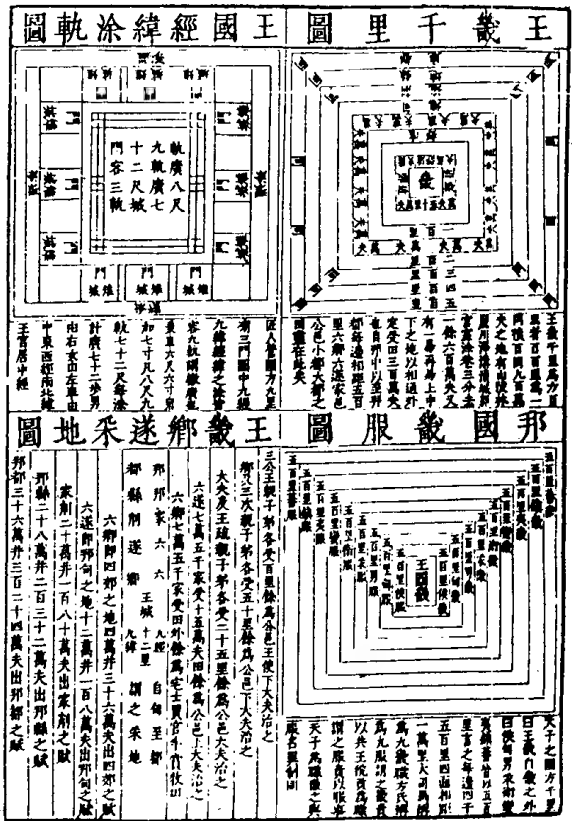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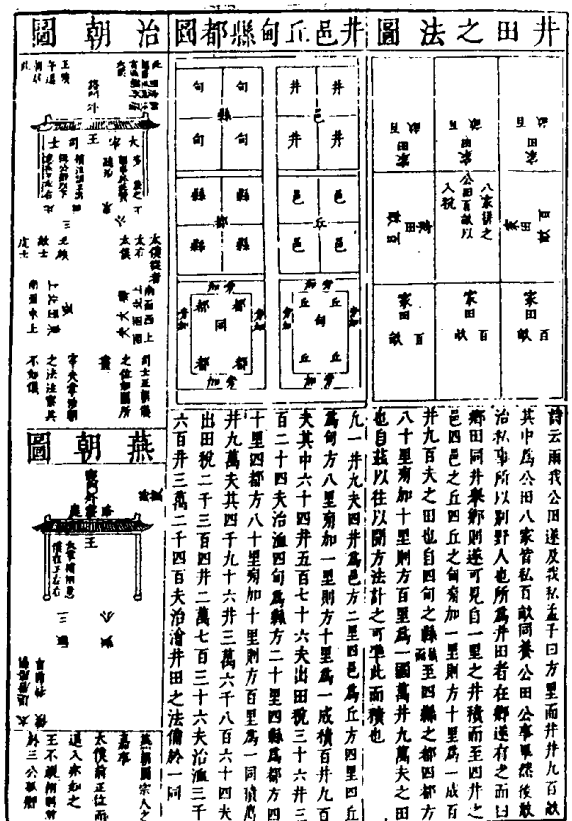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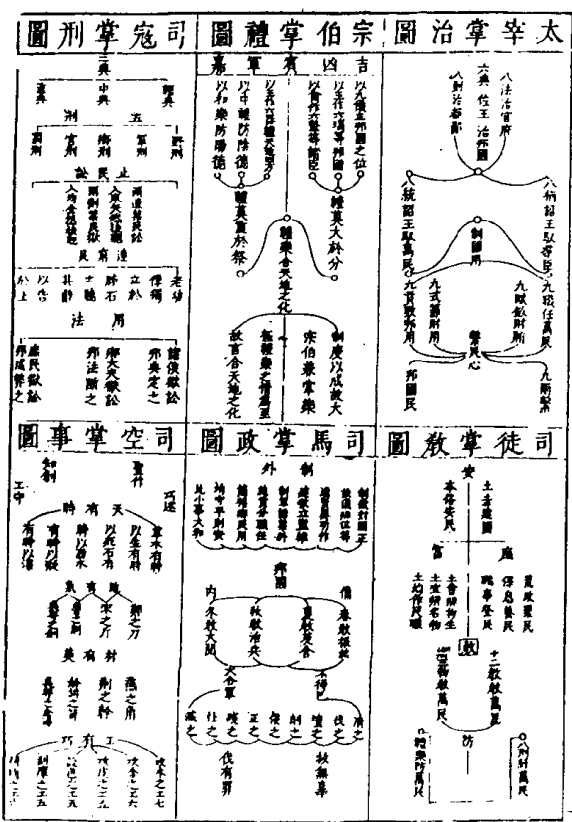
昏旦考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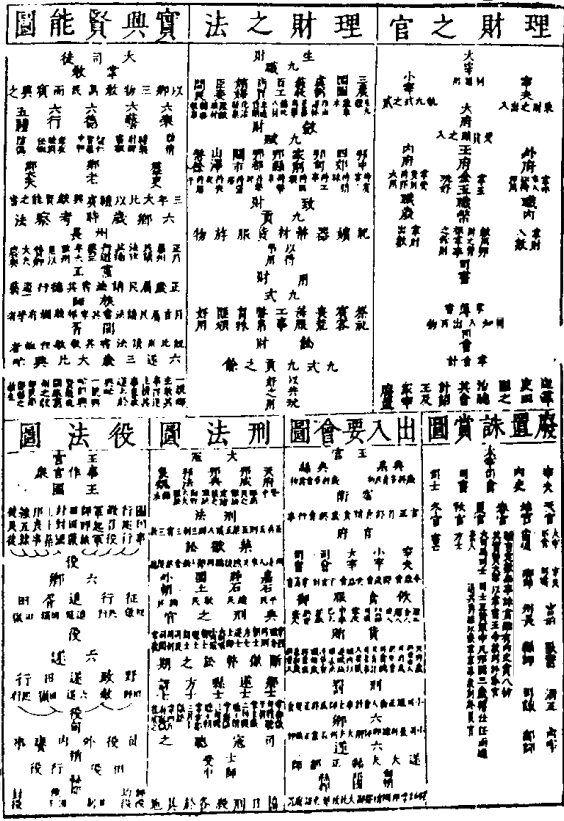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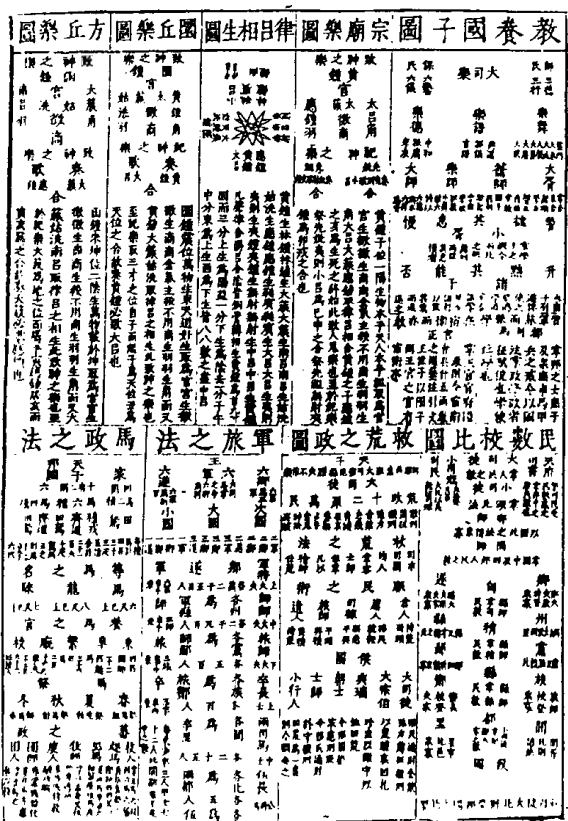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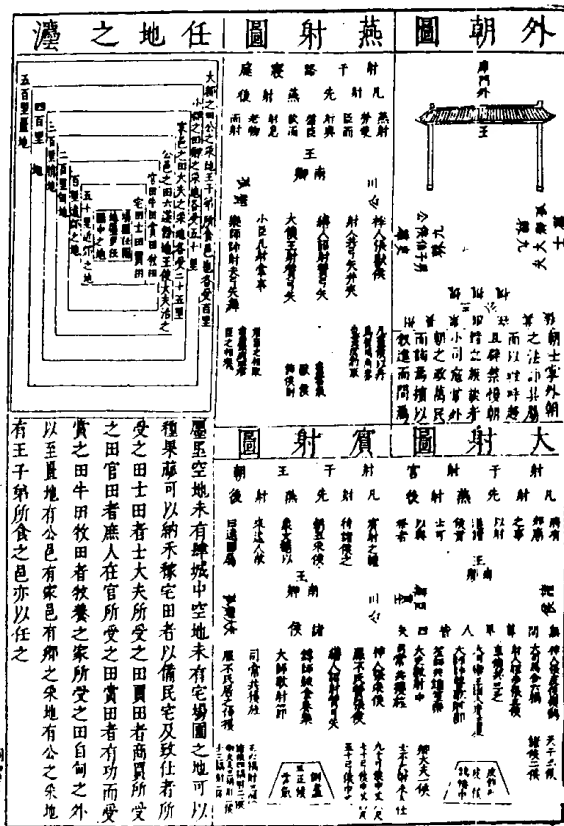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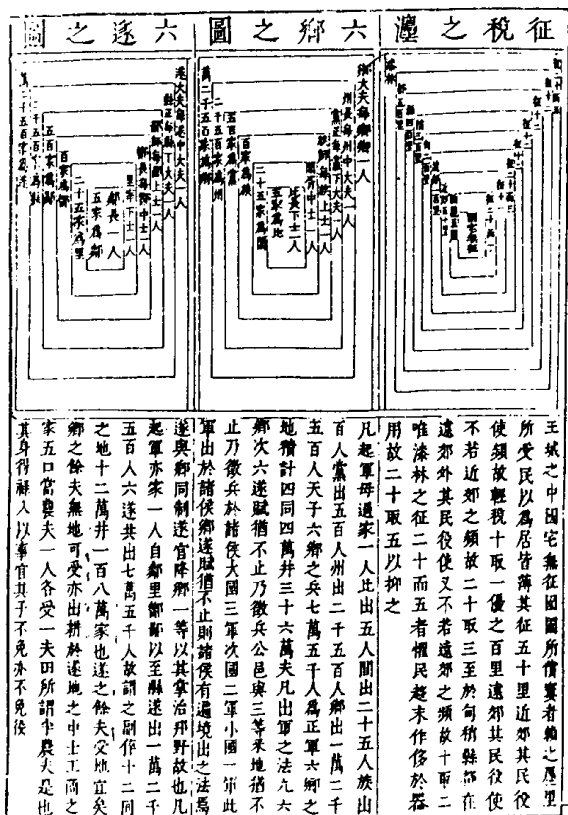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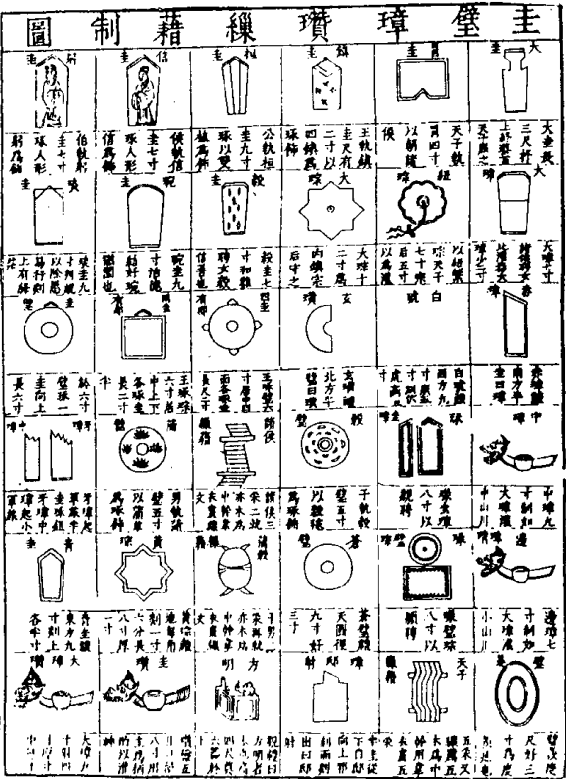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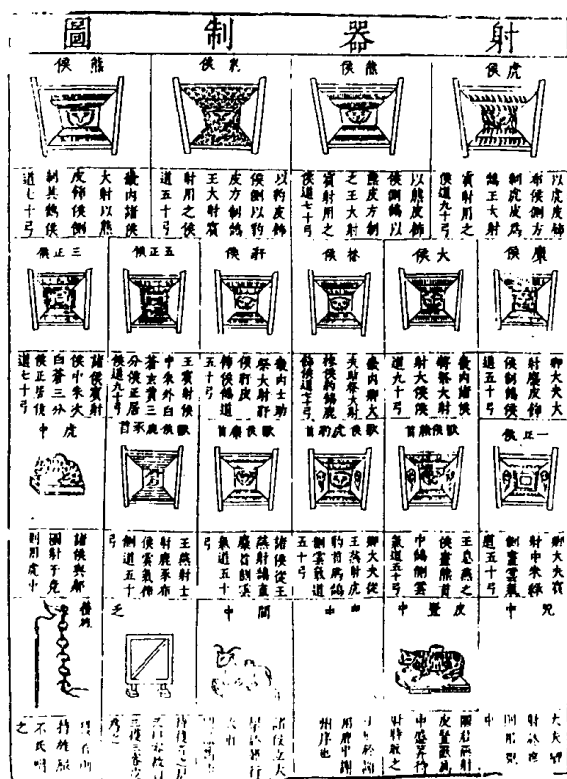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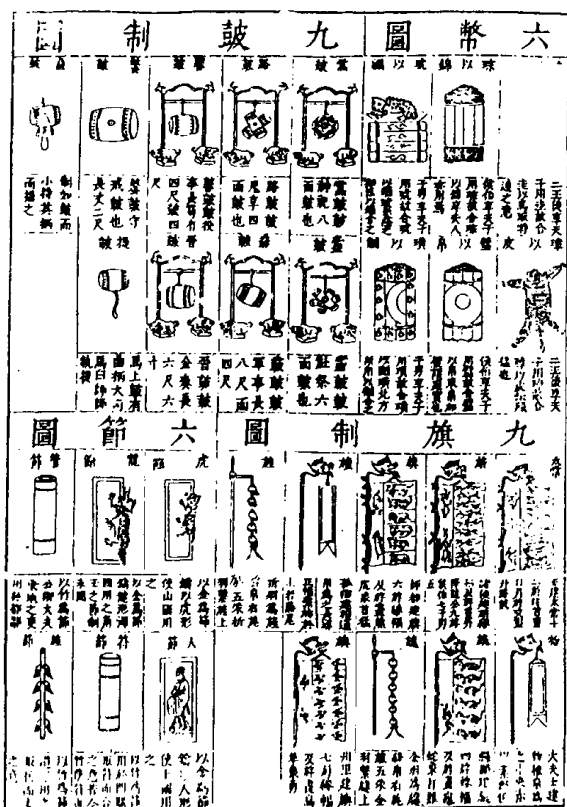
天行不息十二時之列舍皆送午非常子機反則已辰之列舍必相繼正午月令但舉昏旦中星耳日居而轉列舍分注旋故昏旦之星皆在日之左以前天後至前後之星多少不同者由星度相距有疎密取列舍外星之所建或取列舍全度之七星與中星典異者天運之差也故華大泉曰君子以治曆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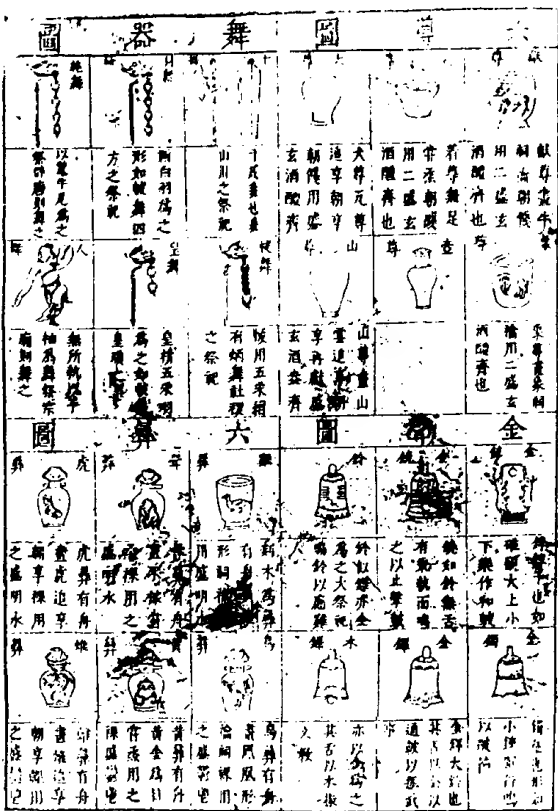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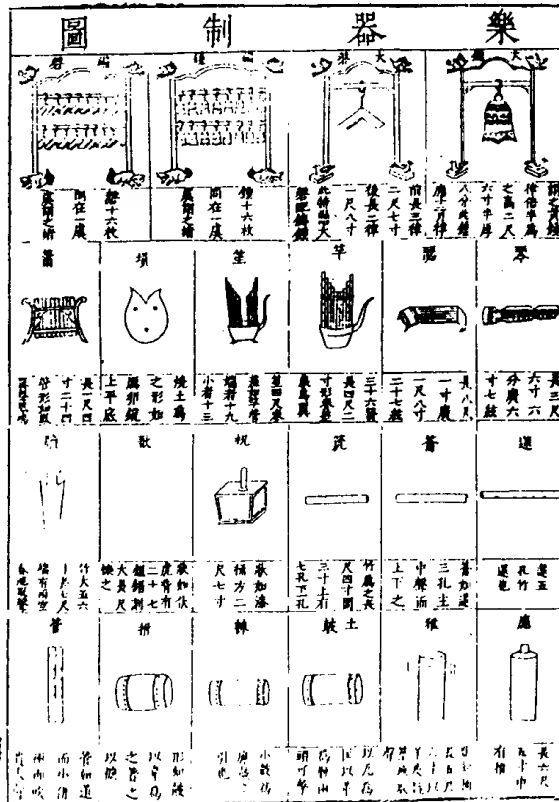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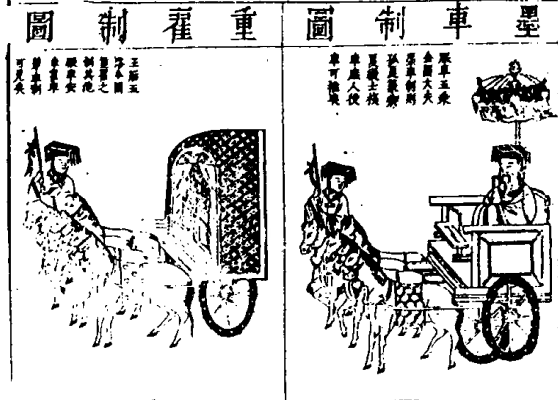
禮運篇云孔子作春秋至杞求夏禮得宋之《坤》《坤》之《坤》... (Text continues with detailed commentary on the 'Liyun' chapter of the 'Zi Han' and the discovery of ancient texts in Song.)











五經圖六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遠得明章達
原本重刻達序稱是本得自盧侍御盧又得之信
州鉛山爲鵞湖石刻本考明盧謙字默存廬江人
萬厯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參政初官永豐
縣知縣時得信州學五經圖石本廬江縣知縣章
達爲刻之其始末見李維禎序及謙孫雲英重編
五經圖中此本稱章達刊當卽謙所傳信州石本
也前有萬邦榮序稱是書與信州石本對校前後
參錯多所不同蓋又有所竄亂矣且原書兼圖周
禮是以名爲六經此本仍存周禮諸圖而改題曰
五經名實亦相舛迕又每經縮爲八頁而諸圖雜
列其間大圖之餘隙卽填小圖補之尤毫無體例
矣

疑辨錄三卷

〔明〕周洪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群經辨疑

錄三卷《提要》

疑辨錄序

臣聞唐儒荀悅有云師者所以辨疑而解惑也臣昔為祭酒時既以辨疑為職每遇六堂會議之暇諸生有疑而問者必與辨焉欲其易曉初不懼其詞之便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究極玄奧理學之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設有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漢唐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義農冠服之事堯舜曆象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典夫郊祀杜稷宗廟之權皆先王經世大典奈何一千年間互承謬譌莫適指歸改正之說既使先王之法上違乎天尚右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乎地故吾與諸生各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錄所得以備參考乃又取而裁之名曰疑辨錄既嘗具本上進以塵御覽復俾諸生各錄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主亦所謂寧為朱子忠臣毋為朱子佞臣之意云耳抑此與諸生講辨不得不爾若夫利舉之作入義者仍以大全為主而無用乎此云

成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禮部右侍郎臣周洪謨

疑辨錄序

疑辨錄卷目

卷上

先儒訓釋有言經旨者二十四條

卷中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

卷下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九條

疑辭錄

禮部尚書周興漢

先儒訓誨有言經古者二十四條

禮部尚書周興漢

易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伏羲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耨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紵自黃帝始也先儒楊氏不得其義乃謂教民鮮食自伏羲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教民織紵自黃帝始殊不知天地生物以來既有昆蟲必有鳥獸魚鱉之屬既有草木必有黍稷稻粱之類故傳記謂遠古之人茹毛飲血食草木之實衣鳥獸之皮蓋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履也何以踐霜雪今則謂鮮粒之食始於義農織紵之制始於黃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饑黃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幾何其不至於斃乎夫網罟粒之食始於義農固不足徵猶為無害於義乃謂織紵之制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義農之世無衣

服冠履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皆建三皇祠廟而義農之像躡身跣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俱被以木帶而已且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為之而傳記所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絃之瑟削桐為琴絳絲為絃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為布帛也皮以為裘褐衣服冠履必皆有之但其制樸素無文至黃帝而始為冕旒充纁玄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耳凡為義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冠履可也

書并典

蔡傳謂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測之或差夫分職頒布者豈義農仲春曆義農仲夏曆和仲和叔復秋又曆乎未必若此紛紛而不統於一也故下文平秩東作云者又謂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似謂四子各頒四時曆而不見自朝廷頒之天下也蓋上文教授人特者即古者以冬頒來歲之朔於諸侯而此下四節則欲四子考驗色類之曆而平秩將來之曆耳如義仲則欲其居測候之所謹測影之晝考之時刻變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訛離焉然後信其

曆之無差此考驗已煩之周然也凡來歲東作之氣必均於其節氣早晚先後之宜以為春農候冬而積之此均於將來之曆然也蓋四子考驗在分至之日而造四時曆者則皆預為之亦猶今欽天監四時臺夜推測者即考驗之事而編次來年之曆二月初吉其功已畢與堯典所載實同一轍此可見堯造曆授時之制可以為萬世法也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氏以璿為玉璿氏以璿為珠謂以珠玉飾璿然下

文言以璿七政則不但以珠玉飾之取其貴重華美而已必是以珠玉為日月星辰之象而貫於機也七政者蔡氏本孔傳以為日月五星然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蔡氏謂星則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則以日月所會分周天為十二次則是二十八宿十二辰與日月五星皆附於機象之上至此但言日月五星而不及二十八宿十二辰者則最前機自相矛盾其意蓋謂若增以二十八宿及十二辰則於七政為講不通臣則以為七政者魁杓三光四星而謂觀帝堯始命羲和曰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次分命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則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末又總命羲和則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正四時蓋考中星於二十八宿而後可以定分至考日月會次於十二辰而後可以定氣朔是機衡之上宜可獨察日月五星而遺二十八宿及十二辰哉孔氏意謂日月五星遲速順逆之無定次者不可不察列宿諸辰之有定體者無事乎察若然則中星終不可定會次終不可審而堯之命羲和者何必言考中星造曆象者何必兼言辰也孔氏因其故之拘而將使聖人遺法不復傳傳於後世豈不惜哉又讀者疑三光之象附於機衡者可察而四時則不可察殊不知察日月於諸辰者既所以察氣朔之盈虧察中星於列宿者即所以察分至之差否三光順四時而行四時由三光而定是機衡之在既有以齊日月星辰之運即有以齊春夏秋冬之序三光有於上而天道正矣四時齊於下而人事脩矣聖人敬天勤民之政不外此七者故曰七政也

經于七宗

六宗祭氏木孔傳引祭法之說理少半於秦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明堂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以爲六宗者。所當祭也。壇以犧祈爲事。言寒暑之過不及。則祈而祈求之。雩宗以雩爲義。言水旱之爲災。則雩而雩。而請禱之。是寒暑當祭於寒暑愆期之時。水旱當祭於水旱爲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也。何用乎。犧祈雩禱。皆先儒鄭氏謂天子雩上帝朱子亦謂舞雩祭天。雩雨之處。經既云類上帝。則不應又雩上帝。按當時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地祇莫尊

於后土。人鬼莫尊於宗廟。今言望于山川而反遺后土。偏于群神而又遺宗廟。殊不知后土其與山川其于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豈可舍母而祭子。舍主而祭賓哉。蓋六禋祭者曰時曰日曰月曰星。辰曰社。稷曰宗廟。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無不祀。有社必有稷。當時徐則貢土五色。必以供大社之用。是社稷者唐虞之所必有也。既以祭后土而又望于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既告太祖之廟而其餘諸廟亦當告。以至偏于群神。則人鬼之屬無不秩。如是則三禮皆備而無遺矣。學者疑禘祫皆

爲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非所宜合。殊不知六禋各祭於其所。秦昭祭時不可兼祭。平日王宮祭日不可兼祭。時四望各祭於其方。望東而祭泰山則不可兼望于西。望西而祭華嶽則不可兼望于東。故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也。自漢以來。歐陽及大小夏侯言。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任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茫昧而無據。孔光劉歆以爲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水澤即山川之屬。其說拘礙而難行。賈逵以爲天宗

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則不應又有地宗之祭。馬融以爲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爲六宗。既類於上帝則不應又有祀天之說。鄭玄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象。張迪以爲六代帝王而不知已該於群神之偏。張髦以爲三昭三穆而不應獨指爲宗廟之祭。通典以爲昊天上帝與五帝爲六而上帝之類亦爲重複。要之皆非。禮論今祭氏引祭法之說。雖若有所憑。據然以三禮證之。則寒暑水旱誠非所當告。而社稷宗廟誠非所當

遺也

大誥多方八篇

周安商民之難

周書多方篇註完備蘇氏謂大誥康誥兩篇皆
 詰路語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
 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誦不暇念先王之
 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
 毋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禦也臣以
 為不然蓋向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雖厥玄黃昭我
 周王者非殷之臣乃紂所虐害之黨民也所謂虐害之
 紂者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既歷三紀開之檀
 檮若非殷之民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謂宗信之
 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紂所
 長是懷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究于閭閻則殷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
 人不可謂不衆也當紂之時尚有蕞克青之地奄之
 屢叛實克州之境蓋紂黨之鳥維者也至於徐戎
 淮夷之叛安知非紂黨之散居徐淮者乎孟子曰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為紂黨
 虐民者可謂得之矣然滅之云者豈惟類無道哉

過謀其君長而已其五十國紂黨之猶有者不知

千萬人討之不可勝數此所不之慮而子弟念其父
 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然不已故無三監
 之隙而魯其民以叛也今天盜賊一發東魯西
 能廢人之國豈有紂黨之在哉紂者猶聚而不散者
 四國之民以叛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殷民為所脅者
 眾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
 高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君民曰胥伯小大多正
 則實告殷臣而非殷民也至于畢命曰茲殷頑民亦
 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殷廢土席寵惟舊則紂黨散土之惡而無一語以及
 於民也數千載之下讀之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
 放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
 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
 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
 非紂餘黨乃前日金匱之民則武王伐殷之民
 終無以自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
 康王之誥
 王釋冕反叛服

蘇氏言武王崩未葬康王君臣不當竟服而引孔子之言以為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蘇氏此論固禮之微細而不思冠與受先王顧命傳天下之大統者其事孰大孰小其禮孰重而孰輕也諸儒謂成王嗣位周公以王室懿親猶遭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召公畢公為國元老而慮及此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朝諸侯其說蓋得之矣夫受顧命正大位者乃朝廷非常之大禮非區區冠儀之可比也故君冕而世子生者大祝猶得神冕奠饗以告于神生子而告且不

卷之十

可以凶服而况非常大禮乃可以凶服乎向者武王崩成王即位其行禮必周公經畫已有定式召公畢公皆所親見今成王崩王子釗以正大統其制豈必改周公之舊哉蓋遭非常之變舉非常之禮又必從非常之權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大業也後世漢唐新君即位必行冊禮蓋亦見於此矣孔子定書雖以篇篇最為詳悉聖人之慮慮後世具至矣夫

詩經

七月篇傳稱周先公迭用三正
七月之篇傳引東萊呂氏謂十月而曰改歲三正

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或又謂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然三正皆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改歲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蓋改歲者四時始於春而終於冬今十月既為冬則特復改而為春十二支始於子而終於亥今十月既為亥則將復改而為子亦猶書稱冬為朔易之義非謂改年而建子也且三代改正各新一代之制度年歲以董爾之國奉夏商正朔安得私立制度既建子而又建丑哉

卷之十

且夏故都在今山西夏縣商故都在今河南之偃師縣即陝西邠州去夏未及千里去毫則踰千里皆在當時侯服之外終服之內非若四裔之遠而可遠王化者也夫子思生於周衰之日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有夏商之世而使亂迭用三正私立紀候之法者耶

魯頌

閔官篇傳稱成王賜魯以郊祀
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按閔官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
命魯公以爵土下其周公之族莊公之子以爵則詩
人稱美信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命也
謹備謹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
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黻旂上有三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先儒程子謂周公之功
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
魯而命以禮樂持伯禽不當受以臣觀之則蓋不德
昔成王命君臣以保釐東郊而奉奉戒以導周公之
猷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
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尊人臣以
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
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
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耶
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明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
後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則則其頭
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

示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
舞復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
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
桓五年書昌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公二年書曰
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
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
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
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
子禮樂其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禘周
公所制之禮至是而蕩然盡廢矣漢儒不達魯頌
秋之義而侈然衍其說以誣聖經亂後季氏載之
下世儒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非成王也
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樂禮敗度莫此
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
世魯郊子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
夫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隱
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
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春秋
周正

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因作周正建子
唐虞夏后皆以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
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政元始
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
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
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
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以十二月為正朔而非以
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
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
以十月為正朔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
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為正
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
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
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
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文宇張敷言是伯璠吳
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承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
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

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
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實與名悖鉅
庸大駭予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
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且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詳聖
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春秋禮論語孟
子及汲冢周書史記禮記等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
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經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
月陽始生於復自冬至至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
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
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倪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
善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
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
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
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
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
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
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卦乃陰陽反對
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

豈可外引哉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讀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難於易為可見矣

書彙纂三正傳讀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內之臣據考命舜居攝則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其下言歲二月東巡守者必正月受終之後以四仲月巡狩四岳以郊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各以其時巡狩其方二月為郊則正月為寅者明矣是唐虞以前寅月為歲首安有子丑之建哉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

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矣蓋堯之告朔既以正月上日禹之告朔亦以正月朔旦則三聖皆以寅月為正朔者審矣夏既以建寅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美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三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

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秤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電近世汪氏謂以曆曆適而上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擬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末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合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世儒不信聖人之

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蔡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詩豳風說者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豳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豳詩使夏日在

鵲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鵲
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鵲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
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
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
星象以言哉元張敷言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觀
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
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璠又因其
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
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布治之類皆從夏
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

不乘辭

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或又謂一之
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
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
而非數月也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
然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鹵風而已出車之詩云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
春何以見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凄凄百草
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
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維夏也
曰六月維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維夏也小

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
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為二
月也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
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正月歲終正歲之說新安汪氏謂正月指子月
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
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
月不當又有正歲也臣以為不然如周既以子月為
正月則明年亥月乃為歲終也何得正月為歲終
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隱

不乘辭

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子月言正歲
指新歲言正者端也正歲者周既建子史官紀年必
書曰元年十有一月次年則書曰二年十有一月是
耕歲十一月以後乃一歲之始故稱曰正歲也至於
陵人正歲十有一月耕歲十一月以後乃一歲之始以後皆正歲所
統之月故云正歲十有一月也周人以十有二月耕
水使當時果改十月為十二月則正歲十有二月耕
水者為不可通矣又若遂大夫正歲簡牒器脩稼政
亦謂子月以後農事既隙而可簡牒也周禮每以正
月歲終正歲為序如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

政令正歲諸法如初言新歲之正月又諸法如今
之正月也然周既建子則為武王之法之類當以子月
而何皆在寅月哉蓋改年朝賀固在子月而其終政
事皆在寅月故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皆云
正月之吉始和而後布於卿國都鄙使以子月為正
月則與五之極何得稱為始和哉不特是耳如周改
時與月則九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
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
焉知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
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太司馬之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薛氏之春令
為併據禮讀秋令塞併杜援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
民利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為可見矣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
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
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皆謂周人改
月而不改時意如十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
二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
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

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
則時之孟仲失其輪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
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豳月之
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
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文
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謂
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
之書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魯
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各以春秋
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殊不
思孟子稱孔子作春秋則魯史書事始於冬十一月
者未名焉春秋至孔子筆削始於春正月者乃名焉
春秋安得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哉蓋周之正朔以
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曆數
周不改周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
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制履
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元
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
為不同耳然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
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

觀會同巡狩於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
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
亦不用大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
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
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
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
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
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
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電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
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
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安在其不
為異乎亦若後世晉太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
距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
也曰三月之大雨雪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又十月雨
雪僖十年又大雨雪者亦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
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
雨雹者亦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
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
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此
範所謂極備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

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
雨雪者亦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雨
雪雨雹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况
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
雹大如拳雖春之書太雷雹者亦必不類乎
此也曰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及
十六年正月雨水凍寒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
言之則何如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莊氏謂
春水而無冰則書於春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或
水無冰而書無冰則水無冰而書無冰何紀事之錯
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
冰若以為十一月無之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乎
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
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
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饌廟今當廟薦而無冰焉則
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
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
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案二十八年春
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水
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則為冰記其甚之過其

度勝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水亦
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明泰而猶雨未
冰故書之以紀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水
本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水者亦必不類乎
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米者既謂仲冬
當冰而不冰正月雨水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
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陳定宇言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之名也意謂桓四年春狩
于郎夷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
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
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
四年春狩於郎夷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
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於槁者又
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
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
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
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
乎其不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
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寔

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甚彰彰然矣
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春秋皆可信矣諸儒乃
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
經之意未有不妄意增改而傳命穿鑿者矣何足
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曾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而
歸此其為建辰之月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
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
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又
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
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和梁則太遲也臣竊以
為七八月之間者是謂孟仲秋之交代之際也禾稻
之熟南方早而北方遲然而南方孟仲秋之交際早
晚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
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枉成十
二月與梁成者蓋主漆泃言漆泃皆在大河之南其
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枉十月未可成與
梁成當九月築塲十月獲稻之候不可妨農父田功
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枉已成十二月而與梁
己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

者觀論孟為可見矣

汲冢書亦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
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城以番三
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月
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臯所
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
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所謂周人改正朔而不改月
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
也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汲冢書亦可見矣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

不疑辨錄上

廿五

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
文韻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
書夏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大初正曆之後紀事
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
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
亦取其說且謂秦氏以贏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
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
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
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明矣始皇
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

典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燿同意夫十一月寒風
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
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
月方燿然後可云是秦之十一月不為二月明矣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十二月不為
三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
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
紀而改之耶文韻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
取其說而詆秦氏以贏秦視三代不亦誤乎是周之
不改時與月者觀史記漢書亦可見矣然則今是數
說則周曆之紀已皆夏時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
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
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
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
二接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
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
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
世為邦者法也

周禮

祀五帝

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國立之外又四郊也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其神謂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成謂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搖北曰協光紀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獨尊有皇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為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豈可指日星月星以為日月乎鄭氏之說怪誕不經王肅輩排之以為非五天帝乃太極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帝信齋楊氏又非之以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無司四時者乎故引程子所云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則五帝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楊氏之說則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但先儒俱其與天均稱為帝則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充乎宇宙故稱為帝亦猶後世廢人之考

稱為皇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為帝則其序當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既有定數則亦無五帝之制至小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五行之神者蓋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五行天之有陰陽五行猶身之有氣血五臟陰陽五行不仁天之有氣血五臟豈在身之外哉況五行之精著象於天則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時則為五辰形於庶徵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為五星乎則五星有燿燎之祭以為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以為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為五氣乎則兩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陰陽五行之氣充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分散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漢高祖以此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其周禮

雜亂未為全書冬官之缺創歎必考工記補之

實崇祀星

實崇祀日月星辰云星者五緯辰者日月會十
二次則以星者必兼指三垣二十八宿言非但
五星而已此垣之拱眾星北斗之定四序二十八
宿之分美曰天國有尊於五緯者亦有備於五星者
何獨五星見祭而彼皆不預唯周之祀禮秩秩無文
豈有星之在祀典者舉此而遺彼乎且日月既然而
其所食之次如極木星祀之類尚皆有祭豈有三垣
列宿而不祭者乎後世祀天而旁及三垣列宿并周
天諸星可謂得之矣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司中司命三能三階司命者文昌宮星風師箕
也雨師畢也又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夫星
者星出於地之書言文昌之星非有尊於三垣
則其何獨以見祀風自有司風之神雨自有司雨
之神風雨好雨不過風雨之和感耳何得以爲
風之神且月入箕畢則有風雨其不入箕畢之日

乃無風雨乎蓋上文實崇祀星辰則凡諸星皆祭矣
此四者非四星之神必皆天神之屬中即上帝之表
命即上帝之命上帝降衷於民敷命於下上天之事
莫大於此必有為之司其事者皆所當祭以至風師
司風之事雨師司雨之事豈無專祭而反祭氣類之
相感者乎然則積燎之祭非四星也

祀司民司祿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疏謂司民
祿用司祿文昌第六星信齋楊氏論司民司祿皆屬
之天與氣數非有一星以主之者焉端臨議其說
蓋意謂以為諸星則亦無害蓋民者天民祿者天祿
故稱為天之司民司祿先王之制祭祀五祀如門戶
之卑八蜡如昆蟲之微尚皆有神以司之而見於祭
報况天民天祿至貴至重豈無神以司之乎如馬氏
之說則天下萬事萬物亦皆各有一星以主之耶必
不然矣然則司民司祿非二星也

禮記

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
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謂不言后土
者省文耳上帝即天后土即地故諸儒皆謂郊以祭

天社以祭地也然天子之社既以祭地而諸侯大夫
士庶人亦皆有社以祭地何也草庵氏曰天猶父
也父尊而不親故郊之祭天子所獨地猶母也母親
而不尊故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臣以為不然
古者尊天而親地方立既設於王城之外而大社復
立於王宮之內是以建諸侯殺罪人又出師殺其必
告諸社皆親地之事也然而禮云天子祭天地則是
天地非天子不祭聖人則為禮法以認萬世豈使臣
民皆僭天子祭地之禮哉且五岳乃地祇之屬地祇
而在甲子歲歲泰山孔子識其僭泰山之祭大夫尚
不可僭而地之祭士庶乃可僭乎蓋天子之社祭后
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社祭方土也方土者天子
之社具土五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而冒以黃土封
建諸侯則襲其方色土與之是諸侯方土者一方之
土耳如國之社祭一國之土郡之社祭一郡之土邑
之社祭一邑之土里之社祭一里之土以至家有中
霽祭一家之土也故如親地之說而謂中霽為祭地
其可乎是知天子之祭后土者謂之祭地臣民之祭
方土者不可謂之祭地也歷世儒者不遵后土方土
有尊卑之義而均謂之祭地可謂禮亂經之甚矣

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
社稷土也然土有后土有方土天子之社稷祭后土與
穀也諸侯之社稷祭方土與穀也后土尊而穀卑
父之與子也方土與穀即夫婦之土穀蓋夫婦元之
與弟也夏書言不用命殲厥國書言欲遷其社周
書言社于新邑但言社而不言穀者是可見三代社
稷不同增合祭至於周禮大司馬序百神之祀實系
祀日月星辰主宮祭日夜曜祭月也宗祭星則日月
星辰各為一壇也血祭祭社稷五土五岳五祀五祭
於其所五岳各望於其方亦各為一祭也由此觀之
則社稷亦必各為一壇故社稷謂社壇在東稷壇在
西則未嘗同壇並列也周禮樂舞大司馬序百神之
祀與位次之高下秦火灰燼之餘不可得而詳矣廣
輿記粉榆社而各祠稷至東漢始置置稷大抵社稷
必有稷以稷之功切於養民耳古今儒者率謂天子
諸侯之社名雖異而實則同殊不知天子之社祭天
下之土諸侯之社祭一方之土天下之土非地乎天
子祭天下之土非祭地中天子之社既為祭地則其
社與稷之尊卑不待較而明矣如以為天子之社亦
祭土而非祭地則太宗伯所稱社稷但祭土穀之神

而不祭地乎大小百神皆有祭而地獨無祭乎其說尤不可通矣臣故謂天子諸侯之社稷不同於周禮可以推之也

三代以龍柱農棄為社稷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大龍柱農棄皆人鬼非地祇也若然則龍柱農棄以前皆無

祭辨錄上

卷三

社稷乎三代之社稷但祭龍柱農棄則土穀之神終無祭乎蓋先王社以祭地而社必有稷龍柱農棄不過配享於社稷而已後世以句龍配社周棄配稷是也然句龍之功不及神禹周棄之功不及神農乃捨此而取彼何哉或疑農禹帝王故不以配享然月令以五人帝配五天帝則農禹亦何嫌哉惟我

朝社稷配享不以先賢而以

祖宗是得時措之宜而永可以為萬世法矣

周書周禮所稱后土

周書武成稱后土周禮大宗伯稱后土皆指地言非

指后土之官言按家語及左傳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官也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曰該為蓐收曰脩曰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句龍兼食於社是謂句龍為后土之官而有平水土之功後世既祀以配五行之土神而又兼配享於社孔氏尚書傳疏謂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不知句龍為后土之官與經所謂后土不同而句龍配社者亦不可即指以為社皆失之矣鄭氏釋禮云后土為土神黎乃食者是不知黎為祝

祭辨錄上

卷三

融非為后土亦失之矣蔡氏書傳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實承孔氏之誤

后土實承孔氏之誤

后土實承孔氏之誤陳氏禮書謂周禮王太封先告后土大師宜于社則后土非社又謂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后土非地示以臣觀之則蓋不然泰誓言上帝象土武成言皇天后土皆謂天與地也天曰神地曰示天神尊於上帝則上帝為天之大神地示象尊於后土則后土為地之大示郊以祀上帝故曰郊所以明道也社以祀后土故曰社所以神地之道

也且古者建諸侯則鑿社之土與之即所謂大封告
后土也武王與師宜于冢土即所謂大師宜於社也
何乃謂后土非社又謂后土非地示其為王冢土天
示地示皆指地言若夫土示則猶所謂山林之示左
陵之示原隰之示而已

明堂

古者享人鬼則有廟而祀天神地祇則壇墠廢廟而
無廟祀之制周禮序天地百神之祀而未見有明堂
祭上帝之說自秦相呂不韋月令言明堂之制天子
所居既以為臨御之堂又以為享祀之所由是鄭康

成謂明堂與太廟

三子志

成謂明堂與太廟寢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與太
廟壁雍同實異名夫以明堂為路寢采則朝諸侯布
政令之所而不可以祀祖宗以明堂為壁雍采則育
人才施并刑之地而不可以享人鬼祖宗人鬼尚不
可享況況可以享上帝乎孝經謂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必非孔子
之言也夫武王崩成王七歲而即侯周公以冢宰攝
政成王未免喪之日則凡祭祀皆代王以行禮及
成王既免喪之後則凡祭祀皆佐王以成禮其記文
王者或代或佐皆成王之祀非周公之祀也成王以

三子志

三子志

祖配天何得謂之周公以父配天乎中庸言周公成
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
周公書為禮制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非用死者
之禮祭用生者之禮此以制禮言非以行禮言也且
論明堂者謂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
巳之地夫吳天上帝既郊祀於王國之南又不當廟
祀於丙巳之地此蓋漢儒既偽造明堂位之書而於
此又實以傳會之說以見彼云周公負斧依朝諸侯者
既踐天子之位而此云周公郊祀宗祀者又行天子
之禮豈非周公制禮以詔萬世豈竊神器而僭大禮
者哉漢儒謬妄之極初不意其流毒後世以釀成王
莽之禍也大抵明堂蓋即古者天子路寢後世大朝
會之正衙至於巡狩四岳不可露次以朝諸侯故四
岳之下亦有明堂而孟子以為王者之堂布政之所
亦未嘗必為祀上帝祀先王者也自月令列奇詭之
名設繁瑣之制既謂之明堂而其中又有總章青陽
玄堂太廟太室之別秦之阿房其幾蓋已萌於此矣
又謂天子循十二月居十二堂夫人君恭己南面中
正以觀天下豈每月頻遷而曲處者哉自其有季秋
享帝之文故記禮者有明堂之祀序詩者有明堂享

祀之樂章集孝經者誤增孔子告曾子之言歷代儒者不察其非又從而推衍其說遂使漢以明堂相太一五帝或特祠五帝唐以明堂祀五方五帝或以祀昊天上帝宋以明堂祀上帝又並祀五帝又以合祭天地而雜以天神地祇人鬼凡五百七十位或配以祖或配以父或配以群祖皆秦漢儒者詭說偽說有以格之耳是知明堂乃天子所居之堂而非享祀鬼神之廟也

宗廟

古者廟制南向如祖之廟居北群昭群穆之廟以次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南向天子之祭有室事有室事者設始祖兩面之位於堂上群昭在東群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事者設始祖東面之位於室中群昭在北群穆在南所謂饋食之禮也室事室事雖有不同而父為昭居左子為穆居右者未嘗不同則是古者神道尚左非尚右也自漢明帝謙卑自抑不立寢廟歲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亦遵故事其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下歷魏晉以及唐宋莫不皆然夫古者拾祭之時始祖居西群昭群穆左右相向以次而東

者不得不以西為上後世設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為上之轍則凡為父者皆居左而凡為子者皆居右矣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果安在哉先正朱子祠堂之制亦從其說高曾祖考自西而東以西為上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復古制

太廟之祭與先王堂事如合符節雖廟制不同而所以序昭穆者可謂一掃千載蔽俗之陋矣惜天下學者猶泥乎先儒尚右之說甚至有葬者亦夫右而婦左至今閭閻尚有此俗殊不知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故孔子之墓東南向伯魚葬左子思葬右使古者果以右為尊則子思後死不當葬於右也

祭用尸

古者祭必有尸以象神也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又七祀之屬皆有尸尚書大傳言帝入唐郊丹朱為尸白虎通言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朱子語錄云如墓祭則以家人為尸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閭人之類祀山川必是虎雉之類臣謂古者祭宗廟則有尸其餘天地社稷山川七

祀之類語無尸也。惟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即服氏言如祀送逆尸從東蓋出於漢儒傳會之說耳。眉山蘇氏謂祭社有犧之尸祭虎有虎之尸而或議其近於俳優使祭天地百神而為之尸不亦戲乎。陳平言社之尸古時中國與夷狄一殿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古者主人獻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備如此其後不知何時廢止至於有宋不復用尸蓋以有尸之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專也。然則凡經言人鬼用尸之外其天神地祇之未言尸者諸儒何必強為之釋乎。

古者神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神道尚右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說。天神道尚右者果尚右而賤左乎。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左乎。必不然也。蓋左為陽右為陰以皇天與后土言則天道為陽而當左地道為陰而當右以宗廟與社稷言則宗廟為陽而當左社稷為陰而當右。獨以宗廟言則父尊而當左子卑而當右。獨以社稷言則社尊而當左稷卑而當右。自漢哀帝建平中王莽會群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共牢而食世祖建武中為圓壇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向西上是惑於神道尚右之說。天道之當左者反居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蓋莫不然。故社稷北向則西為左而東為右乃使社居右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為左而穆為右乃使父在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率承故事惟我太祖高皇帝肇復尚左之制郊丘之祭天左而地右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謂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矣。惟社稷之制未釐正也。

古者人道尚左不尚右

先儒謂古者尚右以臣考之則不然。如孔子曰昔者

虞舜左禹而右皋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故居左皋陶為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氏謂以其北面故東為右西為左。是言大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止於門內之東也。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止於門內之西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王南鄉群臣北面群吏東面是言卿大夫在左而西面府史胥徒在右而東面也。禮記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執轡是言古者車上君位在左僕人在中馬士在右也。又曰五成而

分周公居左召公居右是謂樂至五成乃分為左友
 象固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又曰君在左夫人在右君
 西面象夫人東面象尊是謂奉祀之際君在左夫
 人在右也又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向婦
 人東面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
 方是謂禮之尊卑在左而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
 子設於門左女子設於門右又曰凡男拜尚左
 女拜尚右是謂禮之尊卑在左而女在右也又曰
 凡男拜尚左女拜尚右是謂禮之尊卑在左而女在
 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右是謂入門
 之尊卑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馳入代
 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從至其下云皇帝即詐謁
 高廟右丞相平從焉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是也
 右而遷左則左為尊也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是
 虛左以待賓則左為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
 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
 傳會之說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一掃千載之弊習復先王之舊典而左是
 尚可謂天地同道而陰陽合德矣
 三代忠實文之尚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西漢儒者之說而歷代諸
 儒皆信其說曰獨以為不然夏禹之祇台德先禹賜
 之聲脩人紀文武之克慎明德昭昭行德化以事
 人而又設學於序之教以明乎倫是以人倫明於
 上小民親於下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夏之祚不
 於忠商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
 者皆美德今必謂各尚其一則其二非所尚矣何
 此而捨彼也是故祇承于帝克勤于邦夏之祚不
 而華食惠衣卑其宮室非尚質乎致美辭章其文
 教非尚文乎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商之尚質也而百
 姓王人則不秉德非尚忠乎大猷崇牙六珎玉豆非
 尚文乎豈於二代都郁乎文周之尚文也而小大之
 臣咸懷忠良非尚忠乎先進稱野麻冕純儉非尚質
 乎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其俗尚之變自有
 不同況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而欲其俗尚之
 歸一致何可得也數百里之內與數百里之外其俗
 尚之異自有不齊況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廣而欲
 其俗尚之各趨一轍何可得也是三代不專於忠實
 文之尚者卓卓然矣於乎古今俗尚固不同而所同
 者心也人居正其心以正其身正其身以正其家正

其家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則遠近莫不歸於
正矣天下遠近皆歸於正則其俗尚之同不同何足
較也

於辨錄中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易小畜

高雲不雨自我西郊

史記西伯因美里蓋八卦以為六十四卦臣以為不
然周禮言夏之坤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四則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是聖之
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諸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
囚之美里西伯既在縲紲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著為
卦辭以益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
美里視岐周為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
國外百里為郊美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
易美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為西郊哉蓋文王既出美
里而演易岐周故云然也

復

迷復凶有災眚

外傳曰震內曰春程子以青為已過朱子亦謂青
是過誤然而無心失理為過有心失理為惡迷復者
迷而不復勇於為惡者也惡得為過誤哉迷復為惡
則天降之殃故外禍為災內妖為眚也此所謂迷復

後世黑青白青之類與書所謂青黑之青不同

矣

先妄

程傳又以為過書既為不正則必非過誤矣正則致

祥和則致青不正而致青者理必然也故雖之曰不

利有攸往

上九先妄行有書
此青字亦當為從書之書故象曰先妄之行窮之災

也

夔陸夫

夔有赤白紫三種高二三尺雖老而亦柔脆陸即商

陸又名當陸有赤白二種高三四尺本草云至柔脆

又取此二物以其性皆柔脆而易剪刈之象也傳蓋

以為馬齒莧然坤雅云莧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今

俗稱馬齒莧其苗屈曲高不過二三寸恐非之

所誤也漢上朱氏本兌澤之意謂此二物皆為澤草

殊不知二物皆生人家園圃及原陸中非澤草也

井谷射鮒

谷窮也射出也讀如無射之射鮒蝦蟆也蝦蟆喜水

居今井水竭而出其所有之蝦蟆矣如散簾漏則竭

之至也井竭而空如散簾而漏見九二比初就下

意傳以為如澗谷下流然盤地為井無流之理故井

泥井深井乾井涸井收皆見其為井之象而無流注

之意也

小過

是謂災書

青有二義過誤之青乃人為也妖怪之青乃天降也

災書云者猶俗所謂災怪災殃而已程傳云災者天

降青者人為似以過誤言猶迷後凶有災書之青亦

指為已過恐非本旨

書

虞書

傳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

當曰夏書臣竊以為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

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

乎繼使二典為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為虞夏之

書猶後世晉書脩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脩於宋

相詹元善謂徙其都在筠州興國等處是皆未察其
為當時諸侯之國也。使果以為荒裔遷入則聖人亦
之有道又安得征討實遷如後世好人善功開邊勞
者之所為哉

陟方乃死

韓子謂所書紀帝王之歿曰陟故書紀舜之歿曰陟
然既曰陟而又曰方乃死則語複矣。蔡氏謂陟方猶
言升遐既云升遐又言乃死語亦複矣。按禮會陟通
作陟定也。方曠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
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

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
過謂吾死之後可葬其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為
壽藏者也。漢儒因陟方乃死之文及國語舜勤民事
而野死之說以舜為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夫舜年
方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攝位矣。至其百有
九歲之後精力既衰又安得涉大江重湖而深入蠻
夷鳩魅之境哉。孟子云卒於鳴條要之舜都蒲坂與
鳴條接壤當以孟子之言為是

大禹謨

奉辭伐罪

林氏謂禹征苗蓋在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夫舜既
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則萬機之政皆禹代理豈可速
涉數千里之外以征叢爾之苗哉。舜既命禹征苗則
必躬親政事而班師之後又乃誕敷文德初不見其
有累若不職政之意是知禹之征苗必在未居攝之
前也。此章雖繫禹受命神宗之後而自此以下至於
皋陶益稷皋陶益稷皆舜在位時事詳其語皆自可見
矣

禹貢

傳引禹貢今據州之地理與平州平麻接壤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淹沒故其
跡不存方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
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此說似是而實
不然。經言導河至于大陸又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海則至大陸之北即分為九道其下又合而歸
一以入于海潮至則連故為逆河逆河云者亦必逆
流百餘里猶今直沽海門潮至而逆流者也。豈有去
海五百里之內大河支播為九又遷合而為一者哉
蓋自大陸以北至于平州地千餘里或分或合必在

此千里之內及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自大伾而下
已非故道則所謂九河者必湮且竭矣又安有所謂
論入於海者哉自漢王橫言往者天嘗墮雨東北風
騰水溢西南出度數百里九河之地為海所漸鄰道
元亦言九河竭石苞論于海然秦皇漢武皆嘗登平
河碣石使其時既淪于海則必不浮海而登之矣是
其淪於海者必在西漢之季世王橫輩不察九河既
絕於河徙之餘而徒妄擬其淪後於海溢之後豈不
失之遠哉袁行紀諸書謂九河在滄州棣州德州等
處要之必是其地意者九河既絕而他水之入其故
道者得冒其名也

滄海無道

爾雅水自江出為漢自漢出為滄梁州江漢所出荆
州江漢所歷故皆有滄梁傳於荆州注滄謂枝江
沱水不出於江則非沱矣而滄又無所見言嘗過焉
公安縣之江址鄰穴口江水分出統監利潛江三縣
以址凡七八百里至漢陽府沌口巡檢司城址晒後
入於江漢水之南有細派自漢分出與江水之所分
者合流故百里至漢陽界復分歸於漢此二水者上
下效滄海之流而得皆出於其內此必所謂荆州之

沱潛也故下文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沔至于南河
以見當時貢賦近於今之公安者由沱而入潛近於
今之漢陽者由江而入漢既連潛漢而後可逾洛至
南河也

雲土夢作

傳以為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又者夢可耕治
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
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澤大野彭
蠡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荷澤則曰導荷澤被孟
豬是皆見其為澤之象為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

今歲辨錄中

哉以雲夢為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釋之者又謂方
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由
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距安陸地
方千有餘里而江漢洞庭實交流其中脫有八九百
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荆州之地實平曠而
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退
已去故雲之上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為二
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
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于洞庭職方捨洞庭而言雲
夢且又無明跡之可稽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

乎恐洞庭之在周為雲夢亦猶在禹時為九江也
和夷底績

傳和夷地名晁氏以為二水和水即雅州和川夷水
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狼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
於江按魚腹今夔州府奉節縣狼山夷道皆今荊州
府長陽縣地夷水即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
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狼山縣以下始通舟楫至宜
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
陽荊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
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意如

島夷淮夷萊夷之類云
浮于潛逾于沔

傳謂當日逾于渭今日逾于沔此未可曉按斜谷
在褒城縣北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
為一谷地志斜水入渭褒水入沔酈道元謂自西傾
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今利州嘉陵江也
自潛水捨舟陸行至漢中由漢中而武功由武功而
北入渭沔在漢中是浮潛逾沔而入渭也若漢武時
入上書欲從南陽上沔入褒絕水至斜谷間百餘里
以車轉從斜下渭此言但溯沔逾褒而入渭也然皆

由此而後可入渭蔡氏何以反疑其當言逾于渭哉
弱水既西

弱水不能負芥此出於志怪者荒唐之說固不足信
設若有之必在中國數萬里外非禹跡之可至也
經言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合黎皆
在張掖即今甘肅衛地使其水不能負芥則何以
施功而導之西哉

黑水

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南流入于
南海張掖即今甘肅其西五百里則為肅州甘肅志

載甘肅之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
有黑水西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涼出雍之西北而
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蓋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
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志
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通南海
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蔡傳引
樊綽云麗水即古之黑水按雲南志麗水出吐蕃犂
牛石下歷鶴慶北勝姚安東川建昌烏蒙北至馬湖
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為麗水而不知雲南
之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

麗水既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是以麗水為黑水者
非也程氏謂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
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
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之西南微外而於
所謂至三危界別雅之西境者果何所預哉是以西
洱河為黑水者亦非也地志謂黑水出犍為郡南廣
縣分關山犍為今敘別南廣今南溪按南廣水出敘
州之西南夷地山濶溪狹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
應符縣始通舟楫至南廣洞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
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水為黑水者尤非

也蓋氏兼取四家之說要之出張掖者為是

三危既宅

傳謂三危實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又導
黑水言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所謂
麗水者即今雲南麗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
危皆遙選為蠻獫狁之窟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
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在燉煌者為是故後漢西
羌傳詳謂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也是其所謂黑
水既非張掖之黑水而三危又非燉煌之三危後人
以其黑水之名偶同故竊取三危以名其山而傳會

之耳況三危既宅之文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曉時
麗水者為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江入于海

匯者水迴合也東匯澤為彭蠡者非江漢之水匯為
彭蠡言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為
彭蠡也江漢既合為一彭蠡又來會焉故併志而附
見之耳東為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為
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及至大別既
合為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
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勢於漢之下書

金匱要略中

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為中江入于海
也若漢之下不可言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亦不可言
中江入海矣始言通漢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
而已經文平易明白諸儒膠泥其說而誤求北江于
大別之下是以騰口極辨而不通也

東匯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兩水相合必有迴合之勢漢從北入江是漢迴合于
江非江迴合于漢東匯北會于匯者言江之東匯北
而會于漢水迴合之處也東為中江入于海者江北
則為漢江江南則為湖湘豫章諸水而江實為中江

之入于海也始言導江終言入海亦以見江之首尾而已

錫土姓

天子錫諸侯以土姓者豈必謂洪水未平而不可錫洪水既平而後可錫哉蓋君臣有佐禹治水成功者報之以賞則錫土姓傳謂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是也或疑土姓非禹所得錫故并下文抵台德先不距朕行者為指堯舜殊不知疆理九州非人臣之事禹既受命而得為之則錫土姓者亦必受命以行如近世命大將征伐使得領官之

甘肅

急棄三正

傳以為子丑寅之正然夏正建寅則子丑之正何預於夏而有應急棄云者不用夏正耳亦何故廢于丑之正哉應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或曰五行以在天者言三正必以在人者言如六府三事云傳又謂子丑之正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按堯命羲和必以四仲月而宅四裔舜巡方必以四仲月而至四方蓋以卯正東午正南

西正西子正北故也夫其測景嶠夷巡守儒宗者既為建卯之月則堯老而舜居攝也正月上帝受終于文祖堯崩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皆為建寅之月矣居攝即位乃天下大事自當以正朔行之今既皆行於建寅之月則唐虞以前安有子丑之建哉詳見周正辨

西伯戡黎

史記膠鬲開西伯易為而來是謂武王為西伯蓋文王既歿而武王立則國當為西伯也文王嘗伐崇伐密伐阮伐大戡矣然崇在西土密阮大戡皆在西土

荒裔之地

乃若黎在紂都之西密邇畿內文王雖得專征伐然亦當聲罪以請命於殷而後伐豈必遽與兵于天子之都哉觀祖伊之言迫切太甚曰天訖殷命曰殷之即喪與下篇微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紂惡貫盈天命將絕之曰而决非文王時也此篇以為武王戡黎者為是至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則以為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即今山西潞州觀武成言師逾孟津陳子商郊則周師由今孟津縣涉河以進商郊黎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

牧誓

傳謂秦拔武成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而指牧誓為聖人之言臣以為不然蓋聖人臨事而懼不敢或驕故頻誓六師以一衆志而其誓也豈徒如後世三令五申而但以軍法約束之哉必數紂慢天虐民之罪以見今日興順天聽民之舉庶可以激士氣而振其威此誓不得以不類而數紂之罪者不得以不悉也詳考紂惡之大其凡有八曰縱人欲忽倫理冒女色用奸邪賊仁賢慢鬼神虐生民違天命四誓之中反覆諄切不出此八者之外史稱紂敏捷有材手格猛獸智足拒諫言是為非則紂之性明敏而強勇非蠢庸劣者也其立心不正人欲一肆而無不為瓊宮瑤臺酒池肉林五帝既廢天理已滅已盡惑之於內飛廉蒙蔽之於外由是奸邪滿朝仁賢日疎今日剖比干明日囚箕子仁賢既盡國以空虛穢性既竊而鬼神不享炮烙既毒而百姓不懷穢德彰聞而皇天不親神怒民怨而天用剿絕其命九鼎淪亡宗廟為墟當此之時雖欲求為南面之民以奉先祀其可得乎四誓是紂孔子定書筆而不削所以為萬世不天下者之深戒也

旅葵

按武王時召公未為太保至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以相成王武王克商甫六年崩則西旅貢葵當在成王之日如旅葵肅慎之類是也故胡氏以旅葵為成王時書得之矣

微子之命

肅恭神人傳謂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言肅恭賜周亦其一也按微子歸周出於史記固不足信微子之去者即箕子所謂行惡其非歸周也左傳達伯以為武王克商之後微子銜璧負紼以見武王者得之

康誥

成王命康叔以往侯於衛故謂康叔居外而所常事者在於陳時臬而已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當先為司寇而後侯於衛以其居紂故都當作威殺戮之後恐殷之多士共治殷民者猶蹈前轍以殘百姓如下文言外康子之瘵君引惡小外正之惟成惟唐是也康拳拳深戒康叔以慎罰之事陳師凱取昌氏之說謂康叔以諸侯入為司寇往來

乎朝廷邦國之間文司寇掌邦林不可以一而或
職商之遺孽雖歷三紀而猶反側況克殷未久而可
一日無撫治之者哉其說未可信

康王之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

美若諸儒或以爲出美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
美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
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按韻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
美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
其有靈承之寶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喪于殷
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詩

周南召南

傳引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臣竊思其未
爲得也何以明之十五國風例以國稱周南周之南
耳召南召之南耳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既徙於豐
而分岐周爲周公旦召公奭采邑詩美文王居妃之

化而繫之周南召南者見其化始於岐周而及於南
方諸侯之國故曰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
於天下也臣嘗過岐周而并涉江沱汝漢之水自岐
周而望江沱汝漢則見其西南極雍梁之嶺東南極
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廣矣或謂周公主內
治故繫之周公召公長諸侯故繫之召公夫文王爲
西伯之日既有元子武王以承其統周公不得主內
治至其主內治者乃在相成王之日又況二南周公
所采周南之詩豈得繫之周公哉召公佐武王九年
佐成王三十七年而卒於康王之世則在文王之時
其年甚少未必獨長諸侯又況書稱爲文王迪舜敬
於中國者有五人焉號叔閑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
而召公不預則當時爲文王宣化者非止召公一人
召南之詩豈可獨繫之召公哉要之二南專言文王
后妃風化之美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若
以繫之二公蓋無謂也

廟風

定之方中

傳謂此夏至十月安成劉氏以爲春秋時十二月也
若周人果以冬十月爲十二月則以秋八月爲十月

定之方中見十月農功已畢可為營作之候若以
為秋八月則名與實乖矣此其牽強而不可通之
證也

幽風

改歲

先儒以十月為改歲前章云卒歲既指十二月為歲
終則此篇得以十月為改歲蓋改歲指冬而言由
春至冬則歲將改亦猶充與稱冬為朔易者以冬月
歲事止而改易也

東征三年

先儒疑東征之文以為文武之澤浸漬於西土者雖
深而漸濡於東者猶淺其頑民崇商卒之舊習未
盡變其賢士懷先王之遺澤未盡泯改商為周
其思念之意未遽釋也殊不知玄黃之昭周王者皆
商之民而從武庚以叛者乃紂黨之遺孽耳孟子謂
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蓋即書所謂四方之多罪逋
逃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者也夫以五十國
子孫之衆誅之不可勝誅故周公既誅武庚而撫其
餘黨遺孽以三年之久然後可歸也蔡氏傳書謂武
庚既在作洛之前則周公遷殷於洛者必在此東

和三年之內及其洛之成王命之留洛以撫殷
庶繼之以君陳畢公而猶梗化是紂黨遺孽之不
周者信乎其然美歷世儒者不此之察而誤以為商
民思商而叛周將使武王弔伐為無徵之舉且由是
而謂武王非聖人也臣不可以不辨

小雅

正月繁霜

蘇氏謂夏之四月為純陽故為正月蓋正月指寅月
言正月東風解凍不當繁霜霜且頻數故詩人憂之
前輩皆謂周改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繁霜為不
可通故強釋如此況詩所言月數皆夏正獨何以此
正月為四月也

周頌

我將之詩

傳本小序以為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
歌也夫明堂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為出而非祀
上帝及先王之所周禮序郊社宗廟以及百神之祭
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
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謂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序詩者謂我將之篇為祀明堂之樂歌集孝經者

又設爲孔子告曾子之言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舉非周公之事今特指以爲周公嚴父配天躬祀郊廟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陪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次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時保之責蓋武王伐商載文王木主以行及告成功於天必以文王爲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

書所謂上帝弗順祗降時喪者乃天之威命也繼承上帝以竭亂畧者乃武王夙夜畏天之威命也至於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者乃所以保天之威命也是豈得爲周公之言哉臣意明堂享帝必秦俗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張本其事以迎合時主之意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皆漢儒傳會之言耳

維天其右之

傳謂右尊也神座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及下文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後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皆

同此意按古者室事行禘祭之禮則太祖東向而堂事行朝踐之禮則太祖南向今此詩以爲明堂祀上帝設若有明堂之祀則上帝南向必得東向在饌之右且周禮云太祝辨九摯以享右祭祀則右即享之義而惟左右之右也此云右享彼云享右其義一而已矣以右爲享則天及文王之享與夫享其親者其義易明矣先儒惑於神道尚右之說故以右爲尊然而古者父昭居左子穆居右則尚左非尚右也安得右爲尊哉此云天右之者既以爲東向則下文言文王右享者文王之配上帝乃與上帝並列而東向乎其說爲不通矣

春秋

春王正月隱元年

漢唐儒者謂周改時與月程朱謂改月而不改時夫冬不可以爲春春不可以爲夏雖至愚所必知也至於改月之說則與五經語孟所言不合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不改曆數曆數由唐虞至今皆一轍也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意其改正朔也必改曆數故妄爲之說後世儒者率承其謬又疑非始於左氏以爲秦火之餘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

凡春秋所書不合夏正時月及左傳正月日南至之類必皆實易以求通其說何以知之如書春既而漢儒乃為偽泰誓以補之及孔壁書出而後偽泰誓始廢泰誓金篇尚可偽補況一字之疑而不可以私意臆易者哉詳見周正辨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酉九年

傳謂周三月夏之正月也意謂震電書於夏之三月則不足為異殊不思大雨雪書於夏之正月亦不足為異按左傳大雨霖以霖蓋三月雜雷雨而連三日大雨且雷則為異矣又繼之大雨雪則尤異矣

大雩 桓十四年

程子謂成王尊周公故則魯重祭得郊禘大雩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過也夫成王若報周公以重祭則但當禘於周公之廟而郊祀太雩豈報周公之禮哉其為後人之僭也無疑矣

正月無冰 桓十四年

正月無冰見正月無冰納於凌陰也或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而書無者見時之煖然而十一月無冰十二月或有之猶為無害乎嚴冰之事今正月無冰可納則一年之祭之當用冰者皆疑矣是

以為十一月無冰者其異小以為正月無冰者其害大也

秋大雩無麥苗莊七年

先儒以為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然周制四月春麥於太祖月令四月麥秋至不應五六月而猶有麥苗本草註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麥冬麥地亦以八月種麥苗韻書云穀也蓋秋大水種之麥既種之後皆為水所漂去故曰無麥苗災之甚也

冬大無麥禾莊二十八年

麥種於秋而長於冬禾種於春而納於冬雖不言水

旱而書大無麥禾者是年夏食麥禾歉而災祭於戈土木之事相繼不絕有妨農功故至冬既無麥可長又無禾可納書曰大無者凶之至也或曰經書水旱而不言害禾猶者未必不害禾稼其害麥者未必不由水旱之災雖不書而互見之矣

夏五 桓十四年

夏五者必夏五月或簡編之蠹蝕或傳寫之遺漏耳先儒以為傳疑而不改益終是不成文理聖人未必如是之拘拘也且以天子當賞罰之權聖人尚假之以筆削而何一不之疑乃不可益哉

冬大雪傳十年

冬當雨雪大而曰大雪必異常過度洪範所謂一極備凶也故書以記異先儒以為酉戌月失之矣

夏四月丁卯信三十一

按魯頌及春秋言魯之郊皆在僖公之世蓋僖公之郊已久而春秋於其在位三十一年始書四丁卯不從乃免牲者見僖公之祭為非禮而上帝不享也記禮者不達魯頌之義而造為成王賜伯禽之說豈能僭用大禮而記為先王之賜先公之受以文其奸漢時去古未遠而猶得之傳聞也

二月無水成元年

此見獻羔祭韭之無水也諸儒以為周十二月見伐冰之月無水可伐殊不知書二月無冰者猶見一年喪祭無冰之可用其為戒廣且切矣

禮記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

傳以為微子之事或疑殷德文王之事或疑廢制按史記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其弟外丙自外丙至紂父死子立者十人而紂立者十二是殷之制易當主於立弟也蓋因死者庶子或有之而

有他故然後不得已而立弟也文王之事蓋亦如皆是豈殷有立弟之制而文王尊之耶

舜葬蒼梧之野

按舜年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巡入蠻夷之蠻者哉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秦紀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對曰堯女舜妻故後世謂二妃從舜南巡而葬於湘是秦漢間儒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而未達其義故妄為之說禮記史記率承其謬後世遂以為實錄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

者得之

昭穆

先儒謂裕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沈顯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者存焉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為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明堂位

周公以家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治法誤後子明碑
及魯頌閔官是義而妄為此篇意謂周公有大功又
嘗踐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
之郊禘後世子孫膺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
所以示戒也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

代如日月代明之代言君喪則使官更代而哭不至
絕聲大夫則用官屬士則不可僭用官也先儒謂不
食菽水使人代之以哭豈有哀痛之情切於中而發
之聲者乃可使人代之哉諸侯哭天子使有司哭之

鄭氏以為衰戚之事不可虛況父母之喪頌歛之日
而可使人代哭之哉

農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農與棄人冠也非稷神也以其有播殖百穀之功故
祀之以配稷此云祀為稷是不知配享之義也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為社

后土官名土正也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有平水
土之功故祀之以配社此云祀為社亦不知配享之
義也

勞勤衆事而野祀

先儒訓釋與經言不協者二十五條
易蒙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
梏按上文言利用刑人則此桎梏當以刑罰之具言
而不可指為昏蒙者之拘束也本義謂利用刑人者
為痛懲用說桎梏者為暫舍之以觀其後然不曰說
桎梏而曰用說桎梏者言刑罰非以逞威也不過欲
人改過遷善不再犯法用便說去桎梏而已猶書所
云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以往吝者言用刑懲惡其
人變惡為善則止不治猶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之
意若專任刑罰性而不返則吝矣

師

初六出師以律否臧凶

言出師以律如不以律則統制無法號令無章所
舉雖仁義之師而不足以取勝遂以取敗言不凶哉
故象曰失律凶也今義取晁氏之說以否臧為不
善則凶非象之意

師或輿尸凶

傳謂輿尸為殺手本義以為師徒撓敗輿尸而歸

味五六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若以為師徒竟敗則其凶莫甚焉何必言雖正而不免於凶也且以長子弟子鑒言將帥長子也禪時以下弟子也言行師當以將帥一人專斷外之寄若參之二三而無適主則在上者信任不專在下者統制無權所屬雖正而亦不免於凶斯所謂貞凶也故象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言參用衆人以為之主則信任之不當也味象之言則當以程傳之言為時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孚說文知孚也或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竊謂知之未乳者渾然直覺尚未能知覺理動何偽之有易言有孚其義本此有孚盈缶正質素之器也言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誠信充實如卵孚以真實之物而盈乎質素之器內外相合一誠無偽不事矯飾則終來有他吉也

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傳濟當作際言下交也按韻書濟通也成也蓋言天氣下降流通生成萬物而其道光明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以動言朱子以靜言當以朱子之說為是蓋仲秋以後仲春以前雷藏於澤之時也以震動之象而隨時以藏於澤故君子體之以嚮晦入宴息也或謂雷不當潛於澤殊不知神道尚靜其動則奮於天其靜則潛於地故傳謂亢州之雷夏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頌鼓其腹則雷是亦雷藏於澤之一證也

王用享于西山

書周公告多方多士而耕王者指成王言其作無逸

而言太王王季者則直稱太王王季今文辭之所謂王者蓋泛指時王而言若以為太王則常直稱太王如稱帝乙高宗之類也此享字當從本義之說

觀

尚賓

尚程傳以為尚志按韻書通作上蓋謂上賓于王朝也

坎

樽酒簋二用缶

蓋盛黍稷器也考功記樽埴之工埴人為蓋所謂上

圖是也。在爾雅。蓋謂之缶。孫炎云。瓦器也。本義謂樽
酒。蓋而貳用缶。吳氏推衍其說。謂以樽盛酒。以蓋盛
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然缶乃金蓋之屬。上既云樽
蓋而下云貳用缶。不應金蓋而獨貳樽也。若以爲並
貳樽。蓋則不應一器而兩用也。蓋貳者。佐之之謂。缶
亦樂器。而土之。故擊以節歌者。所謂秦主擊缶是也。
茲必有歌。歌必有缶。樽酒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
之者。擊缶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鼓缶而
歌之缶也。

夾

新解錄中

三十一

壯於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剛過乎中而夾陰之氣現於頄。頄有凶之道也。
夫夫決其決也。獨行者處五陰之中而獨與上六之
一陰爲正應。則遵衆而獨行也。遇不期而會也。若濡
非真濡也。有愠自有愠也。言君子能決其決。雖三與
上六爲應。有獨行遇雨之象。然遇者出於不意。雖外
與之和。若有所濡而中心怒之。則終能決去之而无
咎也。

齊无膚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象觀之。四句當爲兩卦。齊无膚。說文解。以解即股也。

股有傷則行次且。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而不能
決。有股傷難行之象。故曰位不當也。羊喜群行。若能
自振挽。衆陽以進。若羣羊然。則可无悔。然以其處柔
而不能決。雖聞是言而不能信。故曰聰不明也。橫渠
謂羣羊者。讓而先之本義。亦取其說以爲辭之使前
而隨其後。然牽者挽之之謂。讓之先而隨其後。則非
牽矣。

萃

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握持也。一握猶言一扶持也。初六上應九四而爲二

新解錄中

三十二

陰所隔。若號呼以求正應。一扶持之則必爲二陰所
笑。但勿恤其笑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咎。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待也。讀如穉音。言待得佳配而後嫁。故象曰愆期
之志有待而行也。

旅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眇喪牛于易。凶。

鳥之爲巢。必於喬木上。九過剛處高而失其所止。有
鳥焚其巢之象。處高則驕。故爲先笑。失其所止則怨。

故為後號咷也易通作場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
疆易之易牛為順物易為平路驕則不順危則不平
自驕於危地則失順於平路凶之道也離為牝牛艮
為徑路故取象牛于易之義

吳

九二用史巫紛若

周制大祭祀太史與執事卜曰太卜掌三兆之法卜
師則佐太卜以授命龜者龜人則奉龜以牲薛氏則
共焦契占人則掌占龜者人則辨九筮至於太祝小
祝皆所以事鬼神祈福祥者是用史巫紛若也觀周

今疑辨錄中

卷五

公三王之禘史冊祝而命三龜是已本義以為丁寧
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不若傳順

漢王居无咎

言清漢之任惟王居之以總攬權綱猶所謂惟辟作
威維辟作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无咎矣象曰王
居无咎正位也言王居清漢之任而无咎者以其正
九五之位也本義以為散其居積則與王居正位之
義不協宜從傳說

書齊典

夙夜出納句朕命惟允

傳以命令政教為出敷奏後通為納諸儒以為出納
上命則與說說終行震驚朕師之意不屬且與傳文
相背蓋夙夜出納句絕謂審上命以出於下使說說
不得肆矯偽之私審下言以納於上使說說不得為
反間之患朕之命審者惟欲夙夜出納皆允而已

禹貢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禹貢書法嚴密九州一律他州水土之平皆言於田
賦之前而恒衛大陸獨言於田賦之後傳以為恒衛

今疑辨錄中

卷六

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卑而近河較成功於田賦之後
然臣嘗過焉恒衛與衛漳相去不遠若以為水小地
遠則衛漳亦然也大陸與單懷皆濱于河自單懷而
下皆曠然平地常有水患若以為平地近河則單懷
亦然也此二句蓋錯簡耳當在至于衡漳之下則書
水土之平者既有其序而冀州東北田賦之入島夷
皮服之貢皆由碣石入于河者語亦有倫矣

三江既入

揚州山川自彭蠡而下至於震澤皆言水而無山以
其水多故也彭蠡震澤既為巨浸則三江亦當指大

水言其源為岷江所為岷江者為是諸儒紛紛異說或以為在松江之下或以為在震澤之下而大江不預然經求必捨大而言小也況大江併吞梁荆揚三州之水梁州言岷嶓其藝見其源有所落也荆州言江漢朝宗見其流有所趨也揚州言既不則見三州之水皆至海矣

浮于積石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河流甚險不通舟楫臣嘗聞學士黃謙言親見河流累經石峽有從懸崖數十仞而下者夫時刑怒欲造舟其間誠極謬矣經言浮于

積石按韻書浮有二義沉也順流也積石山名諸州

也言其路從積石順流而下也

敷淺原

傳謂廬山高六宜所紀志而皆無考據越山川之名

古今或異竊謂大江所經之山尚大者莫踰三峽盤

亘千百餘里其次廬山蓋大江穿三峽而趨廬山之

下彭蠡又環廬山之趾三峽廬山所宜表見而荆揚

不言者江漢朝宗彭蠡既澤則三峽廬山不必言矣

然而此導山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實當指廬山

而不當指為卑小之山也傳謂岷山之脉其北一支

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表

陶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禹貢導山蓋不以山

脉連延為主觀內方至於大別一在漢之南一在漢

之北是也梁之山莫大於岷荆之山莫大於衡故導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兩山相距四五百里其間山勢

為水所隔若大渡河出於西南微外而至嘉定入江

馬湖江出雲南麗水而至叙州入江實在乎岷山之

脈為衡山為敷淺原也

詩經

朝雨于西

俗謂虹能截雨殊不知雲氣薄而雨將止則日光穿漏而射雨以成虹今向日與水而生暈如虹者可見是雨將止則虹必見非虹能截雨也

衡山

考證

先儒謂考叩也樂器名蓋叩之以節歌歎不應叩之於在淵在阿在陸黑老也解盤連盤桓也老而盤桓於隱居之地言終其身以避世與下文永矢弗諼永矢弗諼永矢弗告之意扣悵

鄭風

溱洧之詩

先儒謂溱洧為淫奔者自叙之詩然他詩以于我對言是固淫奔者之語此詩以士女對言一則曰維士與女二則曰維士與女必非自叙之詞恐詩人刺之而作也

春秋

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

諸儒以為周十月夏之八月按今魯地菽種於五月而熟於十月使八月隕霜則不應但殺菽而不殺諸

金瓶梅

卷十九

穀也且是年九月大雩者為早求耳是年必有旱暵之災而種菽大遲至十月特熟又為隕霜所殺始既種之不時茲又殺於隕霜農事失而災言臻也

疑辨錄卷下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

易比

不寧方來後天凶

言比之九五居中得正而五陰從之有四方來歸之象方來方方而來也夫男子之通稱後夫後來者也四方不安各以方至而求相輔則必安矣後來者既無先見之智而來趨晚未慮於安凶之道也

大有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金瓶梅

卷十九

胡氏謂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為性命者其說為精臣謂以為眷命者與上文文意不甚相屬若以為性命兼人已而言然序上文大有之象則遏惡揚善乃治人之事蓋善者天命之所佑惡者天命之所討天命至公而無私人君法之以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而已

謙

鳴謙貞吉勞謙君子有終吉

傳謂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本義謂以謙有聞然不曰謙鳴而曰鳴謙恐未見其有謙

中發外以謙而聞之意也。鳴者聲之出於已聞者聲之達於人。鳴謙蓋指發於言辭聲氣而能謙也。非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鳴謙發於口者謙也。若虞庭命官濟濟相讓是也。勞謙行於身者謙也。若大禹之克勤于邦不自滿假是也。鳴謙貞吉發言必謙既貞且吉也。勞謙君子有終吉有勞而謙又行之以君子之道有始有卒則吉也。鳴謙以脩己故象以中心得言也。勞謙以治人故象以萬民服言也。

鳴謙志未得

六二之鳴謙以柔順居中而貞吉故中心得也。上六之鳴謙以柔順之極而無位故志未得也。既云鳴謙志未得則是有德而無位矣。又云可用行師征邑國者何也。蓋鳴謙者若所謂邦無道言遜文王之退而脩德是也。志未得者不得行其志。文王之大統未集是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文王之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是也。六五之利用侵伐無不利以天下言武王之事也。上六之征邑國以鄰邑言文王之事也。

咸臨

咸臨也臨上臨下也臨民者豈法制禁令之所能咸

其心哉。必惟德而後足以感之也。或曰去高曰丘爾雅云丘左高為咸右高為臨澤上有地是謂丘也。左右俱高則有均平之勢而無所倚倚君子法之以平天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所以為感臨也。

觀而不薦有孚顒若

監察手也。薦藉也。顒書云藉者草不編聯被覆貌言既察其手而端拱莊肅無離披雜亂之態禮所謂手容恭論語所謂恭己正南面也。人君中正以觀天下如此則天下信服而瞻仰之矣所謂垂拱而天下

治篤恭而天下平也

賁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蓋婚媾之占賁如皤如禮文之飾尚乎質也。婚禮不備貞女不行然君子行禮稱家有無世降俗遇有破產業以求禮備積數歲而不能娶者故聖人憂患後世而預為之戒也。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古人親迎執燭前馬夜行以馬嫌於為寇今馬如飛翰之疾非以為寇求婚媾也。此言婚姻之禮行之貴於儉而成之貴於速也。

賁于丘園束帛之類

人君治天下之道在得賢共治而已故賁之六五獨

以取賢言也束五匹也帛素縗也象交泰積也賁下

丘園賁賁下賤卑禮也束帛之多至於委積厚幣也

以賁下賤卑禮厚幣雖若可吝然得賢以輔治故終

吉也六四婚媾之賁賁於綏六五丘園之賁賁於豐

與賁之合於時中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大也對應也言先王大應天時育萬物也

大畜

上九門天之厲

何賁也厲也厲四達之謂也負戴乎天而之乎四達

之厲言難於高舉而所往豁達無礙猶莊子所謂背

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也故象釋之曰道大行也

大過

棟屋脊木也棟曲也四陽居中棟之象也二陰居初

上未末之謂也中與本末俱強則并力共載而無所

曲中強而本末弱則本末先曲而中亦為之曲是棟

之梳以本末弱也

家人

家人

嗃嗃說文云嗃酷也嚴酷則悔厲雖悔厲而家範肅

則吉也婦子喜則家範不肅而終可吝世之常情

多慈少嚴嚴則必戒慈則多敗宜聖人預防而深戒

也

王假有家

假通作格格正也化也蓋言王者能正其家而無不

化則家齊矣故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益

木道乃行

震巽木也而為舟楫以行者也本而已故曰利涉大

川木道乃行

益之用凶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以為凶荒之事得之矣意如周禮救荒之事皆

損上以益下也凡為民禦災捍患者皆用凶事以益

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

責苟能為民禦災捍患者而有誠信合乎中道乃所以

為中也如禹之驅理九州乃入君之事非人臣之所

得為者然承君上之命拯天下之溺是益之用也
何咎之有況其成允成功不自滿假則有孚中行矣
是以能用玄圭而告成功也

固有之也

固實也言益用凶事者以其實有是凶事也實有凶
事則當使民去凶而從吉也

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

此言遷國之占中行者遷國遷都告臣下以各敘
中于乃心是也告公者殷臣或審利害之實以爲
當遷而盤庚不從厥志是也利用為依遷國者依倚

也附也利用為下民之所倚附而遷國盤庚所謂于

納茲以改遷安定厥邦是也

莫益之偏辭也

偏不正也無黨無偏之偏辭訟也訟寡有辭之辭言

在上者以庶民惟正之供而無所偏則民莫不從之

上九求益無狀而莫肯與之者以其所求為非正之

辭而偏於奸利故民皆訟其失如夏癸之環宮環臺

而民欲借公商辛之酒池肉林而民始怨望皆偏辭

之謂也或曰五十人曰偏衆多之稱偏辭謂衆訟之

也亦通

若德則忌

若積也德惠也則節也節止也忌憎惡也言推恩者

則為人之所德不推恩者則為人之所忌君子觀澤

上于天之象則施澤及下積惠於人以止人之憎惡

也

乎號惕號

程子以為號令之號朱子以為號呼之號按韻書號

教令也蓋教令之出於王府者所以示信於天下故

曰乎九二嚴教令以自警戒故曰惕

困

困卦辭

方文王之被誣見執也豈默然無所訴哉蓋有之而

不見聽也困之卦辭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似謂美里之事不足慮而所言亦不見聽也使文王

演易美里豈敢為此等卦辭不慮紂聞之而益怒乎

臣故謂文王演易必不在美里也

井

本上有水井

井有掘數尺而遇及水者有掘數仞而不及水者土

地潤澤所生之木受其津液由本至末周流無間是木上有水也於焉為井則不數尺而得井矣否則雖數仞而不可得故曰木上有水井言木上有水者其地宜井也

井泥不食

泥去聲讀則為淤塞不通之義平聲讀則為泥滓不潔之義既去不食則非淤塞不通乃泥滓溷濁而人不食耳當讀為泥塗之泥為是

舊井無禽

禽鳥獸總名鳥獸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瀝所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為人所汲則無餘瀝而鳥獸不來也

艮

六五艮其輔

舜禹授受有曰惟口出好興或所謂艮其輔以中正者也以舜禹之聖而猶慎言如此況學者乎

漸

鴻漸于陸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逵則通達而無礙者也九五鴻漸于陸所進雖高而猶有阻衡陽回鴈峯是也

至於九達之達則出於高陵之上翔於太康之表而無所阻矣鴻之漸以其羽而已其漸之有序如此故其羽可以為法也象曰其羽可以為儀吉不可亂也

渙

王假有廟

假作格謂感通也詩言以假以享是也上假有廟言王假宗廟之祖考也哭為風風無所不入感通之象

也坎為隱伏鬼神之象也故取王假有廟之義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在說文存也中指心言象謂王假有廟者王乃存其心而已心存則已之精神皆聚而祖考之精神於是乎感而有通矣在中當從傳說

中孚

信及豚魚

信及豚魚非但以理言且當見牧豚者以時呼之則至畜魚者撫掌召之則出是信及之有素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凝靜而風盪之則波浪易隨以起有心相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以中孚議獄所謂言象釋赦帖終既刑也以中孚緩死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五辭簡孚簡孚有辭是明刑有中孚之力獄成而孚輸而孚是刑有中孚之效

三皇制器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易始於神農衣榮舟車牛馬間析杆曰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棺槨書契則後世聖人蓋兼指義農而言

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先儒以其文繁於黃帝之後故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其辭不云上古者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目以為不蓋因民食鳥獸之內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實也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木作之前亦必垂符而濟矣不然則凡江河不可得而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杆曰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

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鳥獸之患者矣但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鳥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則不可信也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孔子言文子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謂美里而著為卦辭也先儒謂文王演易美里夫崇侯虎方誣文王以大逆而將陷炮烙殺戮之盡蓋其時故死下賤而何敢繫永辭哉觀下文連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

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美里明矣

書堯典

湯湯洪水方割

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終九載弗績為八年於外則為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蓋終之九載乃堯在位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必終其始終而言禹之治水水害漸去至八年則天地平成而非有八年之水也史記又謂禹居外十二年蓋困克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言然則非矣

釐降二女

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颺祖顓頊而宗堯世本亦言堯為黃帝曾孫舜為黃帝八代孫以堯之二女於舜之魯俱為四從姊妹非豈以妻舜哉自商以前雖娶同姓於堯舜人倫之至未必如此之遠置也禮記世本之言皆不足信

舜典

歲二月東巡守

或疑舜巡守一歲而不能周四歲又謂五嶽衡山最遠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嶽非今衡山按爾雅云霍山

為南嶽註云衡山一名霍山衡之為霍猶泰之為岱

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後其神於廬江潛縣之天柱山故亦名霍山則以潛山為南嶽者非百也自漢武始也堯都平陽去西嶽嶽皆千餘里去東嶽二千餘里去南嶽三千餘里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者

非二月而始達京師蓋正月已行二月則已至岱宗

矣五月南巡守者非五月而後行由東巡畢而即南

行五月則已至南嶽矣以至西北皆然況當時儀衛

少而徵求寡則周之可得也

朴作教訓

朴夏楚學記註云夏稽也爾雅註稽山椒也楚刑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學者作文以欽恤並講而不知所重在欽欽哉欽哉言敬而益敬也所以敬而益敬者惟刑之是恤而已蓋敬而後能恤不敬則不能恤也

欽哉欽哉

蠻夷者要服內三百里為夷荒服內三百里為蠻乃

五服內遠鄙之民也猶夏者謂其梗亂良民非若四夷之於中國也故命皋陶以刑治之使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耳諸儒疑蠻夷非刑可治故謂皋陶善

掌兵刑殊不知皋陶所治乃五服內之蠻夷非五服

外之蠻夷而罪大惡極者亦非刑之所能治故三苗弗與於難威之以皋陶之刑而終則征之以大禹之

師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時傳無釋蓋欲羣臣致敬而以時亮天功耳

大禹謨

帝德廣運

此章蓋因舜贊堯克艱之實故遂歸美於堯下文又因禹惠迪從逆之言則又陳戒於舜今之學者多以

此為贊舜則不應極口誇美而又即深切規戒而語意大不倫也傳以為贊堯者是

惟茲臣庶

此言臣庶罔干于正下言民協于中是為臣民別而言之蓋羣臣罔于正者未必不協于中而民協于中者自不干于正也

蓋稷

予乘四載

蔡傳從古註說輜輪倫史記作輶故漢書作輶同孟康曰輶如其輶行泥上如淳云以板置泥上

今案

十四

以通行路正義云輶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擲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尸子云泥行乘輶反是輶輿輶輶為一物也蓋洪水為害地多塗泥如淳置板泥上以通行路之說其物既非所謂輶而輶之者亦非所謂乘也乘載云者如箕如船之說乃為近之標如史記作橋徐廣註橋一作輶漢書作輶如淳云以鐵為之形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至年昭云橋木器如今舉床人舉以行又夏本紀山行乘輶正云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是標與

輶輶輶為一物也輶如輶有齒之說即今世俗脚灘之類用鐵為之以山行者亦不人輶輶輶之義韋昭輶床之說庶為得之

欽四鄰

鄰者親近輔弼之謂始之古臣為鄰故我臣言臣作朕股肱耳目即臣所以為鄰之義股肱耳目四鄰之義也蓋為明曉四鄰之義也故末以欽四鄰申言之諸儒或以為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或以為為統百官皆其四鄰諸臣皆與上文意不相屬

今案

十五

禹五服四方相距五千里周九服四方相距一萬里或疑禹服之狹不如周服之廣是不然禹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極乎海隅流沙南交朔荒之地亦猶周之蠻夷鎮藩以廣遠人也人徒見禹之要服內三百里為夷荒服內三百里為蠻蠻以蠻夷居五服之內殊不知周之徐戎淮夷楚蠻皆在時荒服之內雖有九服之制而蠻夷之風猶未盡歸由是觀之五服九服不必以廣狹論制雖不同而內安中國外撫四夷者同也況唐虞之時南交可也而周時文趾越裳氏乃重譯而後歸入貢唐虞荆州之域南距衡山之域而

周時南不盡衡山此又何哉或謂今雲南廣西廣東福建自漢以來始置郡國殊不知其地在禹時梁荆揚之域故導黑水入南海者在今雲南之西南陲命義仲宅南交者在今廣西之南徼外荆揚發貢齒革島夷卉服者在今廣西廣東福建諸番國是其地在唐虞時即建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塞至漢初而通至近代而風氣益開也或又謂堯都平陽去今雲中千二百里其外則大漠之地朱子疑當時冀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蓋北方地多平又無江河之險是以狄人侵中國者自古已然狄人求食則居民內徙歷世既遠內徙益多故荒落耳或又疑周制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為方五百里九服四面相距為五千五百里并有萬里之數然而職方言邦國千里王制言方千里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則不無并九服而但有方五百里也其說非是

禹貢

島夷卉服

禹貢指北海之濱諸夷地猶今廣東女直之類亦以皮入貢也

齒革

或問荆揚不產象犀而皆貢齒革何哉曰材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荆揚之域故荆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闢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建長而來王者況經言島夷卉服島夷正指海嶠諸番國言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夷者又何疑也

九江孔殷

先輩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至全學耆儒師其說意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流雖小而鍾為洞庭則其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則九江與漢畧無相預是九江之甚正者安在乎因江漢之朝宗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云梁州之域西距黑水按四川雲南志黑水在梁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至緬甸入南海處在四川之西南六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南距黑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云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據今黑水在雍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其源發於甘肅者在陝西之西址三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址距黑水也

導河

傳謂張騫尋河源所窮河源不同於薛氏為是然皆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其來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界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以故名火燦腦兒火燦譯言星宿也西千餘里雲南麗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

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其深亘側象甘思東址有大雪山各亦耳麻不莫刺譯言勝乞里塔即莫崙也其山雪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閣即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近址二日河水過之崑崙崙以西山不高水亦散漫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

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過崑崙共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

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

日至積石州則禹貢積石河東州九千五百里

東至十禮禮地名今禮州去大江二百餘里經所謂禮必當時

江傍小國在今州江南諸縣之地去禮州為不遠

者後世以各州也

各守爾典

傳以為典常之道得之矣近年學者以為憲章法度

殊不知上文無從匪彙已指法度言此言典常之道

正與首言降衷恒性相應仲祖之語湯曰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湯之語衆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其義一

而已矣

伊訓

惟元紀十有二月

伊尹謂商爰華夏正歲家周書亦云湯始改正朔然

正朔雖始於丑而歷數則始於寅詳見周正辨

太甲上

營于桐宮

傳謂桐為成湯墓地太甲居仲壬之墓而密邇成湯之墓者必仲壬附葬於桐也

盤庚

古者史官記言記事若善則潤色則必典雅平正否則聲牙屈曲如盤庚三篇是已況盤庚與小民言必以方言曉之而史氏又不能裁削潤色故艱澀耳

說命

帝即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為帝人之神為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

帝即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為帝人之神為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

二十

者此以人之神感通乎天之神也有天之神而後有良弼之賚有人之神而後有良弼之夢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此即天神之靈妙莫測變化無方者也世儒諱之以為恐類乎道家之說而但指以天理言是將高宗所夢之事附之於茫昧之表可謂失之矣今夫龍亦鱗虫耳而變化無常者何也其神靈也龍之神猶靈如此況天神至靈

而變化無方者又何疑也使天神不能變化而但為理而已則凡自古犧牲玉帛之祭豈徒將其誠而無歆享之者乎

說禁傳嚴之野

禁當從孟子版築之築

顯于祭祀

傳謂商俗信鬼按盤庚告其臣曰汝有戕則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至若

高宗豐祀于禰其信鬼可知雖然此皆指祖考言非若世俗之淫祀非類也

高宗彤日

降年有永有不永

傳謂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然高宗致厚於禰而已獨厚於禰故有雉雉之異實非若漢武信方士之說而祠五時以瀆神者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三仁何以謂之仁哉死者當死奴者當奴去者當去

也夫紂之不道敢諫必死紂諫必效捨此則去之而已比干之死以為紂雖不可諫而諫之或入則猶可改過而遷善故雖死而有所不顧也微子之去以為彼既死而諫不入吾不可徒死以絕先祀以重吾君殺諫臣之過故雖去而有所不嫌也此干當死矣使亦如微子之去則其去為貪生微子當去矣使亦效比干之死則其死為徒死至若箕子竟夫比干死而紂惡益彰矣則已亦不可繼死微子夫而宗祀可存矣則已亦不可偕去故伴狂而為奴也死也去也奴也各盡其理之所當為故曰仁也

春誓

惟十有三年春

傳曰改正朔不設月數詳見周正辨

金縢

其勿穆卜

穆卜為敬卜和卜共卜者其義皆不通穆當為穆招

卜猶盤庚所謂卜稽也稽卜為穆卜與下文親逆為

新婦皆傳寫之誤

康誥

剗則人無或剗則人

周官五刑無則意康叔封殷故墟而紂之刑殺剗多所慘酷如劓剕剕心焚炙剗剗已無所不至豈此於刑殺剗則而已哉故武王恐其遺民舊俗遵用故事而戒康叔無或以已意而刑殺剗則耳至於下文司師茲殷罰有倫則欲其用殷法之有倫者而不用其無倫者也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則欲其用殷法之合於義者而不用其不合於義者也有倫合義乃商之舊政無倫不義乃紂之虐政此其所以反紂之虐政由商之舊政也

酒誥

祀茲酒

周制酒正掌酒之政令凡祭祀以醴共五齊三酒

無彝酒德將無醉

周禮辨氏幾酒謹酒幾則察其非時飲為三弊酒之謂也謹則飲其飲之有節德將無醉之謂也

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

傳謂郊牛二者祭天也而或疑古無天地合祭之禮殊不知此非合祭蓋殷攻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

皆成矣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圖立方立漸成而後

天地也用牲於社者有社必有稷以杜稷新成而祭告杜稷也先儒疑祭地而又祭社殊不知其位新成則當祭告于其位而不可以常禮拘也

中土

傳王氏引周禮土圭之法曰東景朝多陽當作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夕多陰當作日西景朝多陰此傳寫之誤

民若有功

傳以民屬下句讀為是今天全誤以屬上句則於上文小民為後

文小民為後

君禋

殷禮陟配天

傳謂陟為升遐既云崩殂則與下文多歷年所語意不倫配天諸儒皆以為配享於天商之諸君未必皆配享者蓋殷禮即論語所謂殷禮配天即中庸所謂配天陟升也上也言殷之道德上配乎天所以申上文格天格帝之意惟殷禮陟配天故享年王父也

立政

陟禹之迹

陟禹之迹誦者多孟浪以為巡行天下之意然不

然陟者升也自下井上增益開廣之義蓋禹之疆理九州者止為五服而今則為九服禹服止五千里而今則為萬里禹之要荒已為虞夏夷之地而今通于九夷八蠻者則盡于荒服之外是禹跡之狹者于焉而始廣禹跡之塞者于焉而始闢是為陟禹之迹也然而三苗之頑禹征之閱月而猶逆命則夫陟禹之迹者其可不詰戎兵哉必先詰戎兵以征不庭然後能陟禹之迹使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也是而觀文王之耿光則文德為益著以是而揚武王之大烈則武烈為益廣矣學者疑此為尚兵

革斤境土之事殊不知此篇與上篇多方相接多方作於滅奄之後意是時滅奄未久至謂奄三叛而三討矣今奄既平安知天下又無奄之類乎苟或弛其武備則為難竊發於內夷狄乘機於外尤王之土苟失尺寸何以為陟禹之迹先王之德自足而晦何以為觀其耿光先王之功自足而陳何以為揚其大烈哉守成之主多弛武備如後世唐弛武備而有西幸之憂宋弛武備而有北狩之禍是也周公之為王室慮可謂遠矣

畢命

然陟者升也自下井上增益開廣之義蓋禹之疆理九州者止為五服而今則為九服禹服止五千里而今則為萬里禹之要荒已為虞夏夷之地而今通于九夷八蠻者則盡于荒服之外是禹跡之狹者于焉而始廣禹跡之塞者于焉而始闢是為陟禹之迹也然而三苗之頑禹征之閱月而猶逆命則夫陟禹之迹者其可不詰戎兵哉必先詰戎兵以征不庭然後能陟禹之迹使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恭殷頑民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太義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未嘗斤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善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目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乎古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斤以為頑者哉君陳畢公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也斤之以

為頑亦不為過也非告其人而欲曲稱其凌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辭不同而妄議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燦則亦甚矣

呂刑

絕地天通

按國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頑頊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日月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是謂堯命重黎而

傳以為舜者三苗之胤杜堯老舜攝之日謂之堯亦可也謂之舜亦可也夫九黎必有頑神惑民之事三苗踵其所為故後世信坐鬼重淫祀者南方為甚豈非其流風之猶存乎神之在天曷嘗干於民哉民之在地者實干於神是以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神無形矣而假之形神無聲矣而假之聲由是山水花木之妖鳥獸器物之怪必乘邪靈託為靈神妄言禍福以惑聾瞽妖孽既作災害自生故命重黎絕地天通使天神不為妖怪之所託以欺乎地民地民不為巫史之所蠱以瀆於天神耳後世此風尤盛大地野祭而

有將軍之祠懸樹廟魚而有大王之祭其見於百家傳記者不可殫紀夫以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信神君方士以集百鬼以祠五時重黎之所禁者武帝躬自蹈之其何以效唐虞之治乎繼此而佛老之徒出肆為天堂地獄消災懺罪之說以惑當世而民神有不勝其雜揉者矣於乎重黎既邈良可悼也

詩周南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言文王風化行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汙之俗故其出遊之女端莊靜一不復如前日淫汙者之可

或謂游女前日可求而今日不可求也

邶

邶詩皆衛地其詩皆衛風先儒疑其不當與衛並列蓋太師采詩自王國及於大小之國不止十五國而已夫子刪詩之後惟邶鄘衛有故實特並列也

衛

鄭衛之風

輔氏謂鄭衛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之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然人俗之惡雖繫乎風土豈必盡然哉若其與之君子考樂之碩人細衣之

今從辨錄下

卷十八

所好美裘之所美何繫於鄭衛之風土乎使人俗之惡出於風土苟能變其氣質以脫流俗則無所往而不為美矣

風

周禮樂章獻曲詩以逆暑迎寒又祈年於田祖則獻曲雅以樂田畯祭蜡則獻曲頌以息老物今止為風而無雅頌若或謂七月之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曲號要之恐非確論蓋七月序寒暑之候為其備固常用之以逆暑

迎寒論稼穡之事為甚矣固常用之以祈年祭蜡其

或稱雅頌者蓋周公制作之日其名未定隨寓而稱及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而刪詩之日始定為風也

大雅

鼙鼓逢逢

韻會云鼙音鳴如特鼓今江淮間謂鼙為鼙鼓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鼙更觀此則夏小正謂鼙為鼓者必漢儒傳會之說恐鱗虫之皮不可冒鼓今江淮有得之者未見以冒鼓也

今從辨錄下

卷十九

下武維周

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即偃其武焉散之華山之陽半放之桃林之野車甲解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靡有子遺

予韻書單也孤獨也蓋託言周之餘民無一存者也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采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賤之之里巷淫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之句重出者如彼其之子王風及鄘魏曹唐之詩皆有之有之句重出者如駕言出遊以爲我憂邶衛之詩皆有之有之句重出者如齊風之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臨風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但易一二字耳國風雖有正變之異宜亦與雅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爲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爲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

金葉辭解下

三十

爲句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之句同者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毋勗我衆毋發我笱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臨風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小雅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小句同者召南之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之句而已其餘音聲之相似者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與難曉者先儒謂後世

工文之士所不能及信矣意當時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風化其來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爲詩者之相蹈襲也蓋太師隨其意裁制而使之文耳其所以詞有淵奧而句有雷同者此所孔子刪三千以爲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略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調同其來於里巷者雖淵奧未必不文於太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來於里巷者自爾雅文皆未信也

金葉辭解下

三十一

春秋

春王正月隱晨食牛魯哀公七年

春秋言隱晨食牛者三夫實告魯以不享非禮之義且爲小害大之樂三家專魯之地也

夏四月五不從成十年

春秋書不從四條惟此書五不從天之告魯以不享者何謂是之詩也實以魯僭禮續神之甚故耳

禮記

恒言不積老

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君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傳云哭席異其相似而誤耳今官私板本皆然未有

正之者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是入門之際以左為尊後世言古人尚右者非也

跪坐拜

跪即今之跪而直者也坐亦如跪但屈其股以臂壓踵漢文翁作孔子廟於成都而肖其像如此宋時

今教解下

三十一

猶存晉管寧坐木榻當膝處皆穿是也拜即今之拜古者男女皆同今婦人立拜者始於唐武氏之尊婦人也

伯魚子上喪出母

伯魚之妻改嫁子思之妻見出未可盡信恐後儒有此事者傳會以藉口

禮運

禮運之言類莊子及呂氏春秋非聖人之言

八蜡祭貓虎昆蟲

八蜡祭貓虎昆蟲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

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蟲有神猶馬祖之祭天馬是也祭貓虎以報祭昆蟲以報祭言由是推之聖人以貓虎有功於田而報之至於龍之施雨澤牛之墾土地其功豈貓虎比哉而反無祭此二者實當留祭也

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稱父之道必父所行合於理為子者當服之終身而不可改今三年之久無所改則亦可謂孝矣可者僅可之辭非其至者須終身無改然後為孝之

今教解下

三十二

至也聖人以父之道言而尹氏兼以非道言又或以為羊上落下的事故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又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

禮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此章所損益當就所因上說言殷之因於夏禮者所損益可知也周之因於殷禮者所損益可知也蓋所因者禮之體所損益者禮之用禮之體統於天百王因之而不可變如尊卑貴賤等級高下之秩然者是也禮之用行於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如文質三統是也馬氏言所因謂三綱五常然三綱五

常乃天叙之典此所云乃天叙之禮不可以典禮混言也

八佾雍徹

臣按周書周詩周禮皆未有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事至漢儒記禮者始偽造其說由是後世儒者以為實錄蓋世至春秋禮壞樂崩魯君僭竊故春秋大雩之僭書於桓楸之僭書於閔郊之僭書於僖借使成王報周公則但當賜之楸祭而大雩郊祀何預乎周公之報哉是知魯僭大楸而非出於先王之授者必矣故三家季氏故尤而僭八佾與雍徹也

櫛自既醴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聖人非禮不視魯櫛非禮固不欲觀然當助祭則不能以不觀故發此歎言櫛自一醴之後吾不欲觀之矣櫛者祭之始事謂以其非禮之故自始醴至於終獻皆不欲觀也趙伯循曰魯之君臣常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寂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豈有一祀之頃誠心即怠未醴之時猶可觀既醴之後即不可觀者哉

居敬行簡

居敬者有心以敬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

臨民所以為可非謂居敬以治已而行簡以臨民也此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言既居敬而又行簡則可臨民既居簡而又行簡則失之太簡而不可臨民矣

伯牛有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也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編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逝者如斯夫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日月

之升沉寒暑之代謝風霆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嶽之轟鳴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物各戾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先儒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也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道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又曰潰也其曰不至於亂者蓋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

之言耳雖有垂戒之義意非字之本義也臣以為
醉者飲卒其量而決洽焉則潰矣未敢必其不至亂
也何也醉猶寐也亂猶夢也方其將寐而未寐也猶
或之覺及其既寐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
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耳無
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幡幡悒悒
傲傲憊憊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
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所為也飲而不及亂
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禁酒之訓曰德將無醉言
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
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
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
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
儀乎禮載鄉飲之義曰脩爵無筭是不過表其合禮
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
遂安燕不亂言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
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若夫常正飲酒一國若狂則
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蟪一日之澤而非
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也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
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弊將不率人以酒酒而遺文

王之訓乎夫子嘗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
雖已以勉人而實戒人之醉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
亂者蓋人之飲有能與否故不為量而人記聖人之
飲不為量亦不及亂也朱子註云酒以為人合歡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然既不為量而
又以醉為節則是以醉為量夫此蓋取夫許氏之說
而求之密也

風乎舞雩
說文浴洒身也集註以為盥濯則潔手也又云祓除
則祭而以除不祥也洒身則天時事皆非所宜盥
濯祓除則非浴之義惟先儒以為浴字之誤者近是
蓋浴乎沂水之濱與風乎舞雩之下相應見其遊遊
以為樂也

風乎舞雩
風乘風也春風和煦可乘非若夏暑之乘涼也
行夏之時
堯舜禹授受皆以寅為歲首至成湯受夏正漢家
周書亦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
亦越我周王致伐于高改正異祀以垂三統至于敬
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三統之說始見於此

然雖云商周改正而又謂授時巡守祭享猶自夏者
是可見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觀商書惟三祀十有
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則商雖以十二
月為正朔而未嘗以十二月為正月也豈國所陳月
數皆合夏正時序則周雖以十一月為正朔而未嘗
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自漢儒言周以冬十一月為春
正月歷代儒者率承其謬惟蔡氏非之至於元儒又
皆力詆蔡氏而復宗漢儒之說或又引孔子告顏子
之言以為有夏之時則必有商之時有周之時孔子
之先殷人而已則周人乃獨有取於夏之時者以不
足於商周之時故也殊不知孔子言為邦者必改正
朔以新制度商正雖得地統周正雖得天統然以時
論之則皆為冬凡紀年必繫之時凡書時必首之春
商之正朔始於季冬周之正朔始於仲冬不若夏之
正朔始於孟春者得四序之正故曰行夏之時也孔
子之意豈不曰商既建丑周既建子其或繼月者焉
知其不建亥乎故發此言以杜後世改正之失而欲
其從夏正之義是孔子隱然有以知秦漢建亥之謬
而垂萬世建寅之法也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
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此民即三代以直道待
之之民三代以直道待之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
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
不得其說誤以為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謂三代之
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失其旨矣今不必
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周而發誦之
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
人之意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豈民
之所以直道而行哉

大學

如惡惡臭

臭者氣也與論語臭惡不食之臭同彼以氣惡言此
以惡氣言學者因韻書謂娛通作臭故以此為腐穢
之嫌失之矣

中庸

用中於民

言執善之兩端而取其合乎中者用之於民用中於
民猶書所謂建中於民也學者不得其義以為用民

之中夫舜之時元愷滿朝後又在依其所取者未必專指勸堯之言其說陋矣

孟子

物皆然心為甚

此言物之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權度心之應物有輕重長短尤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心之不可不度者又有甚於物之不可不度也學者不得其說以為度心之難甚於度物殊不知其言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此言五十非帛不暖若不樹桑則五十者無帛可衣

令也樹之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不至不暖矣非謂五十者可以衣帛木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若不畜雞豚狗彘則七十者無肉可食今也畜之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不飽矣非謂七十者可以食肉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此云可以衣帛可以食肉與下文可以無飢同意皆言衣食之事必先力其本而後可以享其利也又按古者子生十一年以上衣不帛襦袴二十以上始可衣裘帛則不待五十而後衣帛也子能食食必食之肉若茹以素則其後不復能食肉矣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

曰欲啖汝母恐失信乃買肉啖之禮稱居喪者中月而禫始可食肉七十而居喪者食肉如故則不待七十而後食肉也或又謂漁獵之肉少者所同禽豕之肉老者所獨然則可以為二而帛亦可以為二乎其說牽強亦不合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史記周本紀契為司徒書子壽氏說文契為堯之司徒故書舜命契以教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此章云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近世則與武王無涉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

命故以此章為舜命契而於放勳之命則不通矣

父母使舜完廬塗井

舜之完廬塗井也蓋受與象既陷舜於水火之中而又欲奪其牛羊倉庫宮室夫以帝子之貴擢天下賢者而為之墳又事之以九男百官則其侍從不為不衆象焉得欲殺之而室其室哉雖戎狄之頑如禽獸亦必不敢為此非但不敢為亦勢所不能為也當時萬章之問蓋後世推轡者誣傳之言耳臣當見巫洩有誣盤古時事者謂當時洪水滔天人類皆絕獨盤古與女子逃入大壑中以浮於洪水之上其後水

忠臣平歸古乃為生民之故且維為國而陳之於無
杜之曰於平此其鄙俚經綽之甚惟以詎曰夫田婦
而已良可嘆也夫以盤古數萬載之後猶謂其事如
此況齊去孟子未二千年豈真無謬妄如萬載之所問
者不備孟子但推舜之心以言而未之弁也

家禮

祠后土於莫左

事與禮稱后土者地也左傳言共工氏之子為后土
者土正之官也此言祠后土似指地言其說不言敢

綱目

謂告于后土氏之神后土而曰氏者似指土正之官
言蓋祠墓所之土神耳墓在山林者祭山林之神墓
在原隰者祭原隰之神固非地也亦非土正之官也

綱目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則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
則曰殺某官某韓信之反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
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殺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
其死者非漢誅之呂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呂后太子
以為謀逆后為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為已也

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
惟陳豨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
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書信與陳豨欲從中定
以應信信果反矣豨而擊之亦為豨殺以侯豨
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
告之言以赤元勳之族故綱目特書曰后殺淮陰侯
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呂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
下而后擅殺如此卒之人彘之毒趙王之燭以至
制海內盡王諸呂而幾危劉氏者豈非呂氏之失
綱目安得不著其失以示戒哉夫托伯姬為子求
而春秋猶書之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況呂氏之失為
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殊不知大
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預政之失分註以備言
者又有以詳韓信反逆之謀其垂戒可謂備矣

疑辨錄卷終

四

附錄

羣經辨疑錄三卷

浙江吳王
屏家藏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
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
其官祭酒時與諸生講論之語凡辨正四書五經
訓釋與經旨違誤者百有四條又發明先儒言外
之旨者百有九條自序稱寧爲朱子忠臣無爲朱
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嘗疏進於朝併請勅修諸經
憲宗以大全諸書久爲學者所誦習不允所請觀
此書頗可符其用意所在然其說以三光五行爲
七政則不及古傳日月五星之確其辨周書八誥
及蘇軾之說以爲思殷叛周者皆紂所比昵之罪
人則於當時情事未合仍不及蘇傳之允當至謂
社稷之神龍杜農棄以前仍當有所謂稷者其言
雖似有理然亦無所依據至下卷則多屬空言益
無所取矣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

缺二卷（補缺存一卷）

〔明〕王恕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渠意見

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提

要

石渠說

石渠者吾自號也。吾為誰。三原王恕宗貫也。初吾以介菴。顏所居以自警。欲不易其介。因為之號。人知之。又以其頗有德器。故多以介菴先生稱焉。既納祿而歸。乃於先塋二門前造一石渠。以通灌溉。蓋欲圖堅久而導慶澤於無窮。喜其渠之成。而因為晚年之號。漢以石渠閣為藏書之所。而吾所謂石渠者。既無閣。又無書之可藏。不過泝其流。求其源。以達其意焉耳。己未季秋自題。

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

夫五經四書皆載道之器。聖賢微言義理深遠。不有儒先傳註。初學之士未易通曉。然而諸儒傳註。議論紛紜。有同有異。學者莫知適從。至南宋後。議論始定。四書則以朱子章句集註為主。易以程傳朱子本義為主。書以蔡傳為主。詩以朱傳為主。春秋以胡傳為主。禮記以陳澧集說為主。我

石渠意見書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以人文化成天下。命時儒臣纂脩五經四書大全。仍以前五子傳註為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書之以備參考。其盛典也。恕自蚤歲讀書。竊取傳註之糟粕為文辭。取科第及入仕。亦嘗執此措諸行事。今老矣。致仕回家。復理舊學。其於傳註發揮明白。人所易知易行者。不敢重復演繹。徒為無益之虛文。至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

原缺

石渠意見卷之一

大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且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章句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傳之首章已釋明德。二章已釋新民。今又言釋本末。則是復釋明德新民也。恐不然。若將下章。此謂知本。一句刪去。將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續在此章。此謂知本之後。將物有本末。一節為之首。繼之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後兩節又繼之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之。以此而通為一章。釋格物致知。似乎文理接續。且大學經言三綱領。八條目。而以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兩節間於其中。又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及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兩節綴之於後。似無倫序。恐是舊本錯簡。尚有

此在而程朱二夫子未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為徂之而經傳兩全不須補矣意見若此不知有道君子以為如何

今定傳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中庸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集註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

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

子慎其獨也集註謂君子既常戒懼而於

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

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其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乎說自己不

見不聞然人必睡熟方不見聞如何又戒

慎恐懼得且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天理

即無人欲有人欲即無天理如何前一段

是存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

萌意見以為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已所獨

知之地而能戒慎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

離矣且隱微即人所不見聞慎獨即戒慎

恐懼人雖不見聞而已獨知之則天下之

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

不慎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

一段是做慎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

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慎獨

體道的意思若謂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

段是過人欲則誤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註極有文彩讀之最中聽余實體認之則難行且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

石渠寶笈卷之五

中

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予思之意意見謂中和之在人存之於心無所偏倚謂之中發之於外無所乖戾謂之和而不獨於喜怒哀樂見之而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未嘗無君子思特舉喜怒哀樂以例其餘耳為人君者誠能於脩齊治平之道處之事事合乎中則事無不諧人無不和中和之氣格乎

上下則日月不薄蝕山川不崩竭而天地

位矣雨暘時若寒暑應伏而萬物育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能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喻焉

集註謂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

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

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一

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

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意見謂若夫而

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以說

小而無內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以

說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其聖

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以言

費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

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其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意見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郊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佚氏之言未為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切不可全憑諸儒之註也

鬼神之為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為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神竈有竈神本主為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非實有也

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又引詩而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而不加敬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意見言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義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致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天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聖訓之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因上章言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矢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此以達孝贊之謂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章內四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若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卷之八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已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可知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蓋總言天地聖人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地惟其博厚所以能載物天惟其高明所以能覆物天地惟其悠久

言恐非是

卷之九

所以能成物言天地之體用集註謂此二節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恐非是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則是以意見度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方可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集註又謂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莫道上一段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此一段又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穆深遠也意見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意見謂大經不止於五品之人倫如禮樂刑政九經之屬皆是也大本者身之謂也身

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生
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
之聖人整頓天下之大經大法如治絲者
分之合之皆有頭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
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大中至正之
地而可以為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言至
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過則財成之不
及則輔相之夫焉有所倚言於此三者處
之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
為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集註
以夫焉有所倚謂夫豈有所倚着於物而
後能哉不可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集註謂尊德性所
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意見謂以存心致知
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
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為存心之屬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為存心之屬

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為致知之屬
恐未慊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
存心之屬似矣而溫故亦可謂之存心之
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之致知之屬
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
句乃窮理脩德之事而為凝道之本不必
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之者故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
其大而不遺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
道中庸是行欲高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
也溫故而知新亦道問學也敦厚以崇禮
亦尊德性也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一

論語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或曰為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為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意見謂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止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

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

也未詳何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意見以為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為主也若以忠信為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脈絡不貫通矣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意見蓋言君子飲食不暇求飽居處不暇求安者志於敏於事而慎於言也就有道

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其所行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要在乎謹言慎行以脩身非徒記誦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皆以言行為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詞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

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謂蔽猶

蓋也。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蓋言詩三

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或問為政者當先德

禮而後政。刑。今夫子先言政。刑而後言德

禮何也。曰夫子但言政。刑德禮感人淺深

之不同。非言政。刑當先德。禮當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集註言亂極當治。天必

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意見謂

木鐸乃徇于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者之

所振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于

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

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此說為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集註謂善者美之實也。或問何以見

其美之實。曰作樂以象成。以舜之樂。舜樂

歌。必形容其揖遜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

盡善。武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征伐得天

下之狀。故云盡美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意見以為孔子初學之時。

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且吾

儒之徒。之願聞道。皆欲成聖成賢。致君澤

民也。若早朝聞得道。一事不曾成。得到晚

就死了。何益之有。則知此乃孔子初學之

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

吾道一以貫之。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

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

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

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

盡已推己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

輕重。度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

已推己。則可以馴化萬變。而無不通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意見以為斯蓋指脩己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真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冥行妄作，壞事殃民，開之用心如此。此夫子所以喜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不過脩己治人之道。外此則惑人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

五

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

言聞。

雍也可使南面。集註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意見以為南面不止為人君聽治之位，而諸司衙門亦皆南面也。仲弓縱有寬洪簡重之度，聖人未必許其可使居人君之位。不過許其可使居南面為正官也。集註之言，似為過矣。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

可見不過為親民官耳。

據於德，依於仁。若依集註解二句，辭雖殊而意則一。使學者如何體認用功，意見以為仁是仁者之人，依乃是親近之也。既執守其德，又當親近仁者，以輔成其德。即弟子章，孝弟謹信，汎愛眾而親仁之意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見以為聖人非為束脩之禮而教人，且束脩亦非贄見之物，蓋言能自行檢束脩治其身者是。

六

為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即下章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言而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脩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脩謂約束脩身，又可見非禮物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且孔子嘗以君子哉許遽伯玉，南宮适及子賤矣。今而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似乎當時此三君子皆不在也其他君子雖有之而未之見耳故發此歎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集註釋為之謂為仁聖之道意見以為孔子既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為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為之為猶學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意見以為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籩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為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意見以為仁者心之全德當以為己任如

人君付我以重任我則盡心力為之雖遇大利害亦不辭豈不重乎然既為之不可始勤終怠必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豈不遠乎

興於詩意見以為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立於禮禮以謹節文有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者此也成於樂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諺所謂庭前無樂不成歡者豈異此乎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興於詩也恐未是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意見以為凡人狂者多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誠實此中等人也若直而不狂謹厚而有知誠實而有能此上等人也既狂而又不直既無知而又不謹厚既無能而又不誠實全無可取此下等人也聖人曰吾不知之者忠厚之意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意見蓋謂成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文章也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意見以為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能如此誰得而非議之乎

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意見以為不須如此若其事利於人亦利於己不害於衆則當夾意為之切不可利字為嫌而不行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意

又非道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意見以為衆人只道聖人無所不能盡觀於此言恐聖人亦有未能盡處非謙辭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言人有可與之共學以窮其理而未可與之共行其道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言人有可與之共行其道而未可與之卓立乎其行而不為事物之

所搖奪者可與立未可與權言人有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未可與之權其輕重以適宜者竊意此章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又與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天生民者有大人者皆論人品之不同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集註謂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意見以為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

原義見卷之三

十一

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為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集註謂以

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意見以為若以道事君而君不聽其言固當去之如不得去則如之何曰盡心而已矣盡職而已矣用舍惟君所命決不阿諛取容食焉而怠厥事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集註謂為己欲得之於己為人欲見知於人意見以為今之學者豈徒欲見知於人恃其頗有知識挾制人長短議論人是非而不顧自己

原義見卷之三

十二

長短是非者比比皆是所謂其終至於喪己者此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

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脩齊治平之道有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此余之所憂者在此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見以為遠望之則見其貌之莊近就之則見其色之和聽其言語則嚴厲而可

畏似乎有三變實則無三變也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二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三

孟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意見以為惠王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

無以則王乎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意見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殿可不慎與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

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集註謂孟施舍發語聲舍名也意見以為人姓名之中如何用發語聲恐非是孟施舍或是孟賁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意見蓋言氣

孟子卷之三 二

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氣則氣餒非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集註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一節解是也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至運之掌上做一節解似無分曉且說辭不明白所以學者將後一節都說做先王的事似無勸勉後人之意意見以為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做一節解是說先王能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做一節解是勸勉後之為政者誠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不難也如此似明白易曉然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為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

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壟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或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是知貢者非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踵而行之意見以為若隨歲之豐凶而取之奸詐之徒瞞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

卷之三

四

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為之減除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意見以為子產乃鄭之賢大夫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豈不能造橋梁而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蓋橋梁壞而造未成權時之用非經久事也孟子以謂惠而不知為政不亦過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見以為此章註釋雖不差但辭語深遠初學難曉依註作文亦不失旨求之於心欲其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則未也且以讀書一事俗說便曉其意深造之以道者只如今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者欲其不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

卷之三

五

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是以人問之左則左應問之右則右應如水之有原不窮也故讀書欲其自得之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集註謂澤猶言流風餘韻也意見以為流風餘韻雖百世不絕五世為得絕乎如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其言聞者蓋聞流風餘韻也今日五世而絕恐非流風餘韻也澤蓋謂人之色澤也以

父子相繼為一世言之五世不過百年人身死百年之後面貌色澤無人得見故曰五世而斬當孟子之時孔子卒將百年孟子必不得見故曰子不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泮諸人也言子雖不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而得聞其道也觀于此及觀終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言可見孟子自任道統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孟子集注卷之三

六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意見以為曹交此問亦可謂知所向慕而謙已好學之心已躍然矣故孟子答之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以至終章皆教之之意似無貶詞而集註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不知何所據既曰教之以孝弟又曰不容其受業不知所謂業者何事也似乎

抑揚太過非惟不知曹交而亦錯認孟子教交之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見蓋言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是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恐未安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集註言人必有疚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此章亦肯且無恒存之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思患預防之

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意見以為蓋言子莫執中為近於道也與孔子稱回也其庶乎之意同是許之之辭非貶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泛說非說子莫不知集註何以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程子又曰中不可執也若然則堯舜禹允執厥

中皆非也

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集註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又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意見以為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蓋設言人能久假仁義而不歸則仁義即此而在矣安知其非真有也是由勉強而至於自然也推此則舊說亦有理不為誤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也意見以為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之時託孤之命不付之伊尹而付之誰歟是以太甲之放之歸伊尹必有所受非擅為也使其不受湯之付託雖有其志何敢為哉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集註謂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意見以為苟非好名之人雖一簞食一豆羹必見於色似是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三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四

易

程子易傳發明四聖畫卦繫辭與夫贊易之旨極為詳悉朱子謂易乃卜筮之書是以解易只就卜筮上說以便占者之稽疑故謂之本義然不讀程傳則義理之精微不明不讀本義則卜筮之奧妙無考是知二子之傳義可參考而不可偏廢也正統以前學者於傳義俱讀場屋文字或主程傳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四

一

或主本義俱取其後主司偏見主本義者取之主程傳者不取遂使學者不看程傳只讀本義坐此書房只將本義刊印發賣而程傳初學之士有未之見者意易之書廣大悉備變化無窮大而脩齊治平之理小而宴飲起居之節靡不該載故為六經之首卜筮云乎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盖言九三君子處危疑之地將何為哉惟終日乾

乾不怠以進德脩業為事至夕雖可休息而其心猶惕然不放故雖處危地而無過咎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意見以為聖人大明乾卦終始之二爻則其中之四爻亦無不明也既明之則見其六爻之位各以時而成也六龍即潛見躍飛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則見或躍或飛俱不違乎時是以能當天運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四

一

也讀者當以傳義並觀而始即元終即貞之說可不必用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之說尤不可曉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謂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亦不見發明居字之義不知所居者何事近來學者多以

居之謂居忠信意見以為不然居業蓋謂處事也脩辭立其誠所以能處事也若言語不誠實豈能處事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夫哉意見以為程傳與本義二說不同程傳為是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意見以為學以聚之廣其見聞也問以辨之別其是非也致知事也寬以居之從容處之也仁以行之不為私意繁累而為

之力行事也

損卦損兌澤之滌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故為損曰賦稅國之所需民之所供若不取諸下上何由足曰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不過什一不為剥民過什一則是剥民也

益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為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曰上之所用皆下之所供若不用下之供而專以上

之所有資于下民固說矣不知上之所有從何來曰不是全不要下之供只是以常賦取之耳倘遇灾荒民有不足則散所積以賑之便是損上益下民心自然悅懌豈有窮盡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謂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納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本義謂居德則忌未詳意見以為當失決之時君子體之則當施

恩澤以及下若自以為德則人必疾忌之似為得之

聖人之夫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意見以為天下之寶莫大於天子之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則九州四海罔不臣妾九夷八蠻莫不朝貢其為寶孰加焉然欲守大寶之位必須得人心苟得人心則是位非止一身可以以居而聖子神孫亦可以相繼而居之矣若失人心則一身尚不能保何敢

望百世之弗替乎省刑薄賦顯忠遂良得人心之道也窮奢極欲信讒說色失人心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

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極輕則用鞭朴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為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廢之不能受刑者

五

稽子衆舍已從人不害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人皆謂稽于衆人之言舍已從人也意見以為考於衆人之中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我豈能也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能如此此說最是不必致疑上文祇承于帝是禹言敬承于舜舜既謙言惟帝堯

時克益若又歸美帝堯則顯得舜不及堯而不足為君也舊說非是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

五

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不說堯不能知以能者言之似乎支離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傳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知所以敬之哉語意含糊人所難曉意見以為言人君所行之善惡在乎民民之喜

怒通乎天民喜則天喜而降於祥民怒則天怒而降之殃有國家者可不敬哉如此說似乎明白易曉

臯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為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臯陶為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也若陳於帝之前如何帝無一言問答

益稷傳謂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

益稷傳謂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

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禰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意見以為益稷是雜記典謨之未脩者故不曰典亦不曰謨而以篇內益稷二字名其篇若依林氏之說則謨之一字似無意思若以為臯陶謨益稷文勢接續以其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則當均分為二今計臯陶謨

止有三百五十九字益稷有六百二十字其非釐而二之也明矣

下管鼗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為不然祝融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鼗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

下管鼗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為不然祝融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鼗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傳謂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意見以為王既以敬

為處所又言不可不敬德似乎既稱其能敬又以不可不敬勉之也似不通意見以為觀洛誥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之言則知所即處所之所指洛邑而言蓋言王既敬天之休而作此洛邑不可不敬德苟不敬德雖有洛邑不足恃蓋勉之也似乎煩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見以為蓋言文王以卑賤之事自服後也康功田功即其事

也言此可見文王之無逸非言其儉也蔡傳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且宮室可言卑衣服豈可言卑乎

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謂上竦無枝曰喬意見以為喬字只可訓高字若上竦無枝解喬木之喬或可解喬嶽之喬則說不通矣言上竦無枝者蓋遷就不可休息而解之也何必如此只說南

卷之四 九

有喬木本可以休息今則不可以休息矣漢有游女本可以求之今則不可求之矣亦自明白通暢

授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傳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意見以為不知更將何物為可報乎蓋言不以為是為報也其意欲彼懷我德長以為好而不忘耳此似歌詠交鄰國之道之詩非男女相贈答之詞

春秋

方通泗從之道一長遡遊從之宛中央傳謂此詩不知何指者且以為隱者不得而行人歌之之詩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也孔脩春秋者魯史也作魯史者何人曰魯太史也史為誰曰左丘明也左丘明既作魯史子何為而脩焉太史為記事之善左丘明作史特記其事耳而未嘗褒善貶惡以示勸懲孔子脩之其於善者則褒之於惡者則書其名於大夫則書其字賞功罰罪明白無隱以示勸懲於將來孟軻氏所謂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以此言之則是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脩之也何為以左氏為傳而與公羊傳並傳今觀公羊穀梁傳不過發明上經

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為之說此左氏不可為傳一也孔子曰乃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為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為之經而生乎前者為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為傳二也然則誰為之歟曰此必子貢之徒續經而以左氏為傳以尊孔子也且孔子

卷之四 十一

因魯史以脩春秋正猶朱文公因溫公通鑑而作綱目也自漢以來至宋歐陽脩劉恕等皆說左傳是左丘明作近世人却說不是左丘明不知是何人若是別人有如是筆力如何不著名詳此其為左丘明也無疑矣

宣公二年經云趙盾弑其君左氏記其事甚詳謂晉靈公不君趙盾等諫不聽欲殺趙盾盾走而免趙穿弑靈公盾未出山而復

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君非我也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盾曰我之懷矣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意見以為此時孔子尚未生不知此言從何來蓋孔子後來脩春秋時論之而附於傳內必非左氏所記之言又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答然明何為毀

卷之四 十二

鄉校之言有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故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

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意見以為當時孔子方十歲豈能聞是語而為是言蓋亦後來論之也

禮記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意見以為雖止云五十養於鄉而六十七十之庶老居於鄉者有德行可以為一鄉之表率者亦不可不養於鄉學以厲風俗也若七十以上有德有爵之國老可

卷之四

十三

以為天子之師者則養之於太學以問治道其養也或歲一行之或二行之非常行也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禮天子有迎拜跪設醬豆親自袒割跪授爵以醕公卿有設席施几正烏枕哽祝噎之禮然後天子問道國老答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衾冒死而後制集說謂此言漸老則

漸近死期當預為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

卷之四

十四

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辨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於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意見以為人至六十棺槨衣衾皆當歲制也至七十棺槨衣衾皆當時制也至八十棺槨衣衾皆當月制也至九十棺槨衣衾皆當日脩也若六十者止制棺槨不制衣衾倘有不諱止有棺槨而無衣衾可乎謂之歲制時制月制者蓋死期愈近而備之愈速也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四

石渠意見拾遺卷之一

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意見以為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此雖俗說似為得之

南方之強不及乎中北方之強過乎中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

意見拾遺卷之一

合乎中而為君子之強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是夷險一節守死善道尤為難也非勇於義者不能也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意見以為此章言治人之道而此三句為之綱已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已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已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已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為道也則非所以為道矣註謂若為道者嚴其卑近以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恐非本義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邠風之詩引之以喻道不遠人也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此釋詩之辭以喻人之為道而遠人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言君子以人之可知可能之事治人之不知不能者使之能知能行而已此不遠人以為道也

意見拾遺卷之一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言忠恕去治人之道為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知已之所欲人亦欲之已之所不欲人亦不欲若以此心治人人其有不改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意見以為孔子聖人也於此

四者豈真未能也今而曰立未能一焉者蓋謙以勉人也慥慥言行相顧貌孔子言我於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道雖未能而於平常之德無不行平常之言無不謹行或不足不敢不勉言或有餘不敢盡言言焉必顧其行恐其言過於行也行焉必顧其言恐其行不及言也我致謹於言行如此凡為學之君子何不言行相顧乎蓋勉之也非贊美之也註謂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語意欠通未敢以為然

章句卷之十一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意見以為所尊所親蓋謂先王存時所尊所親之人先王雖沒其人尚在猶當敬之愛之此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如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言孝子於親之所尊所親之人愛之敬之無間於死生存亡也若言所尊謂先王之祖考且先王之祖考則沒在先王之前已在廟祀之中其所當敬也有不待言矣註謂所尊先王之祖考未步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實也言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意見以為而之一字以連上接下言分而言之恐非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意見以為物猶事也蓋言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故君子以誠之為可貴也若依集註說則上下不貫穿吾未敢以為是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章首誠者自成也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觀此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知章首誠者乃人之所以自成非物之所以自成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知皆吾性固有之德而無內外之殊然已內也物外也成已成物則合內外之道而一之者誠也誠之成已成物隨時措之無不得其宜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註謂所以不言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意見以為小德之川流蓋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大德敦化蓋言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孟子

無已則有一焉註謂無已解見前篇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

意見拾遺卷之一

以為前篇無已則王乎蓋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當言王道故下文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此言無已蓋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鑒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已與已字不同意亦不同各從本文解為是通用則不是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註謂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意見以為上文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驩

為輔行則副使也又何以攝齊卿攝齊卿之說未安蓋言孟子居齊卿之位不為小何以不滿意不與王驩言

聖人既竭目力焉已知方員平直猶恐未的又用規矩準繩以校之其為方員平直也的然無差矣既竭耳力焉已知五音矣猶恐未的又用六律以正之其為五音也的然不謬矣既竭心思焉已知可以仁民矣猶恐澤不及民又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意見以為如此說似是本文之意集註謂

意見拾遺卷之一

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擴充而言之非本義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訛約也註謂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意見以為反說約蓋謂反復詳說以求其要約而行之也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敵賢者當之意見以為或曰言無實不祥故蔽賢者為不祥之實為是君子不亮惡乎執註謂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

持也意見以為此必有為而言蓋言君子言不必信何必固執也亦通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意見以為此承上文而言親親之為仁敬長之為義而仁義無他道惟此二者而已乃天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謂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意見以為上之人自能節儉方可教民節儉若侈用則取於民無制何以能教民乎

意見拾遺卷之二

七

人能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意見以為此言人能不以飢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為憂

夫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意見以為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焉

故君子不說性須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註謂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意見以為為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哭死而哀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事也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哀非為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意見拾遺卷之一

八

石渠意見拾遺卷之一

石渠意見拾遺卷之二

易經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意見以為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脩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脩辭立其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脩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脩以終之故可與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傳謂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是言上之人不期誠於居邑之人也本義謂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是言邑人曉得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我之比也意見以為邑人知上之比人如開一面之網失前禽聽其自來自去不相期

約皆來親輔於上是以言也所謂寬則得衆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本義言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是以類聚群分為一事混言之不見言何者為類聚何者為群分意見以為上文以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及下文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俱是二事對言之何獨於此混言之恐此一節亦是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為二事對言之蓋方以類聚言人之向於善者聚為一類向於惡者聚為一類物以群分言物之善者分為一

群惡者分為一群而善者吉惡者凶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見以為道者化育之道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一陰一陽乃為化育之道繼續也猶言交構也言陰陽交構而為胚胎無有不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成形也言已成形而五性具焉故曰成之者性也然繼之者善不離乎陰陽成之者性亦不離乎陰陽本義以繼之者善為陽之事以成之者性為陰之事未敢以為然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意見以為萬物之生也是彰顯造化之仁萬物之成也是收藏造化之用用即仁也生之曰仁成之曰用一理而已初非有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造化以一氣鼓動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成者一自然而已初曷嘗有心哉非若聖人之憂國憂民之有心也盛德大業至矣哉言天地之德極其盛業極其大而無以加矣至矣哉者贊美之辭也

書經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傳謂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意見以為不必如此說只說難於任人亦通又與其難其慎意同豈不省力

陟方乃死傳謂陟方猶言昇遐也又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且帝乃殂落殂落死也是言帝堯之死為殂落未嘗言殂落而死也若以陟方為死不當於下又言乃死意見以為陟進也方方岳也陟方蓋言進於方所謂巡守也史記言舜巡守崩

于蒼梧之野今零陵九疑有舜塚當以史記之言為是而陟方猶言昇遐也之說未為是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謂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諛說之不忠不直也時是也在時指忠直而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諛說與否也意見以為既知是庶頑諛說之人必不忠不直何必侯以明之然在字當訓作察字蓋言初不察識其人是庶頑諛說之人則用侯以明之為是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教言是作罔晝夜頌頌罔不行舟明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

傳謂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曰殄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之豈宗禹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

厥世之事戒之蓋以是告舜于以敝成商均也予創若時蓋禹言我始初時娶于塗山生子不暇顧即往治水蓋因父鯀治水無功殛死故不敢慢遊也非懲卅朱之惡而不敢慢遊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傳謂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惟誕不經不足信也意見以為其說不為惟誕曾聞其地人說實有是事蔡氏不知以為惟誕不經誤矣

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謂築居也言傳說居傳巖之

金意見指遺卷之二

野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是言傳說以版築為生二說不同意見以為孟子之說為何也且築之為言擣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牆作舍以居之未聞築訓居也蔡氏之說誤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謂遜謙抑也意見以為為學之志若謙抑則為之必不敏雖引以虛受人為說終是與務時敏脉絡不貫通蓋遜從也遜志猶言後心也言為學從其心志所欲務在時時敏速以求之則有厥脩乃

來之效允懷于茲而不間斷則道積于厥躬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意見以為師教之所及學者止得其半然必念茲在茲終始常在于學而無間斷自然浹洽透徹不自知其德之脩斯為學之至傳謂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此則是傳說欲高宗先自學得其學之半然後教人再得其學之半恐非本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謂皇君建立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

金意見指遺卷之二

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意見以為君位曰極言其至尊猶天之有北極也故人君即位曰登極君道亦曰極言其至中正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謂之建其有極者不特盡人倫之至若禮樂刑政皆當建之於至中至正使人易知易行遵守而不敢犯若止盡人倫而無禮樂刑政以維持之以勸懲之如有強梗弗率者將何以處之以此言之治天下

不可無禮樂刑政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亦猶是耳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謂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不知人君如何集福于上意見以為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眾暴寡富者貧或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于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

金意拾遺卷之二

七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謂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意見以為含糊未明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者蓋言因人君斂福與民是以當時之人皆歸于汝皇極治道之中錫汝保極者言民皆與汝保守天位而無離叛之心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傳謂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意見以為公孤

恐非如此之公貳副也弘化寅亮天地言三孤副貳三公弘化寅亮非是三公職專論道燮理三孤職專弘化寅亮也弼予一人者言公孤輔弼一人也非專言孤也

詩經

予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謂子指所見之人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動乎意見以為此詩三章

金意拾遺卷之二

八

言在浚之郊一言在浚之都一言在浚之城子豈指浚邑之大夫而言言彼受命為大夫乘此車馬旌旄之美出入于浚之郊之都之城榮耀如此將何以答君恩乎若依傳說止是見賢未曾尊而用之輒望其報不亦急乎况章內無見賢之意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氏曰此淫奔之辭意見以為此男子有求於女子而女子不從善却之之言然此女子亦可謂能守節而不苟

他人所污矣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乎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乎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乎傳云一夫所居曰
廛十萬曰億困圓倉也意見以為一夫耕稼取禾
三百困或亦有之若取禾三百廛三百億力豈能
哉曰廛曰億者特言其多實無此數讀者不可以
辭害意也

伐木三章意見以為只依本文首章言朋友次章言
諸父三章言兄弟解為是傳謂次章言諸父朋友

意見按遺卷之二九

之同姓而尊者也三章言兄弟朋友之同儕者也
然既為朋友如何又言尊者又言同儕者似乎多
此說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傳謂此燕享通用之詩意見以為為燕享朋
友兄弟宜可用此乎蓋燕享賢者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謂此亦
天子燕諸侯之詩意見以為天子與諸侯非朝覲
會同不燕享而為長夜之飲豈治世之禮哉疑此

乃僚友兄弟夜飲之詩非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玃仇匪茹整居焦獲傳謂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
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意見以為今三原縣
有焦吳里疑即古之焦獲而誤傳也一統志又云
隹獲澤在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蓋古之焦獲也
也一說未知孰是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謂猶謀也言居是
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也意見以
為猶多疑也言兄弟相好而無相疑無相疑猶不

意見按遺卷之二十

相計較似乎順若兄弟相謀則不弟甚矣

君子攸芋傳謂芋尊大也芋固訓尊大此言築室牢
密無風雨鳥鼠之害君子居之以為尊且大則不
通矣意見以為芋猶安也言君子居之則安似乎
意圓而辭順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謂不顯猶言豈不
顯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
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

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天文王在上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則其命時矣。故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如此則是言文王身沒之後而始受天命也。恐說不通。意見以為文王生為西伯其位在臣民之上其德昭明於天周雖舊邦而文王始受天命。故曰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蓋言有周繼世之君其德不顯則帝命不常在於周而將移之於他姓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沒其神或升或降在上帝之左右亦昭臨于下為繼世

意見格連卷之二 八十一

之君者其可不脩德乎？此是戒勉成王之意。若依傳註殊無戒勉之意是為空言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傳謂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意見以為如此說則天不難忱而王則易矣。而與下文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文理不貫通矣。蓋言人君有德無德萬姓明明然觀瞻于下天命赫然昭臨于上有德則天必命之人必歸之無德則天必不保人必離叛此天之所以難忱而

王之所以不易也。天位殷適言紂在天位豈不是殷之適子乎？以其無德也。人怨天怒遂失天下而不有四方也。如此說似乎上下文理貫穿而不相悖。且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實乃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之明驗也。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謂柞棫皆叢生有刺之物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意見以為叢生有刺之物雖挺拔使上豈能得上而不拳曲蒙密乎？謂之援者是援去也。拔去此物則道路通行而無碍矣。

意見格連卷之二 八十二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意見以為平陸在大河東芮城亦在大河東與平陸接界二邑田地相隣所以致爭也。若以為芮在同之馮翊却在大河西又繫西伯討內與平陸隔遠田土不相隣如何致爭以此言之芮即今之芮城不在同之馮翊也明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傳謂臬定也。二國夏商也意見以為莫蓋與廢通用言求民之廢也。比求民之安定似乎順

二國不知所指若謂夏商然當時夏國已絕六百餘年而猶云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恐說不通況此篇八章自始至終皆不及夏商之事是以知二國非夏商也二國蓋指所伐密崇二國而言亦不知其是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意見以為哲王蓋指成康而言蓋言周自武王而下世有成王康王明哲之主以繼以續其上又有大王王季文王三后在天是以武王克配三后而作君子錫

京也似乎明白傳謂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

大王王季文王也既以大王王季為哲王又以大王王季文王為三后而不言世有其義未明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傳謂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意見以為不康猶不堪也蓋言上帝見后稷生之之易其心不安以為不堪繼承禋祀徒生是子故棄之若上帝既寧既康我之禋祀如何又棄之隘巷實之平林實之寒水乎豈不寧豈不康之說未安

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傳謂板板反也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意見以為上帝板板蓋怨天之詞言天如板在上不能視聽使其君暴虐而民受其害無所控訴也猶今人怨天言天無眼天不開眼也

咨爾殷商天不泯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傳謂止容止也不可曉意見以為義宜也愆過也止已也蓋言天命爾為君不使爾沉湎於酒爾不宜從而用之若沉湎於酒則失儀誤事而有過愆矣爾

宜止之也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傳謂倉兄與愴怛同悲憫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瘕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姑闕之意見以為填塞也倉兄填兮蓋言悲憫之意塞乎心胃之間言其憂之甚也亦通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謂甫申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意見以為甫即仲山甫也然申伯仲山甫皆宣王時

名卿故尹吉甫於此既作詩以送申伯而於烝民篇又作詩送仲山甫是知甫即仲山甫也若謂甫是甫侯如何詩中無一言及甫侯禮記引此詩註云甫是仲山甫其非甫侯也無疑矣

人亦有言德輔如毛氏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謂愛莫助之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意見以為助與補二字義同前一節言德雖輕而人不能舉維仲山甫能舉之後一節言人雖有愛君之心而不能補君之闕維仲山甫能補之如此分截前後正相照應似乎詞順理明傳將愛莫助之依表記分截在上節鮮克無意味表記多出於漢儒恐未為是

禮記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註謂君與大夫同途而出升過宗廟而式則大夫

卷之三 十六

糊不明

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意見以為宗廟乃祖廟也君過祖廟就車上撫式而不下大夫過君之祖廟或家之祖廟亦就車上撫式而不下恐非禮也此說非是經雖不言庶人之禮而冠昏喪祭之禮豈專為士大夫制乎而以經不言庶人之禮解禮不下庶人亦非一說此為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上下車之說為是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之說亦含糊不明

卷之三 十六

刑不上大夫註謂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若然大夫犯十惡可不加刑乎庶人於五倫及昏喪可無禮乎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之說全謬蓋五刑五禮上下通行禮不下庶人者言撫式之禮不下及於庶人也刑不上大夫者言鞭朴之刑不上加於大夫也

子碩欲以贈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意見以為以贈

原缺

石渠意見拾遺補缺序

恕昔食祿于

朝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不遑他及以致舊學荒蕪及其致事而歸年已
衰暮目力不足幸爾天假以年脩理先隴之暇
就於隴次小室之中搜閱典籍編集歷代名臣
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藏之私家復涉獵經書
傳註夫傳註乃釋經之辭其依文尋義不肯經
旨明白通暢可言行者恕固尊信之以探聖

拾遺補缺序

一

賢之道而施於政事之間矣間有與經文稍異
而體認不通者乃敢以管見妄議一二名曰石
渠意見謂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非真知灼
見也蓋嘗與弘道書院諸生商議可否不意西
安太守華容嚴君永濬得之命工刊行雖欲收
藏不可得已及其已行之後再閱傳註復得一
二名曰拾遺其後又有所得名曰補缺或曰先
生之於傳註何不俟其通看了畢而捻爲一帙
何爲先爲意見四卷而行之又爲拾遺二卷而

行之今又爲補缺一卷乎然余之初爲意見也
年已八十有四矣惟恐無來日是以汲汲乎欲
速成之後爲拾遺也年已八十有六矣又恐無
來日亦欲速成之今爲補缺也年已八十有八
矣不知來日又如何是以不得不爲之速成也
學如不及幼學且然况老年乎噫恕之述此意
見也奚敢與先儒辯論是非而望後學之我從
乎不過盡一己之見以塞吾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之責耳

拾遺補缺序

二

弘治癸亥二月戊戌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致事三原王恕序

石渠意見補缺卷之一

論語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爲聖人之意若曰吾之適陳蔡楚衛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註邢氏曰梁橋也意見以爲山梁猶人之鼻梁脊梁言

意見補缺卷之一

其高所謂山脊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雉棲之所共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雉棲山梁之上飲啄以時防人害已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仰視雉以爲將害已也於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意見以爲以已通用止也蓋言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誘之使言志也克已復禮爲仁註謂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意見以爲不知以

何物勝私欲而復於禮勝私欲之說不可曉蓋克治也言克治其身之私欲使之不存則天理之本然者復歸於我矣爲仁之道豈外是哉故曰克已復禮爲仁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謂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謂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

意見補缺卷之一

於興邦乎如此則是前說一言不可必期其興邦後說一言可以必期其興邦何相反之若是也意見以爲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幾字與大學其幾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速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庶幾之幾言近也蓋謂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能興邦如知爲君之難庶幾乎一言可以興邦猶未能興邦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誠也哉思義以之也言忘平生之善亦可以爲成人矣註謂成人者

既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乃子路之言未詳是否意見以爲如是既答而復言何以曰何必然謂之何必然者以見何必如上文所言兼四子之長又文之以禮樂然後爲成人也胡氏以爲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爲是不必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見以爲此蓋孔子爲魯司寇時公伯寮愬子

意見補錄卷之一

八三

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是愬子路子服景伯何以不告子路而告孔子孔子何以答之如此以此推之其爲愬子也無疑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爲水淺則攝衣涉之爲是水深差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

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譏孔子人不已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謂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不言其字意見以爲史雖是官名古人有以官爲姓者若成王之時史佚是也若將史爲官名佚爲姓乎爲名乎以此推之則知史爲姓佚爲名正猶此言史魚者史爲姓魚爲名而鮒其字也如此說亦不知然否

意見補錄卷之一

八四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引蘇氏之說以爲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此說與本文無干恐不必用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亦不必如此說只說人之慮事無深遠之慮慮之不停當必有後患是爲近憂也亦自明白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謂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亦難曉只說人能擴充而行其道道不能擴充而行其人似乎易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即此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謂子路述孔子之
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
爲子路反石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爲詳
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爲夫子之言也爲
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
而言之如此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意見以

意見補卷之一 八五

爲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
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傳自往
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
張之爲人而不評論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見以爲志
不篤則學不博思不近則問不切蓋篤志爲博學
之本近思乃切問之基仁者心之德人能從事於
此四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孟子

以一服、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註謂
蓋發語辭意見以爲蓋乃孟子之誤

大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若孟施舍守約也意見
以爲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
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註謂縮直也惴恐
懼之也言自反諸已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
之欠通意見以爲吾不惴焉蓋吾亦惴焉之誤言

自反諸已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恐懼似是

意見補卷之一 八六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謂
若論其極則志固爲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
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
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意見以爲志爲至極之
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
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
焉氣次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謂此言養氣

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死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意見以爲必有事焉不但言養氣必以集義爲事凡人之將有爲也將有行也皆事也言人之作事不可預期其效但不可忘其義苟事之合義而行之事必成不合義而強行之不惟不可成而又有後患猶擲苗助長也故戒之曰勿助長言不可強行以取禍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謂

金匱補遺卷之一 八七

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意見以爲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註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火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爲前註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

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仁者如射射者止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意見以爲此與愛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註引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解此節不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意見以

金匱補遺卷之一 八八

爲進不隱賢蓋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謂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如此說則是以曰吾有所受之也爲父兄百官之言意見以爲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

子以爲吾之所以定爲三年之喪者非自爲之有所受於孟子而爲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註謂滕國楠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業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意見以爲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及觀下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也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謂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意見以爲舍猶何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許子之不憚煩似乎上下文理通暢若讀屬

上句謂作陶冶之處而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爲一句上下文理全不通暢矣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意見以爲曾子蓋言孔子生知安行道德自然明著就使有若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使之潔白亦不能及孔子自然之潔白不可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也亦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謂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意見以爲不必如此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人亦易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註謂故者已然之跡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

意見以為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為本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謂子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意見以為若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無愁我竭力耕

卷之十一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恐說不通恕蓋助語辭如今人言甚麼恕無有恕恐是此恕字若是蓋指號泣于是天于父母而言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號泣于是天于父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似乎順是言舜不然父母但盡子職而已矣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與刑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

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老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意見以為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既為湯之長孫若年又老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論也蓋湯崩之時太甲尚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為是若湯崩之時外丙蓋歲仲壬四歲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此不通之論也

卷之十二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謂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意見以為孔子既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為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為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意見以為平公徒能敬賢不能用賢且失貴貴之義故孟子以為此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蓋言士之尊賢當如此致敬王公之尊賢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當聽賢者之命至於如此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意見以為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為不恭是孟子答也何

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註謂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註又謂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以他辭以卻之是將請以辭卻之

與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兩節俱作萬章言恐未然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意見以為此承上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而言蓋言學奕者與彼俱學而不如彼者非其智不若彼也蓋由思射鴻鵠而不專心學奕所以不若彼也言此以譬齊王非不智也蓋由信讒遠賢好貨好色蔽其聰明奪其心志所以不能成其德也

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意見以為求放心者為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况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以學問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美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意見以為宮室二字亦是美文若非美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

位而不爲所居之宮室也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一節言能養而不能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一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爲待士之道意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孟子立言之意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即中庸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本爲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爲合而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爲之道欠通

意見補錄卷之一 一十五

士憎茲多口註謂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意見以爲士多爲衆口所憎惡亦通憎字從心不爲誤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闢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意見以爲曰何以是嚶嚶至古之人當在上文

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嚶嚶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爲踴躍涼涼當在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環也是又其次也之後上文必有踴躍涼涼之說行何爲踴躍涼涼亦是問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闢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是答何如斯可謂鄉原矣之辭集註謂鄉原譏狂者曰

意見補錄卷之一 一十六

何用是嚶嚶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又譏環者曰何必踴躍涼涼而無所親厚哉且鄉原是同流合污之人又何譏議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強以愚意度之狂環自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則亦無有乎爾然則已無有之而不知之者矣則五

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爲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陳青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似乎不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爲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非見補卷之二

八十七

石渠意見補缺卷之一終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考明史恕本傳。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復召用。後與邱濬不合。求去。以宏治六年閏五月復致仕。自是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題云。己未季秋。據七卿表。當在宏治十二年。則是書作於再致仕時。故自序稱作意見。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可謂耄而好學矣。其書大意以五經四書傳註列在學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詮解。而筆記之間。亦有所發明。而語無考證。純以臆測。如謂左傳爲子貢等所作之類。殊游談無根也。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一)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十三經解詁序

陳先生曰始吾于漢儒病其
及讀宋人之書輒揜卷懷
何也丁長孺曰漢儒之解經非
必盡出于漢儒也于時去古未
遠專門之士各有所承襲以授
諸弟子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
一家言六朝而下諸名家相與
旁蒐博討句比而字櫛之如開
武庫以恣人之財擇左顧右盼

紛然應接而人不厭宋儒起五季而禘洙泗其力固已艱已銳焉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蘄以一人發其藏而畫一以示天下萬世而聚訟之門啟雖然漢儒所肆力者宋儒弗屑也而宋之獨詣漢儒弗敢望以此絜彼功詎相準而世日歟于宋儒甚于宋之詎漢不幾于操戈乎夫經吾取其常帛菴栗終身

而不厭也二曜中天令人指而睹之欲逃焉而無非是也解經者亦若是則已矣不者傳自宣尼之口吾不敢信昔七十子之徒通六經而游聖門才穎十百後世也親聆咳唾覲面而或失之當日之微詞妙旨隱而不傳者何限而况影響于三千載下乎陳先生曰吾取傳合之乎經而不得而弗敢強也吾又取宋

儒合之乎漢而不得而弗敢強也久而索之得者半求之而得吾兩存焉求而不得衷其近古者若然先生猶意之與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各從所入以為解也因其解而解之烏知夫一變之不足以嘗鼎哉神明默成存乎人焉爾陳先生諱深字子淵吳興長城人一再宦不得意老而喜讀書

年八十餘篝燈至丙夜不輟先有子史品節行于世先生語予曰老夫所苦心者經也將易簪以此執手見托曰幸辱一言比于挂劍之義余心許之又三年

而叙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禮春秋然疑若干卷惜散佚不盡傳萬曆辛丑冬日故鄣後學丁元

薦拜手書



解詁引

十三經漢儒所緝也自開闢以來至於春秋皆從吾夫子所刪定其或有不從口受者亦皆其所簡託也此天地之正氣聖人之全經過茲以後則天地覆而邪正分別是一世界矣故不取也獨其註疏百餘編汗牛滿車極其浩衍不便繙閱故不盡用不佞特用其近世所解者令學者簡易易明耳然漢儒之書亦在其內深識

十三經解詁周易

程頤傳

朱熹本義

周易上經

三三乾上

乾元亨利貞

傳乾天也大有人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

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們則隨事而變焉今義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人者為天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元亨利貞又上所謂之龍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人地亦通也利宜也貞正而

周易

乾

四三

困也又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初九潛龍勿用傳龍之為物靈以保其終也初九潛龍勿用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本義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傳乾剛純體不替龍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及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九四或躍在受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九四或躍在

淵无咎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尤所緣昧不測之所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華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九五飛龍在天利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九二同特所利見上九亢龍有悔傳九五者位者在上之大德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悔傳九五者位者在上之大德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本義用九言凡筮而不至於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得陽爻者皆用九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乾之始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釋乾之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乾之德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釋乾之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乾之德也

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傳天乾卦之象也非至剛則自彊而不息矣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本義謂潛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及復道也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及復道也本義謂潛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及復道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本義謂潛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及復道也天德不可為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此釋乾之德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此釋乾之德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此釋乾之德也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之至也。閑邪。存其誠。無欺。亦保之意。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本義忠信主於心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本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之時。形可離非道也。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各從其類。上聖人。人類之者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赴之。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本義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潛龍勿用。下也。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本義言未終日乾乾行事也。脩進德。或躍在淵。自試也。本義未遠有飛龍在。天。上治也。本義居上。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本義用九之道。天與聖人。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本義雖不在已。被終日乾乾。與時偕行。當然也。或躍在淵。乾其化。終日乾乾。與時偕行。當然也。道乃華。本義離下而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本義用九之時。既極則處。乾元用九。乃見天則。道天之法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本義又及復詳。既始則必亨。利貞者。性情也。本義收斂歸藏。不亨則息矣。利貞者。性情也。乃見性情之實。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問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兩以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六龍以御天則知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過中而居下之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本義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與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枯於形體而不能相適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會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也

三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本義牝馬順而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馬順而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坤厚載物德合

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本義言亨也德合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光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

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

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壯馬。謂健也。乾使坤順。坤亦健。子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不乾而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柔義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坤之德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趾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傳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臨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柔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言重而言也。

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初六。履霜。堅冰。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初六。履霜。堅冰。至。傳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不以藉道處五也。乾道則二五相應。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

光大也。傳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凌賄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本義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象曰。括囊无咎。慎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象曰。黃裳元吉。文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本義陰盛之兩敗俱傷。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傳坤之用六。猶乾之貞。用九。用陰之道也。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剛。至靜而德方。後行

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本義復明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傳天下之事。未有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紂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一朝夕所能成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

方其外散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
在外也散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
不孤也元所用而不周無陰雖有美舍之以從
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
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傳四居上近
之義故為君子黃中通理不義釋黃正位居體
字之義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
之至也不義美在其中復釋黃陰疑於陽必戰
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未嘗无
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
皆傷也

三三坎上
傳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
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
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和應而屯元亨
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不義乾坤始交而遇
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
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豕曰屯剛柔始交而難
但未可遽有所往耳

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生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盈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子以經綸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九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下賤大得民也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
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
字反常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吝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
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不義始交謂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
象曰求而往明也九五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
長也

三三坎上

傳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
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象也及其進
則為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
瀆瀆則不告利貞本義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
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
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我
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
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
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象曰蒙山下有險
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
蒙求我志應也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
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
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
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

非是二求於五蓋
五之志應於二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傳未發之謂
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
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本義九二
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
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
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
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
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象
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傳以果行育
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
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本義泉水之始出者
必行而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有漸也

傳初以陰居下下民之象也爻言發之之道
從下民之象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
行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
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既以
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既以
昏蒙之欲使心未始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
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
終不能發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治則蒙雖畏而
然發之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
致而不吝則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本義發
法不可不正懲
戒所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

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
人子克治其家也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
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
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父之德剛而不過為能
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
如是而吉也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傳二能
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
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
相按則二雖剛中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
躬无攸利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
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象曰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本義既遠於
為困於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以致困可吝

謂陽剛也。六五童蒙吉。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順從於人。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降志下來卑巽也。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傳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

家

卅四

一

飲食也故曰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本義者飲食之道也。需待也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正固无所不利。彖曰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傳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傳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傳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

小子儻

玄陰

其陽

才之

氣、德、

而主

木愿
林五

他如

田成

也。

君澤

子猫

觀者

周易上經

不

五

五、

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遠矣以待時
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
以俟命也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本義郊曠遠之
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象曰需于
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象曰需于
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傳陽之
健上進者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本義沙
能用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則近於
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
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象曰需于
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以本義衍寬意
急進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傳三剛而不中又居
上經
需
主
象故致寇也苟非
敬慎則致喪敗矣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慎不敗也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
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
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相時
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傳
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陰
羸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
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象曰
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象曰
需于血順以聽也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
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九五需于酒
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食貞吉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
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

其道

上以

以

此

而居

震

何有

而丁

不雅

役故三

以宴

大安

酒

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以訟不

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

食德... 而後... 知所... 遠矣... 吉也... 事也... 不敗... 王事... 無成

貞則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象曰訟... 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其象曰訟... 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本義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 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然其所得終必...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三三坎下
三三坎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本義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 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 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 順而從之為衆之象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 人君命將出師之象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 故其卦之名曰師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 故其卦之名曰師

周易上經

訟

大

劉三

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

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義剛中謂九二應... 謂六五應之行險謂... 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 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

君子以容民畜衆

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 之義及行師之道律謂號... 今節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

无咎王三錫命

傳人臣之道於事无所取專唯... 闕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 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天之寵任也天謂

天謂

周易上經

師

元

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 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六

三師或輿尸凶也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 之事任當專一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 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迹... 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象曰師或輿尸大无

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得宜不論其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

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傳... 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興... 必以靈輿習夏冠賊姦充為生民之害不可懷... 來然後奉辭以誅之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 之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

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 正亦凶也如晉荀林父郊之戰唐郭子儀相州... 之敗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

當也傳長子以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 不當也其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 不當也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

三三坎下
三三坎上

傳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 有所比所以次師也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 所親附而上亦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人相... 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傳人相

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受比必有道所以比得
元末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求謂可以常
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不寧方來
後夫凶 傳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
而後生以天地之問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
存者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然而欲比
之志不可緩也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
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
而無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然必再筮以
自審有元善長求正固之德然後可以富眾之
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
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
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
下順從也原筮元末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
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
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
吉之道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傳守已中正之
道不自失也雖中正實柔禮順故有貞 六三比
之匪人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 象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六四外比之貞吉 傳五剛陽中正
上之正也故為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

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傳人君
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只用命者不出而反
入者九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禽
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本義一陽居
尊剛健中正封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尤
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
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敗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
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 乾上
傳然異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
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
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
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
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
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
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
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
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太
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
道也故云復自道无咎而又有吉也 象曰復自
初九由其道而行无咎之甚明也 象曰復自
道其義吉也 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
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

者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居得正者也剛柔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進退不失乎中道也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

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

有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

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古者如是則不得

進而有所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六四有孚

血去惕出无咎

感之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

富以其鄰

上下故為其孚攣固用富象曰有孚攣如不獨

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

富也

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三三

日復來復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復虎尾不咥

人亨剛中正復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曰上天下澤復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

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

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

則若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上而君求之皆非

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動其學而君求之皆非

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貴億兆

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

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復之

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復往无咎

則往而象曰素復之往獨行願也九二復道坦

坦幽人貞吉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復

虎尾

足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二

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

說在然
疑

為危道况剛象曰夫復貞厲位正當也於本義傷明不足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過輔相以制

周易上經

復

二五

九三

其不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傳初以陽爻居在下時既泰則志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類相牽援如茅之故以為象彙類也君子之進必與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與其類進同志以行其先樂於與善實乃相類以濟故君子小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傳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傳包荒用馮河不遐遺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始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華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念弘之度存念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布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情於因循憚於更

周易上經

泰

主

四六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傳三居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險者謂之將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謂陰當復也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為泰之時不致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具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艱貞則可常得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獲為如是其福可食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傳將過于中泰將極而不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傳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

說在然

升于上必復于下，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

戒以孚，復翻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

五與上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

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

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

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

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交復之道，五泰之

主，則復言處泰之義，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

故三陰翫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

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象曰翩翩不富

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傳不待告戒而

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六五帝

同者時也，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六五帝

乙歸妹以祉元吉，傳帝乙歸妹，然降其尊而順

也，本義以陰居尊為泰之上，柔象曰以祉元吉

中以行願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

貞吝，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不可力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告命所以治之也

三三乾上

否之匪人，傳先生入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

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

復否終則傾，無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無也

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豕曰否之匪人

泰矣

說在然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運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

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傳初六

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

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

進退未嘗不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傳君子

與其類同也，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傳君子

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道不可進

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

然疑下，故曰志在君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

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

以彼包承於我，而後道亨，蓋不可象曰大人否亨

不亂羣也，本義言不亂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

不當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本義否過中矣

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

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象曰

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

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

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象曰大人

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傳否傾則

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三三
離上
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廣大曠遠之

利而利者此同利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

君子貞者蓋正則同邪則異正則豕曰同人柔

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

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陰得其正位也五剛使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

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

之象而柔專以二言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

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

道然後能中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

辨物

君子小人以類辨物各以其類辨物之同異也若

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

物不失其方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與五為正應是有所偏

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為私狹矣二

也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

私吝之道也

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

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志皆欲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中一陰諸陽之

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中道與

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

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不敢與升高陵以

觀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然不敢與此爻深見

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

也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

正懼九五之見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

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

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

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

義理所同務不得而問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

遇而三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

起而爭之也而乃私繫所應是以與天下相爭於

大眾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爲失君

與之法言之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

遇言相克也

傳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是

二陽之

上九同人于郊

無悔本義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

得也

無悔郊在野之內未至於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

得也

三三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

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

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

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繁葉萌於

周易上經

同人

辛

三

則无咎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象曰大有初九

无交害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傳九以

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

順得甲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

如大車強壯能勝重也可以任象曰大車以載

積中不败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本

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

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小人无剛

正之德則雖得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此爻不能當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傳九四居大有之時過盛則

凶咎所由生故處之之道謂

能謙損不處其大盛剛得无咎也本義六五柔

中之君九四以剛迫之有階備之嫌然以其處

柔也故有不極其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晝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

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

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此亦戒辭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

无備也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上九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

五是能復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

如此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傳六爻之中

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

咎上九无不利蓋自天祐也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本義以卑臨高謙

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初六謙謙君子

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用涉大川吉傳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

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象曰謙謙君子卑

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

以自牧也六二鳴謙貞吉

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

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

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復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

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

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象曰无

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

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

謂得其宜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

不利

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象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

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言又

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不義謙極有聞人之所

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體柔而象曰鳴謙志未

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鳴也

三三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悅則順

豫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本義

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過震為順以動故其

卦為豫而其占利

豫謂剛應諸四為革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

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豫順以動

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

之時義大矣哉

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

以自鳴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

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象曰初六鳴

豫志窮凶也

豫志窮凶也

豫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致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此中正外求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象曰不終后能得意正如此如是則正而吉矣

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本義盱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也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之遲則必有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本義九四卦之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象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簪聚也又速也

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傳由已而致天下於其志得六五貞疾恒不死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庸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生於豫乃任得象曰六五貞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

無咎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如是則能補過而無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傳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已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也隨之奉命學者之律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正隨得其正能入乎道而无咎不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春秋傳穆姜曰有是

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傳卦所以來而上下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

隨時之義大矣哉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本義雷藏澤初九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本義卦以物隨為義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

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

交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傳二應五

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

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

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

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不

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

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傳二苟係初則失五

戒人從正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

貞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

四故係於四也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四亦无

應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

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

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

謂有求而必得者乃君子之隨也本義四陽當

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

為邪媚之嫌故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九四隨

戒以居貞也

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傳九四以陽剛

性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

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思慮一出於上眾心

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

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
成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大
能如是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
功也九五孚于嘉吉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
吉宜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處正中之信
誠所隨者正中也有所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
用亨于西山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
縻係之乃從維之王縻係之乃從維之王
結如之昔者太王用此道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
歸市之難去幽來岐幽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
其王業於西山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
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
施於他象曰拘係之上窮也傳拘係維持隨
則過矣象曰拘係之上窮也道之窮極也
三三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傳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
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
後三日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
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思
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處
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
則後利可知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
政教之類則云甲者事之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
云庚庚猶更也更有所更變也本義蠱壞極而有
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象曰蠱剛
不交下卑巽而止故其卦為蠱

上而系下巽而止蠱

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若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初

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父皆考得无咎然亦危矣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故取子幹母蠱為貞義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在手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當巽以入之也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大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

見吝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為有為寬裕以治蠱象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象

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象曰幹父用譽承以致問舉故其象占如此
譽承以德也
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無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人務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夫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未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衰者蓋不能成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志禍亂則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夏正八月於卦為豕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觀亦臨之反對也
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剛

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
道剛正而和順天之德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
者剛中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
大亨而得正也先為說說乃和也本義當剛長
之時又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傳八月陽
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遯至建
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象曰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本
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初九咸
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初九咸
臨貞吉傳陽長之時咸動於陰四應於初咸之
當位所任得行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以
者所以九居陽又應四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傳二方陽
周易上經臨
咸臨吉无不利也吉者已然无不利者將然
咸動於六五中順之信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
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无不利者將然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傳五順體而二
應故象特明其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非由說順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
无所利也又乘三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
安而益其既知危懼而憂之能憂而改之復何
咎乎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
臨人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傳
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
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勉強自改其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傳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象曰
至臨无咎位當也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
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

為下賢所以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言以柔
蓋由位之當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言以柔
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備
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之
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
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周知能取天下之善
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
其知大矣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本義以柔
居於中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象曰大君之宜行
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也象曰大君之宜行
中之謂也上六敦臨吉无咎傳上六坤之極順
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
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三陽尊而應果高
而從下尊賢取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在內
善敦厚之至也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在內
應三也
周易上經臨
坤上
三三
傳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柔子曰白
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
而六爻之觀觀而不薦有孚顒若以中正示人
觀皆平聲觀觀而不薦有孚顒若以中正示人
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
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瞻將祭而
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頤然尊敬之貌言致
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頤然可
仰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象曰
而名卦辭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象曰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傳五居尊位
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
而上巽是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
之德為下所觀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
於天下也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矣本義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象

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本義省

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本義卦以

以爲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本義卦以

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

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

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象曰初六童觀小

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本義陰柔居內而觀

之正也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初六曰闚坤闔

戶象柔居內而觀乎外有闚象初二皆陰故

皆有初六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

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

是所見者小而不知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

知也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

進退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

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

塞以爲進退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

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傳觀莫明於近五以

賢之君也四切近之故云觀國之光不指君之

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

項氏名
安世字
平甫
此說甚
得於
程朱所
不及

則是已之所爲以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

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爲政治未善不

能免於咎也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

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者當

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

也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

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

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

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

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

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此即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黨之徒皆

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觀

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胡氏曰知時觀

禁學易之大方項氏深爲得之當觀之君知此

所以自處者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傳我生出於

有道可也

觀已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

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本義此夫子

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

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胡氏曰民德

之善否生於我身之得失故觀民即所上九觀

其生君子无咎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

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本義志
本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三三
上上

明白痛
快程氏
得意之
文

傳卦上下二剛交而中柔外剛中虛中虛之中
又剛交為順中有物之象聖人以卦之象按
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食在
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
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
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
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
也無間則合矣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
離或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
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推之於天下萬
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
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
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噬嗑亨利用獄
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周易上經

噬嗑

五十二

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利用獄噬而
嗑之之道用刑獄也本義利用刑而云利用
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刑於察獄也本義噬嗑也
噬合也物有間者蓋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
而中虛順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
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
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
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
貴之為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
則莫敢不畏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
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
治獄之道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象曰雷電噬嗑
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滅鼻與
耳同主
因言

周易上經

噬嗑

五十二

傳以陰居陽處位不當故九四噬乾肺得金矢
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九四噬乾肺得金矢
利艱貞吉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
深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脆骨者乾肉而用刑愈
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
直九四陽德剛直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
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
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
故戒以堅貞在噬嗑四最為善本義肺肉之帶
骨者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
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
固則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傳不得中六五噬
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傳五居尊位其勢易也
諸臣之中
五之中
光也
柔故未
以剛處
中諸臣
五之中
而四居
大臣之
位得其
助也六
五雖處
中剛然

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趾无咎本義初
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象曰
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象曰

履校滅趾不行也傳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
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
惡六二噬膚滅鼻无咎本義噬有膚啮蓋肉之
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柔順噬而易啮者六二
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
其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雖傷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
之人不得深嚴也深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
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
无咎本義腊肉謂獸脂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
時當噬嗑之象占雖小吝然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剛也

實柔體故成以必正固而懷危則無咎也
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
懼哉本義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則於人
人无不自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成占者之辭
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當居中用剛而
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過極之陽在
卦之上惡極罪
大凶之道也
象曰何校滅耳
聽不明也
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
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三三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
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目
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

如足
矣何必
卦變

柔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
卦剛柔交錯
文明
以止人文也
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
交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交其上也為艮
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柔來而文
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文明有攸往之象實由飾而
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文明有攸往之象實由飾而
中爻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
行故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
卦之變共成賁義而柔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
益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本義又以
請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

程說有

化成天下
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云柔來
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
明之治而無果敢於折獄也象之所取唯以山
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
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明情實有文飾則没其
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本義初九賁其趾
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初九賁其趾
舍車而徒
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
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
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
行義或不當則舍車與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
程朱似而君子以為貴也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

程說有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皤白也馬
不巳恐
三賁如濡如來貞吉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
有未貞之戒
象曰來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皤白也馬
不巳恐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皤白也馬
不巳恐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皤白也馬
不巳恐

其至手馬亦白矣則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二所隔而不
我之得遂故暗如然九三剛正非為冠者也外求始
盡餘以象如此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
有也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賁六五以陰柔之
賁之賢受賁於上九也本義六五柔中為賁之
主故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束帛薄
物戔戔小之意人而如此雖象曰六五之吉
可蓋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象曰六五之吉
有喜也傳能從人以成賁上九白賁无咎本義
反本復於无咎善補過矣朱子曰賁飾之事太
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常
也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在上而得志也上

周易上經

賁

賁

賁

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
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
得志也與他卦
居極者異矣
三三艮上
三三艮下

剥不利有攸往傳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
象故占得之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
不可有所往也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
攸往小人長也則一陽消順而止之觀象也君
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
厚下安宅傳入上者觀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
而能剥者也上之利也下者自下則利上危矣
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

乃所以安其車也書曰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漸至於身也本義剥自下起滅正則凶象曰
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剥牀而上矣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傳陰利陽
有應與故也六三剥之无咎本義陰方剥
去其黨而從正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无咎之道也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而無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
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
也本義上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
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言剥而別

周易上經

賁

賁

賁

故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
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又獲
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本義
魚陰物官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
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象曰以宮人
寵終无尤也傳六五若能長率羣陰斷首順序
剥之將終復從此義聖人上九碩果不食君子
得輿小人剥廬傳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
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不可食
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
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剥盡於
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
陽也理既如是則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
小人剥廬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

言小人處則及其虛矣（本義）一陽在上利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利極於上自失所覆而無復碩果得與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三三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利虛則為純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

周易上經

剝

辛

馬

來復又自五月始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及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

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傳）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動者孰能識之（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象曰雷在地

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本義）思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象曰雷在地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祗悔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六二休復吉（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象曰休復之吉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咎（傳）聖人開遷善之頻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本義）四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言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

及見之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象曰敦復无悔中中以自考也（傳）六五有柔中之德以此中德而自考成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傳）以陰柔居復終終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傳曰上六位高而下仁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返者也

周易上經

復

壬

利

三三震下坤上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窮之災也傳元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三三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傳莫大於天而

而止乾於下皆益畜至大之象也人在上為學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豈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而之義萃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能止健大正也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

以剛上與尚賢能止健皆大正之道也

吉養賢也傳義亦取象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川謂大有德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豈更

也所行能應乎天元察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

者也初九有厲利已傳大畜民畜乾也初以陽

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

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無相止之義

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胡氏曰

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

通不取止義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

輿說輶傳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

其處御中道故進止無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

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輶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傳輿說輶而中道動不失宜

故无過尤也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致四

與五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

所宜深識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

往傳三剛使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入

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

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

之勢速不可信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

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日常閑習

其車輿良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休義三以陽

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

爻故不相畜而似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象曰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

能免連拂下之惡既其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
形骸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特則元吉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特梳橫木於牛角以防其
觸詩所謂編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
易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積豕

之牙吉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
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
檢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
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
牙也君子發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
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往絕其本原故不假刑
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
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
勝債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
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
之道離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
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
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本義是以得其機
會而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
可制天衢之亨謂其亨通無間无有蔽阻也在畜
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本義言何其
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歸象曰何天之衢道大
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象曰何天之衢道大
行也傳何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
道路大通行也取空豁之狀也

三三 艮上

德大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
息順所以次大畜也順養也聖人設卦推養之
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順養之道也動
息節宣以養生中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願貞
誠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願貞

觀其所養之道
養之德
是養德
觀其養
身之節
是自養
吉觀頤自求口實傳頤外實內虛上下二陽內合四
之象養之義也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
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彖
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

口實觀其目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
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
慎言語節飲食傳頤二陽養德初九舍爾靈龜
觀我朵頤凶傳爾謂初也初之朵頤者四也然
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
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
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
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

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朵
垂也朵頤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
乃上應六四之陰而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
動於欲凶之道也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
也傳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
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
亦不足貴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願征凶傳二陰柔
貴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願征凶不能自養
待養於人者也二既不能自養及下求於初則
為顛倒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頤于上九則
上非其應而往求非道妄動是以凶也六二
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
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
理而得凶也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
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
止上之高者上之象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
類也非其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

類也非其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
類也非其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

1

四顛願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上而得正。柔居

咎矣。象曰：貞厲之吉，上施光也。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六五：弗經

之養故其象占如此宋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

言而涉險阻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白
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
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上

也張氏曰五不恃貞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
賴之以養天下其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

上二故厲而吉陽剛象三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李氏
 故厲而吉陽剛象三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李氏

云之所養
當如何哉

者皆是也。夫望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大過者，

見如堯舜之偉懷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不

亨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橐之象棟又其勢互

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

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

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本義

上弱謂陰柔圖述而中巽而說行和有攸往乃

亨。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

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德皆大過之事也。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
人之材不能濟。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

不懼也故戴其大逐世傳天下非之而不顧无悶地舉世不見知而不悔

閔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保義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閔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体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

物之潔者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

生利未得其妻元不承此初陰故其象凶

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傳老夫之說少女少

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桡凶本義三居剛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桡而占凶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

支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本義以陽居陰過而

於柔矣故又成以有它則吝也象曰棟隆之吉

不桡乎下也傳謂不下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

其士夫无咎无譽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遇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

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本義習重習也坎險

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為有孚象曰習坎重

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本義以卦

之義言內實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傳至誠之道

而行之有常也剛中之道而行則可行有尚往有功也本義以

剛中之道而行則可行有尚往有功也剛在中

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傳高

升者天之險也山河城邑設險之大端也若夫

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壯

絕險借限隔上下者皆險之用也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

德行習坎事本義治已治人皆必

千坎窞凶本義以陰居重險之下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傳二當坎

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

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也然其剛

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

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

不失宜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象曰

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以求小得也象曰

求小得未出中也傳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

險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本義

以陰柔不中正而復重險之間求往皆險前險

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枕倚著未安之意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二用缶

納約自牖終无咎傳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

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本義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

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

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

常考右誠實而已剛柔指
四坎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于

无咎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象

曰坎不盈中未大也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

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上六係用

微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傳上六以陰柔而

六失道凶三歲也

三三離上離下

離利貞畜牝牛吉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

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象曰離麗

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傳如日月則

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其所麗麗得天地之中

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傳上下皆離重明

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柔

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傳二五以柔

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象曰明兩作離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取氏曰重明者上下明

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初九履錯然

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初九履錯然

敬之无咎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六二黃離元吉傳三

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

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

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

吉也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

此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傳九三居下體之

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以理言之

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其

常此處死生之道也本義重離之問前明將盡

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

矣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來如

焚如死如棄如傳夫善繼者必有異謙之誠順

來失善繼之道也本義後明將繼之象曰突如其

其來如无所容也本義无所容也六五出涕洟若

戚嗟若吉傳柔居上在下无助獨憫麗於剛強

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

保其吉也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

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

周易下經

三三兌上

傳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
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男女相感之深
莫如少者。故咸亨。利貞。取女吉。傳不曰感者。咸
二少為咸也。咸亨。利貞。取女吉。有皆義。男女交
相感也。不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
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
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
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蓋感
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彖曰。咸感也。柔上而
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

周易下經

咸

三三兌上

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傳君子

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虛中者。无我。也

之。非聖人有感。初六。咸其拇。傳初六在下。卦之

必通之道也。初六。咸其拇。下與四相感。以微

處。初其感未深。不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

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

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傳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

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六二。咸

其腓。居吉。傳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

自動則吉也。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蹠

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故取其象。然有

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

也。傳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

凶居。以自守。則吉。非戒之不得相感。九三。咸其

股。執其隨。往吝。傳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

上。也。隨。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

隨。下。如。說。陰。上。居。感。說。之。候。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

三。今。三。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

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不。感。於。所。象。曰。咸。其。股

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前。二。爻。皆。欲。動

而。云。也。二。交。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九。四。貞。吉

剛。居。止。之。候。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元。亨。四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感者。人之動也。故

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

為。咸。之。主。四。說。體。居。陰。而。應。初。貞。者。虛。中。无。我

之。謂。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

所以。不。已。也。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

信。也。不。義。九。四。居。股。之。上。腓。之。下。又。當。三。陽。之

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

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

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傳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以九五咸

其脢。无悔。傳九五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

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

周易下經

咸

元亨四

未雷上
說在繫

說者則得八者感天下之正而無悔也象曰
其悔志小也而係上上六咸其輔頰舌
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告感之極故不能以至誠
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柔義上六以陰居陽
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象曰咸其
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象曰咸其
輔頰舌頰口說也

三三 巽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彖曰恒久也剛
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
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有

周易下經

咸

三三 巽上

此四者成相之美也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
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
也哉所以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
為恒也
道恒久而不已也必義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
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利有攸往終則有
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始也天下之理本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
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
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遷人之流於
常也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
相生循環之理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
然必靜為主也
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

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

以立不易方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

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困應初

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

知變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不

此凶之道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

恒者也本義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

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

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

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

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雖貞亦凶而无所利

矣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

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

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

皆得中也足能恒久於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

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

輕之勢可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

不恒之人也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矣

以動體

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不中宜
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象曰婦人貞吉

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

傳振者動之速也本義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

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

恒之象而其所安故有振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

也常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

又言其不能有所成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

立故曰大无功也

三三乾上

傳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夫父則有去相須之理也二陰生於下陰長將

周易下經

遯亨小利貞

盛陽消而退小人漸遯亨小利貞

以有亨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無必同也陰

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

道不可大貞而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尚利小貞也

下則論時與卦才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尚有利小貞也

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幾也故

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效聖賢之於天下無不

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

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變安苟得

為之孔孟之所為也故象曰天下有山遯君

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

子以遠小人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

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六二執之用黃

牛之革莫之勝說

初六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

初不當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因如執

係之以十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象曰執用

初不當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因如執

係之以十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象曰執用

初不當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因如執

係之以十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象曰執用

初不當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因如執

係之以十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象曰執用

初不當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因如執

係之以十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象曰執用

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無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必乎動止莫非中正而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爻至五巡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之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所疑也

三三 乾上

大壯利貞

本義太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陽壯則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

周易下經

大壯

七

三六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大壯利貞大者正也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九二貞吉

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偏不倚故貞吉也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固以不失其正故成占吉使可以得吉也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剛居陽而處中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則居陽而處中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則居陽而處中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藩為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周易下經

大壯

八

三九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極剛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易位不當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攸利艱則吉

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能遂其進也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象曰不能退

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吝不長也

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遇吝不長也

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遇吝不長也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豕曰晉進也明
 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
 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傳離在坤上也本義
 豕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明之義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傳初居晉之
 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
 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
 則特恃以傷於義矣皆有裕也故裕則无咎
 子處進退之道也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
 欲進見摧之象能守正則吉不為象曰晉如摧
 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傳君子之於進
 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退或遲或速唯
 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
 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
 則无咎若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官守
 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本義初居
 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
 王母傳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
 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
 中正也六三聚允悔亡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
 上進是以為衆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傳上行
 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傳食
 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傳食
 而存畏忌之心不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
 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

正亦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
 勿恤往吉无不利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
 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
 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
 耳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
 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
 也上九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
 也廢厲以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象
 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三三坤上
 明夷利艱貞本義夷傷也日入地中明而見傷
 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
 守正而自晦其明也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本義以卦
 象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
 其志箕子以之內艱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
 六五之道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
 晦而明傳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初九明夷于
 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
 言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象曰
 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象曰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本義唯義所六二明夷夷

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也本義傷而未切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九

三朋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三朋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大得也而巳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本義

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傳聖人因以五為切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

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閑有家悔亡閑有家悔亡

志未變也傳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

多矣乃有悔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

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厲吉

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

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本義陽主利象曰富

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本義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周易下經

明夷

土五五

周易下經

家人

土

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傳言睽者本則非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傳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麗於明凡離在上而柔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又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令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堅貞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傳推物理之同以明

睽之時用乃聖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象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彜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俗習非之入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

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合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又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華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

傳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傳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者議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日遇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觀其得合也故曰遇

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象曰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義本其正應非有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傳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終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輿曳之傷然邪不象曰見輿曳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傳以六居三非正也又在二陽之間所以

艮上 坎下

九十三

宜待也

故宜見義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當矣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

下以中正相應亦其明助之來也

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

力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

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功矣

下之蹇未有不助賢聖之臣為之助者

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

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

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

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助而

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

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

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

而巳故不能成大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

自清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
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

三三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方坤之體廣大平易常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
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節
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
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
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
風吉無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
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
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
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及正
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
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

周易下經

解

九

四七五

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
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
往風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
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
早爲則將漸大故風則吉也本義解難之散也
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
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
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復中故
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煩
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
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
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其攸往風吉往有
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謂
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

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于觀雷而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

小人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誦之故

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

犯其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

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

時之小人則復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

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真正而吉也黃中色

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

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恒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本義卦凡四陰除六五君象曰九二貞吉得中

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焉也難解

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本義繫辭備矣貞

吝言難以正得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

戎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

而初陰其類則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

之朋至而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六五君子維

而去之則吉也。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利辭備矣。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三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皆損之道也。本義：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益。

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

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

常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本義：言當損時，豕曰：損損

下益上，其道上行。傳：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

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

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而行，不當損而損，益之則非也。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本義：此釋卦辭。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

懲忿窒欲。本義：君子修身所初九已事遄往，无

咎，酌損之。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

之九，亦當酌其淺深也。象曰：已事遄往，尚合

志也。傳：四賴於初，初益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之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

周易下經

解

主元

周易下經

損

主元

以三上 二畫言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傳：一人行而得其一，乃

所與矣。理當損去。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

損其疾，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

之疾，唯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

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

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象曰：六五元

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

言，自祐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

三三乾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不義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

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利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其德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

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

剛長乃終也

謂變則為純乾也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

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夜有戎勿恤

亦莫夜有戎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三壯

于頤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人而剛壯見于面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

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

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象曰君子

無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象曰君子

夫夫終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

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

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象曰其行次且位

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

義莫陸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

主而切迫上六之陰如苋陸然若決而決之而

中行則无咎矣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

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

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上六无號終

有凶

其敵當之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於天下雖人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

謂必有凶可乎曰大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

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

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而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

以自理必害乎陽 故其象占如此 彖曰姤遇也柔過剛也勿用

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

中正天下大行也 陽剛居中正與陰柔相

遇中得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柔義而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不相與則萬物不

君臣不相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與則道

不亨事物不相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

甚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

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

孚蹢躅 蹢躅蹢躅蹢躅蹢躅之陰微而在下可謂

羸豕然其中心常在平清陽也君子小人異道

小人雖微弱之時不當害君子之心防於微

則無能為矣 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

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

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

不可止也 故以羸豕蹢躅蹢躅君子使深為之備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

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

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過於初九三過剛不中下不

安行則不遇故其象占如此然無所遇 象曰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包者

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

已遇於二矣矣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

也 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之離由

已失其德也 四之失者不中正也 以不中正而

失其民所以凶也 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魚

之凶遠民也 已猶已遠之去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

有隕自天 杞包瓜陰物之在下者其美而善

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

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勝章美靜以制之

則可同造化矣 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傳命天理也舍命也至

合於天理所以有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剛乎上

者自天必得之矣 上九居上而無位不 象曰姤其角上

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象曰姤其角上

窮吝也 傳上窮而致吝以剛極

三三 坤下 充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

有攸往 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王

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廟所以聚

於廟而承祖考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

也 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

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象曰萃聚也順

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傳萃之義聚也順以說

今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

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享也傳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廟所以
 故萃天下之心者無如孝享王者利見大人亨
 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利見大人亨
 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傳用
 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豈
 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物聚而力瞻乃可以有
 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
 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之情可見矣傳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
 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象曰澤上於地萃君
 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傳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除謂簡治初六有
 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李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
 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
 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
 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
 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以為笑也
 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
 則人小人之羣矣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
 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
 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象曰乃亂乃萃
 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象曰乃亂乃
 萃其志亂也傳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
 其志亂而六二引吉无咎萃乃利用禴應五

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
 中正柔順應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
 下交故上萃者有其孚誠象曰引吉无咎
 則即薄物亦可以祭矣
 變也傳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
 而本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
 有中正之德求遠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
 曰三既育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
 也曰萃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
 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不
 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觀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合
 其意以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存戒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
 不得故嗟如而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然不得其萃固然後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
 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
 正應之窮交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傳上居柔說
 无咎者也
 順而受之也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比九五之君
 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
 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夫上
 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
 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
 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
 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
 也傳以其位之不當故九四必能象曰大吉无
 其所以其位之不當故九四必能象曰大吉无
 元求貞悔亡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眾
 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正其位修其德以陽
 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

以修其元求貞之德則無思不服而德在矣元
求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華
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如苗民逆天命帝乃誕敷
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
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求貞之道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
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
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大也本義未光謂匪孚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處萃之終陰柔充位求萃不得故象曰齋咨涕
洟未安上也傳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
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未者非遽之
辭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三三異下
三三異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傳升者進而
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
不假憂慎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本義升進
而上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
亨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
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
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
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
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
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
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南征吉志行也
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

六九升大吉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
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
能升而象曰九升大吉上合志也傳上謂九二
大吉矣象曰九升大吉上合志也從二而升乃
與二同志也信從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剛中之賢所以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
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
故曰利用禴禴謂尚誠敬也以剛強之臣而事柔
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虛邑本義陽
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
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象曰升虛邑
无所疑也傳入无人之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吉无咎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
進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

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
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
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
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盡斯
道者其唯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傳以柔
文王升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居坤順
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
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六
五貞吉升階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
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
安能吉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
之階也能用賢則柔升矣本義以陰居陽當升
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傳倚任賢才而能貞
天下之大治其
志可大得也上六冥升利干不息之貞以陰

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下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象曰其升在上消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象曰其升在上消不富也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也唯有消亡棧則有退而無進也

三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傳大人處困不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次險兌說處險而說其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

周易下經

升

達

三

象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向口益取困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雅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上枯故曰澤无水初

六賢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傳義物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象曰入于

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

六二

亨祀征凶无咎

清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

上非謂然醉飽適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無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

慶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傳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辭備矣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傳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初六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吝而必有終也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

車初六之來徐徐者以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困于九二之金車也傳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九

周易下經

困

雷

三

雖不當位有與也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九

五剝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傳上下

陰為其傷害剝則之象也本義剝則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亦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

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又利用祭祀又當獲福

象曰剝困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

悔征吉傳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

曰若能悔則吉矣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

悔吉行也。悔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虞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三三 巽下坎上

改者脩建之謂也非遷移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傳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汙。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木入乎坎水之

平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傳義剛中以二五而言未。象曰木上有

周易下經

困

重

卷之十

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初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

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

不見食為心之恻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

故切於施為與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本

義渫不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汙

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

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象曰井渫不食行

側也求王明受福也傳志切於行也本義行側

六四井甃无咎傳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

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

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象

曰井甃无咎脩井也九五井冽寒泉食傳井泉

以寒為

美

四九五

美

四九五

四九五

四九五

四九五

四九五

四九五

意義

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本大略與睽相相似然以相遠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傳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文明以說大亨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傳離為文明兌為說文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哉傳極乎天地變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傳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初九鞶用黃牛之革傳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鞶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象曰鞶用黃牛不可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以有為也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傳以六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剛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發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兄矣虞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

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柔太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象曰巳日革之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

行有嘉也傳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心失時而有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而有孚傳義過剛而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傳義言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傳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悔亡則系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而得其德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不可行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傳所遇變者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本義在大人則自新為革之主故有此象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傳有苗有象其來格烝又蓋亦革面小人亦革面而巳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之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三三 巽下

鼎元吉亨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

故卦為鼎下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

與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

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元亨象曰鼎象

也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以木巽火亨飪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本義享帝

而巳養賢則養衆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傳下體巽為順順於

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

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

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

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

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上有

火以木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

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四其

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

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

因賤以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致貴也本義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

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九

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本義以剛居

周易下經 鼎

以象之矣是以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

終无尤也本義有實而不慎所往則九三鼎耳

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百傳三有才

六五之祿位是不不得雉膏食之也本義以陽居

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

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

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時故為雉膏之美

而不得以食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美象曰

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傳始與鼎耳革耳失其相

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

通然上明而下人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傳四大臣之位

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

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

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

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剛之

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居大臣之位

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餗乃不勝其

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本義五於象為

中而金鉉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則利

而巳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傳六五以得

也九維剛陽而居陰後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
居成功之道唯吉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
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本義上於承為鉉象曰
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象曰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上

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
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
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震亨李氏曰
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亨李氏曰
內蘊結而不得出於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
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來
震陰連陽而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震來
就就笑言啞啞是則能保其安後故笑言啞啞

周易下經

震

聖五十七

和通之貌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傳蓋其誠敬之
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
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本義不喪
七鬯以長子言也為能恐懼重豕曰震亨本義震
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豕曰震亨有亨道
不待言也震來就就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震
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為祭主也本義出謂繼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傳不唯雷震凡遇驚初九震來就就後
笑言啞啞吉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
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

之始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就就然不象
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象
曰震來就就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

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傳九

主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
吳勿逐而自得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
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
故云七日得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
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
九陵之上然亦順中正足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以自守故不求而自得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
虞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
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

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
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
而處震懼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九四震遂泥
有言可知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九四震遂泥
傳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
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
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胡氏曰初與四
皆震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
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
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剛不能達也象曰震
遂泥未光也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
震也故泥耳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傳天下
德故泥耳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傳天下
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
可居動之極下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五所
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
主則能亨矣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

周易下經

震

聖五十八

自一至
上又自
初至二
凡七更
次舍始
復故處
既濟六
三亦然

萬萬曰
億大无
喪也明
萬萬无
喪也

不危也以其得中故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

事在中大无喪也皆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

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上六震索索視

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為大也

巽巽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傳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

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震終當變柔不固

守故有畏鄰戒而能發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

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本義陰柔處震極故

為索索震震之象以足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

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

不能免於婚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

媾之有言變義也本義中謂中心

震

震

震

震

震

周易下經

震

聖

徐九思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

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

而背之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

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

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獲其身无我不可止之道行

其庭不見其人庭除至近在背則雖至近不

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

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本義艮其背則

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

是不有其身也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

止也其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

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象

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

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亦以輝光言六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能止

者由止得其所以止而不得其所无可止之理

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雖

止之各於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

其所而已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象曰兼山艮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貞

傳六在初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

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

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既不得以中

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

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

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土之虞

有拯之不得而後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

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

其心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

快也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而聽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即腰腓也當脊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

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

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周易下經

艮

聖

徐九思

六四艮其身无咎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象曰

艮其身止諸躬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

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上九敦艮吉傳九以剛實

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

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

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

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

也六爻之德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唯此為吉

漸女歸吉利貞傳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

漸女歸吉利貞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

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

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

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

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

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

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

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言女歸之所由吉

利於貞固也本義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

義有女歸之象焉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

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傳凡進於

動而不暴則不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

德善俗本義以漸而進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

言无咎傳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

漸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時乃所謂

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

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愛

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

宜處之不疑小人幼于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

人之知非能獨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

下所以有進也則柔所以无咎也象曰小子之

厲義无咎也傳雖小子以爲危厲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吉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

磐飲食衎衎吉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

石之安平者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

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干

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本

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衎衎

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吉也象曰飲食衎衎

不素飽也傳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

本義得之以道則不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

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傳平高曰陸三在下卦之

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

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

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

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

相比而無應相比則親而相親則易合无應則

而相求故為之戚人謂三三若不守正

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及也
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
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或曰陽羣
不亂正相保亦有象冠象徐氏曰此爻占爻凡
皆不利唯利樂冠謂情
好相比可濟患難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

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六

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應富漸之時四以

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
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
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高而有不
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
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
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與應宜无咎
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固得失以明其義象曰或
也本義六四漸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 象曰或

得其桷順以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

終莫之勝吉 本義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

奔其正也胡氏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為婦

正也三以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

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二

五相應而為夫婦雖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

之以其漸者也故吉周公於三五二爻言 象曰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應氏曰中正相應乃二

其所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胡公以

陸為遠達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
達達通達无阻救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
益上進是出千位之外在他時則為過矣於漸
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漸所止而

于虛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
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所致也故可里為儀法
而吉也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類以羣
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
言之者要其終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
也 胡氏曰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
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三三 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本義歸

終生有者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 傳

人之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 傳

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
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也

无攸利柔乘剛也 傳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

夫婦演亂男率欲而失其剛婦扭說而忘其順

如歸妹之乘剛是也 本義男女之交本皆正理

唯若此則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

知敝 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

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初九居下

婦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象

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 象

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恒

人之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眇能視承
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
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 故為少

能視之象幽人亦抱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也為變常不知乃常父之道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者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上六以陰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故於占為无所利也

三三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

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本義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豈小才小知之所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取其威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本義配主已所配也故初九云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所上敵則安肯相從惟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在彼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本義配主謂四句均也諸皆陽也當豐之時相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初九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本義六二居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犬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

之象馬氏曰六二處下而在內以陰居陰如神
守正又幽不發人將信之然象曰有孚發若信
後可以發其節而行其志也象曰有孚發若信
以發志也傳有孚發若謂以已之手信感發上

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傳
慢則是沛也本義沛一作施謂懶慢也其蔽甚

於辭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
用而非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

咎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九四豐其沛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傳四離陽剛為動之主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
正遇陰暗之主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故吉也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象曰
占為當豐而遇暗三下就同德則吉也象曰

豐其沛位不當也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日
中見斗幽不明也傳君陰柔而臣遇其夷主吉

行也傳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六五來章有
慶譽吉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

慶譽吉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
開之徐氏曰來謂來之也以六五柔中之君而

能來六二中正之臣負其開導之益則有慶且
有譽矣此二五同德相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部其家窺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
覿凶傳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

不能也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
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又以自蔽象曰

之象无人不與亦言障蔽之深其甚矣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傳豐大也窮大者必旅小亨旅貞吉本義山止

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小亨旅貞吉於下火炎

於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旅非常

吉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

臧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

時為難處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傳豐大也窮大者必旅小亨旅貞吉本義山止

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小亨旅貞吉於下火炎

於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旅非常

吉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

臧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

時為難處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本義慎刑如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

災傳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

能為也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象曰

旅瑣瑣志窮災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

貞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

貞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

正之德故其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九三旅

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傳處旅之道以柔順

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自高之象在旅而遇

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

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過剛則暴下故象曰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本義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本義

之時而與下之道
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

不快
傳四陽剛而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

木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剛明之

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上

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象曰旅于處

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象曰旅于處

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六五射雉一矢

亡終以譽命
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

後為善離為雉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

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

命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

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

君義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

日喪上卦曰得亡六五則象曰終以譽命上

所亡者少而有所得者也象曰終以譽命上

速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

易凶
傳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在旅之時謙降

柔順所安止焚其巢夫其所安无所止也

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

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

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下義二九過剛

而不順凶之道也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

又甚焉
巽上

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寡非巽順何所容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

性而不能入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所以次旅也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其性巽以入也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

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

日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

謂初四五氏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

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

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為主惟二五之剛能巽乎

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

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

初四剛謂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

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

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象曰隨風巽君子

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之生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

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九二巽在

兌未光也

陽氏曰：雖堯禹共工而堯吁咷言，焉能而堯咷咷言引兌而未光者哉。

兌未光也

陽氏曰：雖堯禹共工而堯吁咷言，焉能而堯咷咷言引兌而未光者哉。

傳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散也。兌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利貞，利也。貞，義也。

渙，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利。利，利也。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九二渙奔其机

傳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九二，陽也。比，相親也。初，始也。渙，散也。九二，陽也。比，相親也。初，始也。渙，散也。

九二渙奔其机

傳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九二，陽也。比，相親也。初，始也。渙，散也。九二，陽也。比，相親也。初，始也。渙，散也。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渙，水洊洊，利居三，得九之。

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本義居陰得五上

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剛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立。則非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言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也。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傳五與四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治於人

心則順從也。當使流於治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決於四體則治。而治矣。如是則居王位爲稱

大政。本義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象曰王居无咎。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象曰王居无咎

正位也。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上也。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傳渙之諸爻皆无係應

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宜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

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

外則爲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所應於上爲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爲有所係累而

不能去故上以不應於三爲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爲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爲剛以柔累是陽爻應陰多凶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三兌下坎上

節。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

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

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入於

節所說則不知已過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

也。中正則通。過則若矣。本義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

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當義則中節。謙商度求中節也。初九不

出戶庭无咎。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

也。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

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

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本義門庭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象

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

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本義此无咎與諸爻六四安節亨。本義柔順得正上承。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自然有節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德

正以過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其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不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

有悔而終得亡之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三三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本義孚信也。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

周易下經

節

李

中孚

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應下亦為孚義。豚魚無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傳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也。如豚魚吉信及豚魚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

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本義信而正。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

議獄緩死。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

於決死極於剛而已。初九虞吉有他不燕。本義

故誠意常求於緩。初九虞吉有他不燕。本義

乎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安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傳當信之

之辭也。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始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

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虞之不得其正矣。楊氏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微戒无虞率戒不虞是也。邪不開則誠不存。家人之開有家中孚初也。故孔子皆以志未變貴之。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本義九二

中孚

李

中孚

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歸我之。亦繫戀之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本義敵謂上九信之解

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本義六四居陰得

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傳絕其類而上從

五有孚學如无咎。本義九五剛健中正孚之

下應九二與之同。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

德故其象占如此。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

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

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盡登
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
信不好學其敝也賊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
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三三三
上長下

小過亨利貞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
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可小
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也
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所以未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
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
速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
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本義小謂陰

周易下經

中孚

中孚

也小者過也故過於陽可以亨與卦之二五皆
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
中故不可大事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
時行也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本義以二五言剛失位而不中
是以不可大事也本義以三四言有飛鳥之象焉飛鳥
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傳事
而當過所以從宜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
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
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得宜耳夫聲過而上
則難順而下則易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
乎宜所以大吉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
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
可甚過家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初六飛

鳥以凶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
所當過必至過其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
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
遠救止莫及也柔義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
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

此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
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傳陽之在上者父
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
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
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
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

周易下經

小過

中孚

无所不遇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
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
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本義六二柔順
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
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
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
之道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本義所以不
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本義
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
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
象占如此若占者能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過防之則可以免矣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傳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
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
何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本

豐之上
六天際
極而不
知速必
難知必

周書

經

卷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已亢也。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三三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傳利貞貞處既濟之時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本義既濟之事之既成也為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而又善處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傳天下之無不

是以吉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傳天下之無不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

是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

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

是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

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

周書

經

卷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下

三

上

坎

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威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明小人小人之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三年克之見其勞德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豈淺見所能及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六四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繻有衣袽終日戒。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

東鄰西鄰比有
其福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
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吉終辭亦此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傳天來所謂受
福也吉大來者
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上六濡其首厲之極陰體
也亨小初吉是也
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象曰濡其首
厲何可久也
三三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本義未濟事
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
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
未濟
利哉何所豕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小狐汔濟
未出中也
傳二而言也二居剛陽險中又應
微有濡尾之患未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
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
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難卦云未濟男之
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問之成都隱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本義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
之歌氏曰既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分定與亂
耳故君子慎辨物使物以羣分慎居方使方以

類聚如此則分定初六濡其尾吝
本義以出
不亂而為既濟矣
初六能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
自進
貞吉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
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象曰九
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傳九居二本非正
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
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
濟未濟有可濟之道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
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
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
而往非時不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九四貞
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九四
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
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
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難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
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
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
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
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象曰貞吉悔
亡志行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五
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
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
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
備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
也下云吉以功也既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傳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
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上九有孚于

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舊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剛極而能剛。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賁入于凶咎矣。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宜安於義命者哉。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下經

未濟

卷五

六五

繫辭上傳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天尊地卑。乾坤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中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象。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變化之成象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健而動。即其知也。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功則兼於外故有德則一於內故可久有至此則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

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言卦爻陰陽而推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柔變而趨於剛都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

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策玩者觀之詳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次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周易繫辭

上傳

卷

下五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彖謂卦辭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爻象文王所作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卦爻辭之通例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謂藩別之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陰易辭也者各指其所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書卦爻具

與之齊準彌綸猶縫之彌有終竟仰以觀於天

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

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

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與天地相似故

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

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遺

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

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

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

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

相為表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

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无

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

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則所謂道也繼之者

也成之者性也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

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

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陽知陰各得是道

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

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

土章以知爲乎天仁爲乎地與此不顯諸仁藏

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顯諸仁藏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哉自外而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

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

盛德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窮生生之謂易陰陽

生陰其變无窮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法

謂造化之謂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密而可見者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也占之已決

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

公言公事有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曰不測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

也

象如說卦所列者聖人有以見

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此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而欲其恭也亢龍有

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當此蓋重出不出戶

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

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釋節初九爻義子曰作易者其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釋解六三爻義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

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

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

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

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

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

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

二與四與五與六與七與八與九與十各以奇偶為

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二與三與四與五與六與七與八與九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有五奇之積

也三十有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

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土而八

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木而十

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

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

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大衍之數五

十蓋以河圖

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

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

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

小指之間也三才也揲開而數之也奇所揲

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指也開

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閏再積日而

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

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

凡有再扚然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凡此策

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
 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
 居二之少陰二偶亦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
 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
 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
 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自然非人
 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
 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
 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繁言之耳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
 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
 此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
 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
 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

謂九爻而成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
 盡得內卦也

能事畢矣以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
 卦以定吉凶凡四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

千九十六卦也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
 可與祐神矣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子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
 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

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右第九章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
 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

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
 耳其可推者略蒙舊言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尚其辭以動者尚

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上筮者尚其占

化之道神之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辭尚

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

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

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

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辛自

是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

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

孰能與於此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

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

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

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

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

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

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

鏡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

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

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質以類相準此足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唯深也。故能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功。子三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開物成務。謂使人成事業。冒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是故養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周易卷之六

上博

主

主

元六二五

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元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神物謂者。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整潔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

明不測。如鬼神。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之能知來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

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咸用之。謂之神。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用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

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是故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

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

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

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八卦定吉凶。吉

者。其序皆然。詳見序。御。啓蒙。

凶生大業。是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

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

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富貴。謂有天下。有

有。則文。亹。亹。猶勉勉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四者。聖人作易之

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義。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四象謂陰陽老少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釋大有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象之所示

周易繫辭

上傳

古元三

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包蓋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通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卦爻所以變通者神而明之者在德。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周易繫辭

上傳

五卦三三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吉凶悔吝之所命也然必因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吉凶者貞勝者也貞正也常也。故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匪與守和

右第一章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有「天」字，俯仰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作結繩而為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

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

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

人簡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

也者，像此者也。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象之。

交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蓍，聖人之

情見乎辭。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日

諸隨上說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之意。

斲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上動下止。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也。然後威以服之。上古穴居而野處，

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壯固之意。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蓋取諸大過。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天下。蓋取諸益。二體皆木，上入下動，日中為市，天下之益莫大於此。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無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未在水，速以利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明決之意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義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之於陰，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之於陰，猶天之於地，猶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

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謂陽民謂陰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蠱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義利之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精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信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而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釋噬嗑上九爻義。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釋否九五爻義。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古之之間有凶字。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釋復初九爻義。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

也。細細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釋益上九爻義。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萬物雖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終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而微顯。恐當而之。而亦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陳也。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仿此。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離易道復興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復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存焉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復和而至其所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復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右第七章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

所適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句未詳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雖无師保而常若父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實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初上

二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謂卦中四爻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此以下論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二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无阻故簡是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而危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說

周易繫辭

下傳

卷六

周易繫辭

下傳

卷六

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初諸慮者理也處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初諸慮故有以成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雜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相得謂相惡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幽贊猶言贊化育幽贊傳曰天下和平王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而爲三數皆倚此而起故撰著三變之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撰著三變之

二一三則為七兩
三一三則為八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
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
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
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
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兼三才
而兩之

周易繫辭
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
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
卦相錯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
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
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
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數往者順知來
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
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
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

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卦位相
對與上章同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帝者天之主宰
王所定所謂
後天之學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
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
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周易繫辭

說卦傳

三

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
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
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
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上言帝物
此言萬物
之隨帝
出入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所推卦位
之說多未詳者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
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
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

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去乾坤而專言六

子以見神之所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言八卦之性情。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遠取諸物如此。

周易繫辭

說卦傳

主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求也。謂揲著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

爻而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臺為裳為囊為黃為帛為漿，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士，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頽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荀九家為鶴，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荀九家有為揚為鶴，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離為

周易繫辭

說卦傳

无

馬三十五

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荀九家有爲牝牛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臝。爲閤寺。爲拍。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爲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殷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荀九家有爲常。爲輔。爲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家。其間多不可勝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序卦傳

周易繫辭

說卦傳

三

明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鼎八云。泰。無而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

周易繫辭

序卦傳

三

江

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之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屯震遇坎。震動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有適然无妄而災。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隨前无故。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誅傷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剛柔相遇而咸速也。恒久也。咸速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

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

退也止謂不進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

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明

且動其離上而坎下也火炎上水潤下小畜寡也履不

處也不處行進之義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

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願養正也既

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

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卦不反對或

疑其錯簡今以辭協之

十三經解詁尚書

孔安國疏

蔡沉註

虞書

書凡五篇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

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

所定也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

而典謨載堯舜禹事皆曰稽古其為夏

啓以後史臣所作明矣然亦必唐虞

之時自有紀載夏史但修纂成篇耳

堯典等所註古文皆有今文伏生所授馬鄭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

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堯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主曆象授時之官分命羲仲

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

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暘谷羲仲所居

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

夷東表之地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

朝方出之田而識其初出之景也東作春月歲

亮在位七十載
所紀乃三事
只此二
卿曰五
帝無傳
政速故也

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懷包其四
出其上也大阜曰陵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已廢而復強舉之意

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

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命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今古文皆有今文合于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亮既有光華而舜文

言其目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慎徽五典五典

聞于亮亮乃命之以職位也

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揆度也百揆者揆度

宰也四門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四方之門

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亮言詢舜所行

則見汝之言致可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

有功於今三年矣也受終者亮始祖之廟在璿璣玉衡

舜受之也在察也以齊七政運也

以齊七政在察也

以齊七政在察也

而設之所以鏡鑒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
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初攝位首察機

授時所當先也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

山川徧于羣神肆類也類禋望皆祭名言受終

攝位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此已

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

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至三帛二生一死

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岱宗素

禮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

幣祝號之次第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四時月謂

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齊

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五至修之所以

同天下之風俗五至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

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孫執玄附庸之君

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上

觀皆執此贊也如五器如回也五器即五禮之

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

11

11

宅三居惟明克允

服官也服其罪也言刑所罰上服下服是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有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此亦因禹之讓而中命之

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察乃能使刑當其罪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

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殳斨伯與帝曰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虞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

變於此獨言其功此蓋稷之文簡編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殄絕也殄行

事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

出則說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數奏復逆

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帝曰咨汝二十有

解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牧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

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

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

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

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

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大禹謨君臣之間嘉言善政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以備二典之未備者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舜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

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非忘私

之非常人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也益見舜之

讓舜而已亦稱之如此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欲舜之一於法亮也

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其德成之深。克艱惠迪。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之謨也。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故復即其前日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

而推其功以美之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蓋命之攝位之事。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予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雖其不辜。卒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記于有司。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又申言美之。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米邱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官占掌占卜之官。蔽斷此後也。帝言官占

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堯之

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者曰

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則神宗為堯明矣正

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

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帝曰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

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

一乃心力其克有勲堯老而舜攝者十有八

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

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

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

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

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祗載見矜矜憂齊慄矜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

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是時

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

禹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

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

以禹班師而歸施其威式專尚德教于羽之舞

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千載之下可以

想其一時

氣象也

皋陶謨今文古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

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

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都在

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

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因禹之命而復推廣其未盡之責數美其

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帝謂堯也孔

壬共工也禹言二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

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九德而下知人

之事也天叙有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

而下安民之道也

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

栗柔而立愬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行有九德

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

其人之有德也載采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

也三德六德九德之事有共三有其六也有
家大夫有邦諸侯也後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
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
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賦之大小繁言
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
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
之益以謹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令而
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
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
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二日者言其目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
多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

皋陶謨

二十九

無非天事苟一職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
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
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
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
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今於皋陶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未文
勢接

益稷

五十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于何言予思
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昏墊于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于決九川距四海濞畎澮距川暨稷播
秦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帝以皋陶既陳知人
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
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
禹皋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四載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也禹治水之時
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血食日鮮
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象鳥獸魚鼈之肉
於民使食以充飽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
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米食曰粒蓋水
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
無相通以濟賸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
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正者心之所止安之云者順適乎
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
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
皆盡其緇愆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
兪鄰左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
反復歎誅以見躬止之美如北其
重而不可忽禹即前而進之也

南

益血稷

阿拉伯

光華樓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踞

蹠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之始作也於堂上

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虞賓也朱在

左之後為賓於虞猶徵于作賓於周也朱在

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下堂下之樂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

蓋與詠歌迭奏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變

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變

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擊擊擊

即拊石擊石也有大器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

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獨角最難

諧和石聲既和則金絲竹聲無不和者矣庶尹

者衆百官皆之長也庶尹諸則人無不和可知

矣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

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

曰俞往欽哉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

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誣

毀欺蔽之失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

難於君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

汝等往治其職

不可以不敬也

益稷

大

小言焉

夏書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地以爲九州也

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究之濟河青

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荊衡徐

之海岱淮揚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通也禹分

九州之地隨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

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冀

州東豫州之北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經始壺

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

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

故獨後皆自下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

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龍門未闢云梁

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鄴道元謂呂梁之石崇

梁也岐山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

所經治之所以開河也既修太原至于岳

陽修因緣之功而修之也岳太岳也蓋汾水出

于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地名覃懷平地也方

地致功爲難故曰厥土惟白壤冀州之土豈皆

底績衡漳水名

厥土惟白壤

冀州之土豈皆

底績衡漳水名

厥土惟白壤

冀州之土豈皆

兗州

尚書

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東北合漳水
 從其可耕治也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東北合漳水
 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平之廣街者亦可
 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島夷皮服
 之夾以皮夾右碣石入于河黃州北入海入河南
 向來貢而碣石在河之東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
 轉屈之問故曰夾右碣石入于河黃州北入海入河南
 西北距河濟河見非止於濟也濟古文作洿
 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濟古文作洿
 九河既道馬頰四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
 七日鈞盤八曰禹津其則河雷夏既澤澤者
 之經流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雷夏既澤澤者
 鍾也雷夏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洪水橫流而
 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

雷夏澤沮會同澤二水名會者水之
 為澤澤沮會同澤二水名會者水之
 蠶是降丘宅土桑土既
 水害尤甚氏皆休丘陵也厥土墾墾草惟繇
 居至是始得下居平也也厥土墾墾草惟繇
 厥木惟條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洪水
 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
 而或新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上平草木
 亦得遂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其性也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
 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
 河下流之衝水激而端悍也平而土陳被害尤
 劇今水患雖平而早濕洿洿未必盡去土曠人
 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

青州

尚書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
 貢漆絲也能竹器產焉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
 綺之屬也貢又自徒浮于濟漂達于河
 者所貢之物入於能也浮于濟漂達于河
 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北至海
 今登州之地略略略為之海岱惟青州
 封豕其地也略略略為之海岱惟青州
 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厥土
 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厥土
 白墳海濱廣斥許慎曰東海謂之斥廣漠而斥
 可為鹽者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第四賦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

作牧厥篚檿絲檿非地所出絲細葛也錯雜也
 山之谷也京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萊夷菜山
 之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
 琴瑟之絃惟東萊為有此浮于汶達于濟海岱
 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
 岱之北淮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致故略之也
 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言海岱則鄰州互
 見至此州獨載其揚故必言海岱則鄰州互
 止言淮則嫌於揚故必言海岱則鄰州互
 始別也淮沂其又
 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之始
 沂水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洧有洧有洧有洧
 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洧洧洧洧
 川其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

徐州

麥作又者麥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麥之澤
 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上言旱也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揚州之土其
 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厥貢羽毛齒革惟金
 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惟簡簞楮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豫所
 產不無後劣矣梓栲栢三木名也栲木似櫟而
 可為弓幹枯木相葉松身砥皆磨石砥以細
 密為名砥以磨為名砥皆磨石砥以細
 砂也箇篠竹名栲木名皆可以為矢箇篠竹
 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符砥致也致貢箇篠栲之
 有名者也箇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折所以供祭
 祀縮酒之用饒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經夏
 有二十寸所謂國之守備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
 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浮于江汜潛
 納錫者下其止之辭重其事也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
 經流或循枝派斯於便事而巴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西南至
 河伊洛澗既入于河安入洛也伊澗水入
 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澗入于河
 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
 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
 相敵故也伊水在洛南之東澗澗在洛北之西
 洛水極大伊水次之澗水小經言伊洛澗澗
 蓋自東南而西北以地形次第言之其非謂大
 小相敵波波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榮波
 敵也榮波

水其川榮維其波波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
 爾雅云水自洛中為波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
 定陶縣東其地石山故名其澤為荷澤被孟豬
 也河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
 曰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者其色也
 被其土有膏下之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第
 不同故別言之之
 四等賦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
 磬錯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紡也浮
 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
 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
 也導山黑水岷嶓既藝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
 見導水導山黑水岷嶓既藝
 山已可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
 種藝也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
 南入江若渠今梁州流江縣也道沱則江悉矣
 道潛則渠今梁州流江縣也道沱則江悉矣
 而見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名潛崖水脉深疾
 平淵此二山在禹為用功和夷底績和夷
 多也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和夷底績和夷
 名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
 出他等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厥貢璆璜
 銀鏤磬磬熊羆狸織皮璆璜
 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
 狸皮者梁州之山林為多鐵之所走熊羆
 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西傾因桓是來浮
 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禹貢

五、四、三、二、一

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澧水北注之漆沮東荆岐北注之曰鶩日從日同皆主渭而言也

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終南惇物

鳥鼠亦皆山名舉三山而不原隰底績至于豬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予廣平曰原下澤曰隰其地在豳豬野武成將里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爲豬野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

次原隰次陂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不敘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熒煌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既竄者已不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

厥壤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惟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厥田

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賤而人功少也厥貢

禹貢

毛

峯四面如城。主屋山狀如屋。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塞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秦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岢峩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通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三條四列馬融王肅云導沂北條。西傾中條。歸家南條。鄭玄云導岍正陰列。西傾次陰列。歸家次陽列。岍山正陽列。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

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
 蒙導所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導
 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也荆山南境之山也
 內方大別亦山名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
 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此南條江漢北境之
 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南嶽也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過經
 過也岷山不言導者蒙導所之文也此南條
 江漢南境之山也後過洛納過導弱水至于合
 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流川也弱水見雍州合
 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
 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冰別而詳記之而
 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洛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
 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
 禹貢 天 餘禹敘

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導黑水至于三
 危入于南海經出張掖難山南至燉煌過三危
 山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山曰瀾
 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山曰瀾
 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
 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東至于厓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
 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攬為九
 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
 地名洛水處也洛汭洛水交流之內洛之入河
 實花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

大伾山再成曰伾大伾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
 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大名九河既湔于海則逆
 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河同
 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
 導之耳河自積石三千而後至于龍門龍門
 而下因其所導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于華陰
 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詳記其東向
 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而南則曰南
 地則曰大伾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而南則曰南
 河自洛汭而北行於山其地皆可致自大伾
 而下根岸高於平地故曰決陂流移水陸變遷
 而得礪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山
 冢導洛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滋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
 禹貢 无 小呂

于海 漢水名水源自嶓冢為漢至武都為漢
 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滋水名左傳漳澤
 遂滋則為水際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彭蠡見揚
 州北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之別流於梁者也滄水名出武陵西至長沙下
 雋縣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
 至者或山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
 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沛又東北會于汶又北
 東入于海 漢水名水源自嶓冢為漢至武都為漢
 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
 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

丈谷流至溫縣楚為濟水歷城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水即滎水也滎水又東至滎陽即滎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滎陰縣自滎陽而東平府壽張縣安民合汶水至今青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按孔傳云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哉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舍東南以濟清河濁辨之也孔傳所導淮自桐柏東載詳悉必其當時所見如此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相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海此言會者以二水和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

山西北禹只自鳥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鼠同穴導之耳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伊洛水出冢嶺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自相和導自其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小者流水伏流其出非一故略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出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

九水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漢陽也五內

障也會同與澗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英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登告之州之川滎滎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所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厝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則品節之也九州以上中錫土姓錫之土以立國祗台德先不距下三等錫土姓錫之姓以立宗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之地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白總刈禾曰銍半葉也半葉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

將之事也獨於結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葉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葉籠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米蓋重其地之遠近而為納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重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指銍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人大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五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衛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此五百里要武衛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需崇之而已綏服外

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甸。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東漸于海。西被于沙漠。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輓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木上既平。禹以玄圭為贊而告成功于舜也。

甘誓

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今古文皆有。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六卿之卿也。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尚書

南貢

圭

三

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尚書

禹貢

圭

三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雖
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
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
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
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商書

湯誓

湯誓也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
伐桀而之毫衆安於湯之德政歸於征
伐故湯諭以中伐之意蓋師與之時
而誓于毫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
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之誥

告湯而亦謂之誥者仲虺亦必
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
無此篇自佑賢輔德以下皆進戒之
辭故亦曰誥不必
言曉其臣民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爲口實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亦非禹授
不古若而又恐天下
後世藉以爲口實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啓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仲尼之語

卷之三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僕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

湯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率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

湯誥

卷之三

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伊訓

太甲嗣位伊尹作訓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

有夏先后方懋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于獸魚鰲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咎予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

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

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尚書

伊訓

四

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

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

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上

古文無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伊尹作

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辟不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忝厥祖

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其後夏祭不能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終

尚書

太甲上

四

三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

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

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

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率乃祖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未克

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習也弗順

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正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宅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作書曰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

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

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

尚書

太甲中

庚

三十三

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

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侯我后后来無

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

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

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

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

師爰華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

尚書

太甲下

庚

三十三

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
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七廟視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徙毀故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
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盡民主罔與厥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

成有德

商八

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安土重遷言動浮言小民雖勞而難居亦感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河南偃師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
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
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親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可居決當遷也

尚書

盤庚上

商九

徐一注

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
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若顛木之有由蘖天
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
方顛木譬耿罔藥盤庚也言今自盤庚數于民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取地瀉鹵墊隘而有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
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惟舉先王舊常遷都
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小民愚渴鹵塾隘有欲
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王若曰格汝衆予
得遇絕而使不得自達也
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
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
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
訟計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
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予亦拙謀作乃逸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

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

大言汝有積德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

以是何德之有汝易不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

農自安不畀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或

昏強也此章再以農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

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

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

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

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先惡為惡之先也檢民小民也說口

通言也反復辯論中言做上之害逖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

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

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謀

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人當謂臣民做上

從康不肯遷徙當時老成謀國者有言遷者

樹臣各謀長遠其居能出汝無有遠邇用罪伐

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

寬其有衆咸造勿蕞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林氏曰

憂者民之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亦憂殷降大

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古后之聞永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

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趙

而過害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斯民所利特

其言為浮言搖動然各不樂使其即安危利

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

臭厥載爾悅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
 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
 後汝何生在上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遷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
 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蓋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
 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
 懷念爾故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
 曷虐朕民朕民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
 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
 我曰何爲而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
 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我先后大降
 汝何不與朕保同遷乎故汝有失罪疾於汝日
 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古我先后既
 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其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
 汝罔已知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
 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茲予有亂政同
 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

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也其多
 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
 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
 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救也
 此章先歸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
 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言也嗚呼今予告汝不
 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
 中于乃心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
 有濟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
 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
 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
 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乃有
 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暨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道路艱難恐
 嚴明號令姦人衆隙生變故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今于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
 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人古我先王將多干前功迪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契謂告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
 故復往居亳以亮休山故曰遷于

山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地之
 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今我民用蕩
 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
 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
 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
 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于冲人非廢厥謀乎
 由靈各非敢違上用宏茲責盤庚於既遷之後
 懼之意明吾前口之用謀略彼既往之情釋疑
 曲忠厚之意諄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
 以與成湯之澤於是而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
 之人尚皆隱哉于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

盤庚

尚書

元下六

肩好貨敢恭生牛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
 既羞吾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不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敷民德

永肩一心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

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
 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
 如此然民怨訓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
 益聞衆言及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惡厚之至
 此殷之所以不
 亡而復興也

說命上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

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
 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
 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
 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臣乃辟俾率先王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說以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
 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高宗欲傳範暨
 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
 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
 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簡
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
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
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高宗爲王時其父
小己欲其知民之野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苦故使居民間也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
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
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
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哲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

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今古文皆有彤音謂此必祖

故有豐隆之戒辭言淺直亦告少主
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
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伊康
命離侯而曰離侯命掌六師高宗命
傳說而曰惟說命總自官書中
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

高宗彤日

越有雉雉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成日

有雉之異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
蓋祭兩廟也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祀
豐于祀祀者備廟也豐於祀失禮之正故有雉
知之異和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
所失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承有不承。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下民其禍福

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非天夭折其。民有不若德。

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不若德

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予命者以效。

民乃曰。孽祥其如何。則天必嗚呼。王司敬民。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之職主於敬民而

主祀其可獨豐於昵。王之職主於敬民而

西伯戡黎。西伯文王也。祖伊知周德日盛

之。按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

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

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故天棄我不

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上章言

此章言。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

民棄厥。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

民棄厥。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即喪亡矣。指所為

微子。命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

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

古文皆有。

微子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

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兇卿士。師師非度。凡有

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微子

祖烈下述。喪亂哀痛。切言有盡而意。曰父師

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于顛隲。若之何其。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

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其意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乃罔畏。畏弗

其苟長。舊有位人。乃罔畏者。不其其所當畏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此答微子草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

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斂若仇敵。擄斂之也

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降歛之重夫上以降而歛下則下必為歛以助上下之敵雖實上之難歛以召之而討方且召敵雖不怠若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仇怨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其子自言其義決不可不也此答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

微子

微子

微子

臨周武王必封之豈待成王恭傳當開左傳史記禮記之矣不必辨其歸周於克殷之後也

周書
上卷十三篇

泰誓上

今文無古文有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武王之辭追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微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寅之月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

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

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劓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

泰誓上

周

王

微子

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
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
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尚書

泰誓上

周

三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
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諛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
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

惟揚優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
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
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
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尚書

泰誓中

周

三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爾其孜孜奉于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于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尚書

牧誓

周書

卷之六

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

此篇敘克商以後之事。不必考定。自然成。其言甲子昧爽。則追敘之詞也。

尚書

武成

周書

卷之六

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公亥至。甲子昧爽。與後之。詞並非。錯簡。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資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
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

鮮而不臣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任則不可。

武成

周書

卷之五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陳協合彝。常倫理也。箕子乃言曰。
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氏曰。天與禹神。通文而出列於。左。指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尚書

洪範

周書

卷之五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
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土也。亦人事發。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見先後之敘。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
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章蓋詩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行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此贊敷言之妙如此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

德之元華也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爰友者柔委順者也蓋習俗之偏為而治是也湯弗友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辨四也聖人撫世制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所以納天下民俗於至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洪範

周人

元二九

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筮必至三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其人而建立之然後曰雨曰霽曰蒙曰肆曰克此卜之曰雨曰霽曰蒙曰肆曰克此卜之曰雨曰霽曰蒙曰肆曰克此卜之

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洪範周九王

人以相參考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卿士逆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用人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為重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從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

洪範

周九

王

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無缺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

其他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性備過多也。性無過

少也。孔氏曰：雨多則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晷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賜若。

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正妄僭差豫怠

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

洪範

摩

王
百夫人

然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

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

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歲

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

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庶民惟星。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

言軫早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來斗去來

南至漆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

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左
行也日怪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

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分
分月立春春分從赤道立秋秋分從赤道立

冬至從黑道立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也月行南北入于其則多黑日

西南入十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故但以一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

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

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道是難言而

商書

大

日 本

惟月西大

耳見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

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以極之重輕爲先後

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

旅獒五峯胡氏皇王大紀以旅獒爲成王時書今觀篇中有周則于王之語

非告武王也。又武王崩，周公爲師召

也師保之官必用耆舊故武王以太

必不爲太保也人但是篇首有克商

商才六年而崩遠國來朝正在成王

時如肅慎越裳皆是也當從胡氏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焚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旅葵

周王

卷之五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言共十也名其十日穆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十則義不通周公示可以威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

金縢

周王

卷之五

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周公鄒二公之上而乃遇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爲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上則必禱於宗廟用朝拜上簋之禮如此則上下陞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貴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詳經意謂武王既爲承宗祀其責在三王言于天者謂三王之靈在于天也與下文子孫于下地語意相應武王於太王王季爲元孫於文王爲丕子周公對三王于仁若互稱之又與下文文王爾子孫語意相應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能事鬼神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乃命于帝庭較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而文德以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也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實命今我即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

見書乃并是吉三龜之兆一開籥見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念予一

人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

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庶

念我武王使之安也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註

謂兆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瘞

象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瘞

冊祝冊也置藏上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

日公歸之明日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上籙

書之物每上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上則納

冊於匱而藏之前後上皆如此故前周公乃上

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

風雷之變欲上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上籙

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

始為此置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前啓籥

見書乃視上兆吉凶之書此金縢之匱乃藏國

有大事移上冊祝之書視兆之書占人掌之但

籥而巳上冊之書藏之宗廟之中既金縢既

而又勝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也武王既

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

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

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與大夫盡

之書將上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

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

益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

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

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

尾又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

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上武王之疾二公未必

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上籙執事之公成王

使上籙者即前日周公使上武王疾之人也

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公之說因以問之

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

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

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

上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

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武王素而崩年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徙城三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

大誥

武王克殷以股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辭

尚書

金縢

周大

卷五

也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天誥

責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

威用能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寧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越茲將言下文代殷卜吉之事故殷小腆誕

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

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休美也肆予告我

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干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

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

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管不達此舉邦君御

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

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茲于恤不可成乃寧考

圖功此章深責邦君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

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

爾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

寧王若勤哉天閔恫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辛

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用勤恫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逆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下讀語連

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烈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肆子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按此三節中意

意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養

謂人之臣僕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

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此言民被四國之

害不可不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悲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此以今昔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

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上敢

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

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按此篇專主

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

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平上之一說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

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微子希子之長子紂之庶兄呂氏曰先王之心

公乎廣大非若後世城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

厚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公乎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

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

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求綏厥

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斁此因戒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康誥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

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

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易為稱

武王寡兄云者自謙之辭武王康叔之

兄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

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康誥酒誥梓

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

尚書

微子之命

周九

其罪司疏
之罪司疏

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備國封言為外事今按
其之國之辭而求其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
康叔蓋深於法者與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
職而此則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
蔽要囚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遜順也中言數陳是法與事罰罰以殷之常法
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
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
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
已當罪而務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
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

尚書

康誥

周王

三十三

蓋於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已汝惟小子未
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爾心之善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爾心之善
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爾心之善
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爾心之善
姦克殺越人于貨特舉此以不明用罰之畏死罔弗明用罰之慈明用罰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
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人不友于弟在此惟在此弗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此言人
臣之犯

此戒康
叔自身

尚書

康誥

周王

三十三

茲無赦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病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慈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殺者國可
大寅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
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敘道于懲
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
其速由茲義而率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
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
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罪
德川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汝亦罔不克
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
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
王之敬忌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王曰封爽惟民
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
則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明思夫民當
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
以安治其民為等罔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
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

則為無政於國矣。迪，古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朕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

用罰而用德也。數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殄而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母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商受醢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今古文文皆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乃穆

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罔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文王朝夕勅戒之也。惟，祭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為戒，則商邑可知矣。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辜，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有正有官守者，彝，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惟曰：我民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上句結
 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敬無外慕，則心之所守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惟一視之可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犬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致其厚也。薛氏曰：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

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王曰封我西土隸

周美

不
二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且。惟卽事厥

乘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臣以商君
服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
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
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
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
乾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
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
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

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西吉

11

石、二面、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以商受荒饑于
酒者告康叔也
後嗣王受也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
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
其辜
爾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
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先言所父者制殺人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勗茲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况茲於酒德也哉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誅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然又惟殷之迪諸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

酒誥

周書

同于殺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恒於汝弗索汝事時則同王曰封汝典聽朕恣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王曰封汝典聽朕恣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

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梓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篇名編之別今古文皆有文多不類前則尊論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

梓材

周書

之情無不通矣能通上下之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姦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恒常也敬勞恭敬勞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病也此章文多未詳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監三監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畝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斲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先王文王也夾也兄弟言友愛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此章以後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若臣下進戒之辭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

召誥我南望三途北望嶽嶽顧瞻有河

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

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

作書致告達之於王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又武廟在

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召公

逸邇而來也肅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

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

則經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若翼日乙卯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半一羊一

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書役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殷之頑民

男邦伯書役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殷之頑民

男邦伯書役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殷之頑民

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太保乃以庶邦冢

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

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洛邑事畢周公將歸

王乃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

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周御事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鯀在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此章

解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隆厥命天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隆厥命地順也有夏既隆天命今有殷亦隆

也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老成之臣稽古人之德

無所遺天則於理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

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誠和若陰

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誠和若陰

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誠和若陰

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誠和若陰

節性自
王身而
言即下
敬德也

尚書

結上節
命在君
說
宅新邑
三字連
上句肆
字作過
文
若有功
若治民
也應前

微而至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六

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

服土中為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

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

臣必謹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

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召誥

周王

徐三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

惟不敬厥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

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求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

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

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

嗣若功

天求命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

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

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韓民殷之頑

者百君子殷之德威德明也召公於篇終致敬

也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召公於篇終致敬

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

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惟恭奉幣帛

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

尚書

召誥

周王

王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史氏錄之

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

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

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于冲子以

下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

子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

其責難之辭也成王居洛歲久近以

殷命寧之事也成王居洛歲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

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

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

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

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
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
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俘來
 以圖及獻卜乙卯也洛師補耕及乙卯即召誥之
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
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
在澗水之閒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
故澗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
正食其墨也俘使也圖洛之地
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俘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換
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
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
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公命於無窮也
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
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
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
謝周公告
 周公曰王王拜手稽首禮祀于新邑咸秩
 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秩
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祭祀典
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予齊百工倅

從王于周予惟曰有事
也予曰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
但欲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
 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
 功之尊顯者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章
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
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
慰答功臣而勉其左右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
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
 孺子
 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獨
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則自是而往
 有若火然始雖微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
焚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
 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道及撫
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
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
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太以裕俗則
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
 冲子惟終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
則統御諸侯教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養萬民之道也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棄侮此御諸侯之道也
享朝享也儀禮物

帝也諸侯享上有誠有為惟人君克敬者能識
 之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
 而為叛亂哉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裴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來哉篤敘乃正
 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
 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發謀即反此教養萬
 詳正父武王也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我則
 人不致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
 下不廢周公之命矣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
 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
 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後
 謂洛邑王於洛邑和俗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
 焉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
 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
 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居師者宅其衆也
 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
 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也
 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惟公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因上下四方為
 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
 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之有退休之
 志故示其所以王曰公功裴迪篤罔不若時
 留之之意也王曰公功裴迪篤罔不若時
 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
 者厚矣未可以言去也

辟于周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
 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於宅天下
 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但宗之
 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於周
 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猶留守留後之義
 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公功肅將祗
 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
 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
 命寧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為四輔將犬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
 而治為宗周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
 之四輔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共

世享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
 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去以困我
 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
 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
 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
 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
 答謝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
 恭者大其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
 休惟王有成績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廢民

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國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于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之成王也。

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

者衆卿大夫也。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也。自效。俘來毖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明索禋敬也。以事神之

尚書

洛誥

周書

卷之六

禮事公也。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禋祭名。周公也。而祭於文武也。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自罹疾害者子孫。王俘殷乃承敘萬年。其求觀萬年厭飽乃德也。王俘殷乃承敘萬年。其求觀朕子懷德。承敘萬年。其求觀法我。稱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俘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難于王也。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亦責難之意。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太室裸。此下史官記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者歲舉之祭也。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留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賓和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和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灌地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尚書

洛誥

周書

卷之六

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多士。商民遷洛者。亦有位之士。故周公。今文古。文皆有。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成王留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蓋推革命之公。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呼多士。誥之。惟天不畀。不固殷之亂。故輔我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

敢有求位之心哉惟帝不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後
 民甸四方周公及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
 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
 民觀是亦可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
 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惟時上帝
 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惟時上帝
 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武成言祗承上帝
 以過亂略是也有命
 曰割殷告勅于帝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
 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
 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割殷之事非有私
 心一於從帝而無貳
 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
 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
 而潛消頑民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反側之情爾予其曰乃汝大爲予亦念天即
 乃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
 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

于殷大戾肆不正紂既死武庚又
 死言當遷徙也王曰猷告爾
 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
 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以開
 論之也殷之先
 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周
 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論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
 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
 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
 有所簡拔也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
 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王曰多士昔朕來
 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
 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
 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
 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益
 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
 今乃猶有所怨望乎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
 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子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
 多遜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
 多遜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
 矣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乃尚

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也。爾乃庶幾

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有爾田。爾乃庶幾。安爾所居也。此章所言皆舊矣。爾克敬天

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夫自亡國之末

裔為起家之始祖。頑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

攸居。王曰。之下當有闕文。時我或有所言。皆以

無逸。成王初政。周公作是書以訓之。上自

無不具載。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未歎。其意深遠矣。今古文皆

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

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

有九年。久居。民聞與小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

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高宗

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所

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憐小之人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舊興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

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法

述其源流。之深長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

書觀之。則文王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

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

者。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

舉全數也。文王無逸。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

待人不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
則有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已。
則有古之人。其臣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是民無。
此句指或胥譴張爲幻。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
之者臣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下訓吉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
也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非顯王。茲四人迪哲。迪開明也。謂四人厥或告之
上讀曰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大民前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稱高宗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
云至千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
時或怨乃所樂聞。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時說成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王不顯則信之。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
怨有同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
言口同嗣王其監于茲。
違無一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之稱中。語多
民不怨君奭。未詳。今古文古文。召公自以盛滿
也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通篇並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
不露出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此篇周公
字而意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悲惻。
惻惻之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夾實。主於召公。留不留。
未如何。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在我句弗末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時我二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
信言以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不知二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字連下于我冲子。自謙且非能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天命不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
易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南書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君東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
周書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此章序商六臣之
於前歷年所。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天惟純佑。命則。
也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何知。
下讀咸奔走。惟茲惟德。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惟日欽劓割夏邑。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言桀矯誣上天而虐命不能開民衣食之類。始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遏絕之。猶乃大降厥虐。其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於內。變盡其心。敗其家。不能善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懣者。則天惟時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天惟時
 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曰求。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
 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
 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義民。賢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同惡相濟。相與擯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當逮事紂者。寧不惕然。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內愧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有宥焉故再言辟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今至于爾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爾辟謂紂也。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友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有殷。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乃王若曰。復誥相承。書無此體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至於章先鳴呼。史官豫憂來世。傳疑或誤。蓋有竊之爲。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佚有辭。義同。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

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佳式哉我月休寧受命于爾多方也典主式川
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
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昇付厥命以正爾
多方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
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就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
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
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羣雄之
心者莫切於是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
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
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
定罪則猶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
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爾乃迪
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爾乃迪
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心其未知所
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
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
不可如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
而要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全
四之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洛邑之遷民者也言
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爾罔不克臬臬事也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其奔
其職無或及側偷走臣我監亦久矣宜加體悉竭力
情而不能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
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
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
期之也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頑民誠可畏矣然
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
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
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
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
之惡其轉移感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
動之機微矣哉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
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
為言故此因主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
以勸厲之也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
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離逃爾土此章既勸之以休王曰我不惟
多詰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

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開其是篇尤為可見

立政

此書戒成王以任賢才之道而其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今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口常伯

尚書

多方

周書

三

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常諱者周公曰美矣此宜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綴衣虎賁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額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

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

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實也迪知者真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也謀面者謀人之而貌也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

尚書

立政

周書

三

近者察之說嚴旬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速者及之難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旬者非牧其地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元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

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以是敬事上帝以是立民長伯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二百立政任人準夫牧作

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準夫牧作

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
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表司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藝人者上祝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上祝巫執技以事上者內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瑟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兄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意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忍其或與淫巧機詐以充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係陳廬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司徒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獨舉此者以其名位
通於天庶徵盧烝三毫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
子庶庶徵北毫殷熟爲南毫偃師爲西毫烝或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哉按此帝替之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故都而湯居之
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

之篤之訓故能立此常任常伯川能俊有德也
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
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
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
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上言罔攸兼則猶
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亦越武王率惟救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
丕基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
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
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
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
如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頌南宮括之徒所以輔
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嗚呼孺子王矣繼
之於後並受此丕丕基也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
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有間之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王其於立政立
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
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順之使展希四體以
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歡慎之事
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始終始其治此任
人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
受民宋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
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

須忘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

又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

文孫也。有所兼者，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

之也。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

是治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

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

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

又能擇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倫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倫人其惟吉士，用勸相

我國家。王當繼今以杜立政，勿用倫人，小人其

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則勿有間之

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司之牧夫，其

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

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

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治也。治禹服戎服，兵器也。

左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

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

惟勿誤庶獄之心。而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

奉克詰戎兵之戒也。惟克用常人。常，人常德

之人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

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

中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

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

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官。成王訓迪百官，史錄

其言，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

董，督也。治官，凡

治事之官也。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

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

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

掌邦政，統六師。

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反者，令出不可行而之謂逆。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

周官

周本

蘇氏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臨事而謀乎。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末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即立政三

事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勸之也。

君陳

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君，若不見聖君，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君陳

周本

師衆虞度也。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君陳，爾其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君，若不見聖君，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其所以為成王歟。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上章成王慮君陳之狗已此則慮君陳之狗君也有弗若

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克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

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

義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

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末世知敬典而不知

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古文皆同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之變王室幾格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

王之詰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冏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洮頰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洮頰相去聲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平時則

召六卿使師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其同以王命召也而周同姓國族奴姓國畢衛毛皆文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成王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

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所甚重也成王將崩

顧命顧命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幃帳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倕爰齊侯呂伋以二

于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為慶居宗室命者動輒舉諸侯命者家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之意深矣命之曰王命之曰王命之曰王

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伯。狄設黼屨綴衣。設黼衣。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華臣。天子之席。三垂仍几也。因生時所設。西序東嚮。周禮古事。變几凶事仍几。純之充反。東序西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養國老。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舅私燕之坐。問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生玉。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之坐也。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

顧命 周書

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叢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生此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西序所陳不惟亦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成王平日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也。此五玉與上文四坐皆先王朝祭之所用。故先陳之下文所陳。但國家所藏之寶。其越王五重大輅四字當自為一章。承上文為義。故曰越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賓階西階階階東階面南嚮也。王之生也。周禮大裘出帟又按所陳寶玉二

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惠。以刃外髡也。堂廉曰。冕大夫服劉。鉞屬。瞿皆戟屬。鉞侍臣所執。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機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此制既廢。人士技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禮所成。環以推埋。臨之徒。此音士。幾音銳。當作銳音九。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卿士邦

顧命 周書

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案者蓋無事於真祝不欲純用吉服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太保也。彤裳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史相禮。故皆祭服也。同爵者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此太史口陳者也。下法也。王再拜。

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受上宗同瑁則

也宿字本作肅肅古通用肅進也咤陟嫁反奠

祭酒者三爵酒於神坐也每一爵酒則奠爵於

地三爵而三反也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

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而王堂盥洗更用他

人小宗伯以酢酢報祭也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

人供太保受同祭噉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酒

至齒曰齋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

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故太保降收諸侯出廟

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

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

廟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東西

廂也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王出畢門立應門內諸侯入應

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未其系以爲是實稱舉也

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所出奠贊皆

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

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受

姜若克恤西土姜若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

姜若卽下文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

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守成

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王若曰庶邦

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康王在喪昔君文

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

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

富氏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

至也齊信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無盡而極其誠蓋誠不務

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

於天康王言此者求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
 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
 釋冕反喪服禮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
 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
 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
 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衣服受也曰何為
 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于未及期日而有齊衰
 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
 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
 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
 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誦哭踊答拜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矣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
 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者明足以為後世法

畢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月六月甲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
 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于都也王若曰嗚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畢公代周公
 命為太師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迄
 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

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周公當世道方
 畢公之世則特升於大猷矣故周公於殷而謹
 厥始若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
 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
 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
 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哉今我做命公以周公化訓頭民之
 事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旌別
 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
 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
 世同流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
 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
 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
 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
 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王曰嗚呼父
 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
 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司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

畢命

周王

三十四

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

辟之有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則祖父之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陳氏曰據王時所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

君牙

周王

三十七

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移為變易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君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達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訕諤其問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

呂氏數
出幾語
此節尤

慮修綴皆其枝
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遺

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

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

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呂氏曰穆王卒章之望

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

導其修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

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

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誥

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

贖刑遂使解者

肆為議詆惜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王

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

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鴟義者以鴟張跋扈

劉也鴟張形勢恣悍如鴟之張

翼跋扈凶橫自恣陵人之貌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

剗則桷黜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

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

南書

周命

周王

三

南書

呂刑

周王

三

世在下皇帝舜也以書放之治苗民命伯夷禹

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

與分北之類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

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

重即義黎即和也國語曰少皞氏之末九黎亂

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并臻顯

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竟

復育重黎之後不

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辭聲苗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

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

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皋陶為士制百

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皋陶不與三后之列

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

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

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實主也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

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配享在下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

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

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無毫髮不

樂匪徒
通用不
專訓
也湯誥
無從匪
義以刑
中治民
之從匪
者

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顯。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仲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

呂刑 周書

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或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苟項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懲齊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威辟之也。休宥之也。勿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吉爾祥。刑在今爾。安百

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刑之祥者。刑。斯無刑。民憐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罪。麗于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實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實于五刑也。不簡者。詞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實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五過之過誤也。疑於罰則實于過而宥免之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五刑之疑有赦。五罰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呂刑 周書

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辜。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剝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

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六刑口錢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

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

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

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死然民重出諸亦甚病

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

上其斷獄之貴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畢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

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

文侯之命武公迎太子宜曰立之是為平

皆有古文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侯名仇義和其子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桓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蘇氏讀文侯稱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曰予極矣平王宜若爾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稱敗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讀文

乃旋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費誓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魯衆故以費誓名篇今古文皆有

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殺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敵梳當有紛繁持之甲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殺縫係反敵舉天及平音的梳紛如綴而小繫於梳以爲飾淬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弄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淫大也牯閭牧也機馬所舍之閭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機一或

不謹而傷閭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

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澤險阻屏皆有

害於師也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獲胡化反

費誓費誓

結乃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

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

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

或越逐而失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

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

嚴部伍

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

也時儲備也不逮若今之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援緩急而次之也夫國三軍皆魯三郊三遂也積穀於木也日積精端之木也旁日幹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授我之樂也無餘刑非設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設刑軍以刑會勿輕為急故皆服大刑積穀多矣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淮徐戎若日量敵之堅瑕

秦誓

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

責

本

五

俾如流是惟艱哉說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其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塞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諭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而思者深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姑依安國壁中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書序

周金

五

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飫孔氏曰舜理四方諸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地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義和涸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

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

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

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孔氏曰先作汝鳩汝方

王帝啓也醜惡也不期而會孔氏曰先伊尹相湯伐桀并

自師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陽鳴條在安邑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之西

臣扈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象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

可者湯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代三腰倖

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三腰國名今湯歸自

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單上成湯既沒太甲

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甲元成湯既沒太甲

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

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

囂

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

乙大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共妖也至成臣名陶相耿皆地名陶相在

河此耿在河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

盤庚三篇經言亳陶相耿惟四邦耳盤庚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以殷始咎周周

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

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偽泰誓得

上篇言觀兵之事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

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識其政事作武成放牛也武王勝殷殺受立

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

宗彝作分器宗彝宗廟彝尊也以西旅獻獒太

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

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

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
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
公既得命未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畝也穎穗也禾各一穗
合爲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勿因禾必有獻特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經文朕其弟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
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周
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
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
成王政踐滅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史記作蒲姑篇亡成王歸自奄
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周公告立政成王既黜
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
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

周公作亳姑此言周公在豐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周公既沒命君陳分
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
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
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
畢命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
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作呂刑訓夏贖刑謂訓夏氏之贖刑也平王錫晉文侯秬鬯
圭瓚作文侯之命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
東郊不開作費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
諸虜還歸作秦誓

十三經解詁尚書

十三經解詁

毛詩國風

子貢詩傳

子夏詩序

朱熹集傳

周南一之一

傳文王之妃娒氏思得叔女以共內職賦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而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音求。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妲

德故作是詩。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

悠悠哉輾音展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禮反。

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音帽叶
音獲
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傳太姐將歸寧而賦葛藟

匡葛處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乎

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附夫

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甲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

于灌木其鳴喈喈后如既成絃葛之覃兮施于

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音刈是穫音穫爲絺音絺爲絺音絺爲絺音絺

服之無斃言生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

薄漣音緩我衣害音漣音害否女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

耳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

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采采卷耳上聲不盈頃音首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叶戶郎反○后妃以陟彼崔嵬音崔我馬虺音灰

隤音類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反陟彼高

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音似觥古黃反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鵲斯

序鵲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鵲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訖訖兮宜爾子孫振振音訖音振螽斯羽訖訖兮宜爾子孫繩繩音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

螽斯

螽斯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繇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音灼音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黃其寶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鵲斯

序鵲斯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置音肅音兔施于中林音施音中趙趙武夫

公侯干城音干音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趙趙武夫公侯

好仇音好音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麟之趾三章三句序以為闕聯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一之二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叶如字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音逆叶

御音逆叶之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

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維鵲有巢維鳩方

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

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芣

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

失職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止反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

于以采芣

繫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音之僮僮

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音旋

采芣三章章四句

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

艸蟲

序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嘤嘤音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音抗叶乎攻反

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陟彼南山言

采其蔌未見君子憂心惓惓音抽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說音悅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

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章七句

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

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

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音舉于以湘之維錡音甘及釜音父也湘烹也蓋和羹而
 有淹以爲羞也錡釜子有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
 誰其尸之有齊音齊季女宗室太宗之所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救荒廢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鍾○救荒
監貌友草舍

也召伯循行南園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桑

蒂甘棠勿翦勿敗罪反蒲召伯所憇音器救蒂甘棠

勿翦勿拜叶變召伯所說音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傳聖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入聲浥邑音行露豈不夙夜吁羊謂行多露南國之人

適召伯之教張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儷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

誰謂雀無角可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

女音無家叶音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音豪不

足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天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叶各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叶祥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序善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純音駝退食自公音威委蛇

音移叶。委蛇，南陽化文王之政，在位特節儉正。
唐何反。委蛇，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

自得
如此
羔羊之革
叶訖反
素絲五紬
委蛇委蛇
自公退

爲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總音宗委蛇委蛇退食自

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囂

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音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

振音直君子歸哉歸哉南國攸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

殷其雷叶在南山之側反何斯違斯莫敢遑

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後叶

反傳斯達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傳召國之人。安于治賦。標有梅。

男女得以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南國

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標有梅其實三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堅

反詩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詩國風

召南

十

武三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

命不同。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嘒彼

小星。維參與昴。與昴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寔寔命不猶。

音寔寔命不猶。

音寔寔命不猶。

小星二章章五句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沱。

江有沱。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

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

悔。是時。記水之旁。媵有侍。年於國。而嫡不與之

而迎之。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

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

詩國風

召南

十

武三

歌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死

麋。一作麋。又作

楚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彌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

士誘之。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

美之。林有樸。檝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

女如玉舒而脫脫音兮無憾我悅音兮無侵音也吠

野有死麋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傳齊襄公結昏于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

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

肅離之德也

何彼穠矣音唐棣音之華音曷不肅離王姬

之車音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取

可的知其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

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猶給也絲之合而為緝猶男女之合而為昏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

序鄒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

以時仁如鄒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段音壹發五豝音于嗟乎騶虞音

于嗟乎騶虞音

于嗟乎騶虞音彼茁者蓬壹發五豝音于嗟乎騶虞音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一之三音武王克商分自封城朝歌而北

封諸侯而歸地號入衛其詩皆

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音未並舒王切

監殷四國害周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

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栢舟

序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

遇小人在側

汎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音不寐如有

隱憂微我無酒以敖音以遊音婦人不得於其夫

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忡

忡

忡

悄七少反慍音于羣音小觀音閔音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音審辟音有標音日居月諸胡迭音而微心之憂矣如匪音澣音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栢舟五章章六句

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棗衣

序棗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莊公感於

詩園

一

主

小

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音所治音我思古人俾無訖音兮音絺兮綌兮淒音其以風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章四句

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棗賦燕燕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音差音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

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燕燕于飛音同與紫之頑音與杭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音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音其心塞淵音一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音淵深惠順淑善也

傳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音傷已

不見音奮音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音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音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

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音畜養卒終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一

抑

大

小

日月四章章六句

傳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諠許約浪笑敖中

心是悼公之為人狂蕩暴虐莊姜不終風

且霾同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

且曠同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同

曉曉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章四句

詩國風

一

七

三百五十五

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

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

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鐘同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人伐軍者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

心有仲爰居爰處爰喪息其馬于以求之于

林之下見止也死生契其闊與于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其室家于嗟闊兮

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及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傳衛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

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同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其子作此詩凱風自南吹彼

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詩國風

一

七

三百五十六

傳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眴眴同黃鳥

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傳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

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同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子從役于外雄雉于飛下上反其音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可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叶反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下反

雄雉四章章四句

傳管未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與器同○

涉以衣而涉曰厲案衣而有溺與米同濟盈有鸛

以反雉鳴濟盈不濡軌與器同雉鳴求其牡

淵水滿貌鸛鳴雉鳴叶反日始旦

士如婦妻追冰未泮招招舟子叶反人涉卬

與昂叶補否叶補人涉卬否叶須我友叶羽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傳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親新古

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退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反

采芣與封同采芣與匪同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

同死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行道遲遲中心有

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叶反誰謂荼苦其甘如

薺此音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

止音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

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亡黽勉求之凡民

有喪匍匐音匍匐音救叶反之不我能愔與音

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用不售與音昔

育恐育鞫與音及爾顛覆與音既生既育比于

于毒我有旨蓄叶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

我御窮有沈音有潰音既詒我肄音不念昔者

伊余來塋音伊余來塋音伊余來塋音伊余來塋音

谷風六章章八句

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黎侯

而寓於衛其臣勸之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

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侯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旄丘之葛叶居何誕音之節音叔兮伯叶音

何其久叶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叔兮伯兮靡所與圖言弊也瑣兮尾兮流

離之子叶獎叔兮伯兮衰音又如充耳也流離漂

旄丘四章章四句說同上篇

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

序一作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上聲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左手執籥音右手秉翟

音直角反赫如渥音握音赫音公言錫爵音山有榛音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泌音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音及變音彼諸姬聊與之謀音諸侯父母終思歸

行遠音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音女子有

宿于干音飲餞于言載脂音載音還音車言邁音邁音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

之永歎音思須與漕音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傳管束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序北風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

爾

出自北門叶反憂心殷殷終宴音且且貧莫知我

艱叶居反已焉哉叶將其反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音甫

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音甫王事適我政事一

坪音益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音責叶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音甫適之也一猶皆也王

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坪遺音甫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推音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

詩國風

邶

圭

詩三百九十九
小邶四十五

北門三章章七句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亟為威虐百姓不親音甫

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音甫惠而好我攜手同

行音甫其虛其邪音甫既亟只音甫且音甫虛音甫且音甫

邪音甫一作徐緩也言北風雨雪以此音甫北風其嘒音甫

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音甫皆

矣音甫雨雪其霏音甫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

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傳時不尙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音甫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

池音甫躑音甫期會之詩音甫靜女其變貽我彤管音甫

彤管有煒音甫說音甫悅音甫懌音甫女美音甫結殷勤之意音甫自牧

歸荑洵美且異匪女音甫之為美美人之貽音甫也

亦貽也英

詩國風

邶

圭

詩三百九十九
小邶四十六

靜女三章章四句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音甫親音甫臺音甫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親臺於河上

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音甫河水瀰瀰音甫燕婉之求音甫遠葉音甫陳音甫

不鮮音甫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

而作音甫新臺有洒音甫先典音甫反音甫河水浼浼音甫美辨音甫反音甫燕婉

之求遠條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

得此威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

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叶舉願言思子中心

養養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伋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師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則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

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

子相殺兄弟相殘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四句

邶一之四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序柏舟共姜目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

義父母欲奪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

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音彼兩髦音實維我儀

何反之死矢靡他音梳母也天音只不諒

人只音只不諒

至矢誓靡他音梳母也天音只不諒

彼柏舟在彼河側音梳兩髦音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愿音只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傳三未義音梳周公邶人風之賦牆有茨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音梳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厚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音梳中冓之言不可詳

以判之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傳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義父母欲奪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佗佗音佗叶如

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音如

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瑱之言加也以下王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莊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今宜姜之不

善乃如此玼音此玼音其之翟聲也去聲髮言不稱也玼音此玼音其之翟聲也去聲髮

如雲不屑髢也音第王之瑱也音殿象之栴音帝

也揚且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音之哲音錫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而天之胡然而帝也同也三章之末云然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深矣

團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采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

世俗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采桑唐矣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音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團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難之責責

桑中三章章七句

難如云切今作

庀鴉之賁賁一作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

鴉鴉之不若也

鴉鴉之奔奔鴉鴉之疆疆葉音王反○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

鴉鴉之奔奔叶音通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鴉鴉之奔奔叶音通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鴉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宣姜之惡不可勝

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鴉鴉之奔奔是也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

詩國風

鄘

无

三百七十八

河壁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

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

國家殷富焉

定音訂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

之榛栗椅音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定北方之宿營

而正中翼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

入之景以定東西又祭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

景山與京叶音居降觀于桑叶音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生故城也堂焚自之方邑也景則景以北方

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音說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音一騶音牝牝三千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述

備之遺民流河而南立宣姜子中以盧於

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

文公大布之奉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辛卯三十

三百乘

詩國風

鄘

无

三百七十八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蟋蟀

序蟋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

耻國人不齒也

蟋蟀音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音去父母

兄弟音弟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

之淫氣也朝音朝齊音齊于

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音齊

如自下而升也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乃

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音信也不知命叶音命

并友也

蝦蟇三章章四句

傳未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

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何反人而無儀何反人而無儀不

死何為何反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

死何俟何反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旌

序于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

告以善道也

于旌音在浚音之郊音素絲紕音之良

馬四之彼姝音者子何以畀音之子于旌在

浚之都素絲組音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

予音之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音

于旌三章章六句

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文公之時詩蓋見其外

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彼滅

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

起善端之時也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

能救也

載馳載驅叶祛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侯叶祖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宜姜之女為許穆公

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

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

臧我思不閔閔閉也止也言陟彼阿丘言采其

蕓音且狂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許人尤之

其麥音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音百爾所思叶新不如我所之又音歸

而涉音之麥音又自傷許國之小而不救

故思欲為之控告下大邦而不知其將何所

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將

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鄰國法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鄰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

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

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音與綠竹猗猗音賢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音平如琢如磨瑟兮僊兮音限赫兮咺兮音反

詩國風

衛

三

延百九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音喧兮音限與音限瑟兮音瑟綠竹青

青音清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會音怪弁如星瑟兮

僊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音升如星瑟兮

僊兮音升如星瑟兮音升如星瑟兮音升如星瑟兮音升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音倚倚

重音平較音角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音比似之則

盛之至也音聲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

開大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轡上出轍者謂

車兩

傍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傳鄰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攷槃

序攷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音賢碩人之寬音區獨寐寤言永矢

弗諼音喧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考槃在阿

碩人之適音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過亦寬

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考槃在陸碩人

之軸獨寤寤寐永矢弗告音告之意寤寐已覺而猶

以此樂告人也

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傳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音補姜使驕上

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音衣錦駿音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音禪也錦衣而

加聚焉為其文之太著手如柔荑音蓂膚如凝脂

領如蝤蛴音齊齒如瓠犀音犀螓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見反芳音如生曰美音亦白

白也領頰也音本蟲之白而長者髮眉中

之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音蟬而小其

曲倩口之類也音黑自分明也頌人教教

辨說音于農郊音四牡有駘音朱轡鑣

鑣音翟弗音以朝音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放教長貌說舍也音農郊近郊也音轡飾也鑣者

馬銜外鐵人君以朱轡之也鑣鑣盛也音翟車

也夫人以翟羽飾車音後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音括音施音厭音滅音許音反音鯨音鮪音有發發

方月反音葭音茨音揭音庶姜孽孽庶士有

臣音揭武貌音揭音庶姜孽孽庶士有

碩人四章章七句

傳女歸非禮裝而見棄鄰人刺之賦氓

卒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

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

淫佚也

氓之蚩蚩音抱布貿音絲音匪來貿絲來即

匪來貿絲來即

我謀音送于涉淇至于頓丘音匪我愆期

于無良媒音將音于無怒秋以為期音此

其婦人所棄而自敘音乘彼坳音垣音以望復

關音不見復關音泣涕漣漣音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衛上爾音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音

之未落其葉沃若音下音同音嗟鳩兮無食桑甚音

林音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士之耽兮猶可

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音也音若音潤澤貌甚桑實

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漸音失音車帷裳女也不爽

壯音反音士貳其行音去聲音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音

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音三歲為婦靡室勞

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音言既遂矣至于

暴矣兄弟不知音其笑音矣音靜言思之躬

自悼矣音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音戰音反音隰則有泮音見音反音總角之宴言笑晏

晏音伊音反音信誓旦旦音不思其反音反是不

思其反音反是不

思其反音反是不

思其反音反是不

思其反音反是不

思叶新亦已焉哉叶將黎反。○汴汴也。高下之

氓六章章十句

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序竹于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淇水在右叶羽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蒲反

詩閨風

衛

毛

小三百三

○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而東南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淇水在右叶羽泉源在左巧笑之瑤叶上佩玉之

出遊以寫我憂

竹竿四章章四句

傳一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

序芃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芃蘭之支童子佩觿叶音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叶季兮叶

芃蘭之葉童子佩鞶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叶

容兮遂兮垂帶悸叶兮叶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芃蘭二章章六句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詩閨風

衛

毛

小三百三

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圖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鄆人從軍其妻念之賦

伯兮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揭音邦之桀兮伯也執殳音爲王前

驅音武貌桀才過人也及長丈二而無自伯之

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音爲容其雨其雨

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音得諼音草

言樹之背音願言思伯使我心痠音妹

伯兮四章章四句音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

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思以閨之故其民悅而忘死

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

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

不肖已而行則告以婦期念其勤勞哀傷

慘惻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若

上閨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

之若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音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音斤紀

梁在梁則可以蒙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棄夫而欲嫁之有狐綏綏在

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音叶計及○厲深

以中束衣也在此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

厲則可以帶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

之子無服音叶蒲

有狐三章章四句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退出處于

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

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音叶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

爲好音去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有贈我以微

報也但欲其長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

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叶舉

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音衛國地

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乎下故
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
人心怠惰且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
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
心也

王之一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
六百里之地乎上徙居東都王
城於是王室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
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
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
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傳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
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序黍離閔宗周也

一

王

卷之五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
反此何人哉故宗廟官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
顛覆傍人不忍
去故賦其所見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
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咽叶
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成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夫

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
黎反鷄棲于塙

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
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

勿思叶新齊反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君子于役不日不

月曷其有佸音活叶
戶劣反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

下括音括叶
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
列反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一

王

王

卷之五

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

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音止

且音疽○簧笙等管中金葉也蓋笙等皆以竹

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前篇婦人所作

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君子陶陶左執翫音桃右招我

由敖音翔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楊之水

○序楊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楊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

威又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平王以申國近

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楊之水不流束蒲古及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

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堪乏水三章章六句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序中谷有雅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

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雅反嘆其乾矣有女仳離音離嘸其

嘆矣音難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音年中谷有雅嘆其脩音修矣有

女仳離條其獻音六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

矣音古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益以吉慶為中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傳襄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音吾我

生之後逢此百罹音何尚寐無吪音侯

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音憂尚寐無覺

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縣縣葛藟音縣在河之滸音虎終遠音去兄弟謂他人

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音去其鄉里家族而流

此詩以自喻。縣葛藟在河之浹。音候叶矣。終

遠兄弟。謂他人母。彼叶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

已縣縣葛藟在河之漚。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勻。叶古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

葛藟三章章六句

傳王好說大夫憂之賦采葛

序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叶居芳一日不見如三月芳。采葛所以

以行也。彼采蕭叶陳芳一日不見如三秋芳。

詩國風 一 王 聖 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彼采艾芳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芳。

采葛三章章三句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

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又貌衣如綈反豈不爾思畏子

不敢綈之始生也衣如綈反豈不爾思畏子

不敢色皆備其青者如綈周衰大夫猶有能以

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反謂予不信有如噉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

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音其來施施

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

彼留之子叶獎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

詩國風 一 王 聖 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十三經解詁

毛詩國風二

子貢詩傳

子夏詩序

朱熹集傳

鄭一之七

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宜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撫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魯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

是也

詩國風

二

鄭

一

朱熹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

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芳敝予又改為芳適子之館叶反芳

還予授子之粢芳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

詩緇衣之好芳敝予又改造叶反芳適子之館

芳還予授子之粢芳緇衣之蓆叶反芳敝予又

改作芳適子之館芳還予授子之粢芳蓆大也蓆有安

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祭音不聽大夫

風之賦將仲子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未

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

亂大謀焉

將音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豈敢愛

之畏我父母叶反仲可懷也叶反父母之言亦

可畏叶反也將詩也杞樹屬也生水傍蓋里將之地域溝樹也此淫奔者之辭將

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叶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

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反豈敢愛之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檀皮

澤材難剝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傳大音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序未于田刺莊公也未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

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義而得衆國叔于狩叶始巷無飲

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川許厚反叔適野。

巷無服馬叶滿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

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博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序大未于田刺莊公也未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馬叶蒲補及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

火烈具舉音檀音但音錫音暴虎獻

狃音紐叶古反戒其傷女車衡外音汝○

兩馬曰騂如舞謂詡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
澤也火焚而射也公莊公也狎習也蓋叔多材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

行杭音叔在藪火烈其揚叔善射忌記音又良御魚叶

駕反忌抑磬音慶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來

轅馬曰服裏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奇上
也馬行者驟少次服後如駕行也忌押背語

助辭駟馬曰磬止馬曰
控舍按目縱覆滿曰送
叔于田乘乘鵠音保
補苟反

雨服齊首。兩轡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忘叔發罕 叶虛 忘抑釋 音水 忘抑鬯 音芳

叶姑思驢曰驢毛曰鴝今所謂烏驢也齊首如

後如人之兩手也慢遲也罕希釋解也拥
大荒登春秋傳作冰壘芳囊也與報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傳鄭文公使崑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厚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

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弗召衆散而歸高克奔

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

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叶音郎反。駟介旁旁。音崩叶同反。二矛重平聲英。

河上乎翺翺清邑名驕介四馬而彼即也

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

禦狄于河上又而不召師清人在消駟介庶庶
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

二矛盾河上乎逍遙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

存者喬清人在軸叶音胃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石而已

抽叶勑中軍作好左謂御馬者旋還車上有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滲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傳子皮爲政也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羶羔求作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叶而李而洵直且侯叶洪姑洪彼其

記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飾解也羔裘晏

也

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反兮也三英

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傳鄭大夫婦相棄賦大路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

遵大路兮所覽執子之祛叶起反兮無我惡也

兮不逮音替故也遵循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

祛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遵大路兮擊執子之

手兮無我靚音嶺兮不逮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賦女曰鷄鳴

序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

德而好色也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

將翔弋鳬音與鴈此詩人述賢大婦相警戒之詞弋言加之

何二之與十宜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叶孔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詩厚反知子之來

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雜佩者左右佩

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雜佩者左右佩

下繫三組貫以纁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

未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各懸一玉如半瑀而內

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璜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衡牙觸璜而有聲也非獨玉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

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翔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生落此疑亦淫之詩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良反將翔將翔佩玉

將將音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

胥

序山有扶胥一作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山有橋松無反隰有游龍不見子

充乃見狡童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代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

而救之賦穉芳

序穉芳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穉芳音穉芳風其吹女音叔兮伯兮倡予和

去聲叶女穉木稿而將落穉芳穉芳風其漂女

戶圭反者此淫女之詞

叔兮伯兮倡予要音女

穉芳二章章四句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七丹反叶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

能餐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

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

童之狂也且淫女語其所私者狂童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音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

而女不隨

子之丰

音風反

兮俟我乎巷

音胡反

兮悔予不送

兮

音豐反

人豐滿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予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

音昌反

兮俟我乎堂

音昌反

兮悔予不將

錦聚

音項反

衣裳錦聚裳

音叔反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聚禪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感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者

音者反

者乎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

音善反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

者

者也

東門之墀

音善反

茹

音茹反

蒺藜

音蒺反

在阪其室

則邇其人

音邇反

甚遠

音甚反

者曰阪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

阪阪之上草識其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

爾思

音爾反

子不我即

音踐反

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

有與淫者之居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

爾思

音爾反

子不我即

音踐反

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

有與淫者之居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音齊反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音思反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音淒反

風雨淒淒

不夷

音不反

其期之女言當此之時見

風雨瀟瀟

音瀟反

風雨瀟瀟

音瀟反

風雨瀟瀟

音瀟反

風雨瀟瀟

膠膠

音膠反

既見君子

音見反

云胡不廖

音廖反

風雨如晦

音晦反

風雨如晦

音晦反

有反雞鳴

音有反

不已既見君子

音見反

云胡不喜

音喜反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三章章四句

東遷學廢

音東反

君子傷之賦子衿

音衿反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衿反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馬

青青子衿

音青反

悠悠我心

音悠反

縱我不往

音縱反

子寧不嗣音

音嗣反

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

音青反

悠悠我心

音悠反

縱我不往

音縱反

子寧不嗣音

音嗣反

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

我思

音我反

縱我不往

音縱反

子寧不來

音寧反

挑兮達兮

音挑反

我思

我思

我思

音我反

縱我不往

音縱反

子寧不來

音寧反

挑兮達兮

音挑反

我思

我思

悅反

音悅反

在城闕兮

音在反

一日不見

音一反

如三月兮

音如反

悅反

悅反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音子反

三章章四句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子衿

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人反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音

衣綦其巾聊樂我貞音云人見淫奔之女

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可謂出其閨音閨音

有女如荼音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縞衣茹藿

詩國風

二

鄭

上

施氏音

聊可與娛音娛愛者也如處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

色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闕一人美之賦

埜有蔓草

序埜有蔓音蔓艸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

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音漙有美一人清揚婉

兮邂逅相遇適我願音願遠及兮音然美也男女相遇

於野田草露之閒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闕二字譏之賦溱洧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

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音渙元及兮士與女方秉簡音簡

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

訐音訐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

詩國風

二

鄭

上

施氏音

藥音藥渙渙春水盛貌蓋水散之時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

溱與洧音洧渙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訐且樂維士

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

句

齊一之八

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鷄鳴

序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鷄既鳴矣朝朝音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古

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東方明叶謨矣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此音蟲飛薨薨甘與子

同夢叶莫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此音飛薨薨將旦

告也此音三

鷄鳴三章章四句

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詩國風 二 齊 十三 六十三

序還音遠族音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

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

謂之好焉

子之還族音芳音遭我乎音猗之間叶居芳音並驅從

兩肩音芳音揖我謂我音儇音芳音也音猗音者音交錯於道

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音子之茂音芳音遭我

猗之道音芳音並驅從兩牡音芳音揖我謂我好音許

反音芳音子之昌音芳音遭我乎音猗之陽音芳音並驅從兩猗

芳音揖我謂我臧音芳音

還三章章四句

傳齊俗昏禮不親迎君子譏之賦著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音芳音乎音而音充耳以素音芳音乎音而音尚

之以瓊音華音乎音而音尚之以瓊音瑩音乎音

我於庭乎而音充耳以青乎而音尚之以瓊音瑩音乎音

而音俟我於堂乎而音充耳以黃乎而音尚之以瓊音瑩音乎音

良音反音乎音而音

著三章章三句

詩國風 二 齊 十四 六十四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

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音芳音彼音姝音者音子音在我室音芳音在我室音芳音

覆我音即音芳音躡音我音之音跡音而音相音就音也音東方之月音芳音彼

姝者音子音在我閨音芳音在我閨音芳音覆我音發音芳音行

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望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叶謨顛倒上聲衣裳顛之倒叶都之自

公召之此詩人刺其君與東方未晡顛倒裳衣

倒之顛叶典之自公令叶力之折音哲柳樊圃叶

及狂夫瞿瞿音句不能晨夜叶手不夙則莫音慕

驚顛之貌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賊

詩國風 二 齊 五 元二七

南山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

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音推雄狐綏綏音道有蕩齊子由歸音既

曰歸止曷又懷音胡止音齊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

也葛屨五兩音亮冠綏音雙雙音所止音道有

蕩齊子庸止音既曰庸止曷又從止音冠上音二從也音綏

必兩綏必雙音衡從音宗其敵取音去

妻如之何必告音谷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音前止

也音窮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

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甫甫田維音秀秀音驕驕音高無思遠人勞心

切切音刀甫田維音秀秀音驕驕音高無思遠人勞心

甫田維秀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音悅婉音反芳

詩國風 二 齊 六 元二七

變音反芳音總總角音慎角音慎未幾音上見音芳突而

弁音芳芳音總總角音慎角音慎未幾音上見音芳突而

甫田三章章四句

傳襄公好田音與大夫風之賦盧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音此詩大意盧重音平環其

人美且鬢音權盧重音梅重音其人美且偲

盧令三章章二句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路谷切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序敝婢世反一作弊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音倫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齊人以敝笱不能防閑文姜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音倫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音倫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音倫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章四句

詩園風 二 齊 七 四六五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駸駸音斤反駸駸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載駸駸音斤反薄音薄第朱韜音桃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濟濟音齊垂轡音垂漸音漸漸音漸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音弟待

彭彭音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音翔汶水滔滔音滔行人

儻儻音標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駸駸四章章四句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之切齊人譏之賦猗嗟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音昌頎音頎而長兮音長抑音抑若揚兮音揚美目揚兮音揚巧

趨兮音趨射則臧兮音臧揚目之動也踰趨翼如也臧

詩園風 二 齊 七 四六五

成兮音成終日射兮音射侯音侯不出正兮音正展我甥兮音甥儀

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猗

嗟變音變春反兮音春清揚音清婉音婉婉音婉舞則選兮音選射則

貫兮音貫四矢反兮音四以禦亂兮音禦變音變好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之一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阨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序葛屨刺褊也魏也陞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

要褊之褊葛屨之好人服之儉嗇而褊急故

詩國風

魏

尤

六十七

以葛屨履霜起興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揄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用象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果其莫彼其之子美

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音杭○公行即公路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芣音續彼其之

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

為之適子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

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

詩國風

魏

手

六十七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

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

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徯。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陟岵三章章六句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十畝之間。叶居反桑者閑閑。叶胡反行與子還。叶音不樂仕於其朝。十畝之外。叶五反桑者

泄泄。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叶居反河水清

且漣漣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

力反。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直波文也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音孫反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其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汝莫我肯顧。

我所遊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

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遊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遊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右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太

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于安乃改國號曰晉後從曲沃又從居緡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緡寺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

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

去聲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音據好音去聲樂無荒良

詩南風 二 唐 重 王 二百六

士瞿瞿音句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

與燕飲為樂蓋其民俗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音力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悵音叨無已大

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音休歲晚則百工

皆休矣悵過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

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死其死矣他人是愉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

憂然其憂愈深山有栲音考隰有杻音紐子有

廷內弗洒弗埽音後子有鐘鼓弗鼓弗考音九子有

寗其死矣他人是保音補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

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寗

詩南風 二 唐 重 王 二百六

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錫一作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

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音作素衣朱襦從子于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素衣朱襦音襦從子于沃

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彊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

作此詩揚之水白石皓皓音胡素衣朱襦音襦從子于沃

從子于沃音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憂音一揚之

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叶徐不敢以告人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恒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葉一本作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有蕃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記音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序亦以爲沃也椒聊之實蕃衍盈菊音菊

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詩國風

二 唐

五 二十小六六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音平束薪三星在天叶鐵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

其婚姻之禮者詩人綢繆束芻叶側三星在隅敘其婦語夫之詞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候子兮子兮如此邂逅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此爲夫婦相語之詞

綢繆三章章六句

序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杜音第之杜其葉湑湑上聲獨行踽踽音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音鼻焉人無兄弟胡不音次飲焉比輔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有

杜之杜其葉菁菁音精獨行粲粲音粲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杜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求一本作裘刺皆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杜杜二章章九句

詩國風

二 唐

五 二十小六六

羔裘豹袪音岨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袪也羔裘豹褰音褰自我人究究無他人維子之好去聲叶呼候反

羔裘二章章四句

序鴛鴦音保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鴛鴦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

肅肅鴛鴦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

經 147—333

忝父母何怙音悠悠蒼天曷其有歲武從征役而不得養

其父母故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

執忝穆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鵠

行音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梁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鵠羽三章章七句

傳曲沃僖弒其三君僖王命為侯唐人刺之賦

無衣

序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

詩國風 二 唐 七三六

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曲沃桓叔之孫

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音

無衣二章章三句

傳晉文公好賢賦杖杜

序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

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音肯適我中

心好音之曷飲食音之此人好賢而恐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歛音蔓于野音于美亡此誰與獨

處婦人以其夫久葛生蒙棘歛蔓于域于美亡此誰與獨

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于美亡此誰

與獨且夏之日冬之夜音百歲之後歸于其

詩國風 二 唐 三八

居音夏之日冬之夜音獨居憂思於是冬之夜

夜音夏之日百歲之後音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芣

序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音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叶斯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刺讒采芣采芣首陽之下音人之為言苟

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菲。首陽之東。人爲言。苟亦無從。今在
旗。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

詩
秦

水有功賜姓廢氏其後中滿居西戎以保
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事周
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
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
族宜王遂命非子會孫秦仲爲大夫誅西
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
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逐之王封襄公
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

詩
秦

二
唐

无
火

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
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
興平縣是也

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

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典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平聲○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
的類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
人創見而阪反音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
音洛逝者其耄音垚叶阪有桑隰有

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傳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驥

序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

焉

駟驥音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叶

九反○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阜肥大也六
轡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納之於軾
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奉時辰壯辰壯孔碩叶
子所親愛之人也公曰左之舍音拔音則獲叶黃郭反○辰壯者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

詩
秦

二
秦

三
秦

獻鹿系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公曰左之
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
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拔矢括也
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
善也遊于北園四馬旣閑叶胡音輶音車音鸞音鑣音載
音駟音驥音○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動
於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紛歌
騶皆田犬名長喙曰獵短喙曰歌騶以車載犬
蓋以休其足力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

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
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情也 兼葭淒淒白露未

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迢迢從之道阻且躋迢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兼葭采采白露未

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渼迢迢從之道阻

且右叶羽迢迢從之宛在水中坻右不相直而

兼葭三章章八句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詩國風

秦

三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之反叶渠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山名在今京

其君之詞亦車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

蔽弗木繡裳佩玉將將音壽考不忘紀山之康

之寬平處也藏之

終南二章章六句

傳康公薨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

黃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

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

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惻惻其慄彼蒼者天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

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言一人可以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

穆公子車鉞音維此鉞虎百夫之禦臨其穴

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賦音彼晨風叶乎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

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婦人以夫不在而一曰比

也山有苞櫟音歷隰有六駘音未見君子憂

心靡樂音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

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風三章章六句

傳秦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序無公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

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其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秦

之盛時而稱先王焉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與子偕作澤裏衣

親近於所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

我甲兵叶與子偕行叶

無衣三章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志生輕死故其

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

文王用之以與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

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

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

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實直無鄭衛

驕情淫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

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

足以溫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

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

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

公遺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

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

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

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

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

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益我送舅氏悠悠我

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思

何以贈之瓊瑰叶玉佩叶

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

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康公為太

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

卒不能自克於令佩之役怨欲害乎良心

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

消矣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

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叶嗟乎不

承興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

而無餘於是嘆於我乎每食四簋

之不能繼其始也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窺方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親

東門之揚其葉音肄音以爲期明星煌煌此期明星音昏音以爲亦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詩園風

陳

三

卷

不已誰肯然矣所謂不良之人亦墓門有梅有

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之訊予不顧叶

五顛倒思予叶演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宜公多信讒君子憂懼

焉

防有鵲巢音有音若音誰音予音美心

焉音切音切音也此男女之有私而受或問之之詞中

唐有音甕音卬有音音音誰音予音美心焉音惕惕音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音佼音人僚音舒音窈音糾音兮音勞心

悄兮音而相念之詞音月出皓音兮音佼人憫音

兮音舒懷音受音兮音勞心音兮音月出照兮音

佼人燎音兮音舒天音紹音兮音勞心音慘音兮音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

詩園風

陳

四

卷

休息焉

胡爲乎株林從夏音南音匪適株林從夏

南音靈公淫於夏音散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

如思音駕我乘音馬音說音于株野音與反乘

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序陳殺其大夫泄冶音傷之賦澤陂

序澤陂音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

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彼澤之陂波叶音有蒲與荷何音有美一人傷如之何何音寤寐無爲涕泗四音滂沱自音此詩之古與月出相類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寤寐無爲中心悄悄音彼澤之陂有蒲音蘭音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檜一之十三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

波之南居澤浦之間其君姬姓祝融之後周襄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序一本作素羔裘素同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

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

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音潮叶豈不爾思勞心忉

忉音刀○縹素羔裘詩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

小朝天子之服也縹素其衣服逍遙遊宴

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去音日出有曜叶羊豈不

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音兮勞心博博音兮音

素冠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緇緇曰緇音棘

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音庶見素衣兮我

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音兮我心

韠音結叶兮聊與子如一兮音韠音結音兮音

韠從余色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序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

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音猗音其枝音天音之沃沃音樂音

子之無知音不音其音苦音隰有萋楚猗猗其華音天

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音隰有萋楚猗猗其

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衽難而思周

道焉

匪風發

叶方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

叶旦兮。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音漂叶。匹妙反。誰能亨

魚漑之釜。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蓋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潁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詩國風

二

檜

四十五

王以封其弟振錫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

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蟋蟀渠略也。朝生暮死。此詩蓋以時人有玩蟋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刺之。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蟋蟀末勿。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葉反。叶輸。

蟋蟀三章章四句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

百赤帝。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鵲在梁。不

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維鵲在梁。不

芳南山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維鵲在梁。不

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維鵲在梁。不

芳南山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維鵲在梁。不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鵲鳩在桑。其子

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

萬年。

叶尼。四反。

九月築場圃音十月納禾稼音黍稷重音

六直音及禾秣音我農夫我稼既同上

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音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音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

納禾稼音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音

陰音四之日其蚤音獻羔祭韭音九月

肅霜十月淥音場朋酒斯饗音曰殺羔羊躋

賁彼公堂稱彼兕觥音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音萬壽無疆

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

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厚鷦鷯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鷦鷯焉

鷦鷯鷦鷯既取我子音無毀我室音恩斯

勤斯音子之閔音斯音武王克商使弟管叔

武庚叛且流言於國而成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

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追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音杜綱音繆音牖戶音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

予音亦爲鳥言予手拮音拮音予所將音茶

予所蓄租音予口卒瘁音曰予未有室家音

予之貌亦爲鳥言予羽譙譙音予尾脩脩音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音爲鳥言

鷦鷯四章章五句

厚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

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

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閱其勞

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我徂東山惓惓音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音悲制彼裳衣勿士行音枚音悲反

蜎蜎音者蠋音烝在桑野音敦音彼獨宿亦

在車下音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

征已三年矣既歸因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果靡之實亦施音于宇伊威在

室蠋音蛸音在戶音町音唾音鹿場音熠音燿音宵

行音不可畏音也伊可懷音也音此則述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既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

我人斯亦孔之將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叶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嘒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何反既破我斧又缺我

錡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道音反哀我人斯亦孔之

休

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

至而思家之情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濛鳴于垤叶紐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

車至叶入有敦音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叶尼因反○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

庚子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音其馬叶嘉

親結其綯叶離羅九十其儀叶宜依其新孔嘉

叶居宜居其舊如之何叶笑何二音○綯婦人何二反之禕也母戒女而為之

施叶結

悅也

二

出

見

三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

遘音之子遘豆有踐上聲○東人言此以比今之詞

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音鱗音鱗音我觀之子衮衣繡裳此亦

周公居東之時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信

東人喜得見之

二

出

手

三

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言將相王

也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音跋其尾公孫音碩膚赤鳥音几

几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踰其尾周公

之幾離音遺音疑音然音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

之狼音定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

反孤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十三經解詁

詩經

工

曲

幸

五

十三經解詁

毛詩小雅

子貢詩傳

子夏詩序

朱熹集傳

鹿鳴之什二之一

傳鹿鳴所以斐賢也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詩小雅

三

鹿鳴之什

一馬古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示我周行。賓之。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賓客。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之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葉反。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養其體娛

其外而已

鹿鳴三章章八句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序四牡茂后反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駢駢非音周道倭威音遲音豈不懷歸音王事靡盬音

我心傷悲此勞使臣之詩四牡駢駢音嘽嘽音駘駘音馬音

豈不懷歸音王事靡盬音不遑將父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

集于苞杞音王事靡盬音不遑將父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

詩小雅

三

鹿鳴之什

二

下四六

如已而音翩翩者騅音載飛載止音集于苞杞音王事靡盬音不遑將父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

靡盬音不遑將父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駕彼四駘音載馳載驅音周爰

不懷歸音是用作歌音將母來諗音豈

四牡五章章五句

傳煌煌遣使臣也

序煌煌一作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

遠而有光華也

皇皇者華音于彼原隰音騅騅音征夫每懷靡

及此遣使臣之詩我馬維駒音六轡如濡音載馳載驅音周爰

咨諏我馬維駒音六轡如絲音載馳載驅音周

爰咨謀音我馬維駒音六轡沃若音載馳載驅音周

爰咨度音我馬維駒音六轡既均音載馳載驅音周

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傳常棣燕兄弟也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音鄂不韡韡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音

死喪之威音兄弟孔懷音原隰裒音

矣兄弟求矣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以死

良朋况也永歎音在原音兄弟急難音每有

于牆外禦其務音每有良朋音烝音也無

戎主音喪亂既平音既安且寧音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音爾邊豆飲酒之飫音兄弟既

具和樂音且孺音妻子好合音如鼓瑟琴音兄弟既

翁音和樂且湛音宜爾室家音樂爾妻

帑音是究是圖音置其然乎

詩小雅

三

鹿鳴之什

三

下四六

常棣八章章四句

傳伐木所以獎賢也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音丁鳥鳴嚶嚶音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音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

伊人矣不求友生音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音平

伐木許許音許醕酒有藇音藇既有肥

羶音羶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音顧

祭酒音酒羶音羶陳饋八簋音簋既有肥壯以

速諸舅音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音咎既有肥壯以

速諸舅音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音咎既有肥壯以

速諸舅音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音咎既有肥壯以

速諸舅音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音咎既有肥壯以

失德乾餱音餱以愆音愆有酒湑音湑我無酒醕音醕

我坎坎鼓我蹲蹲音蹲存舞我迨音迨我暇音暇矣飲

此湑矣音湑先諸舅而後兄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傳天保大臣所以保王也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音固俾爾單音單厚何福不除音除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音庶其臣受賜者歌此詩以

答其君天保定爾俾爾戩音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

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音增如

言其盛長之吉蠲音蠲為饔音饔是用孝享音享良反禴

未可量也吉蠲音蠲為饔音饔是用孝享音享良反禴

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音疆文王

未布曰先王者此必神之弔音弔的矣詒爾多福音福

力及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音騫不崩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音承而新葉已生和繼而

也長茂

天保六章章六句

傳采薇勞師也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

傳杖杜勞戍鋪句切也

序杖杜勞還役也

有杖音第之杜有晚音亮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此勞還役之詩有杖之

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

盬憂我父母叶滿檀車幘幘音闕四牡瘡瘡音管

征夫不遠匪載匪來叶立憂心孔疚叶訖期

逝不至叶朱而多爲恤卜筮偕叶舉止會言近

紀反止征夫遑止

杖杜四章章七句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此笙詩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笙詩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

華黍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

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

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日笙日樂日奏

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

傳魚麗美萬物盛多能脩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

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魚麗音離于鼐音柳與音常鯨音沙君子有酒

旨且多此燕樂通魚麗于鼐魴音禮君子有酒

多且旨魚麗于鼐鯉音偃君子有酒旨且有

已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物其旨矣維其偕

里反矣物其有矣叶羽維其時矣叶上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按儀禮

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問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間代也言

一歌一吹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庚此亦笙詩

傳嘉魚所以燕大臣也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音洛叶五秋反○南謂江漢然卑卑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

樂音之問此亦燕饗通用之樂南有嘉魚然

汕汕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音南有樛

木甘瓠音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音翩

翩者音離音然來音思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又音思音

詩小雅

三

白華之什

十

八十三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丘音說見

傳南山有臺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音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

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音北山有萊音樂只音君子

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音南山

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音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音只

北山有杻音樂只君子遐不眉壽音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音南山有枸音北山有榲音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樂只君子保艾爾

後音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耇老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由儀音說見

傳蓼蕭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音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我心寫音

芳音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音諸侯朝于天子

示慈惠故蓼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為

龍為光其德不爽音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

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

豈音兄弟故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蓼彼蕭斯零路漙漙音既見君子俅音華冲冲

詩小雅

三

白華之什

十

八十三

音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

傳湛露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聲平夜飲不醉無

暵。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

在宗載考。蓋路寢之屬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音其其實離離。

弟君子莫不令儀。

詩小雅

三 白華之什

七 元一七

湛露四章章四句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

一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傳彤弓天子之獎諸侯也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召音超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

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反之。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

之樂也。彤弓召音超受言載。叶十之。我有嘉賓中心

喜。叶去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音三

芳受言音高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音去之。鍾

鼓既設一朝醕。音肅叶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傳菁菁者所以獎賢也

序菁菁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

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且有儀

燕。音五何反之。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

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傳六月北伐也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

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

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

缺矣。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黍離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詩小雅

三

形名各

古

三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叶音蒲。戎，反。戎車，戎車也。既，反。既飭，既飭也。四，反。四牡，四牡也。騤，反。騤騤，騤騤也。載，反。載是，載是也。常，反。常服，常服也。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音王。王，反。王于，王于也。出，反。出征，出征也。以，反。以匡，以匡也。王，反。王國，王國也。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音王。王，反。王于，王于也。出，反。出征，出征也。以，反。以佐，以佐也。天，反。天子，天子也。四牡脩廣，其大有顙。叶音王。顙，反。顙王，顙王也。容，反。容薄，容薄也。伐，反。伐猷，伐猷也。以，反。以奏，以奏也。膚，反。膚公，膚公也。有，反。有嚴，有嚴也。翼，反。翼共，翼共也。恭，反。恭武，恭武也。

之服叶音蒲。北，反。北共，北共也。武，反。武之，武之也。服，反。服以，服以也。定，反。定王，定王也。國，反。國以，國以也。猷猷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音王。鳥，反。鳥章，鳥章也。白，反。白旆，白旆也。央，反。央央，央央也。元，反。元戎，元戎也。十，反。十乘，十乘也。以，反。以先，以先也。啓，反。啓行，啓行也。致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猷猷，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音王。大，反。大原，大原也。文，反。文武，文武也。吉，反。吉甫，吉甫也。萬，反。萬邦，萬邦也。爲，反。爲憲，爲憲也。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膾，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音王。侯，反。侯誰，侯誰也。在，反。在矣，在矣也。張，反。張仲，張仲也。孝，反。孝友，孝友也。六月六章章八句

詩小雅

三

形名各

古

三

薄言采芣，王南征也。叶音王。薄，反。薄言，薄言也。采，反。采芣，采芣也。王，反。王南，王南也。征，反。征也。其四騤，四騤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叶音王。其，反。其四，其四也。騤，反。騤四，騤四也。翼，反。翼翼，翼翼也。路，反。路車，路車也。有，反。有奭，有奭也。簟，反。簟第，簟第也。魚，反。魚服，魚服也。

王命方王命方薄言采芑王命方干彼新田王命方于此中鄉王命方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王命方旂旐央央王命方方叔率止王命方約軼王命方錯衡王命方

葱珩王命方八鸞璫璫王命方服其命服王命方朱芾斯皇王命方有珪王命方

馬口兩旁各一王命方駟彼飛隼王命方其飛戾天王命方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王命方師干之試方叔率

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王命方顯允方叔伐鼓淵

淵王命方振旅闐闐王命方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振止

旅衆也言戰罷而王命方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

止其衆以入也王命方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王命方執訊王命方獲醜王命方戎車

嘽嘽王命方嘽嘽王命方焯焯王命方如霆如雷王命方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王命方蠻荆來威王命方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傳車攻閱武也

厚車工一作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

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

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音駕言徂東音

王命方

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

碩齊足尚疾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

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

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田車既好音四牡孔阜音東

有甫草音駕言行狩音之子于苗音選

徒置音建旆設旄音搏獸于敖音數車徒者其

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駕彼四牡四牡奕

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音會朝於東都也決拾既

飲音次與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音決

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拾

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攸比也

謂引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四黃既駕兩駟不

猗音不失其馳音舍矢如破音矢如破音蕭蕭馬鳴音悠

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音不驚言比卒事不

也音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

禽而取之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

宗廟運右耳木者次之以爲賓客則左側連于

右側而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

十其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此

章言其終事嚴之子于征有聞音無聲允矣君

于展也大成音始終而游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傳吉日閱武也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

叶莫反既伯既禱叶丁反田車既好叶許反

四牡孔阜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叶剛反也伯馬

亦宜王之詩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反天之所

同塵

音鹿鹿麋麋音語漆沮平聲之從天子之所不名

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

詩小雅

三

形之

太元

日庚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反儵儵俟俟叶于反

紀或羣

戎友叶羽反悉率左右叶羽反以燕天子叶于反

里反言從王者親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既張我

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音意此大兕以御賓

客且以酌醴

言射而獲禽以為組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

以見綜理

傳鴻雁懷流人也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

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上反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反周室中衰萬

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反之子于垣音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反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音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

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鴻鴈三章章六句

詩小雅

三

形之

太元

傳庭燎勤政也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音將王將起視朝不夜如何其夜未央

庭燎晰晰音制與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音噦

夜如何其夜鄉音向晨庭燎有輝音輝君子至止

觀其音渠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泗水念亂也

序沔水規宣王也

沔音免彼流水朝音朝宗于海音虎駢彼飛集載永

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音羽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音之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駢彼飛集載

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載起載行音郎心之憂矣

不可殫忘音道駢彼飛集率彼中陵民之訛

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音護言其興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傳鶴鳴所以脩身也

序霍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音問于野音上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徒其下維穉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音入聲陳善納誨之辭音鶴

九臯聲聞于天音鐵魚在于渚或潛在淵音一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經第三

祈父之什二之四

傳圻招音部穆王西征祭公音債述民怨以諫賦圻

招

序祈父刺宣王也

祈音甫父音甫予王之爪牙音五胡轉予于恤靡所

止居音軍士怨於久役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

予于恤靡所底止音紙祈父宜不聰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饗

祈父三章章四句音序以為刺宣王之詩音三十九

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

傳白駒所以獎賢也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音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音紮紮其足維繫其軻音此詩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繫之維之以永今夕音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繫之維之以永今夕音祥

然來音云思爾公爾侯音洪逸豫無期音慎爾

優游叶正胡反勉爾道思叶新齋入○愛之切而不
而不恤其志叶正胡反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一
之不得迷也叶正胡反東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卓音我粟此邦之人不
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民適異國不得
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
明叶謀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黃鳥黃鳥無

詩小雅

三

祈父之作

圭王

六十三

集于樹音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宣王之末使民如此亦

傳士就窺斐音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

序我行其埜刺宣王也

我行其埜音蒺藜音其樛音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民適異國依
此我行其埜言采其蓫音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埜言采其蓫叶集

力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祗音以異

織叶逸反

我行其埜三章章六句

傳斯于落親先斤切今作新宮也

序斯于宜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
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叶矣無
相猶叶余反矣南山終南之山也此築室既
妣叶音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詩小雅

祈父之作

圭王

六十六

語西南其戶天子之官其室非一約之閣閣
卓之橐橐音風雨攸除去聲鳥鼠攸去君子攸音
如暈音斯飛君子攸躋音殖殖音其庭有覺其
楹音噲噲音其正音噦噦音其冥君子攸寧音
莞音上簟音乃安斯寢音乃寢
乃興乃占我夢音吉夢維何維熊維音
何維虺音維蛇音何二反大音人占之維熊維
罷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音維熊維蛇

處柔弱隱伏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其泣嚶嚶音橫朱芾音弗斯皇室家
君王音諸諸侯黃朱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
裼音替載弄之瓦音位反無非無儀音義唯酒食是
議無父母詒音遺壻音麗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既厲王
于藏官室圯壞故宜王即
位更作官室既成而落之

無羊考牧也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詩小雅

三

祈父之什

肅

二四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猗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何反或
寢或訛爾牧來思何上聲音枝何笠音立或負其餽
侯三十維物音律反爾牲則具音居反爾牧來思以
薪以蒸以雌以雄音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旒音兆維旗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
年音尼旒音尼維旗音餘矣室家湊湊旒郊野所建統人
少旗州里所建統

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旒
所統不如旗所統之衆

無羊四章章八句

傳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音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音側
憂心如惓音談不敢戲談國既卒斬音側何用
不監音監此詩家父所作節彼南山有實其
猗音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音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音居反憯音慘莫懲嗟音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音底反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音毗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
我師音夷反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音斯反弗問弗仕
勿罔君子音里反夷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音養反瑣瑣
姻亞則無音武反仕音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
者問未嘗事昊天不傭音龍反降此鞠誥音誥吳
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扁音戒反俾民心闕
苦音苦反君子如夷音聲反怒是遘音遘反不弔昊天音因反
亂靡有定音唐反式月斯生音桑反俾民不寧憂心

詩小雅

三

祈父之什

王馬下九六

如醒音誰秉國成不自為政音卒勞百姓音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
 騁方茂爾惡相聲爾不矣既夷既憚如相醜
 矣音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音
 家父音作誦音侯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音
 萬邦音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傳西周喪退古敗大夫傷之賦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芳憂心京京音哀我小心瀕瀕憂以痊
 正陽之月也此詩亦大夫所作父母生我胡俾
 我瘳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好言自口音
 反音莠音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惛惛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音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音臣僕亡國所虜
 亦以為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

夢音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
 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
 懲召彼故老訊音之占夢音具曰予聖誰知
 烏之雌雄音謂天蓋高不敢不局音亦反謂地
 蓋厚不敢不踣音維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
 之人胡為虺音蟴音瞻彼阪音田有苑音其特
 天之机音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立音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
 正胡為厲音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褒姒音似威音之音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如讒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音乃棄爾輔音
 員音于爾輻音在將音伯助音子音無棄爾輔音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音魚在于沼音亦匪
 克樂音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穀音洽比音其隣昏姻
 孔云念我獨芳憂心慙慙音此音彼有屋敷音敷
 速音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音是極音都木反

類及饑成不遂曾音我誓音御憚憚音日瘵音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音聽言則答音譖言則退音
 是瘵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音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音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音亦
 云可使怨及朋友音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
 有室家音鼠思音泣血音無言不疾音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音何日斯沮音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音我視謀猶亦孔之丑音
 孔之哀音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音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音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音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音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維迺言是聽音維迺言是爭音如彼筮室
 干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音國雖靡止或聖或否音
 美民雖靡靡音或哲或謀音或肅或艾音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敗音不敢暴虎不敢馮音如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序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宛音彼鳴鳩翰飛戾天音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音此大夫適時之禍而兄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音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音中原有救音庶民采
 爾子式穀似音之題音彼春令音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并彼鸛鳴。斯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何彼穠華。王太子之詩。踟蹰周道。周道如砥。不戢不假。寐永

草。我憂傷。怒焉如擣。如疾如首。如疾如首。如疾如首。如疾如首。

依匪母。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

我辰安在。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漙

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西反。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荷

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無。昊天已威。予慎無罪。予慎無辜。

亂是用長。君子信讒。亂是用暴。盜言孔

亂是用長。君子信讒。亂是用暴。盜言孔

亂是用長。君子信讒。亂是用暴。盜言孔

亂是用長。君子信讒。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音維王之音奕奕
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音之躍躍音兔遇犬獲音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音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聲之蛇蛇音碩言出自口音巧言如簧顏
之厚音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無拳音無
勇職爲亂階音既微且廋音爾勇伊何爲
猶將多音爾居徒幾音何音足爲音

巧言六章章八句

詩小雅

三

三

六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諧蘇
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音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貧音伊誰云從維暴之云音故蘇公作詩以絕

之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

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

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畏于天音陳堂生

門之徑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音胡不自北

胡不自南音胡逝我梁祇攬音我心爾之

安行亦不違舍音爾之亟音行遑脂音豈
者之來云何其音爾還而入我心易音以支
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
氏吹壘音仲氏吹篪音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音爾斯音爾斯音爲鬼爲
之義矣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爲鬼爲
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爲鬼爲
域音則不可得有覩音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音反側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詩小雅

三

小

三

六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妻音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音甚

時有遭讒而被官刑音兮侈兮成是南箕

爲巷伯者作此詩音彼諧人者誰適音與謀音緝緝音翩翩音

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音捷捷幡幡

音翻音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驕人

好好音勞人草草蒼天蒼天音視彼驕人矜此

勞人音得意勞人遇讒而失度其狀如此彼諧人

者音誰適與謀音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反投畀有昊叶
反楊園之道倚音于畝丘叶法寺人孟子作爲
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

句一章六句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

之長即寺人也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
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
可何矣今也亦傷於
譏則疎遠者可知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將

安將樂音女轉棄予叶演女反○恐懼危難憂

詩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音真于于懷叶

反將安將樂音棄于如遺叶夷反○如遺忘

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

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三章章六句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莪音者我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音

勞苦孝子不得
終養而作此詩
蓼莪者我匪莪伊蒿音哀哀父

母生我勞瘁音之聲矣維音之音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叶舉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

銜恤入則靡至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音

畜音我長音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

我獨何辜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音民莫

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於財譚大夫

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饒音簋音殽音有採音棘七音周道如砥音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瞻音言顧

之潛音焉出涕音其空音糾糾葛葛音可以

大東音杞音梓音其空音糾糾葛葛音可以

覆霜音佻佻音公子行彼周行音既往既來音

反使我心疚音之音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

有冽音沈音泉音無浸獲薪契契音寤

方音有冽音沈音泉音無浸獲薪契契音寤

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力反也。哀

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六音反也。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北音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其漿，翰翰音反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去聲其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

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反，西

有長庚叶反。有捩天畢，載施之行音反。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音反其舌。維北有斗，

西柄之揭音反。南有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

西柄之揭音反。南有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

大車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

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叶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我獨何害叶反。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嘉卉侯栗侯梅叶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反。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叶反。我日構禍，曷云能

穀音反。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反。

飛戾天叶反。匪鱣音反，匪鮪音反，潛逃于淵叶反。山有

蕨薇，隰有杞桋音反。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反。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

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反朝夕從事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反行役而作此詩

天之下叶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反四牡彭彭叶反王

事傍傍音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叶反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反或

剛經營四方叶反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反或

剛經營四方叶反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反或

剛經營四方叶反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反或

剛經營四方叶反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反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反或不知叫號。音或
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音鞅掌
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或湛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
出入風議。音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芳。無思百憂。祇自疚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反無思百

憂。不出于類。無將大車。維塵離離。叶莫反無思

百憂。祇自重芳。叶莫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允野。叶上

與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矣。音苦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罟

○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千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昔我往矣。日月方

除。曷其還哉。音還云莫念我獨苦。音苦

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叶胡反念彼共人。瞻

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

方與。伊其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芣

稷。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反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女

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聲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反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序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

懷允不忘。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

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鼓鍾喑喑。音喑淮

水潛潛。音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爲反鼓鍾伐鼗。音高叶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音抽

淑人君子。其德不愆。音愆鼓鍾欽欽。鼓瑟鼓

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音僭

琴瑟在堂
笙磬在下

鼓鍾四章章五句

傳楚茨所以勸農也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次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

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福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濟濟上聲踰踰

檢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或肆

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報以先祖是

皇神保之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饗踏音積反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爲客獻酬交錯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郭反神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以盛內庶羞主婦薦之也我孔熯

式

詩小雅

北山之什

聖

三

詩小雅

北山之什

聖

三

禮莫愆工祝致告徂奏孝孫

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

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

羊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

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

祭時之樂皆

以奏於寢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傳南山所以勸農也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

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

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者爲之入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

上天同雲雨霽雪

霽雪紛益之以霖霽水既優既渥

既足生我百穀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澤則饒疆場亦翼翼黍稷或或于通反會孫之

穡以爲酒食昇我尸賓壽考萬年因反中田

有廬疆場有瓜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解

孫壽考五反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解

壯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

管是烝是享是烝是享是烝是享是烝是享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傳甫田所以勸農也

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俎彼甫田因反歲取十千新反我取其陳食

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因反今適南畝彼反或耘

或耔音子黍稷疑疑攸介攸止烝我髦毛

士髦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此

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

祖之以我齊音明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

田既臧農夫之慶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彼反田峻音至喜

攘其左右已反嘗其旨否美反禾易聲長畝

上終善且有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甫田四章章十句

傳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上既戒既備乃事止反以我覃

刺耜音里及俶載南畝彼反播厥百穀葉反既庭

且碩約反曾孫是若既方既皂荀反既堅既好

句反不稂音郎不莠音酉去聲其螟音冥騰音騰及其蠹

賊無害我田穡音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海掩萋萋音興與雨祁祁音去我公田遂及我私

夷反彼有不穫穡此有不斂穧音齊彼有遺秉此

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雲欲盛盛則多雨曾孫來

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稌音肥

以其辭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以介景

福叶筆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傳瞻彼洛矣諸侯所以美天子也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

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音映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

詩小雅

三

北山之什

聖王

八

昧音問幹音問有奭音美以作六師此天子會諸侯于東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音補

琫音蚌有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

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

邦音工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傳常常者粵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常常者粵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說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音上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叶想

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

也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

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矣裳裳者華或黃

或白叶僕我觀之子乘其四騂六轡沃若叶祖

之左叶同之君子宜之右叶同之右叶同之君

子有叶羽之維其有叶同之是以似叶養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小雅

三

北山之什

聖王

八

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傳桑扈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洛胥音思受天

之祜音戶此亦天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

樂胥萬邦之屏音丙之屏之翰叶明百辟音璧為憲

不戢音輯不難音乃受福不那音求兕觥其觶音求旨酒

思柔彼交匪敖音求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

其遐福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

外蓋左不用乘馬在廐摧之秣之秣莫佩反

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

詩小雅

三

桑扈七句

吳

周

又音割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士果反又

鴛鴦四章章四句

傳類鳥皮變切葵窺戚也

序類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

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類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薦與女蘿羅施異

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

子庶幾說悅堂燕兄弟親戚之詩有類者弁實

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

來之久薦薦與女蘿施于松上亮反未見君子憂

心惻惻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反有類

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男男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

日庶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外妻族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

氣而持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

進則將死之徵也

詩小雅

三

桑扈七句

吳

周

傳車牽樂新昏也

序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

進讒巧退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

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聞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

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此燕樂新

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依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

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波式歌

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音析析其柞薪

其葉湑兮鮮音鮮我觀爾我心音觀寫音寫兮高山

仰音仰止景行行音行止四牡騤騤音騤六轡如

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牽五章章六句

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樊登音登弟音弟于無信讒言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音蠅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音極交亂四國音亂營營青蠅止于榛

讒人罔極音極我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音廢近小

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音湎淫液武

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音秩邊豆有楚音楚穀核維旅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音偕鐘鼓既設音設舉醴音醴鼎

逸逸大侯既抗音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

發功發彼有的音的以祈爾爵音爵衛武公飲酒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音奏烝音烝衍音衍烈祖以洽百

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音林錫爾純嘏音嘏子孫其湛

林音林其湛曰樂音樂各奏爾能音能賓載手仇音仇

求其室人入又音入酌彼康爵音爵以奏爾時音時

此言因祭而飲者始音始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

醉止威儀反反音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幡未

舍音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

既醉止威儀忸忸音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音秩

酒者常始音始賓既醉止載號音號載音載亂我邊

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勣音勣側弁之

俄屢舞僂僂音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音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音嘉維其令儀音儀

此章極音極凡此飲酒或醉或否音否既立之

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音耻式勿從謂無

俾大音大怠音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

俾出童羖音羖三爵不識音識矧敢多又音又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傳魚藻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

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洛飲

酒此天子燕諸侯而滿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

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土

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

傳采芣采天子之燕諸侯也

詩小雅

采芣采

卷之六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

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

焉

采芣采芣筐之管之君子來朝何錫予

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

衮及黼以賜異姓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沸音檻胡覽泉音反言采其芣君子來朝言

觀其旂音析反其旂淠淠音鸞聲嚶嚶載駉音

載駉君子所魚音反赤芾音在股邪幅在下

五彼交匪紕音紕天子所予與樂只

于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之羅維之

棧其燕達達樂只君子殷多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之樂只君子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戾

矣

采芣五章章八句

采芣五章章八句

采芣五章章八句

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驛驛角弓嗣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

遠之意此刺王不親九族而爾之遠矣

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

不顧其後故反如食嗣宜餽飲如酌孔取

母教保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

母教保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

母教保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

屬音蜀叶雨去聲雪音燕音燕音見音見音曰音消音莫音肯音下
聲音遺音式音居音婁音驕音雨雪音浮音浮音見音見音曰音流音如音蠻音如

角弓八章章四句

傳厲王不禮相戒以避之賦苑柳

厚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

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疆焉俾

予靖之後予極焉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有苑者柳不

詩小雅

桑扈之什

五

小六十五

尚惕焉音上帝甚蹈無自療音療音焉音俾予靖

之後予邁焉音有鳥高飛亦傳音傳音于天音于天音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

句

都人士之什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

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

彼都人士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音望音曰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

而作此詩以彼都人士臺笠緇撮音稅音稅音彼君子

女綢直如髮音我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彼都

人士充耳琇音實彼君子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死音結音彼都人士垂帶而厲音彼

彼君子女卷音髮如蠶音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我不

詩小雅

都人士之什

五

小六十八

見兮云何吁音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

序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芣不盈一朶音予髮曲局薄言歸沐音婦

君于終朝采藍不盈一襜音襜音五日爲期

六日不麋音之子于狩言韞其弓音姑

弘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鱖

音音維魴及鱖薄言觀者音與音

采芣四章章四句

傳黍苗城中也

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芣芣音黍苗陰雨膏音之悠悠南行召伯勞音

之音上封中命召穆公往營音賦邑故將使役南行而行者作此我任音我

替我車我牛音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

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

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音在鄧州信陽軍

詩小雅

三

都人主之

五

五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章四句

傳隰桑所以瘼賢也

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

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音既見君子其樂音如何

此詩見君子之詩音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音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音既

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心乎愛音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

為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音菅音芳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芳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音似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英英白雲露彼菅

茅音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音白雲水上輕清之

也露即其散音而下降者也音池北流浸彼稻田音因反

詩小雅

三

都人主之

五

五

歌傷懷念彼碩人音豐鎬之間音樵彼桑薪音昂烘

于熯音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音而無釜之甑音可燎

鼓鐘于宮聲聞音于外念子惓惓音使視我邁邁

有鶯音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音鴛

鴛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音斯石

斯石復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音焉音焉

白華八章章四句

序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不肯飲食敘音之故作是詩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絲蠻三章章八句

傳瓠葉所以獎大臣也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詩小雅

三 鄭人主什

美

小八十五

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

之此亦燕飲之詩有兔斯首炮之燔音煩叶之君子

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之君子

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侯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嶠鉅咸切毛本作漸字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

人東征不遑朝矣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音卒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叶莫反

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音忒涉波矣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音拖矣涉

波月離畢將雨之驗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詩小雅

三

鄭人主什

美

小八十五

序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

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君之華音華其黃矣音黃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落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若

之華其葉青青音青精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反若

羊墳音墳首三星在留音留人可以食鮮音鮮可以

飽音飽

君之華三章章四句

傳桓王好兵士卒苦之賦何艸不黃

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

畔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何人不將經營四左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何草不玄叶胡何人不矜

行者苦之故作此詩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

與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有芄蓬者狐與車

率彼幽草有棧叶板之車行彼周道

詩小雅

三

都人士行

本

詩四百四十五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十三經解詁

毛詩大雅

子貢詩傳

子夏詩序

朱熹集傳

文王之什三之一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叶音於昭于天叶音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音文王陟降在帝左

詩大雅

本主之什

一

詩四百四十五

右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豐

豐文王令聞叶音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叶音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音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叶音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叶音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叶音將于京

反厥作裸將常服叶音王之王之蓋叶音臣無念

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力反。殷之未喪。聲。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命不易。聲。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宜昭義問。
有虞殷自天。叶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

文王七章章八句

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

詩大雅

四 全之什

二

卷之九

之使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音。斯。不易。音。去。

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音。反。于。變。四方。此亦周公

詩將陳文武。至仲氏任。音。自彼殷商。來嫁于

受命故先言。至仲氏任。音。自彼殷商。來嫁于
周曰。殯音。于京。叶居。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

大。泰。任有身。叶戶。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叶。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叶。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叶。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

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維維華長。子

維行。叶。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

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上

詩大雅

四 全之什

三

卷之九

帝臨女。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

元彭彭。叶。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亮。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謀

大明八章四章章八句四章章八句

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

章言文王大功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前章之意。

序縣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縣縣瓜戩。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音。古公亶

父。甫。陶。復。陶穴。未有室家。此亦周公

走馬叶滿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叶後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武音董謹音荼如飴。移音爰始

爰謀叶漢悲反爰契音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

廼叶慰廼止廼左廼右叶廼疆廼理廼宣廼

敵叶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乃召司空乃

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縮音蹙。版以載。

力反叶節作廟翼音俱採音俱之陧陧音仍度音入聲之夢夢音入聲禁

之登登削屢馮馮音憑百堵皆興礮音皐鼓弗勝音升

附大雅

丈王之什

西

廸立臯門。臯門有伉。音抗叶苦郎反廸立應門。應門將

將音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反肆不殄音佃厥愍

亦不隕音尹厥問音昨昨音域域音拔拔音佩佩矣行道兌吐外反

矣。混昆音夷駢音駢除音矣。維其喙諱音矣。虞芮質厥成，文

王蹶音厥生叶桑予曰有䟽附叶上予曰有先

去聲叶
後下五反
予曰有奔奏
音走叶
宗五反
予曰有禦侮

縣九章章八句

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

通言文王受命之事

序域樸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音蓬棫音域音樸音薪之音榘音之音濟濟音辟音壁音王

左右趣之叶此反濟濟辟王左右奉

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叶牛渾音彼涇音舟音烝

徒楫音接叶
籍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音卓彼雲

漢爲章于天叶鉉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音堆琢

卓音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棧樸五章章四句

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詩大雅

天文五之什

五
天一百七十六
小四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

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瞻彼旱麓。鹿音榛楛。戶音濟濟。上聲豈弟君子。干禄豈

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楷似荆而赤。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瑟彼玉瓚。

才旱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璫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璫堂也釀秬黍爲酒築璫金黃而和之

使芬芳側啣以增醕而裸之也明寶器不藏於
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

降於澤人矣焉音洽飛戾天叶鑑魚躍于淵叶反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中其醉育壯既

借叶蕭反以享以祀叶通反以介景福叶筆反瑟彼叶瑟反棫民所燎矣音豈弟君子神所勞音矣莫莫葛藟音施音異于條枚音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早麓六章章四句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音大音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阜音大音姒嗣徽音則百斯男音叶尼心反此亦

妻至于兄弟以御音于家邦音叶上反音離離音在宮

詩大雅

四 文王之什

肅肅在廟音不顯亦臨音無射亦保音叶音肆

戎疾不殄音烈假音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音大

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音髦斯士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脩德莫

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音叶黑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音叶胡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室音叶

其苗音其翳音脩之平之其灌其樹音叶啓之辟

闕之其裡其楮音叶居反攘之剔之其檠音叶其柘

故音帝遷明德音申音夷音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

固音者音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

也音離離音在宮音叶上反音離離音在宮

詩大雅

四 文王之什

幹音又音可音也音申音夷音即音昆音夷音此

枝音松栢斯兌音叶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音叶已反則友其兄音叶虛則

篤其慶音叶祛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音叶平聲奄有

四方音叶兌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作對言擇

明音克明音克類音克長音克君音王音叶如字又此大邦克

順克比音叶比去聲于文王其德靡悔音叶虎反既受帝

祉音叶施音叶于孫子音叶莫里反音叶莫然清靜也帝謂文

王無然畔援音院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音戰反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音攻反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

對于天下音叶後依其在京音良反侵自阮疆陟我

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何反音叶後度其鮮音上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音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

以侵密於是相其高原音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

而從都焉所謂程邑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長音上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爰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音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

皆攻城之具也墉城也臨衝開閑音叶胡崇墉言

言執訊音音連連攸馘音音安安音叶於是類是禡音音

是致是附音叶上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音音

方以無拂音叶分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音叶虛四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大

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在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

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音叶川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音叶六直反庶民子來音叶六直反靈臺之所

為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稷音叶六直反王在靈囿音叶音鹿

愛鹿攸伏音叶音鹿濯濯音叶音白鳥鵲音叶音王在靈沼

灼音叶音於音叶音魚躍音叶音虞音叶音業維樅音叶音貴音叶音鼓維

鏞音叶音於論音叶音鼓鐘音叶音於樂音叶音辟音叶音墮音叶音於論鼓鐘於樂

上懸鐘磬處以絛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黃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

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墮通縣澤也天

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族於論鼓鐘於樂

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音叶音於論鼓鐘於樂

辟雍音叶音鼓逢逢音叶音矇音叶音瞍音叶音奏公音叶音無見曰矇

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前二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叶音

人之功焉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
上與天台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
之緒而有天下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
之孚。叶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應如不應。應志之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
之祜。音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
佐。賀朝賀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厚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

伐功也

文王有聲通駿音峻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杜陵西南築城伊減音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遁追來

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王后烝哉或城溝也方十里爲城城間有溝深廣各八尺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音胡

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

王維辟皇王丞哉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鎬京辟

麴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反皇王烝

水東去鹽邑二十五里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追述其事之言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叶獎武王烝哉鎬京猶在豐水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

句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
但此什皆得追述文武之德

生民之什三之二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源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偷反生民如何克禋音

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

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反載生載育叶日反時維后

穆 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邠氏女名嫄爲商辛之世妣風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姜嫄

出祀郊禘見夫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

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誕彌之旨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

厥月先生如達音不圻音不副音無留音

無害。叶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音

居然生子。叶音里反。○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

之。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

會伐平林。誕真之寒水。鳥翼之鳥乃

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此為誕實。匍匐克岐。克

疑。以就口食。蓺之荏苒。荏苒施施。采芣苢。

有相。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穡。

有相。道口。弗厥豐草。荷反。種之黃

茂。叶音實方實苞。叶音實種實稂。叶音實發

實秀。叶音實堅實好。叶音實穎實栗。即有邵

家室。叶音或連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誕降嘉種。維

柅維秣。維糜維芑。恒之秣。恒之秣。是獲是畝。

恒之糜。恒之糜。是任。是負。以婦聲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餞。或蹂。或蹂。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

祗。以輶。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詩大雅

四

主民之什

土

小三百一

祭取蕭合脾。膋之使臭達牆屋也。印音盛成。

于豆于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今。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

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或獻或酢。洗爵奠饗。醴以薦。以薦。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或歌或詠。或歌或詠。

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珍反。敦弓既

句。四鍤。四鍤。如樹。序賓。

以不侮。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

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黃耆。黃耆。黃耆。

以不侮。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

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黃耆。黃耆。黃耆。

詩大雅

四

主民之什

土

小三百一

以翼壽考維祺其音以介景福也。大老則皆有壽。

行葦四章章八句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何筆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

介爾昭明何反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猷

蓄公尸嘉告何反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其告維何

邊豆靜嘉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何反威儀

詩大雅

四

生民之什

古

小雅

孔時叶上君子有孝子叶獎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音烟君子萬年永錫

祚胤音孕○壺宮中之卷其胤維何天被爾

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音離爾女士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女士女之有

也。妃

既醉八章章四句

序是驚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之也

鳧音驚驚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何反

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此祭之明日釋鳧驚

在沙何反公尸來燕來宜何反爾酒既多爾般

既嘉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為何反鳧驚在渚

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上聲爾般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何反鳧驚在激音公尸來燕來宗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來宗之宗尊也鳧驚在壘音公尸來止熏熏何反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何反公尸燕飲無有後

詩大雅

四

生民之什

主

小雅

艱音中兩岸如門也

鳧驚五章章六句

序嘉音或作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樂君子則音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何反保右音命何反之自天申之此即公

以答鳧干祿百福何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

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無怨無惡音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何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叶獎
里反不解音于位。民之攸暨。音

假樂四章章六句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

果餼，糧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

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召康公以

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遷王將蒞政，當成以民

都於豳，益亦不出其封內也。篤公劉，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叶紛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

嶠，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珎，

違韞必頂。琫容刀，叶徒招反。○無永嘆得其

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

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叶居京師之野。

與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起於此。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踰踰濟濟，

聲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

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叶章言言

成而落之，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

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

事相。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其隰原，徹田

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言其枝葉盤辟土

周之微法自此始。其後，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

涉渭爲亂，取厲爲鍛。叶亂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之卽。皇過二渭名內水出吳山止旅迺密，芮鞠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窺有德，褒有

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餽。

叶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餽，燕米

再燕也。召康公戒成王，豈以強教之弟。洞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

埽。叶古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暨。音

洞酌三章章五句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卷之四 風自南叶尼 豈弟君子來游來

歌以矢其音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 伴

判與音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似先公音 矣爾土宇取符版 章亦孔之

厚叶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叶 矣爾受命長矣弗音 祿爾康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看馮 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順頤

印印如圭如璋令聞音 令望叶 豈弟君子四

方爲綱鳳凰于飛 翩翩音 其羽亦集爰止諸 鵲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 翩翩

其羽亦傳音 于天叶 鵲音 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叶 媚于庶人鳳凰鳴矣 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叶 于彼朝陽萃萃 萋萋音 離離音 嗃嗃音 嗃嗃音

之東日朝陽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屋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音 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音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 憺音 不畏明叶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同列相戒之詞其憂時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迷無縱

詭隨以謹憺 憺音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

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 惠此京

師以綏四國叶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

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

可小惕音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 無縱詭隨以

謹醜 厲式 遏寇虐無俾正敗叶 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叶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

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

友王欲玉女音 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章十句

庫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音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於望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 凡伯

刺厲王之詩亦與前篇同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天之方難叶 無然憲

憲言反天之方蹶音無然泄泄音辭之輯音
令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矣民之莫矣我雖
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翼音我言維
服勿以爲笑叶思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蕘音
肯受言之貌天之方虐無然詭譎老夫灌灌
小子躑躑其略匪我言耄音帽叶爾用憂謔多
將煢煢各反不可救藥天之方憊音齊叶無爲
夸音眈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音則
莫我不敢葵喪去聲亂蔑資叶曾莫惠我師可霜
○憊愁考大昆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毘之也天之牖民如
堦音如篴音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去聲叶民之多辟音無自立壁牖開明也猶言
天啓其心也堦唱而篴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价音人維
藩叶分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無獨斯
畏叶紆會於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
非二反昊天曰明叶談及爾出王音往叶昊
六曰旦叶得及爾游行叶怡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二之三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音壁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諶音忱或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音諶反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疆禦音汝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惱音滔德女興是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音隊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音詛侯祝音呪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音詛女音庖魚音休于中國叶于通反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貝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陪無卿音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音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音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晦反式號式呼音呼俾音作作夜叶羊茹反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如蜎如蜎。如沸如羹。唐音如羹。叶盧小大近喪。去聲人尚乎由行。叶戶內興。音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殷不用舊。叶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平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叶去枝葉未有害。叶本實先撥。音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私制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入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去四國順之。叶謨定命。遠猶辰告。叶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於今。叶興迷亂于政。叶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叶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明。叶肆皇天弗

尚。叶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用戒戎作。用遏音蠻貊。實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無不柔嘉。叶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也。無易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叶矣。無言不讎。叶無德不報。叶惠于朋友。叶庶民小子。叶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音柔爾顏。叶不遐有愆。

相。叶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叶思不可度。入思矧可射。叶思辟爾為德。俾臧爾嘉。叶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不僭不賊。鮮叶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音小子。叶荏苒柔木。言緡之絲。叶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民各有心。於音乎。小子。叶未知臧否。叶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

曰未知亦既抱子同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音
成昊天孔昭灼我生靡樂音視爾夢夢音我
心慘慘音七音反音誨爾諄諄音聽我藐藐音匪用
爲教音人音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音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音
天方艱難曰喪厥國音取譬不遠昊天不
貳回遘音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左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詩大雅

四

桑柔

音

桑柔

苑音彼桑柔其下侯甸音持音采其劉音瘼音此
下民不殄心憂音倉音兄音填音倬彼昊天音四牡騤騤音旃旆有
寧不我矜音伯刺厲王而作音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音於音乎音有哀音國步斯頻音
止疑音如音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音
兩誰生厲階音至今爲梗憂心慙慙念我土
字我生不辰逢天俾音怒音自西徂東音

詩大雅

四

桑柔

音

桑柔

靡所定處多我覯瘵音孔棘我圍爲謀爲慈音
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音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音如彼遼風音
亦孔之儉音民有肅心莽音云不逮好音
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音
亂滅我立王降此噩賊稼穡卒痒音哀恫音
國具贅音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音
則音在共仰之後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音
秉心宜猶考慎其相音維彼不順自獨俾
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牡牡音其鹿
朋友已諧音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
谷音是以進退皆窮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
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音
此良人弗求弗迪音維彼忍心是顧是復音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天風有隧音有空大谷維
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
其良覆俾我悖音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反既之陰去聲女反音予來赫叶黑各反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九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甘善晉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句章章六句序雲漢仍卡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反王曰於音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去聲亂飢饉薦臻音臻靡神不舉音舉靡愛斯牲叶桑反主璧既卒寧莫我聽音聽靡神不舉音舉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暗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早既大甚音甚蘊隆蟲蟲不殄稷祀音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音臨中反耗數音下寧丁我躬音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音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詩大雅桑柔七什

靡有孑遺叶莫反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長先祖于摧音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沮音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音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音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音予無所無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早既大甚滌滌山川音川倫反旱魃音魃爲虐如惓音惓如焚音焚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音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音遯胡寧瘖瘖音瘖我以旱音旱惜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音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音怒我虞音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音怒來年于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音紀鞠哉庶正疚哉音疚冢宰音宰里反趣音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音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音仰昊天云如何里音里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備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瞻仰昊天有雪音雪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假無贏音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音爲我以房

詩大雅旱魃七什

庶正叶諸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匣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音嵩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四國于蕃叶分

四方于宣叶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

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達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

神享之叶慶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謝木章

蕩之什

天

卷三

是式叶失王命召伯叶通定申伯之宅叶達登

是南邦叶世執其功叶謝叶周之南土也王命

申伯式是南邦叶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叶王命傳御遷其私人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音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薳薳王錫申伯叶四牡躋躋鈞膺濯濯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叶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叶

補申伯信邁王錢音于鄙音申伯還南謝于

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其糧音式道

其行叶尹音鄭音及音郕音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

申伯音番音分音波音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叶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叶申伯之德柔惠且直音此萬邦

聞音于四國叶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

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章八句

匣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

謝木章

蕩之什

天

卷三

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好聲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音于下叶保茲天子生仲山

甫音王命音樊侯仲山甫築城于仲山甫之德柔

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仲山甫之德王命仲山

甫式是百辟音續音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仲山甫之德

補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

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將之邦國若否音仲山甫明叶誤之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風夜匪解以事一人以守身非趨
 之維仲山甫系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疆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五反之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
 四牡業業征夫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仲山甫徂齊式端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
 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之剛則吐
 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受命
 命章即位除喪以士服見天子而聽命也韓
 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主入覲
 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弗錯衛玄衮
 赤舄鉤膺鏤錫羊鞬空淺帷見條革
 金厄韓侯出租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殺維何魚其載維何維
 箭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蓬豆有且
 侯氏燕登如觀而反國必祖者尋其所往去則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獎
 韓侯迎聲止于蹶之里百兩如字彭彭鏘鏘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在分水上故時人以目
 馬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去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許託許魴鰥甫
 甫鹿鹿嘯嘯有熊有熊有熊有熊有熊
 令居韓姑燕譽韓姑燕譽韓姑燕譽
 也溥彼韓城燕平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
 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實墉實登實實實籍獻其貊貊皮赤豹黃黃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旂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宣王

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時靡

有爭叶簡王心載寧此章言既伐江漢之滸音

王命召虎式辟音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極中

取正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翰叶胡無曰予小子叶贊召公是似叶養肇敏

戎公用錫爾祉音爾圭璜音和音咍音一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于周受命叶滿

命之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作召公考叶去

天子萬壽叶殖明明天子叶贊令聞不已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叶越

獨兵威然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
以為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

父音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叶訖

惠此南國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王謂尹氏命

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赫赫業業叶宜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音震弱至是而天

子自將以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臘進厥虎臣

闕音如虢音虎鋪音敦淮漬音仍執醜虜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音如飛如翰如江如

漢如山之苞叶鋪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叶越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徐

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

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反復其詞以歸功於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音債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

屈音戚罪咎不收靡有夷瘵音抽此刺幽

人以致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音由之人有民人

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由之彼宜有

罪女覆說音脫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音居亂匪降自

天音鐵生自婦人匪教匪誨音呼時維婦寺音文

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音二鞠人

忮音至忮音借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

愚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音物何神不富音方舍音捨爾介狄維

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

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音沸

弗音胡檻音覽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音自今矣不

詩大雅

四

蕩之什

三

五

自我先不自我後音下藐藐昊天無不克音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音喪瘝音瘝我饑饉民卒

流亡我居圉音語卒荒音荒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降罪咎音咎蝨賊內訌音訌昏椽音椽靡共音共潰潰回遁

實靖夷我邦音上阜阜訛訛音訛曾不知其玷音玷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

潰茂如彼棲音西直音直我相音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瘵不如茲彼隳斯裨

敗胡不自替職音職兄斯音兄池之竭矣不云自頽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音中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辟

不裁我躬音躬國百里於音於乎音乎哀哉維

今之人不尚有舊音舊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大雅

四

蕩之什

三

五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

句

毛詩頌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音穆清廟肅雝顯相音濟濟音多士秉文之

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於

人斯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

肅大雅

四 蕩之什

三美

見四百六十五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音穆不已於音乎音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音此亦祭文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迄音用有成維周

之禎音此亦祭文王之詩

維清一章五句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音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音此

於宗廟而獻助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

茲戎功繼序其皇之音封專利以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音前王

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詩周頌

四 清廟之什

三美

見四百六十五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

矣岐有夷之行音即反子孫保之音此祭大

天作一章七句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命

宥密音於音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音其積累上下

者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叶音由 何往猷
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叶虛良反之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

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

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

詩周頌

四 清廟之什

天

卷之八

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序執競祀文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此祭武王

成王康王之詩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去聲其明叶謨郎反

鐘鼓皐皐音傲叶磬筦將將音將降福穰穰音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通反無此疆爾界叶說力反陳常于

時夏言后稷之德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音離爾成來咨來茹音濡

詩周頌

四 清廟之什

天

卷之八

此戒農官之詩嗟嗟保介維莫音莫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畲音余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

用康年命我衆人庀音時乃錢音剪鏹音鏹奄觀銍音鏹

艾音刈此乃言所戒之事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耦

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亦成農官之詞此必輸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為累者清油用貢
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噫嘻一章八句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容謂二王

之後夏之後在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膳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

序豐年秋冬報也

詩周頌

四

臣王之什

早

四百四十三

豐年多黍多稌杜音亦有高廩萬億及秭音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燥而寒徐宜下濕而暑黍稷皆熟則百穀無不

熟矣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

豐年一章七句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此為始作樂而設業設虞

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音磬祝音國音既備

乃奏音簫管備舉音也夏后氏足鼓殷

縣鼓嗷嗷音厥聲肅肅和鳴先祖是聽我客

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音與音漆沮音潛有多魚有鰋音有鮪音

音鰋音鰋音鰋音以享以祀叶以介景福叶

力天○潛於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

廟季春薦鰋於寢

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序雝雝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聲維辟音公天子穆穆

此武王祭於烏薦廣牡相上予肆祀叶養假上

文王之詩哉皇考音綏予孝子音宣哲維人文武維

后燕及皇天音克昌厥後綏我眉壽音介

以繁祉音既右音烈考音亦右文母音

載見音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載見音辟音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秩條音革有鶴音休有烈光此諸侯助祭于武
來朝音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以介眉壽永
言保之思皇多祐音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
熙于純嘏音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有萋有且上聲敦琢

其旅此微子來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

繫音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詩周頌

四

序有客

聖二

小六

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者音定爾功周公象武王之樂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但嫪嫪音在疚音於
乎音皇考叶法永世克孝叶呼侯音反音成王免
而作此音茲皇祖陟降庭叶去止維予小子夙
夜敬止於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
朝廟所作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音悠哉朕未有艾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音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音

詩周頌

四

序訪落

聖一

小六

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
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音哉音無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音

有緝熙于光明叶謨佛音時仔音肩音示我顯德

行音乃自為答之之言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序小慈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慈後思莫予弔音蜂自求辛螫音蟄

允彼桃蟲音翻拚飛維鳥音飛未堪家多難音去予又集

于蓼音了○德有所傷而知音也此亦訪落之意

小慈一章八句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音窄其耕澤澤音釋除草曰芟除木曰

柞千耦其耘音真徂隰徂畛音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

侯疆侯以有嘏音他其饁音脾思媚其婦有依其

士有略其耜音養俶載南畝音滿播厥百穀實

函斯活音呼既播之音悅驛驛其達音悅有

厭其傑音實厭厭其苗音實縣縣其庶音標載穫濟濟音上有

實其積音積萬億及秭音萬為酒為醴音為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有飫音邇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

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音經振古如茲

芟一章三十一句

序良耜報社稷也

耒耜音耒良耜音耒俶載南畝音滿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音呼或來瞻女音載筐及筥其饁音式

伊黍其笠伊糾音其其鍾音傳斯趙音了以蔭

荼蓼音茶蔭草蓼水草一音茶荼蓼朽止音茶黍稷茂音葉

止穫之桎桎音室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音去

如櫛音瑟以開百室音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音為

同時入穀也音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稌音稌

牡有求其角音求以似以續音似續古之人音黑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紕音乎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鼎音鼎及鼐音津兕觥其觶音求旨酒思柔不

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音飲此亦祭而

絲衣一章九句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於音烏鑠音鑠王師音導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躋躋音音王之造音候載用有嗣音嗣

實維爾公允師。此亦頌武王之詩。

酌一章八句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馬反。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解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

之。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此亦頌武王之功。

桓一章九句

序齊大封于廟也齊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詩周頌

四 周王王什

武王九

時周之命於音繹思此頌文武之功而吉其大封功臣之意

齊一章六句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音皇時周陟其高山。隴音山喬嶽允猶翕音

河敷天之下。哀音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魯頌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今蒙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其地也

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

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音駟牡馬音在坰音之野音薄言駟者

與音有駟音有皇音有驪音有黃音以車彭彭音

思無疆思馬斯臧音駟臧音有黃音以車彭彭音

故美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有

駟音有騅音有駟音以車伋伋音思無期思馬斯臧

駟音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有騅音

駟音有騅音以車繹繹音思無斁音思馬斯

詩魯頌

四 魯頌

三 三

作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有騅音

洪孤音反有驪音有魚音以車祛祛音思無邪音

思馬斯徂

駟四章章八句

序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音有駟音彼乘音黃音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耶音振振音鷺音于下音鼓咽咽音醉言舞于

胥樂音芳音此燕飲而頌有駟有駟音彼乘音壯風

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

歸于胥樂立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
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
孫子于胥樂兮

有駟三章章九句

序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
旂其旂咺咺施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
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
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

詩魯頌

四

東魯頌

哭

六十六

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
不孝自求伊社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
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

詩魯頌
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
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爾猶淮夷卒獲
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
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有侺實實枚枚赫赫姜嫄
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詩魯頌

四

魯頌

哭

六十六

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
有黍有稻有秬有秠奄有下國
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上帝臨女帝德商之旅克咸厥功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
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里反龍旂承祀叶反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章以駢犧是饗是宜何二反降
福既多章後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此
廟而神降之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叶反白牡
駢剛犧尊將將音毛毛扈音扈載音載羹音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
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
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魯公之牲也周公有王

工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叶反
遂荒徐宅叶連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反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敢不諾魯侯是若泰山
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天錫公純嘏叶果眉壽保
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委叶滿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羽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音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通是斷是度音入是韋
是尺叶反松栢有焉叶七路寢孔碩叶常新
廟奕奕叶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叶同萬民是
若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梁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
及豫州盟諸之野商都亳宋
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

爲首

猗音與與音余邪與置我鞀音鼓鼓音秦鼓簡簡衍我烈

祖此爲祀成湯之樂也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音於

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赫赫湯孫

倫思穆穆厥聲思成安我以所思而成庸鼓有

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

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

那一章二十二句

傳烈祖祀成湯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音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音止

之樂既載清酤既載清酤音五反賚我思成音常亦有和

羹音既既平音旁醴音假假音格無言音昂時

靡有爭音章綏我眉壽音黃耆無疆約軹音錯錯衡

耶音反八鸞鶴音以以假音格以享音良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音良降福

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序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音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

以有天下此亦祭祀宗廟之樂方命厥后奄有

九有音已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音里在武丁孫

子音里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音去

大音精糖音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浦音反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

咸宜音何百禄是何音何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傳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

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城音松方將帝立子生

商音葉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音玄王桓桓

烈音必受小國是達音悅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音月相音反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

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音賁昭假音格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

下國綏音流旋音何天之休不競不綏音來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適音四綱音綱綱音綱綱音綱

下國駿音峻尻音孔何天之龍音勇敷音勇敷音勇敷音勇

不震不動音德不懋音德不棟音德百禄是總武王

載施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音越

苞有三蘂音越莫遂莫達音越九有有載韋

顧既伐音越昆吾夏桀音越一本生三蘂也本則

天子音里降于卿士實維阿衡音越實左音越右

又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音越序以此為大補之詩蓋祭其

傳殷武祀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音越采音越入其阻音越哀音越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綏音越維女音越維女音越維女音越

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越莫敢不來

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越莫敢不來

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越莫敢不來

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越莫敢不來

享音越莫敢不來王曰商是當天命多辟音越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越稼穡匪

解音越天命降監音越下民有嚴音越不僭

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音越封建厥福音越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音越

且寧以保我後生音越陟彼景山音越松柏丸

丸音越是斷音越是遷方斲音越是虔音越松柏丸

旅楹有閑音越寢成孔安音越山名商所都也

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耶

三穆之數既成始禘而祭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

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不問署也
官職

官職以辨邦治百官之職即六官所治是也三曰官聯以會

官治小宰之六聯六官之事相通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小宰之六

常法也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小宰之八成六

曰官灋以正邦治即此之法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司寇之官刑上能糾職小宰以正歲令於百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即小宰之六計弊斷也以八則治都鄙都鄙是六鄉六遂

大夫凡有采地者所謂畿內諸侯也與之八則以治其國一曰祭祀以馭其

神二曰瀝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

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

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

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

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

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八柄總攬乾

馭之時則周公位冢宰而以是詔王王者以八

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

四曰使能五曰保庸保全有功之人六曰尊貴七

曰達吏通達淹滯八曰禮賓太宰之馭民有此八

物思厚之至也以九職任萬民九等之民有一曰三農

生九穀春耕夏耘秋收謂之三農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

衡作山澤之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

化治絲枲民間婦人之總稱八曰臣妾聚斂疏

材男為人臣女為人妾九曰閒民下戶不能任一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周時無不受田之家乃有

田之餘民而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國

無征國也二曰四郊之賦七等之田近郊十三

曰邦甸之賦以公邑之田任甸遠郊二十而三

大夫之采邑五曰邦縣之賦王畿四百里之外六

曰邦都之賦王于母弟三公受百七曰關市之

賦司關司市所八曰山澤之賦虞衡九曰幣餘

之賦官府都鄙掌事之餘以九式均節財用一

曰祭祀之式大府曰邦都之二曰賓客之式邦

之賦以三曰喪荒之式山澤之賦四曰羞服之

式闕市之賦五曰工事之式邦甸之賦以待

六曰幣帛之式邦縣之賦七曰芻秣之式四郊

以待稍秣八曰匪分頒之式家稍之賦九曰好

用之式幣餘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內外諸侯之常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

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珠璣琳

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稱也合而聚

民之天下也一曰牧九州以地得民二曰長鄉遂

能之長如鄉老以貴得民三曰師序序學以賢

得民四曰儒道隆德盛君以道得民五曰宗小

大宗之以族得民六曰主世臣大家稱主卿大

以宗子以利得民七曰吏六鄉治以治得民八曰友井

之入相友以任得民九曰數山澤之實藏有主其

以富得民以上太宰十章六典八法八則入

九賦九貢九式理財之事正月之吉寅月吉朔

平均天下不出此三省也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

魏治象即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乃施典

於邦國而建其牧九州立其監方伯設其參國

卿傳其伍五大陳其殷土置其輔府史乃施則

八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都鄙立其兩治采邑設其

伍下大夫陳其殷土置其輔府史乃施灋法于

官府而建其正六官立其貳小宰設其攷宰夫

陳其殷官下士稱旅置其輔府史凡治以典

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

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結下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亨贊

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祇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

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

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王

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

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

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

宮之糾禁小宰治王宮掌邦之六典八灋八

則之貳以逆逆謂迎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

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

之六敘正群吏群吏上士以下凡官府之六事皆有一定之次序一曰

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

事四曰以敘制其食稍食土之俸給也五曰以敘受其

會受其所獻會計功狀六曰以敘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

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宰大內掌邦治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

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肆師掌邦禮大事則

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馬司

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

秋官其屬六十士師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

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無專職掌

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

職辯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

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

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

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

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

治官府有大事聯及六官者則協力治之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

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

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欽弛欽弛財之聯事凡

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成定也如

律一曰聽政征役以比去居凡起徒役無過家

之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簡其車賦籍三曰聽

間里以版圖間里之訟以此聽之四曰聽稱

責以傳別家各一謂今台同也五曰聽祿

位以禮命命受職再六曰聽取予上聲以書契

官取官必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質手也

也如今之牙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春辦秋辦必

行制券書也九曰聽出入以要會以官之計

之以官府之六計幣群吏之治月書季考歲會

皆所以廉之也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

正五曰廉瀟六曰廉難以瀟掌祭祀朝覲會同

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

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令百官

以里野之間皆有委託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實以供七事之財門五事皆後太宰之事

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舍禮幣王之事月終考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月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建寅之月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狗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致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治之朝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

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告萬民之逆請羣百官府之徵令合六官所屬及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六官之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六官之職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屬官之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下士皆稱旅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治灋治史以致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空物作以官刑詔冢

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砥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校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殯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士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

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月則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掌夫職太宰小宰同衙門如今之吏部四司也

官官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宿衛官之長

職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官中之官府如膳夫內宰之屬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以待旦夕稽考國有故則令宿其

古今一理

[illegible]

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水陸之珍共喪紀之庶羞。

賓客之禽獻。獻禽於賓客凡令禽獻。令獻人以灋受

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行用羔豚膳

膏香。夏行腊脯。搜膳膏臊。秋行犢麋。迷膳膏腥。

冬行蠃羽膳膏羶。此庖人獻禽之法也歲終則會。唯王及

后之膳禽不會。王及世子所用之多寡不各有司之出納則會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內饗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之饗故曰內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

大夫官

主

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

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其及世

子之膳羞。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

膺。音山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臠。應

色而沙鳴。狸豕盲眦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

蠋。以上皆味之不良者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

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脩膳刑羹臠。呼大胖判

體骨。燔脯搜乾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

饗人共之。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外饗掌外祭祀及饗者老孤子故曰外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

俎實之。牲體魚腊。腊凡賓客之殽饗饗食之事

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

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肺肉之事。凡

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

人

大夫官

主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去辨職外內饗之

饗。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太羹銅羹賓客亦

如之。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

百人。率其徒以採薪蒸故人象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齋

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胄

裁王之同姓有畢則死刑焉。不刑于市親親也帥其徒

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獸人漁人鼈人皆以供天子之膳

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畧及弊也田令禽注聚于虞中於旌旄之中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也凡

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昔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獻人音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網畧之事信用徒衆

天官

古

元二四三

獻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大辨魚物爲鮪也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

鼈鼈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鼈人掌取互音戶介物以時簪尺角魚鼈龜鱉

凡狸狸物網畧可致者春獻鼈鼈秋獻龜魚

祭祀共鼈鼈蟻蟻蟻蟻蟻以授鼈人掌凡邦之籍

事

腊人音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肺腊臠肺之事凡祭祀共豆肺臠臠爲臠薦肺臠凡腊物肺臠之而施姜桂曰臠賓客喪紀共其肺腊凡乾肉之

事皆乾肉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十人徒二十人醫師官之長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疔音非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

天官

主

元二四三

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醫中士二人調其食飲防疾於未然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去聲下同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

秋時飲齊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

食恒放放猶依也

疾醫中士八人

疾醫中士八人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厲疾。春時有
 痢。痢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
 五聲五色。眠其死生。眠以知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
 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瘍腫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劑殺之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
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下士四人

獸醫不宜統於太宰
爲其爲醫類故附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副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

亦如之辯五齊菜之名。一曰泛齊，二

曰醕齊三曰盎齊四曰緹地齊五曰沈陳齊辯

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

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移掌

其厚薄之齊聲并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

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瀹共五齊三酒以

實八尊大祭三貳貳祀也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

有酌數唯齊酒不貳案選裸神之酒無貳酒皆有器量共

賓客之禮酒其后者致飲于賓客之禮賢醅糟

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定數酒正

奉之凡饗士庶子。伯衛王饗耆老。國孤子。死王

皆其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

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

口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責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其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入于酒

庶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皆陳而歸之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木天宮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凌冰室也喪祭賓客內
外膳羞皆用冰故在此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正歲藏於冰。

室三其凌三倍春始治鑑冰凡內外襄之膳羞

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

共水大喪其夷樂水夏頒冰掌事秋頒冰例除冰

水耕

邊人奄一人女邊十人奚二十人

邊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二灌之後后其實

麴曲黃白黑形鹽臙鮑魚鱗鱗食之也其

實棗棗桃乾老榛實后亞獻尸加邊之實所加之邊凌

葵臬肺凌葵臬肺重者以蓮羞蓮之實土人

糗餌粉養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喪

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遵差遵爲王及后世子。

其其內羞凡邊事掌之

醢人奄一人女醢海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掌四豆之實。舊豆與薦邊同。時故朝事之。四豆與四邊同義也。

豆其實非菹醢澹醢均菹泥本麋菁菁精菹鹿

木夫官

穀。苳。苳。麋。麋。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

麤皮醢慎蜆池醢膊豚搏拍膊魚搏醢膊加豆之實片

菹兔醢 深蒲醢 醢絡 臺 菹鴈醢 筍菹 魚醢 羞豆

之實醢移食糝牟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

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

則共醢六十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

賓客之禮共五十壺。凡事共醢

醯人奄二人女醯_希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菹凡

醴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道醴物六

十壺。共后及世子之醬齊道賓客之禮共醴五

十壺。凡事共醴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需鹽以待戒令

鹽之久而化為水者
炎之則融白如初矣

幕人奄一人女幕十人奚二十人

幕人掌共巾幕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

巾幕六藝。凡王巾皆黼音甫續

酒人以下七官皆奄人女奚為之而酒正
統焉獨凌人以士人為之凡膳羞皆共水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為其井區區謂諸下
之池受水者

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其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

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櫪馬行再重謂外內

之設車宮轅門仰兩乘車轅
相向以表門為壇墼宮棘門

止宿平地築壇於中墼
土於外為宮以表門為帷宮設旌門帷為宮
設旌門

為門無宮則人門備以衛土為門凡舍事則掌

之隨王行
所止舍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

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

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舍者次居次者
止故分為二職

王大旅上帝則張毳案設皇邸邸設屏風于版
以為屏風朝

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次謂
帳也設重帟重案合

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

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

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

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天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賈古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治藏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九功頒婦所出布縷之征以受

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府內頒其賄于

受用之府外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

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式法二字此下法式

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

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

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上以

九賦即大宰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

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

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凡天

賦皆入于大府自大府分入于三府三府受財

于太府大府又受計于司會司會位尊推重與

內史冢宰司書其賦也職內職歲

職幣皆其屬也九職皆理則之官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

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舍

玉復復用生時衣服升屋以招魂也皆玉府共之衣裳角枕角枲

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子凡褻器若合諸侯則

共珠盤玉敦對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

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二府

良貨賄然玉府專共王之俱主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

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

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

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

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

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

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

服不會外府猶漢之大司農王府內府猶漢之

農山海之賦歸少府漢無大府入下經賦蓋歸之大司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計

之長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官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逆者受

之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

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

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以上

皆太宰小宰之事司會亦掌之者掌國之官府

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天官

書

卷四

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凡書契版圖皆在

考之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考

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四

之吏治莫逃於司會故以其勤怠之績告於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

人書簿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征九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上所掌與司會以周知

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受財幣之使入于

職幣以幣餘之簿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

會攷其書在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三歲則以

考吏治也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

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

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

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

十人此官專會計邦賦之入數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辯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

天官

重

卷四

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

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職內

入賦之數鉤攷職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

以待邦之移用備緩急不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

十人職歲者歲終制國用也此官專會計邦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

賜予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

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大府以財用之式法

詳吏故凡出財者受法焉及會以式灋贊逆會職內司大職一出不繼之一職而以二官各司之蓋入以稅出以稅入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買四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官專鉤考官府公

職幣掌式灋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

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舉也所用有餘舉之

也振河海之振皆辭其物而莫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

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

灋贊之贊司會之鉤考也

大天官

主

三十五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已製者為裘未製者為皮皮之用廣設官以總理財

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

王乃行羽物鳥獸毛毼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

能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獻

音歆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之歲終則會唯

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掌秋歛皮冬歛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
華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毼以待邦事歲終則會
其財齊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宰官之長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

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吏之于弟分以陰禮

教六宮謂王后之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

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絲正其服禁其奇裘

大天官

主

三十五

展其功緒天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爵亦如之正

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

賓客之裸獻璫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享歲

姓諸侯之夫人后不親獻內宰致之凡喪事始建國君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朝后立市設其

次司市之置其敘敘介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

度量準制祭之以陰禮先所立市中之中

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

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

者功內宰佐后受之也比其大小與其麻良而

賞罰之會內官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

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王六殿在南而糾其守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

之于王

內小臣奄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

皆男女不親內宰行其政令于奄人奄人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攬詔后之禮事相九嬪

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

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

之陰事陰令陰事群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者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固游亦如之刑人至者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

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

器賓客無帥前無帥引之使則譏其出入以時啓閉凡

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開掌掃門庭大祭

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

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人亦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

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

官而致於有司謂宮卿等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

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

詔相之

內豎倍寺人之數內豎亦奄人非童子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

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

蹕及葬執喪器灋沐之器以從遣車觀其職非童子所能也鄭注非

九嬪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王

齊贊后薦徹豆遵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

哭者亦如之

世婦不言數者二十七世婦數已定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概蓋

為齋盛及祭之日泣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后世婦女御內宰俱有弔臨臣下之禮

女御不言數者八十一御妻數已定也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鬯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四人奚八人善辭令能通神明設之宮中後世有此必無坐蠱之禍矣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梗稊也招福擇災禴禴之事以除疾殃

大夫官

辛 一百六

女史八人奚十六人擇嫡御之賢者為之

女史掌主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勾致六官之費用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

古四人徒二十人典婦功以下三官設府於外悉用士人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嫡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音資財也凡授嫡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

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

頒之于內府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古四人徒十有四人用士人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價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典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黻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續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大夫官

辛 一百六

典臬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用士人

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齊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價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以上三褱衣展衣緣衣素沙以上六服備皆辨外內命

婦之服褱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其后

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其其衣服其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其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謂紛脫線

縫人奄八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女工專為縫線之事故用八十人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翬柳柳車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天官

卷六

深人掌深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夏翟也其文有五色深者擬之冬獻功掌深事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師追音堆治也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三者追

衡笄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以玉為之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

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篋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篋人掌王及后之服篋為赤舄黑舄赤總乙黃

總青句渠素篋篋篋篋外曰命夫命婦之命篋

功履散篋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復之宮不常置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

于四郊夏者五色之翟羽也采色尊生之服官名夏采幸其生也

周禮

天官

卷六

周禮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教官之屬天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

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更十有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司徒長小司徒貳鄉師

地官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

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

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似立國之

有責焉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以土會之

瀆辭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

謂其屬六十也同署
故府史胥徒不分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右三官同
著於教
可徵

以官鄉士
設官亦在
司官主師
之制而遂
之制而遂
此正合則
柯氏以遂
八門上職

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
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
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
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
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
民豐肉而庫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五物即上文
五地之物生

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
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

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

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八曰以

誓教恤曉其警戒以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世守之事如士農

也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瀆辨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

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

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瀆

地官

地官

辯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

入地官

三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謂朝覲會盟。則費鉅。國小則費寡。故凡造都鄙。都鄙。王子弟。有此差等。註疏皆謬。地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地美故一畝當一畝。一易者二歲休一歲種。故二畝當一畝。再易者一歲耕二歲休。故三畝當一畝。乃分地職。莫地守制地貢而頒。

此不變之

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背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蕃者。蕃也。開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十二曰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養之使蕃息也。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半其賦役。勿苛取也。以本俗。六安萬民。本者。俗也。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墓大夫所掌。葬於此而葬其昭穆也。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

入地官

四

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飲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諸侯之國。都鄙。卿大夫之采邑也。諸侯卿大夫各有六鄉。六遂。比閭。族黨。州鄉。以之制軍。亦各有伍兩卒旅師軍。王室有事。各以之司。頒職焉。此通王畿國中及天下諸侯之國而言。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

以教刑
其附于刑
者官刑也

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歛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自一而九與大宰九職相同以刑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天地官

五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士謂主斷刑之官。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

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

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中下之九等也。以辯其貴賤。

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

之禁令。九比按地之等。上中下各有三等。乃頒比灋。即前九比之法于

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

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

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

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比問之法。以家起數。伍兩

之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

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

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

大故致餘子

餘子謂羨也或曰卿大夫之子守王官者也

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凡稅斂之事

或言井邑或言溝洫非鄉遂定其賦之多寡以出稅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溝洫皆在井邑之內

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

羞其肆別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

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

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

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

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

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

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率教治正政事攷夫

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鄉師四人六鄉每二人共主三

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

辯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辯其可任者與

天地官

七

三

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天役則帥

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也役過以攷司空之辟辟法也司空頒役法以逆其役事

逆鈞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菹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

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

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凡

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

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

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

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

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

及野而賙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

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

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

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

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鄉老無職德位俱尊通主教事鄉大夫每

天地官

三

三

官鄉卿一人謂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

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

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此公卿大夫皆六親

者尊其位重其爵專主於教非朝廷之命官經

替天下轉輸天子之大臣也以身帥人故無非

史胥徒其族則取諸

里非司士之謂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

建寅之一月朔日也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

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

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地官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九

而曉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字能者服公

事者徒之類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

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

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

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

物詢衆庶此成周選舉之法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

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

入使治之歲終季冬十月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

致事正歲歲終令群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

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

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

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

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

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

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

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

日四時謂春夏秋冬之孟月吉日謂寅月卯月

月巳月亥月之朔日也此成周建寅之驗則

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崇謂雲祭木

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

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祭神而合民飲酒曰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上中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

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

比掌其校比之法饋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奇衰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比長卽上農夫也。雖五家亦使立之爲長。而有下土之秩。亦有治之道焉。自稱大至比長德有大小。故秋有崇卑。治有遠近。而化民成俗則一也。皆以一鄉之賢能者爲之。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自封人至掌節二十五職皆六鄉之舉也。大司徒所以施於國中者。政

大地官

主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城者亦如之。令其社稷之壇。有事於祭。凡祭者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絳。音引着帶鼻繩。共其水。臺歌舞。則歌舞其牲。牽牲入廟之時。封人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

鼓舞二風
內有田野
兵後之事
皆獨用而
不與八音
並奏者依
舊地官

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
軍事以鼗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
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
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帳舞者凡軍旅
夜鼓鼗成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
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云舞徒使
能舞者以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帳弗舞

六地官

主三士
六七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
祀教皇舞帥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
小祭祀則不興舞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牧人
養牲

於野
田者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純全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
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
用牲物凡外祭毀事候獲毀
除殃咎用尢可也凡祭祀

均人
遺人
獸師
閼師
右五風

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其奉之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十人徒二百人牛人主牧公
家之牛者

職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

其牢禮積滯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

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

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徭去以載公任器凡祭

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老以待事

六地官

主三士
六七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人
肥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

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

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自封人至充人
六職皆祭祀禮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

人徒六十人載師乃閼師以
下四職之長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

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在國之屋曰廛
在田之廬曰里以場圃

任園地場以納禾稼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近郊五十里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遠郊百里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邦遠之郊亦為公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天子之大夫各受二十五里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以大都之田任甸地天子之三公及王子母弟受采地百里在五百里之內凡任地國宅無征以其無地可耕也園廩二十而一園廩皆民居蓋在國宅之內近郊十一謂宅田士田五畝之宅之內甸稍縣都皆無過郊二十而三謂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之稅甸稍縣都皆無過

不地官

卷三

十二貢漚七等之田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水澤林山林如魚鹽材木之類不用人凡宅力耕治視其所得每十分取其二又非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材之屬任工以節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

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閭師掌任民力也處於閭里之間與民相從事使之量其地宜以施九職而責其成功也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縣師治都鄙之官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曰都鄙而使吏治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

不地官

卷三

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塗之兵以衛王國凡有征伐皆都鄙之兵也故平時皆受司馬節制備稽調發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保氏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官主均平土地經界之守故六卿必設遺人均人六途必設委人

均人掌均地政音征均其土地之征稅均地守均一夫百畝之守

均地職均九職布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均公

均事役之征征下文是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公上力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以公旬為率以歲之上下為差等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自載師至均人五職俱主鄉遂鄉鄰田賦之事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氏掌以徽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朝納海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畢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氏教國子乃王宮小學之師師氏王宮大學之師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

紀軍旅王舉則從王出入起居聽治亦如之使

其屬守王閭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此官掌糾革

之今之提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

其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

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

置以行赦宥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此官以禮防

天地官

九

人之舉惡者也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

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

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

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

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此主調和萬

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

者以民成之以鄉里之民鳥獸亦如之直也凡

和難父之讎辟避下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

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抵父師

長之讎抵兄弟主友之讎抵從父兄弟弗辟則

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友殺者使邦國

交讎之雖許復讐然相殺凡殺人之義者不同

國令勿讎讐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

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掌萬民之判主合其判凡男女自成名以

天地官

千

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

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

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布大燕齊荒北喪六若

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淫奔則司男女之無夫

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二事謂嫁死人凡男女之

陰訟聽之干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自師氏至媒氏六職皆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市人
市
市

有六人府四人吏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市官之長國中立市市置二十肆遠郊之外有賈田則司市與其屬之祿也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買價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買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日昃側而市百族為主日中往來人衆也百族者百姓衆民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商賈家於市城夕市夕時而

大地官

主
三
六

市販夫販婦為主窮民朝資暮賣也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察詐市之群吏平肆展成莫定買上旌于思次市中官舍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于介次小官舍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音僻布有滿僻偽物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行肆之所凡得貨賄六畜者遺失之物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秋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

作布布錢也免稅以恤民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

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在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益命婦過市罰一帷君子無故不遊市故過市者有罰也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

大地官

主
三
六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牙小市以劑券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淳者準謂幅廣制謂匹長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聽期外不聽

聽

廛人市中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人徒二十人

廛人掌斂市欵布也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

登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司市質人廛人皆受之朝

登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司市質人屬人皆受之朝
 廷命官胥師以下至肆長六役則司市所自辟
 除也胥師質師則富商大賈之有才令其掌二
 肆長則司市司起司稽與胥則其所用之徒役
 別是一項人民故先
 王所以治之之禮如此

天壇宮

小訟而斷之司市聽大訟胥師聽小訟

展其成而奠其實。然後令市賤使不得輕重於

如之凡國之責償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司武掌憲市之禁令十肆立一司武專以察强暴爲事禁其闖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此胥乃胥師之

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

廣大賈

人吏八人。賈八人。走八人。設泉府以納市之

泉府掌以市

不時而買者買

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辯而

注明陳
法
之
法
影

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
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
以下等六家為率
下劑致。以田里安。以樂昏。擾。以土宜。教
畎稼。穡。以興勸利。以時器。勸。以疆予。任。以
以上七事皆治野之法
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
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
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
亦。如。之。以上三事皆治野之法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天地官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
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母不能皆上地夫不能皆百畝而制田之通法則必以一夫百畝起數然後水與道可均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
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
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
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鄉師曰以司徒之
氏遂人以下屬司徒此何其不用命者誅之
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

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
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
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遂師官屬六十人故云各掌
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
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
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
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
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
天地官
脩。庀。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幃。帟。先。道。野
役。及。窆。抱。磨。歷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
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以上二職猶六鄉之
鄉師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
人。鄆。師。每。鄆。上。士。一。人。鄆。長。每。鄆。中。士。一。人。里
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亦下士也此六遂之
鄉之教官人數無異但其命數各減於六鄉一
等內外之分也鄉長五家則一人以不命之士
為之。不命之士猶
今之未入流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大地官

无三左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中六家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六家之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六鄉主教六遂主政參至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旅師主行補助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資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

大地官

无三左

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平頒以貸貧民不取恐亦不

府歛貨賄以貸民旅師歛穀粟以貸民後世常平社倉亦有此意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稍人獨掌政有調發征行之舉無事司其政有事帥以行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政而受法于司馬作其同徒

輦輦師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

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委人掌遠郊以外委積之事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大司馬

三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六鄉設均人六遂設土均皆所以均力征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

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

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

掌其禁令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

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潟用狙九勃壤用狐墳墟用豕疆槩極用菁

輕輿浮用犬各禽獸之皮毛骨角皆可以用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專司水利

稻人掌稼下地以儲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因

水而揚去其作田凡稼澤耕稼於澤中夏以水殄草

能殺草而芟之夏水熟而芟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之有

早曠共其零斂喪紀共其葦事上有陂塘堤防以儲水下有溝

大司馬

三

王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此官在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憲以辯地物而

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訓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此官在王

訓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憲以詔辟忌

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訓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憲以詔辟忌

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四人徒四十人

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其財用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歷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圖十

大地理

重三

搏為縛案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淶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淶草掌以春秋歛淶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徒二十人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蔬材之物以待邦事凡前聚之物以茅蕒為茵陳于焚內乃下棺於茵上

掌廔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廔掌廔五物蚌蛤之屬收其殼煉之為灰廔物以共園牆之廔祭祀共廔器之廔共白盛之廔闔室也盛成也白盛者以廔飾牆壁之名

大地理

重三

園人下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園人掌園游之獸禁收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場人掌園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國之場圃園師任之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瀝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

人原人位尊徒衆倉人原重出納煩故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

之凶豐必於歲之抄百穀皆入之時數之凡萬民之食食者人

四鬴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四鬴三鬴二鬴一鬴

每入一月之食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

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

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者扱春也盛案盛也

大地方

五十六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舍人以下六職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原人之設主百官之稍食舍人之米穀主王宮之稍食

食者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簠簠

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呂米

芻水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種六之

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

不足則止餘瀝用用度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

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主祿祿

司祿闕諸侯去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民

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縣于邑間巡野觀稼

大地方

五十六

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賜其急

而平其興家爭糾國必於歲之秋五穀皆入

春人奄二人女春枕榆二人奚五人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盥盛之米賓客共其

牢禮之米凡饗食嗣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饔人尺志奄二人女饔八人奚四十人

饔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

共其簠簠之實饗食亦如之春人主春饔人主

稟人稟師之稟稟奄八人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

豪人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也冗散之食若饗者之屬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黍稷祀之犬舍人以下六職庶人

美

周禮

春官大宗伯第三

周禮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官之屬天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

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宗伯長小宗伯貳肆師屬也二官相左右俱蒞

堂故府史胥徒不分

春官

十一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燔柴祀日月星辰以

禋燎禋而積也積祀司中司命並文司風司風師雨師

以血祭貴氣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埋沈祭山

林川澤祭山林之牲埋之以醢醢牲也辜辜辜辜辜辜

而磔磔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薦熟享先王以饋

食薦黍稷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謂明之類以荒禮哀凶札。謂災之類以弔禮哀禍戕。謂水火之類以禴禮哀圍敗。謂出則其以恤禮哀寇亂。出京師以救其危。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均力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城郭宮室之役之禮任衆也。大封如城齊營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

春官

三

伯執躬圭。躬圭迂其身子執穀璧。穀以養人爲義男執蒲璧。前可爲席以安人爲義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六摯六禽皆養也。故曰男貴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泣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裸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儼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春官

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

五帝於四郊。兆為壇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嫡室皆謂之門子。嫡室掌共政令。毛六牲。擇其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十五官。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空主犬。司徒主豕。太宰掌玉。不奉牲。故曰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養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

大春官

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大事則卜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錢。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賁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儼。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戰陳之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田則卽有司而饁獸于郊。祭神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

王崩大肆。肆陳也。陳尸之器具。以相。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小葬兆甫窆。音義字地為塋。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封而祭墓為位。凡王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大春官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祈者祈福。珥者珥災。珥珥同。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祗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裸。賁築鬻。音賣。謂築鬻金。煮而和之以裸神。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泣筵几。築鬻。賁贊果。將大朝覲佐儼共設匪。匪舊之禮。饗食後祭與祝候饗于豆及俎。大喪大殯。尸以幣。則祭

物生禮祭
右五禮祭
司几筵
司尊彝
司人

鬯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哭。不哭。
灋者。且授之杖。凡師甸。田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
不功。出師無則。助牽主車。恐爲敵所得也凡四時之大
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晉之日。泣下來歲之
芟。除田獮之日。泣下來歲之戒。兵寇社之日。泣
下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
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
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
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大春官
七十五
鬯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鬯鬯以實
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
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之泚。共其肆器。
陳尸之器。及葬。共其裸器。遂狸埋之。大祭祀。與量人
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制從獻之脯。脯王酌尸。口酢而卒爵。鬯人與量人同受。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掌共秬鬯。爲酒而飾之。設巾以凡祭祀。社
壇。用大罍。器祭門。祭國用瓢盞。匏尊廟用脩。脩
口占亦。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禘事
用散。脩屋概散皆器名。漆尊也。大喪之大泚。設手。之器共其
饗。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使介致之。王弗親。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嘒。呼旦以詔
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大春官
七十三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禋。禋祭饗。饗祭饗。饗祭
共其雞牲。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
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尊下其朝
踐。用兩獻。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則
諸臣之所酢。音酢也。秋嘗冬烝。裸用犀彝黃彝。
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無足其饋獻。用兩亞

尊皆有疊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

朝享親遠者追享裸用虎彝雖誅彝皆有舟其

朝踐用兩大尊之尊其再獻用兩山尊山形皆有

疊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益齊沬稅酌凡酒脩滌酌大喪存

尊彝存之不大旅大故亦如之存者陳之不即徹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在右王形

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

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

加纁席畫純準加次席黼純準左右王几祀

先王昨席亦如之設於地上為筵加於筵上

為席莞管也紛粉白纁純緣也纁蓋黃雲氣

也以桃枝竹為席次列成文也黼纁纁昨昨

謂以白纁為緣也準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準

加莞席紛純準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

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

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

萑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煮一几凡吉事變几

凶事仍几致齋覆也棺在頭則停覆既訖則加

事易几仍幾也一几朝夕一几不易也變几每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以藏宗廟祖宗之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

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計治受而藏之

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上春饗寶鎮及寶器凡吉

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管執燭季冬陳玉以貞

來歲之熒惡貞問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

民軒轅之司祿文昌宮之而獻民數穀數則受

而藏之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瑞掌玉瑞玉器人執以見曰之藏辨其名物

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圭也執鎮圭執纁

籍五采五就五就五匝也纁絲為纁以藉玉

以朝日公執桓圭以下五等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

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

之瑑。篆同。圭璋璧琮。練皆二采一就。以覲聘。四

圭有邸。邸本也。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

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璋邸射。射射也。其也。以祀山川。以造

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

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如後世以銅。璧羨以起度。駟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珣璧琮以斂尸。渠眉。渠眉者。六玉兩

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篆也。以組穿

聯六玉於溝渠之中。以斂尸也。珣璧琮者。璧在

背。琮在腹。珣者通其孔。以象天地。皆斂尸所用也。穀璧以和難。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琬圭

行人執此以改易諸侯之惡。行以除諸侯之惡也。大祭祀。大旅。凡賓客

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

命。為伯。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

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官室車旗衣

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

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

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享先王。則禋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

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

田。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

一

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疑衰疑於吉也其首服皆升經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如王之服如公之服言制度皆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

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

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端讀凡

大祭祀大賓客其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其其復衣服斂衣服莫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兆域祀神掌其政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庵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兆域祀神掌其政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庵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兆域祀神掌其政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庵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兆域祀神掌其政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庵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

其祧則守祧黜黜聖聖之既祭則藏其隋其隋又音反與

其服埋祭餘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

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卿大夫士皆女史

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

禮事帥六官之人共盥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

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慘事於婦人婦人謂

人受爵命之時有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

者世婦掌之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

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

弔臨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及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及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及

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答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家人。下大夫二。中士四。府二。史四。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家人掌公墓之地。王陵也。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

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謂王之支庶在畿內而為諸侯卿大夫士者。

不春官

南三

夫士者死。則各以昭穆而葬於王之前後左右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凡有功者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不在昭穆爵等之例也。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自王以下皆然。大喪既

有日。請度甫窆。甫始窆也。音窆。遂為之尸。言后土家。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隧。隧。道也。共喪之窆器。及葬。言

車。象人。這車。及窆。執斧以洌。利。遂入藏凶器。明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

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墓大夫。下大夫二。中士八。府二。史四。人。

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厲。謂。坐。處。巡之使。不侵越也。

職喪。上士二。中士四。下士八。府二。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

不春官

圭三

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國喪。有司共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人。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
舞雲門大卷大威大啓大夏大濩大武以
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
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
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
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
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亦

大春官

大春官

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
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園鐘鐘即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
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
舞孤竹雲和雲門皆山名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

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鼙鼓鼙鼓孫
竹之管空桑山之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
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
鬼可得而禮矣爲內鍾張其事鼓舞其辭以盡人鬼辭雖分屬亦互文以見凡樂事大祭祀宿
縣志也其草廬有論亦太拘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

大春官

大春官

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師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大饗饗賓不入牲于廟門與祭祀不同其他皆如祭
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
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
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音怪
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戕大臣死凡
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
慢聲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國學之教皆以樂爲本也以教國子小舞

凡舞有帔拂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

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

環拜宜上環以鐘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

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芣為節凡樂事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

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聵

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當作樂時詔賦聯

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

凡軍大獻教惟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

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四十人大胥掌學士之版小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國子有二等成

士少而教養者曰諸春入學舍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序宮中之事序王宮之中國小

宿衛而學道藝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饋音其不敬者巡

舞列而提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

縣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辯其聲凡縣鍾磬半

為堵全為肆堵牆之半也堵與肆皆陳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朦蒙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賦臚音視

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三

十八此專職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

鐘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

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

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歌者在今奏擊拊

下管吹管者播樂器令奏鼓輶輶小大饗亦如

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大軍執同律以聽

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厭厭陳也陳其

匱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此小師所
掌之鼓也
以入所
之鼓也

小師掌教鼓鼓祝歌填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

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

應凡小祭祀小樂事鼓帳掌六樂聲音之節與

其和

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賦賁掌凡樂事捕鼗擊頌磬笙瑟掌大師之

縣凡樂事相瞽大喪獻樂器陳而不作大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鐘鼓鼗愷獻亦如之鼓也情

春官

千

獻請戰勝獻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掌調六律六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

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齔開回聲衍修聲作

則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

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

亦如之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人徒四十人此主擊磬亦擊編鐘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緦樂燕樂之鐘磬凡

祭祀奏緦樂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

人徒六十人此官掌金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夏大王夏

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音亦同

醵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

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堂鼓鼓緦樂

緦樂雜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

人徒十人

笙師掌教猷竽笙填簫簫篪篴笛管春牘

應雅以教械樂春牘應雅三樂器名係春於地

奏咳夏以節之使以作聲咳夏所用器有辭而出

燕樂亦如之大喪獻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

旅則陳之

鍾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

徒二十人鍾小

鑄師掌金秦之鼓凡祭祀鼓其金秦之樂饗食

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

鑾或皆鼓之守鑾亦如之鑾軍中夜成之鼓也

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昏鼓四通為大鑾後

發响是一夜三擊備守鑾也大喪飲其樂器奉

而藏之

執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

徒四十人東夷

之樂

春官

舞師掌教舞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

如之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旄舞者所持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

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籥舞者所吹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

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飲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民間前報蜡祭之樂官

籥章掌土鼓敔籥中春晝擊土鼓敔籥詩以逆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敔籥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後國祭蜡則敔籥頌擊土

鼓以息老物

鞀鞀氏音低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四夷

之樂

春官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敔而歌

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有功者鐫銘其功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

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飲筍虞

司王千盾也武舞有之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

十人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

經 147-451

大卜 大史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士 大卜 大史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士

受之賓養亦如之。大喪。斂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天上下大夫二人。下師上士四人。中人中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大卜上筮官之長。太卜長。卜
師貳。卜人共屬也。三官同署。
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三兆皆灼。後火發之
形。皆食墨之。疊鑄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其頌。頌謂辭。皆千有二百。占法有百二十之
百二十之辭。千
二百之辭。千
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

春官

三六

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辨夢。三曰咸夢。其
經運十。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
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
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
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
則眡高作龜。視龜骨高處。以火灼之也。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告以所卜之事也。凡小事。泣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
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者以刀去其外皮。而一
見其白骨。有文可占也。一

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
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
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繹。亦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
屬。北龜曰若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
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

春官

五

春。蠶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
如之。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華。荊木也。灼龜
用荊。故名官。

華氏掌其焦。契。焦。灼龜之木。契。契之銳頭。為燬。以
以明火。燕焦。遂飲其燬。契。契之銳頭。為燬。以
之以。授卜師。揚火
作龜。以致其墨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
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

墨卜人占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體也吉凶色

之曰體兆而巳卑者以次詳其餘周公卜武王占

也凡卜筮既事則繫幣禮神之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巫字疑當作筮下同二曰巫式三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擇擇著草也凡國事共筮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噩夢四曰噩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聘如聘女之聘聘其吉夢迎而致之也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萌始生也以遺惡夢而使之去也遂令始儺那歐疫

也取菜之始萌而祭之

以遺惡夢而使之去也

遂令始儺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那歐疫

大祝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掌十輝運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

二曰象三曰餓四曰監五曰闇六曰膏七曰彌

八曰敘九曰隋資十曰想十者皆太陽之精有此變異也掌安

宅敘降妖祥至宅居不安則以法敘而降之正歲則行事歲終則

弊其事陰邪氣盛于犯日

天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大祝祝官之長太祝

祀逆。齎盛送逆尸。沃尸。鹽贊多贊。徹贊。奠凡。

方舍奠于祖禰告至也乃歛每等取三十人於居廩禭牲

祠馬祠馬也神牲牛皆掌其祝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祝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作盟詛之

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詒其邦國之劑信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巫官之長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之為人祭祀則

共圍丹主木主神所依圍則承主之器也及道布為神設及菹

太春官

館館言精也祭食有富藉者館所以盛菹若今簋也凡祭祀守瘞祭有玉者則守之祭畢則去之也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游屬無依束之冬堂贈冬時以堂廢贈送不祥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

疾病王弔則與祝前至祝前王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早暘則舞雩若王后弔

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哀感神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史官之長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

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送迎也迎凡辯受其治也

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

之有約劑者藏焉要盟之載解及券書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之書以驗其然否不信

者刑之正歲年中數日歲以序事頒之于官府

太春官

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十二月曉朔于明堂閏月無事則居路寢門中乃明堂之路寢也天祭祀與執

事十日戒及宿之日與君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祭有常位大史執禮辨

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王會同朝覲以書協禮

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大師大興師抱天

時與大師樂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

以泣勸防遣之日柩將行讀誄凡喪事攷焉

小喪賜諡凡射節中舍執其禮事中所以盛筭之

器也國君射於郊則問中於曉則虎中大夫兒中士鹿中中形為問虎兒鹿之屬而整其甘以盛美射時用之射中則釋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志猶記也史官掌書記莫定繫世辯昭

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大祭祀

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敘器數大喪犬

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灋

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八人馮相氏相視也登臺以觀天文

大春官

春官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

二十有八星之位辯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

日春秋致月以辯四時之敘致者至也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否

冬夏長短極時致日春秋長短中時致月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八人保章氏掌文章焉相考曆數以知天道保章占天象以觀時變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

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

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辯吉凶水旱降豐荒之

祲象降其祲象于國使民知備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

命垂別之妖祥垂別天氣不和不同也命其妖祥以告人使民知備也凡

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史官之職有二太史掌天時與典禮者故以外史御史為屬

內史掌王之八枋音瀆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

大春官

春官

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

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

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人臣進言于上為納人君咨詢

千下為訪內史皆受詔王酌行之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策命之內史作策書凡四方之事書四方有事以書奏王內史

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方版也書其辭於方版出

而授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貳副

王命皆書內史副而藏之以待鈞考

外史王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便于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

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掌朝廷贊書

御史掌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

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在朝大小臣工多寡不同

故有凡數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

人巾車車車之長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

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陽樊

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

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

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

龍龍色也勒條條色也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

衛五曰木路前音勇淺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平翟錫面朱總厭翟

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

組總有握輦車組輦輓有翼羽蓋王之喪車

五乘木車蒲蔽大旗密尾纛疏飾小服皆疏素

車焚蔽大旗素飾小服皆素藻藻車藻蔽鹿淺

禋革飾龍車雀然名禋名髮飾漆車蒲蔽行

禋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五色卿乘夏纓

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

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

之凡賜闕之王賜無常毀折入齋于職幣

大喪飾遣車遂厥陳也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

旌銘及墓啓關陳車小喪共匱路與其飾歲

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

且鳴鈴以和之且警衆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日出而駕大喪大

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略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車僕掌戎路之萃。副也。一正一廣。車之萃，關車

之萃。萃，平。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

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厭革車。大射共三乏。名容。大射張三侯，每侯之後必張一

乏，使持旌告獲之人，用此以自蔽。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

天春官 案 三十七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

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旆，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

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旛。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

旂，孤卿建旆，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

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旂車載旛，皆畫其象焉。官

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

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掌舍為

旌門共之。大喪共銘旌，建厭車之旌，及葬亦如

者司常也。

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始置旗以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

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國

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天春官 案 三十七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官

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高者

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圖度鬼神示之

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

致地示物。彤音帽，百物之神曰彤。以禮國之凶荒，民之札

喪。周禮吉本

周禮

周禮四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

軍司馬主六軍之事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主兵車上士

八人行司馬主步兵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

木夏官

三百有二十人大司馬長小司馬貳軍司馬輿

木人與諸官異者大司馬總六軍故徒衆獨多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

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公司一軍

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軍將師帥旅帥卒

六卿之官也六卿之官位尊職親不用鞭朴以

身帥人之以行師焉能威克勝愛故知命將出

大司馬
小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師皆臨時選用非取之六卿也有事師則六卿之官各帥其所統之民以致于司馬耳天子六卿萬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七十五萬人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辯位以等邦國進賢

與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

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

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

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音善壇之謂出其君置之空壇之地

木夏官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

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

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建寅之月朔日也始和

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

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

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以上六服爲中國之九州萬里也又其外方五百里

凡四時校
此制中
之陳

大夏書

三

大夏書

四

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前五畿

所謂疆以周索後四畿為凡令賦以地與民制

之出賦以給軍餉上地食者參之二人多田多

為上地人衆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

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

可用者家二人此均賦之法地有上中下又各

之陳辯鼓鐸鐃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皮卒長執鏡

抗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鼓進以金止

節坐作也故以教坐作凡坐謂跪進退疾徐疏

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謂肆師表貉禘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火田春田用火田

以祭社為中夏教養金音旂草如振旅之陳群

吏撰車徒讀書契點名辯號名之用帥單將

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

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辯軍之夜事此休兵

時宿火而寢無聞無見專以號名其他皆如振

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約夏田

車田獵之車也車中春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辯

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旅軍吏軍將載旗

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旌百官載旗龍虎

之文所以辨軍事書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

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羅

也秋田以祀祊秋祭中冬教大閱春辨鼓鐃夏

主用網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鬪虞人萊所

田之野為表萊立表百步則一百步為三表

三百又五十步為一百步通共三百五十步田之

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第一表羣吏以旗物鼓

鐸鐃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兵

尚早故天明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皆跪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

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帥帥皆三鼓司

馬兩司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跪者鼓行鳴

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三鼓振鐃

捷者掩也掩鋒之口而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捷之所以止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
 趨如赴敵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坐作如初
 乃鼓車馳徒走如勇於赴敵及表乃止謂自第一
 表也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象敵乃鼓退鳴
 鑼且卻謂軍退及表乃止謂自前表退至坐作如
 初遂以符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兩旌以爲之
 門謂之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和門左
 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有司居和門正旗居卒間
 以分地居卒之閒謂其部前後有屯百步有司
 巡其前後車徒畢出和門有司又險野人為主
 易野車為主險地步兵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
 車有司表貉馮干陳前驅禽用逆車中軍以擊
 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
 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
 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象攻敵克徒乃弊
 冬田主致禽致禽馘獸于郊入獸禽以享蒸及師期
 行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

王親則掌其戒令泣大上帥執事泣哭主及
 器殺牲取血及致鄉師率氏大常比軍衆誅後
 至者及戰巡陳抵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越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
 而奉主車厭冠喪服示戚也王弔勞士庶子
 則相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大役與慮事屬
 其植植謂部曲將吏屬聚會之也屬其植欲知
 植其人之多寡而令之也左傳宋城華元爲
 受其要書以待致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
 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
 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服
 喪祭奉詔馬喪以馬祭
 小司馬之職掌鄭玄曰此下字脫禮文凡小祭祀
 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文
 軍司馬此乃屬官之首其所職大且要
 如天官之有宰夫地官之有卿師
 春官之有肆師也
 興司馬此掌出兵車戰今缺大司馬春
 行司馬此掌步兵今缺大司馬生
 司馬此掌退止齊之法或疑是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人徒二十人此官主功賞

司勳掌六鄉實地之灋以等其功實地實田也

郊之地遠郊在六鄉之內故言六鄉實地之灋王功曰勳國功曰民

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天功

司勳藏其貳掌實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

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三分其實地之稅一惟入於公一入於臣

加田無國正加田特恩故無征

馬質質平也平其價直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

人徒八人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

曰駑馬馬之賤者可以供冗事之馬皆有物賈綱惡馬馬之賤者

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

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更償也受馬十日之內死

外死者止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償責之也

其不在旬之內外而過期死者非其罪也故不

償凡養馬者有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馬駒始

此三等之法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馬駒始

之行則以任齊其行馬駒始

背以節其步也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登者

原再也禁其再登者而已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以

丈尺度地量人掌制度數之

官故喪祭軍壘賓客皆用之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管

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

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

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

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饗之俎實凡宰祭

與鬱人受學歷歷宰祭家宰而皆飲之攝祭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小子主祭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剔羊般肉豆體解而腥之

切肉而以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求福凡沈

辜候禳飾其牲牲沈臨辜祈福禳災樂邦器及

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小子掌樂社軍

祭祀贊羞受徹焉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司馬共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羞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廩羊凡沈辜候禳

樂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泉也于司馬使其質古買牲而共之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四時取火於木季春出火見心星民咸從之季秋內火伏心星

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民祭祀則祭燿祭火神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人徒四十人國國所依阻者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大夫之子弟守城者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

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廩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

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移甲移役移財用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藝威以號戒夜不相視故為號以號呼以教戒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意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

則因之因其高下以爲險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

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疆侯國封疆之界

掌疆開疆者侯國都鄙之疆界也諸侯惡害已而去籍掌疆亦缺矣

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

二十人上士六人各治其一方分掌侯四方賓客之往來

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侯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謂守之方有他國人來治事者來則聞之於朝去則送之出境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猶卻也敵也環人乃才勇口

環人掌致師察軍憲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捍音謀勝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以誘其出也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挈壺也壺盛水器也掌挈壺以令軍井軍井及水所在也

挈本以令糧當與假之處令軍望見使來受糧於此下也軍中軍騎雜會謹翼凡軍事縣壺

以序聚序次更迭擊擊序備之人也凡喪縣

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禮未大

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及冬則

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冬水凍漏凝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賓射大射之儀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禮若

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遠以射

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射必有人執

其名曰獲三容射必有容其制如樂以騶虞九

節五正五采之雲氣也諸侯以四耦射二侯

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

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

三耦射豕侯士自行賓射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此賓射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狸步謂一舉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

後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卒令取矢射

射人

夏官

主

夏官

主

會同朝覲作大夫份凡有爵者用大夫為介以相禮與士之有爵者皆射人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不取

位以在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見賓客也戒

大史及大夫介賓客就館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為介大喪與

僕人太僕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居廬不敬

者苛罰之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

客之事則抗皮賓客來朝陳虎豹之射則贊張

皮畢則率而藏之

射則贊張

射則贊張

侯以旌居乏而待獲之即容也舉旌而居於容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共膳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歐鳥凡賓客會

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

取之若矢着侯高手不能及則以并夾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羅氏掌羅鳥鳥蠟則作羅襦中春羅春

鳥獻鳩以養國老天子之於老者所養有三國

以養之行羽物賦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

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馬辨論官材

司士

司士掌羣臣之版版名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

損益之數請也辯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

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庶子卿大夫

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

久奠定食唯賜無常特恩不在正朝儀之位辯

其貴賤之等此君臣朝群臣尊卑王南鄉三公

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

故士王之同族故為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

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

上司士擯擯相王出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

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群臣有在門

南面故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視事於治朝

則事官皆退也內朝在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

令掌擯士者膳其摯見初為士者于王凡祭祀

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神惠呼昭穆

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

選士以賓客亦如之選士以天喪作士掌事作六軍

介天子命使適四方則天喪作士掌事作六軍

之士執拔拔所以持節者凡士之有守者

守也令哭無去守雖哭不得國有故則致士而

頒其守國有兵災則司士召致士頒其執事之守凡邦國三歲則稽

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王國稽士任而考課之權

課之權在司馬蓋司馬掌諸侯故也一曰但司士作廉與之使諸侯自黜陟非謂司士行黜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諸子主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庶子故謂之倅倅副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王庶子公卿大夫元士之

於師氏保氏其成材受業於大司樂其庶而介於適子者則爲國子之倅諸子掌之以宿衛王

官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

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

之事則校之車甲合其倅伍置其有司以軍灋

治之太子同其父禦兵于外其子弟佐太子守

宮于內蓋今日之國子後日之世臣也

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以兵賦征之鄉遂起甸

徒力役之事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

位授舞器大喪正群子之服位國子亦謂會同

賓客作群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有者

皆役之獨存國子不役使之在學使之脩德學

道以養之也遊倅謂倅之未仕者春秋合諸射射以致其藝而進退

學春秋合諸射

司

司右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即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

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

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凡用五兵長以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者猶今侍衛

賁不出禁衛之兵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主

亦有分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出所

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非常

要在大喪亦如之赤守及葬從遣車而哭王之

通有徵事兵寇則徵師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

十人旅賁者勇也徒衆八十人皆勇力之

士亦猶虎賁之八百人以衛王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
下士十人車止則持輪使三車凡祭祀會同賓客
則服而趨王吉服則亦吉喪紀則衰葛執戎盾
王凶服則亦凶服軍旅則介被甲而趨王戎服則亦戎服
從王之服也

節服氏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服
冕者從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其服亦如諸侯之服也
郊祀裘冕二人裘冕者亦從尸服執戈送逆尸從車逆尸

大夏官

七

三

送尸皆執戈而從尸車
之後郊祀亦用尸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音放想可畏怖之貌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匱及墓

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兩

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

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太僕其長也四職同署

太僕掌正王之服佐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

大僕
小僕
御僕
祭僕

復逆掌受臣民奏報漢之公車今之登聞鼓也復有報于上逆有言于上自諸侯卿大夫
萬民各有復逆勢有尊卑故太僕小僕御僕各以官尊卑受之達于宰夫告于冢宰與王參攷行之所以通下情來諫諍也王眡朝治朝則前正位而退入

亦如之建路鼓大寢路之門外而掌其政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遽傳遽急事也聞鼓聲則速逆御

僕與御庶子二官皆直事鼓所者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

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

驅前驅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避王也亦有車右馬凡軍旅田役贊

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

大夏官

大

方夢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

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

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

及孤卿

小臣一曰小僕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

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

則前驅大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

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

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王同姓有先王之廟者有故都不與祭則賜之禽使自祭也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大夏官

左五二五

隸僕下士二公府一公史二公胥四公徒四十人隸僕以無故列於諸僕之後以人時故不同署而止稱隸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寤王行洗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掌蹕宮中之事蹕止行人者大喪復于小寤大寤始祖廟之寢曰大寤高祖以下之寤曰小寤弁師下士二公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師執而與司馬司兵為類內所稱韋弁皮弁則戎弁亦在其中矣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以韋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馬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延即冕之覆而在上

司甲
司兵
弁師

五采纁音見纁有二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有二合五采絲為之繩貫五采玉王笄朱紘以爲笄插貫於紒以朱爲絃綴於諸侯之纁旒旒之兩旁而屬兩端於武也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就成玉璿玉笄王之皮弁此王視朝之服會五采玉璿玉璿中貫五采玉以爲飾謂之基象即玉笄以象骨飾下抵而又爲飾謂之基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大夏官

手五二六

司甲下大夫二公中士八公府四公史八公胥八人徒八十人司甲兵戈司甲官之長司甲闕司兵中士四公府二公史四公胥二公徒二十人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有司還兵也兵輸謂師旅還之用兵謂出也及其用兵亦如之給衛守也祭祀授舞者兵大喪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

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下士二公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領之祭祀授旅賁及故

士戈盾故士也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

授武車戈盾建乘車王所乘之車之戈盾授旅賁及

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王所止宿則設行則斂

之

司戈盾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公府四人史八公

胥八公徒八十人

夏官

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

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

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槌質者甲革以

射習武也王孤弓強故以授之來弓庾弓以授

射射獐侯鳥獸者後射射侯五十步鳥獸又近而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唐大強弱適中之

與為使者與勤勞王事者其矢箠皆從其弓唐大所謂六弓

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以上凡

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枉矢絜矢

前二在後其比銀發為前較重殺矢鏃

矢用諸近射田獵殺矢前鏃最重中之必死三

謂之增謂之增射田獵為宜增矢弗矢用諸弋射結

後其謂之增比謂之增枉謂之增又謂之增差謂之增小謂之增其行不低謂之增故用諸弋射

蓋弋飛鳥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恒矢以其可

以其矢行平也八分四分在前四分在後訂其

行平也故可用諸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以上

所謂八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

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體多來體寡合少而圓句者謂之弊弓為善

而句者為惡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澤共

射槌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升

所以取矢之高大喪共明弓矢之明凡師役會

者射鳥氏用之大喪共明弓矢之用凡師役會

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

籠矢籠矢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為之共矰矢

矢以皮為之以矢充實於籠籠之中共矰矢

失則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於射而亡

繕人上士二公下士四公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公徒二十人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嚴續弋扶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王所乘之車充其籠服。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虞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一人。徒二十人。前幹謂

虞人掌

受財于職金。職金以所受之金。以齋容其工。齋其工者。給弓六物為三等。皆有上中。弩

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服亦如之。春獻素

為素。秋獻成。飾治畢。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

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而

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頒

之用。凡齋財與其出入。皆在臺。以待會而致

之亡者。闕之。亡失者不補。所齋工之財。及弓弩

而鈎。矢。箭。出入其簿。書臺人藏之。以待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戎車。華車也。王乘戎車以正伐。則戎右。乘戎車

君同車。執戈盾以備。非詔贊王鼓。王鼓以作士

常并充軍中役使也。詔贊王鼓。氣戎右助之

也。傳王命于陳中。大言於陳中。會同充革車。同

之。王乘金路。戎右則充。盟則以玉敦辟盟。辟

齊。下大夫二人

有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車之時。王

乘則持馬。王既登車。行則陪乘。則陪乘而行。凡有

牲事。則前馬。馬前却行。備驚奔也。

道右。上士二人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

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

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中大夫二人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祀。馭。祭。行。道。之。神。謂。祖。則

也。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轡。犯轡。遂驅之。下。而

為祀。則工常左。代之馭也。既祭。則登受王手之

轡。犯轡。遂驅之。謂驅馬登其山而去之。所謂犯

也。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轡。音。軌。在。式

前。乃飲。將犯軛之時。王以祭餘之酒酌大馭。大

之末。又祭軛前軛三處。凡馭路。總言馭。以。拜

夏趨以采齊凡駟路儀以爲和爲節

戎僕中大夫二人

戎僕掌駟戎車革路也掌主倅車之政倅車副車也正

其服犯輶凡王以兵出則有犯輶之儀如玉路之儀凡巡守

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齊僕下大夫二人敬賓如祭故謂之齊僕

齊僕掌駟金路以賓以待賓客也朝覲宗遇饗食皆

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道僕掌駟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謂自內外朝乘象路以還燕寢

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有故乃攝而代之道車之

副謂之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掌駟田路以由以鄙木路以田即田路也掌佐車之

政設驅逆之車謂逆還之使不出園也令獲者

植旌令獲禽者致於人所植之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

走諸侯晉大夫馳王提馬首而走將以趨其禽而射之也諸侯則進其車大

夫則馳其車皆所以佐佑翼食致獲于王也尊者安舒卑者速

不主所

馬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自大馭至田皆王五路之

者也馭夫則馭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共六十人也

馭夫掌駟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車副車也從車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

車也三者皆公車也故分馬而駕治之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馬官之長自戎

所以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所以掌五路之馬此公馬也國馬則養之於民

校人掌主馬之政辯六馬之屬種馬種馬上善

一物齊力各從其類齊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

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早一趣倉走馬三阜

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

校校有左右左右各六廐駑馬三良馬之駑馬

充役事故三倍良馬麗馬二馬一圉八麗一

師八六師一趣馬趣倉八趣馬一馭夫八字

六字馭夫天子有十二閑左右各六廐馬六種種和

六種共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

特居四之一特牲也三牲一春祭馬祖天駟房星執

特居四之一特牲也三牲一春祭馬祖天駟房星執

駒血氣未定夏祭先牧始養頒馬攻特通達
其不使通達秋祭馬社版中之神臧僕選善駉冬祭馬
之謂良秋祭馬於王講駉夫講五駉凡大祭
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
車塗車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
則飾黃駒黃地色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
事物馬而頒之等駉夫之祿官中之稍食
趣馬下士皁一人三乘爲皁徒四人

六夏官

三

五九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脫之頒差擇其十二開之馬爲六等或辨四
時之居治八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庠
其治則執駉攻特之類以聽駉夫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古二
人徒二十人賈知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
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古粥育之入其布於
校人入其死馬之
直於校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
處有牧所謂
牧田是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牧
陳草生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蒸地除
新草焚蒸牧師贊之所以

廋人下士閑二人一廋爲一閑二史二人徒二
十人度與駉同番中
大馬也亦作駉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皁馬皁馬佚特節
其教馳三歲曰馳攻駒二歲曰駒及祭馬祖祭
特教馳教習之攻駒攻治之

六夏官

天

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以竹括抑其耳圉馬
其馬教圉正校人員選選擇其校馬八尺以上爲龍
七尺以上爲駉六尺以上爲馬

圉師乘馬一人徒二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辱冬寒藉馬以疊
去邪氣始牧凡馬日中而出謂夏房馬廐廐也
皮馬亦也冬獻馬射則充槥質射侯也茨墻

則剪鬣次蓋鬣也剪草爲苦以蓋之
也然質鬣鬣皆圉師所習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二匹一人校
人至此養馬之

漢民
漢民
漢民
漢民
漢民
漢民
漢民
漢民

官七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飲馬亦如之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

十人主四方侯國之職貢以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辯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

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辯九

不夏官

元二千三百

州之國使同貫利貫而通之使天下東南曰楊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山曰鎮者能出雲雨其澤

藪曰具區水澗而不流以生鰭魚者曰澤其川

三江其浸五湖吳地水積而其利金錫竹箭其

民二男五女以七分計之二其畜宜鳥獸其穀

宜稻正南曰荊州楚地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

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潁其利丹銀齒革其民

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

地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

浸波澦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六擾畜養也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齊地其山

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

稻麥河東曰兗州魯地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

大野其川河洸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

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秦地

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絃蒲其川涇汭其浸

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

不夏官

元二千三百

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燕地其山鎮曰醫無閭其

澤藪曰貍養其川河洸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

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

冀州晉地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

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燕地其山鎮曰恒山

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

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

種乃辯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以上五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
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
設其改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

大夏官

至

有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王將巡守則職方氏
前期警戒四方諸侯
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
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巡守
處職方氏前行帥其屬土方氏
以下而巡行前日所施戒令也王殷國亦如之。
十二歲不巡守。六服盡
朝謂之殷國。殷猶衆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

五人徒五十人。主四方邦國之
土地故屬司馬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
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王巡守則樹王舍。若掌舍設櫪枕之時則於
外周匝而樹為藩籬也

官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主來四方邦國
之民及其物

職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

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官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主合同四
方之事

職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

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官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主教道四方
邦國之民

職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

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官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正四方邦國
封疆之形體

職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

離析而不絕為華。離絕而不絕為華
華讀為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
小國。華讀為離
苦姓反。

山師

山師中士三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山師掌山林之名山林在諸侯之國者辨其物與其利害

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川師掌川澤之名川澤亦在諸侯之國者辨其物與其利

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遼師音原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木夏官

卷一百一十九

八人徒八十人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
物之可以封邑者山林川澤皆有虞衡又說山遼師於夏官以在邦國之

山林川澤也

國人中士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國人掌達瀆則匡邦國而觀其隱使無敢反側

以聽王命無從匪彝無廢王命一唯王命是聽

禪人音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禪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

穆祖國

都司馬

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以上四職皆以事故請於司馬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其衆庶凡在都之

人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

司馬國司馬即公司馬掌其政學即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及其藝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亦如之家卿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

木夏官

卷一百一十九

地之軍賦任聽政于王之司馬

周禮卷之四

周禮

周禮五

秋官大司寇第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

王刑邦國

官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

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秋官

一

職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

田野之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

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

義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

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

改者。及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

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府
史
胥
徒

兩劑謂今春禁民入鈞金。三十斤三日乃

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民坐此而罷

刑。曰辟刑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聽於

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

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

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

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再犯也則宥而舍之。

以肺石達窮民。民之冤鬱而無告者。通其肺

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

大秋官

二

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

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凡邦之

大盟約。泣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

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大盟約則凡諸侯

之獄訟。以邦典三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

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土師之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

官。戒于百族。王之族姓及納亨。前王大司寇先祭之。

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先後也

是為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泣戮于社。凡邦之大

事。使其屬蹕。過大率則使刑官之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

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以

五刑。刑內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

旬乃蔽之。蔽斷也。讀書聽之。心服也。則用灋。凡命

本秋官

三

刑

夫命婦不躬坐。凡言坐皆訓詁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

不即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

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

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

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

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

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

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刑重下

服。輕之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

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內史在冢宰司會在天官

大司徒與冢宰各部小祭祀。奉大牲。凡禋祀五帝。實饌水

牲。納亨。牲與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

喪亦如之。小師。小川泣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

蹕。孟冬祀司民。名星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國用而進退之。冢宰國用。乃於司寇言之。歲終。則令羣士

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其所斷獄訟之書。于天府。以天府民數

所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

本秋官

四

命其屬入會。入其刑書於司寇乃致事。致於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

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

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

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

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

之聯。聯其與其民人之什伍。聯其使之相安相

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聯其間族比。其什伍此鄉

以未刑獄訟成士師受中中也刑協日就郊而刑

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

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

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公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

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縣士掌四等

縣士掌野郊外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

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死刑與輕刑不同故三旬而職聽于朝司

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羣士司刑皆得以議獄訟

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中刑中也刑當其罪然

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

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官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

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都家之刑獄者方士

方也都家自有都家之士以掌獄訟協訟成乃

上於方士方士以上於都家之主而司寇聽之

方士掌都家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

聽其獄訟之辭辯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

上獄訟于國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

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

獄訟羣士司刑皆得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

書其刑叙之成書其當刑當與其聽獄訟者書

其遠故特詳焉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各掌

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

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則主之鄉士掌國也

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者四職分職

王畿之獄訟由內以及外之序也

官評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評士掌天下諸侯邦

國之獄訟因以迎客

評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

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

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

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

暴客者暴客如戎伐凡客出入則道之有治事治于討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士地方誓禁

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朝士掌外朝之灋爲大詢衆庶主聽獄之朝故屬秋官

職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

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

石平罷疾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

秋官

九

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

人民未飽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

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治獄

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者期

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合同以

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合夥令以國灋行之以

納之傳出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無判以其地傳

家人致及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

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合邦國都家

縣鄙慮刑貶凶荒國慮非特緩刑凡事舉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

人司民軒轅之角星也因取以名官司民隸于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刑自不濫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

冬祀司民名之曰獻其數於玉王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秋官

十

官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掌其刑書以待各刑官之鈞考而行事如今之掌案都吏也

職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

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辯罪之

輕重

官司刺上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其職與

職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
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
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官

司約下士二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諸侯萬民以言

職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約信劑治神之約

為上社稷山川治民之約次之所賦貢力役治地
之約次之疆界所至治功之約次之王功國功

木秋官

土

之治器之約次之車旗尊彝治摯之約次之五

葵小約劑萬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珥而

辟藏殺血塗爨然後開其不信者不知服墨刑

若大亂大僭踰則六官辟藏辟開也六官共開

以正其不信者殺約則約於人盟則要於

司盟下士二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掌盟載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

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請載既盟則

貳之於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

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

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邑間出

盟為

職金上士二府下士四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掌受士之金罰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

辨其物之微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既揭書其

木秋官

土

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

于守藏之府入其要入其德數掌受士之金罰

貨罰掌受士之金罰諸卿士遂士入于司兵旅

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旅上帝則設皇邸饗諸侯

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下士二府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為惡

主盜賊之兵器及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盜賊所用貨賄辯其物皆

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

隸女子入于春棠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大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

六人司寇祭祀奉大司故大八屬秋官

大八掌大牲凡祭祀共大牲用牲物純色謂伏

司寇其大

瘞伏謂轅祭王出則伏大牲以車亦如之凡幾

瑯瑯之而去也座也謂地祭亦如之凡幾

田犬

大秋官

主

司園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

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多以衛城也

司園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

刑焉明書其罪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

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

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

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先王善是法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徒衆之多以稱罪人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有上罪梏拵而桎中罪桎

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

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朝士再加詳審加明梏

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

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殺戮之事

掌戮之官但掌其書耳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

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

大秋官

主

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

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

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閭官者使守

內則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

胥二十人徒二百人五隸之長

司隸掌五隸之灋辯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

而搏盜賊使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官

之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

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徒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為奴者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國以牛助傍。則令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傍曰傍。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所獲者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百有二十人。南蠻之別名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鳥所生之子

則取隸焉

夷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夷所獲者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

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百有二十人。征北夷所獲者

貉隸掌役服不氏。畜獸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

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言。輕重節以宣布

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結正于邦國及其都

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

令。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自禁殺戮。防盜賊奸軌者。

閩氏八官。皆幾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

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脅衆從已以邪為正者

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

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笑隸。笑女奴。隸男奴。

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人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其徒百有二十人。以供郊畿道路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王畿內比及國之四方比也。

郊及野之道路宿息樹有宿有息有井有樹之處皆為通之也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據北之有相翔

者刑聚為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計互者敘而

行之或水陸舟車之有迫隘而相擊觸相差互則野廬氏為之敘先後而通之以息爭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

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

不物者

蜡氏音蠟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蟻也此亦掌禁

大秋官

土

戒之

蜡氏掌除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

刑者任人司國任事之刑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

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

楊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死者所常用之器于

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其家之人掌凡國之飢禁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者壅也雍者防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

阱防禽獸也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秋成

又恐其害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鄭云謂以毒藥沈於水殺

也魚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主浮所以禁民之沈溺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此內存酒禁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掌夜事使之覺而不寐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

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司烜氏音烜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司烜掌出內也故隸夏官司烜掌供明水水司烜之事也

大秋官

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

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

事共墳燭墳大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

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竈焉若王之同族屋

誅于甸師氏則為墮以理其乃而明著其罪焉

條狼氏條音獒狼謂狼也下士六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

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

法三令五
甲寅正
於軍中耳

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
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
曰殺。誓小史曰墨。條狼氏之誓。誓也。大僕大
馭大夫師也。官有事於師中
者也。若祭祀之誓
則不若是之嚴矣。

脩閭氏下士二人。胥六人。徒十有二人。

脩閭氏掌比。比。校也。國中宿互櫟者。互。謂行馬以斷
柵以守門閭。夜行者櫟謂擊
而傳更者。與其國粥。國粥。國所粥。而比其追
養謂羨卒也。

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
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

者不幾。脩閭氏比較其國中之正卒羨卒。凡有
追胥欲其備出也。言國中則郊野都鄙
皆然。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除猛獸之
害人者。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毆而入。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須也。備

庶氏。音。下。士。一。人。徒。四。人。擇民間技之優者。掌
其事。然不常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蠱
則令之比之。比。其技
之優劣。

音高甘世
宜其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主搏擊獸
所藏者。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
皮革。

翬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是鳥羽也。
是鳥羽也。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擣之。足也。以
時獻其羽翮。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
之名。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
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欲其
死而

不復。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鋤其
萌芽。夏日至而夷
之。以鎌。追地
而刈之。秋繩。音孕。含。繩。而
實曰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

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
令。

翬族氏。音。下。士。一。人。徒。二。人。
促。

翬族氏掌覆。也。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
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

天秋官

鉄之所不犯也然已王

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

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申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大賓請來朝之諸侯。大客請來聘之孤卿。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留盤纁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轅末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王以和也

入秋官
圭
三十一

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清三問三勞。在路則有委積。至郊則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前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籍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纁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

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爲摯。因朝而貢。乃執贄。見王。王之禮。非九貢之物也。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存。問。三歲徧覲。覲。察。五歲徧省。省。勞。七歲徧象胥。通事。之官。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六書之名。欲其同文。聽聲音。十有一歲達

入秋官
圭
三十一

瑞節六節同度量成牢禮六節同數器脩灋則八

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辯其

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

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所載諸侯名位尊卑禮節隆殺之書

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

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于王朝則

逆勞于畿及郊勞賁館將幣為承而楨小行人為次楨

大秋官

五十一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楨小客則受其幣而聽

其辭使適四方受法於小行人道使往四方則協九儀賓客之

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

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

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成六瑞王用璚

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

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

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

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橐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

國有禍裁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此五事懷諸侯

小行人出使則以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

禮俗政事效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

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

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

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小行人出

使而歸則以此五事獻於王

大秋官

五十二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楨相之禮出接賓曰楨以

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天子會則令

為壇三成上中下官旁一門每旁一門詔王儀

諸侯之儀諸侯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土揖推手

時揖異姓平手天揖同姓舉手及其楨之揖諸

前各以其禮公於上等壇有三重侯伯於中

等第二子男於下等第三其將幣亦如之亦分

王燕則諸侯毛以毛髮別之此以凡諸公相為

賓諸侯適國兩主國五積入境止宿則有三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此項專
堂有室
禮乃屬
此見朝儀
之嚴肅其
意自涉遠
百禮既至
髮不
差錯

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
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
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君親送致殯
如致積之禮殯食也小禮曰積及將幣交擯三辭
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
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
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賓當作擯及出車送三請
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致饗餼還主饗食
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主賓之拜禮

大秋官

主三十一

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
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
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聘于諸侯與國君相
見之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
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
辭拜送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
客乃臣也故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
其相不敢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
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

君客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主人問其客再拜
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問其國客對君勞
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
禮還主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君親館客客避介受
命客不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客親至明日客拜
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
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
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
之降殺各凡賓客送逆同禮報禮一如凡諸侯
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報禮

大秋官

主三十一

一如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
背客視賓主之前却而兩向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燮惡而無禮者行人
禮無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居於其國則當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行人為使則行夫為之介也行夫下士三
十有二人不但自為亦以供行人之役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人
主賓客任器為之守衛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舍則授館令聚櫟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查每程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象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實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

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有於四王之大事諸侯諸侯敵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其餘威讓文告之類各量其輕重而使大夫士下事庶子

大秋官

无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謂九命作伯上公也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諸侯奉王百牲諸侯

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諸侯奉王百牲諸侯

奉之皆具下文是從者天子從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

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

庶子一祗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此以下大

諸侯之禮諸侯自相朝初人竟此王制待五等

上公五積皆祗殯王國待賓之禮皆同

羣介行人宰史從行皆有牢殯五

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

簋十有二牲腥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殯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

二十壺行皆陳車米祗生牢牢十車車乘有

五數車禾祗死牢牢十車車三柶禾五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中又致大牢以

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自始至以若弗酌則以幣

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饗餼以其爵等為

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獸夫人致禮八壺

八豆八簠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卿

人以羔膳大牢卿膳大牢所以侯伯四積皆祗

殯牽再問皆脩殯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

十有二鉶三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簋。醢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股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殽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邊。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祗飧牽。一問以脩。殽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則簋十有二十四也。合言之者。皆常食也。故

大秋官

至五十二

公侯伯子牲。膳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八十簋。醢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殽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邊。膳祗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特來聘問。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亦如從君。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

賓客死。致禮以喪用。王國致殯禮。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與同僚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入告王。以客至也。及退。亦如之。凡賓

大秋官

至五十二

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介介以下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

之維九禁之難九伐之威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察闕其職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貨賄闕其職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

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朝大夫主朝之士庶子亦主采地乃官長自辟

除也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自朝日朝于王所以聽國事

太秋官

三卷 五十九

故能受王國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王國有政令則令其

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王者必因其朝大夫

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有大事則都家之君凡長親達於王國也

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

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家司馬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

都則闕其職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都士闕其職

家士亦如之都士家士掌都家之儀訟蓋都家更治之也

更治之也

太秋官

三卷 五十九

五卷終

周禮

周禮六

考工記第六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辯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辯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錡。

粵無錡也

大考工記

音博 燕無函也 秦無盧 胡無弓車 粵之

又義說

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為錡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盧也。非無盧也。夫人而能為盧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

要說

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枳。鴉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玢。珉之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

漸漸從生說到實處

大考工記

通篇之工 車梓攻金之工 築冶鳧巢 段 桃 攻皮之工 函鮑 韋 韋裘 設色之工 畫 績 鍾 筐 篋 刮

至此方露出是字

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旋。有虞氏上陶。夏后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弛。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戰。崇於尋四尺。謂之五等。酋。常。有四尺。

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皆以四尺為差高至一丈六尺而止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

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

猶附著而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固甚易轉也不樸屬無以為

完久也不微不至無以為戚促速也戚速謂輪已

已太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

登陴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

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

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轅軹馬

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輪之心為轂中橫載者為軹

軸末謂之軹與後橫木謂之軹軸上伏兔謂之

橫軹與軹軹之長四尺得人長之半故升降以

此為節

輪人為輪斬三材轂輻牙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

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

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牙包轂輻而運於地乃輪之外廓也

輪敵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慎

爾而下也以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

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軹欲其掣背爾而織尖也

進而砥之欲其困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望其軹欲其眼音引也也進而砥之欲其慎

之廉也之華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綆

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苗收蚤不齒齒為苗

牙差為蚤齒則輪雖敵不匡匡方也凡斬轂之

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積軹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

敵不敵軹軹小而長則柞大大而短則輶果元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三分其牙

圍而漆其二桿桿度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

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枹枹消其轂

三分之一為枹枹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

賢去三以為軹軹外穿容轂必直陳篆篆必正

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入聲輓必負幹既摩

華色青白謂之轂之善不說丈尺只三分其牙

寸了然矣古文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

雅調簡便如此參置其輻凡輻量其鑿造孔深以為幅廣幅廣而

鑿淺則是以大枹元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

此細論輪之牙

牙

公紀

輪人為益此記車蓋之制蓋如傘達常蓋斗柄入扛者圍三寸程

用一句收之如

是故塗不附牙伴以行山則是博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故不各於鑿造凡操牙外不廉利而內不挫折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矩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砥其同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伴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一章末又

大考

五

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較不折三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濺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轂教圍輻近轂處為股柔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桀泉而固不得則有桀安不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綆音解輪算也加於輪之兩參分寸之二安所以讓牙者麻之屬也上聲如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行劍春如行山者欲伴四平如手持石行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

再詳出

轂對圍車前有式其兩箱立木置式圓者中規

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橫股隱畝而馳不隊墜謂之國工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為隧也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教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軾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軾圍

大考

木

音盈蓋之杜也圍倍之六寸信中其程圍以為部廣也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指長八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造廣四枚一謂之枚鑿孔也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軾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軾三分弓長而揉其一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參圍三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溜遠蓋已崇則難為門

方者中規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適者如附焉凡居林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攢引之則絕校車欲奔飾車欲侈校車無軌易壞故欲奔飾車有結束雖侈不害

輈人為輈此專記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

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駕馬之輈深

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倣也二者以

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晚前十尺而策半之

策御者凡任木以木任物也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

木考記

七

以其一為之圓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圓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圓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鬼之圓參分其鬼圓去一以為頸圓五分其頸圓去一以為踵圓凡採輈欲其孫去聲而無孤深此下言採輈之不善今夫大車之輈輈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履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輈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輈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輈必繼其牛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撓也故登陲者倍任

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也不援其即必猶

其牛後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撓也是故輈欲順

輈典形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則久

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

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捷與輈同行數

千里馬不契需音怯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

之和也勸登馬力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此

之妙良輈環濶濶音自伏兔不至軌晚七寸

軌中有濶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

木考記

八

圓也以象天也輪輈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三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齊治氏執上齊多錫為錫為鳧氏為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

削

焚

劍

鐘

一謂之太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氏爲削以削竹爲筒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欲新而無窮敵盡而無惡不誌格而記削其爲太古之書無疑

冶氏爲殺去聲矢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銚箭足重

三坑音九戈廣二寸內倍之內者胡以下接柄者胡三之者胡

鋒之曲而援四之援者刃之直已倨音太則不入音勾

已句音太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銚音勞重戟廣寸有半寸內

不考記

九

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銚

桃氏爲劍臘兩廣二寸有半寸兩從謂劍有

而趨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

人所握處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劍

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除劍柄而止重

九銚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

銚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銚

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鳧氏爲鐘兩欒鐘口謂之銚鐘之所先銚間謂

之乎兩角之間名之曰于于上謂之鼓可擊之

也鼓上謂之鉦鐘體之上居鉦上謂之舞

舞四者皆鐘體音中於舞節也于鼓鉦

甬甬出舞上取甬上謂之衡衡出甬上取平

鐘縣謂之旋旋者鐘柄有孔旋蟲謂之幹以蟲

強而能屬鐘也鐘帶謂之篆篆有四帶篆間謂

之枚枚謂之景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于

上之據謂之隆音遂據受擊處也據而磨幣

于十分其銚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銚間去

不考記

十

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

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

之圍參分其圍甬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

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有說其奇鐘已厚則

石已薄則掩侈則柝弁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

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

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

其一為之深而園之

泉氏為量改煎金錫謂重煉也則不耗不耗然後

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以為贖金

深及內方尺而園其外其實一謂其鑿一寸其

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

鍾之宮槩而不稅槩平也槩氏鑄此以取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求啓

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

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

竭青紫次之然後可鑄也煉至黑濁黃白之氣盡去火色純青乃為

至精可鑄

段氏音段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屬者甲之札葉相兕甲六

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

削去皮裏之內但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容人

取其表合之為甲觀人身然後制革然後制革權其上旅上與

其下旅下以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長與圍

等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之道

眡其鑽空孔欲其窻窻則堅而難壞眡其

裏欲其易也易治眡其腴欲其直也腴縫處也

皆直也縫路索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

之欲其無斷斷者之於身無斷斷之病眡其鑽空而窻

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更選材眡其腴

而直則制善也索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

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鮑人當作鮑音模柔革之工也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搏團之欲其無

述以也眡其著聲欲其淺也眡著柔也察其線

欲其藏也藏也韋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

滑而脛脛脂之則需其潤澤引而信申之欲其

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

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

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其急者先裂則

是以博為淺淺也材雖寬博猶如淺狹卷上而搏之而不

述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韋信申也察其

線而藏則雖敝不各

軒人運為皋陶音桃鼓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

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三正者穹

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孤曲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

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

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暇如

積環良鼓調急則文理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

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關

裘氏關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

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

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

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

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鍾氏深狹羽之為物或用之以飾旌或以朱湛

音沉也丹秫三月而熾之淳也而漬之三入為

纁五入為緇紵七入為緇以朱砂清丹栗漬至

湯洗其物又清之入而色入也

筐人關

帷氏凍絲帳以洗流音院水漚其絲七日去

地尺暴之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

謂水凍凍帛以欄為灰渥渥其帛灰水實諸澤

器淫之以熅熅又以熅清其灰而熅之而揮之

之也而沃之而熅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

盡之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此章峻潔簡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

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天子執冒言德天子用全以下言上公

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將皆玉之不純繼

子男執皮帛繼子男者王之孤人之孤天子圭

中必必與纁通謂以紐約四圭尺有二寸以祀

天大圭長三尺杜上終葵杜也終葵杜也終葵杜也

刊規

通章法

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王命使

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璧七寸天子

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石四寸射

不考記

五

祭山川沉馬宗祝必執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

如諸侯聘女之圭亦如邊璋琬圭璋八寸璧琮

起軍旅以治兵守組琮五寸琮五寸組與組同以宗

后以為權天子與宗后皆有組琮以為大琮十

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組琮

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兩圭五寸有

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琬圭八寸諸侯

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案王案所以棗臬十有

磬

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

射半圭為璋其剡出者射也其身乃邸素功

飾也射如射之貫其頭剡出而銳也

也祀山川以致稍錄

卿人闕

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

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

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品

磬之為制上曲者為句下直者為倨句即股也

倨即鼓也天厚則其聲石故摩其旁大薄則其

聲其端

矢人為矢鏃矢三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

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

其一以其箭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辯其陰陽以

設其比比者箭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

設其羽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

寸鋌十之重三璫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

絃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

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舉。

金匱要略

陶人為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

厚半寸。脣寸。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古力

實五鬴。厚半寸。脣寸。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甒無底。甒六斗四升。盆用之以盛者。甒用之以蒸者。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也。古世質民。淳所用皆瓦器也。

金匱要略

旄人。為簋。實一鬴。崇尺。厚半寸。豆實

大考主記

七

三而成。崇尺。凡陶旄之事。皆謂之。三

此皆器不中用者。不入市。器中。今陶者之旋轉之器中。其言其也。豆中。縣。言其宜

也。膊崇四尺。方四寸。

金匱要略

梓人為筍簋。音巨。所以懸樂器者。天下之大獸

五。脂者。骨者。麻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骨

者。以為牲。麻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簋。外骨肉骨

此皆三百

卻行。久行。連行。紆行。以胆。鳴者。以注。鳴者。以

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

金匱要略

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胷。耀

後大體。短豆。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

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

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簋。是故擊其

所縣。而由。其簋鳴。統喙。決吻。數。目。願。豎。豆

小體。羸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

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

而遠聞。於聲宜。若是者。以為簋。故擊其所縣

而由其簋。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

此皆用

鱗屬。以為筍。凡攬網。援。之類。必深其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

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瓜

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

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

似不鳴矣。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鼎以觚。一獻而三鼎。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饌一

侯

自其經以
未未有此
章法亦不
不

發光奇

大務

此據制度
之妙者
之工

豆酒中之食也。凡試梓飲器，衡而實不盡。

梓人罪之。此章凡五十八字，如錦其曰斗酒中

味哉其言之也。古詩之猶以說其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鵠，鵠侯中以為的者。上兩個，兩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

網與下綱，出舌尋，續寸焉。網，繫侯於植者。舌

下皆出舌一尋，乃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此射也。網，連侯之繩也。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息燕之侯，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

射女。意以警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此因祭

諸侯也廬人，廬為廬器。此二字皆物名戈秘，音秘亦

受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四尋常有四尺，夷矛

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

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

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

句兵欲引
之使來
刺兵欲中
二使

不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

彈。音但，言不可刺兵欲無鉤。音表，言不可是故

句兵，裨而有力也。刺兵，搏而不可撓也。鼓，擊

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音疾刺兵同強，舉圍

欲重，欲傳人。以之刺人，傳人則密，是故侵

之，凡為受，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被，把中也。受，長丈有

二尺五分，取一以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

晉圍。音柄，下得也。得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

圍。音上凡為首，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

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

去一以為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抵其賴

也。救諸牆以抵其撓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抵

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者

於首矛之前，首矛建於戰之前，建匠人建國水地，以縣

於受之前，受建於與人之前也置縣，以縣其平，處立八尺之木

其表也。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

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窓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夏商周三代制度盡記於此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度之法五尺為几九尺為筵八尺為尋六尺為步七尺為軌廟門容大局七個局肩突切以木貫鼎所以舉鼎者又闔門之木也明堂四面傍室曰个天子居青陽左个又散也闔門容小局三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三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至宮門阿之制五雉雉城上之堞也國中曰經涂遠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官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官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城經涂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先王封建之制所以示尊卑

卑隆殺之分如此非特強本而弱末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音大和田器也其廣五寸兩耜相合為一畝而伐其地則有一尺矣一耦之伐廣尺深尺則謂之畝從畝至遂至溝至洫至川可推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伊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地防地防也謂之不行水屬注不理孫謂之不行謂之不行溝洫溝洫三十里而廣倍水行三里其末之廣必倍於首矣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五於矩成淵凡溝必因水勢防疾欲為溝則句於矩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使無壅善防者水淫之使無潰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網三分去一基三分上二大防外網二分之內網而又網則愈固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先作式以例其餘則為凡任

經 147—504

翦

翦

黑則鄉向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翦
 木之形勢取其曲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翦
 而有力能射遠則弓不發謂以錐折幹而不行凡
 相角秋網殺同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
 澤老牛之角紆而昔文理紆密疾險中牛病
 也內傷瘡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
 本處於剗腦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
 也謂角之本近於腦而得和煦之白也者執之
 氣也柔柔故欲其勢之自曲也白也者執之
 徵也角本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

不考

韋

相膠

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
 末遠於剗腦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
 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
 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所戴之角又有凡相膠
 欲朱色而昔音錯純赤之中昔也者深瑕而澤
 表裏有文而終而搏團康康利也鹿膠青白
 色潤澤也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
 昵溺之類昵粘不能方柔韌不取凡相筋欲小
 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

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散之散
 推打嚼欲得漆欲測清也漆如鏡絲欲沉如在水
 勞故而熟也漆欲測漆如鏡絲欲沉中之色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
 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寒真定體
 膠堅網之繁中水析滲大寒水堅之冬析幹則
 以定往來之體易春液角則合治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
 合寒真體則張不流水析滲則審環先析其漆
 時納於繁中則其幹審察環繞不復鼓動春被絃則一年之事美治
 之必以其時以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節目

不考

韋

必茶音舒目即幹也統言幹細言目斷目不茶
 則及其大修大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幢幢恒由此
 作作筋強筋弱以強摩弱則筋有故角三液而幹
 再液液謂以火治之使其液作而角則以火
 欲其厚其幫如則木堅薄其幫則需軟是故厚
 其液而節其幫帶弓中裨也造弓之法弓幹雖
 適也裨厚則過剛木堅裨薄則過柔而較約之
 厚其液加三治之也節其幫厚薄適均也約之
 不皆約疏數必俾束之或約之或不皆約疏數

必均 斲擊 致必中。膠之必均。斲幹欲善。斲擊不
也。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也。角代之受病。
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
病內之不治。則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長角而
短。是謂逆挽。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凡居角而
限。而其短者。若蕭。限中。間蕭。兩端。恒與海同。
竟也。竟其角而短。不及兩端。則挽其弓而勢必
逆。挽疾也。引其弦。則其角縱而不疾也。恒角而達臂。
受其力。舍其弦。則其失去而不疾也。恒角而達臂。
如終。非弓之利也。竟角而達臂。長於端。過
若此。弓長在。今夫交解中。謂接有變焉。故校
中。放不去也。

木考

木考

於挺臂中有肘焉。故射。交解。引。限。與。引。蕭。引。用
則臂用力。放矢。則蕭。用力。恒。恒。角。而。達。引。管。如
用力。既。累。故。失。去。疾。也。恒。恒。角。而。達。引。管。如
終。繼。非。弓。之。利。也。竟。其。角。而。長。過。於。兩。端。則。引。而
牽。制。非。弓。之。利。也。通。上。文。總。言。角。橋。橋。採。幹。欲
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短也。橋。橋。採。幹。欲
熟於火而無。過。熱。橋。角。欲。熟。於。火。而。無。燬。
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熟。而。水。火
相得。然則居卑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自。橋。幹。以
筋。膠。四。者。之。性。幹。角。雖。皆。用。火。然。不。可。太。過。雖
筋。膠。亦。當。和。緩。治。之。欲。其。水。火。相。得。也。故。居。燥
濕。而。引。不。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

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
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柁。
長其畏。而薄其散。宛之無已。應。峻。謂。蕭。也。
弓之曲處。謂之畏。人所握處。謂之散。蕭。宜。方。側。
骨。宜。高。畏。宜。長。散。宜。薄。有。此。四。善。引。之。不。止。而
應。弦。而。不。下。柁。之。弓。末。應。將。興。爲。柁。而。發。必。動
於。綱。去。弓。而。羽。綱。末。應。將。發。也。末。值。蕭。也。興。發。動
於。中。相。爲。體。用。柁。既。發。則。接。中。欲。無。動。不。可。得
鳥。所以。飛。揚。者。羽。有。二。焉。羽。綱。謂。兩。接。中。俱。動
也。兩。接。中。俱。動。蕭。應。弦。則。弓。有。六。材。焉。維。幹。強
角。幹。亦。隨。之。而。發。作。矣。弓。有。六。材。焉。維。幹。強
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維。之

木考

木考

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六。材。以。幹。爲。本。幹。之。強。勁。則。張。之。如。水。之。順。流。
也。維。體。防。之。納。之。繁。中。以。定。其。體。也。引。之。中。參。
謂。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也。蕭。以。兩。幹。而。其。支。
擇。其。弓。欲。其。宛。順。而。無。聲。疾。之。患。惟。無。此。患。故
引。而。張。之。釋。而。弛。之。其。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
有。如。環。之。周。運。也。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
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
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材。有。美。工。有。巧。爲。
平。之。至。也。幹。以。爲。遠。筋。以。爲。疾。筋。以。爲。深。三。者。
無。負。平。之。至。也。量。其。力。又。三。均。若。幹。勝。一。石。加
角。而。勝。二。石。筋。而。勝。三。石。三。者。九。和。之。弓。角
平。之。至。也。三。均。者。三。故。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
與。幹。樞。筋。三。件。膠。三。絲。絲。三。即。漆。三。甃。上

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六材之中角與幹等筋又次之弓所賴輕重之差如此上為天子之弓工料理之而才有餘下工不及也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士中士下士之弓分為三等以身之長短而言也詳見夏官司弓矢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舒若者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

空念執勢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失行

而不能必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以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華與實往體來體若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往旅來開張體言往來之端往多來寡其體曲其材弱但可射射侯及鳥獸往寡來多其體直宜射堅故用此弓以射甲楯木楨往來若一大和得曲直之中故能射深說見夏官司弓矢

無濇其次筋用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疏其

不重章

考工記

次角無濇。六材俱善尤良故無漆濇也其次筋有濇但深在其中尖而無濇也其次有濇而疏不皆有也其次角無濇謂限裏無濇筋頭及背有之合濇若背手文。弓表裏濇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角環濇牛筋黃濇麋筋斥蠆濇。角環濇者謂限裏漆文如環之漆如麻于文也蠆濇者謂限裏漆文如用麋筋其漆如斥蠆之文也若和弓擊摩。殺拂也謂用弓必先調之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獨考工記三十二官之職惟弓人獨詳太古先有弓矢古人或用長兵男子生而有事故此詳獨

周禮考工記

不重章

考工記

三禮解詁

儀禮一

士冠禮第二

童子任職居士任年二十

士冠禮第二童子任職居士任年二十... 冠于廟門... 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面

不素鞶

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

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 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戒賓

不素鞶

面卦者在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 賓者為眾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祭統注云

拜送主人...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

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
如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告主人主人迎
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如人以東為左主
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先入揖之而後又與
每曲揖。曲揖者主人在南賓在北俱向東是
揖通下將入南又揖三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
至于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

主禮

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此贊者賓之贊
序。序位先入房並立特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
序少北西面。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通于冠
適于冠。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於房外贊者
與纁并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贊冠也
陳於房今將用之故贊冠者賓揖將冠者將冠
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纁。此二者贊者為之賓降
主人降賓離主人對。主人降為賓降賓盥卒。宣
稱宣讓升。主人升復初位。主人升復初位者謂

冠者

初升。賓筵前坐正纁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
一等。東面授賓。正纁者將加冠宜觀之與也
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視坐如
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揖而前纁
至則立。視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
面。賓請設缺項結纁也。右手執項為冠後為項
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
房南面者一加禮也。觀衆以容體去纁布衣
錦練童子服著此玄端成人之服使衆觀知賓
揖之即筵坐櫛設筵賓盥正纁如初降二等。受
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

初禮

主禮

再禮

三禮

卒紱。此當第二加皮弁之節云即筵坐贊者生
加冠。即言設筵者宜是紱內安髮之弁也。卒紱
謂有弁者屈組以為紱。仲屬之左相繫定。右相
屈繫屬之也。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
出房南面。容者再加滿成其儀益繁興謂
三等受爵升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
之儀。降三等下至地。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
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以其贊冠者莫主
人之贊者設筵故還道之也。以上三加畢
筵于戶西南面。主人之贊贊者洗房中側酌醴
加和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謂大端酌醴

賓者皆面葉此以賓莫不入戶賓者面葉於
賓得而枋校冠冠者得之面葉以枋校而
聘禮禮賓掌夫賓解以枋校賓揖冠者就筵
于解而枋校公者凡禮皆設枋校賓揖冠者就筵
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枋而枋筵前北面
乃東室戶冠者筵西拜受醴賓東面答拜筵西
面枋為枋冠者筵西拜受醴賓東面答拜筵西
面枋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上薦脯醢賓
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枋祭醢三興
筵末坐啐醢捷枋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
答拜七內反捷作解又作枋枋也冠者
莫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
壁北面見于母凡莫禮將舉者於左不舉者於
右入席而闔門婦人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
其子猶依拜依拜四拜也不見父與賓者蓋冠
畢先見之也此不言者從可知矣以上冠者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階讓升之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字冠
每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請醴賓賓
禮辭許賓就次上將醴賓故賓出就次冠者見
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
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弟姑姊姊乃易服服玄

冠玄端爵弁莫華見於君遂以華見於卿大夫
鄉先生易服易朝服也爵弁洗助祭之服不可
乃因加冠以成之禮見君若立朝之節故
不朝服以上見君及卿大夫鄉先生
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賓
而禮主人酬賓東帛麗皮飲賓客而從之以財
意也東帛十端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贊
也皆與亦飲酒為賓賓之輔以贊為賓
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有饌之禮有薦
上正醴賓若不醴則醴用酒舊俗可行聖人
用焉不改舊也酌而無酬酢曰醴亦當為禮
自此以訖說醴禮也而無酬酢曰醴亦當為禮
於降三加說醴禮也而無酬酢曰醴亦當為禮
則醴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矣今云若不醴
子曰以上皆正禮此後皆禮之變也尊于房
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間
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
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
洗有甒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洗以堂
順北為上也設洗法在設尊前此洗亦當在設
尊前設也故此直言洗有甒在洗亦當在設
法用甒在房庭洗無甒此用甒洗亦當在設
醴醴在房以盛勺醴此庭洗甒亦盛勺醴始
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甒辭降如初卒洗升

始加者言一加一醴也冠于東序之於
 西同也始加亦薦肺醴賓降者前在
 在堂將自酌也降如將冠也
 人降也凡薦出自東序薦者薦肺醴也
 拜受賓答拜如初就筵乃酌
 冠者南面拜受賓
 序如禮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
 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
 之故也徹薦爵筵尊不徹
 加可相四加皮并如初儀
 由便也加皮并如初儀
 初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
 加爵升如初儀三

醢有乾肉折俎齊之也
 毋謂至齒嘗之取肺見于母者亦適東壁俟
 施蓋柱曰服脰若殺則特豚載合升
 于鼎設局謂特豚也
 升者明亨與皆合左右
 可祭可齊也設局羅於以茅覆
 短則縮其中
 豚非之當用小局也
 尊不再醢
 微知再醢
 皆如初齊肺祭如如初
 祭如如初

以降如初此取邊脯見
 父兄戒宿以上說夏殷冠子之法
 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昨
 拜北面于昨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
 拜至及昨拜之賓主皆北面
 拜于筵西南面賓拜于序端東面
 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門外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醢焉
 不於昨非代也
 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不在者或歸

戒賓曰某士人
 吾子賓也
 言行禮之物未及其
 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
 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
 從宿曰其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
 賓對曰其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今月吉日始加
 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

禮辭

主禮

字冠者之

冠者獲

陳服制

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川

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

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也。

芳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置時。始加元服。兄弟具

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

伊臚。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醴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有升折

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

大吉

土一

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聖士攸宜。宜之于假。

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伯仲叔

之稱。前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南周大夫有

嘉南宋大夫有孔南是其類。以上俱詳冠子

之稱。夏用葛。玄端黑履。青絢纁純。純博寸。純草

履者順裳。玄玄端黑履。以玄裳為正。也。純之言

也。以爲行狀。如刀衣鼻在後。纁純中細

也。純纁也。三者皆布博廣也。謂純所素積白履

施廣一寸也。此下詳冠者之履制。素積白履

以魁柎之。緇絢纁純。純博寸。魁。始。灰。柎。之。者。取

其白。爵弁纁履。黑絢纁純。純博寸。此三履。見履

其白。爵弁纁履。黑絢纁純。純博寸。此三履。見履

其白。爵弁纁履。黑絢纁純。純博寸。此三履。見履

後可也。不獲纁履。纁履。後也。纁。不。反。治。曰。纁

不。反。治。曰。纁。大功。未。可。以。冠。子。恐。人。以。冠

因。禁。之。也。

記冠義。凡言記冠者。皆是記經不

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綾也。孔子曰。吾未之

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綾。纁。飾。齊。冠。白。布。冠。今。之

白。布。冠。也。齊。則。緇。之。者。將。祭。是。也。太。古。冠。布。者。以

鬼。神。尚。幽。闇。也。緇。布。冠。纁。飾。尊。者。飾。也。纁。不

得。綾。也。冠。者。敝。之。冠。時。用。之。冠。訖。則。敝。之。不。復

著。也。綾。飾。太。古。時。古。同。服。白。布。冠。米。有。齊。冠

三。代。有。年。追。之。等。則。以。白。布。冠。適。子。冠。於。昨。以

爲。喪。冠。若。服。自。夏。禹。以。下。也。

著代也。應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季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三冠皆周升殷章

升。名。齊。所。服。而。祭。也。陳。此。三。三。王。共。皮。弁。素。積

者。欲。見。三。代。加。冠。皆。有。弁。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時有未冠而命為大夫者

賢。才。也。試。以。大。夫。之。事。備。服。士。服。行。士。禮。二。十

而。後。冠。也。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初。以

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

于階三讓。六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

也贊者亦洗酌加角相覆之如冠禮矣
主人受

納吉
納徵

納吉

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作陪
 上拜送枋復命乃主人西北面賓亦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如此
 飲食起贊者薦肺醢也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肺醢以枋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枋興
 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主人設饌賓望賓為美之今客嘗之告成是成主人意也
 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遂左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
 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御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門下西面然後出去使者
 納吉納吉者納吉用薦如納采禮得吉兆復也○以上禮納吉之事
 納徵納徵者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是定○以上納吉之事
 納吉禮徵成也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束帛十鹿皮○以上納徵請期用薦主人辭賓許告期
 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之主入拜過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
 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
 魚十有四腊一臠髀不升皆鉶設局霏期取妻三春勝魚腊也寢壇之室也北面綰內也特猪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

納吉

納吉

于房戶之東無玄酒惟在南實四爵合登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登破匏也四爵兩尊凡為夫婦各三爵一升曰爵○以上請期陳器
 主人爵弁纁裳緇帶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而迎見醴迎者鬼神之鬼神之尊所以重之親迎也
 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果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果
 婦車亦如之有袞士妻之車夫
 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女次純衣纁帶
 豆道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敦音對醢和醬生兼巾之者六豆大羹湑在饌清去急反也大古之美無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
 西絡罍加勺皆南枋忘古也絡粗葛枋作柄尊
 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饌于房中醢醬二
 豆道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敦音對醢和醬生兼巾之者六豆大羹湑在饌清去急反也大古之美無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
 西絡罍加勺皆南枋忘古也絡粗葛枋作柄尊
 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饌于房中醢醬二

也贊洗爵酌酌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

拜酌婦亦如之皆祭酌所以潔也酌之言演也安漱

酌內酌自此至尊不論夫婦食訖酌乃徹酌

於戶內北面皆祭者祭先也贊以肝從皆振

祭齊肝皆實于道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

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盞亦如之拜者獻主也

云再酌如初者如自贊洗爵以下至答拜受爵

至受爵云以其初酌有從再酌如初無從三酌

酌也無從者初酌以肝從贊洗爵酌于戶外尊

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各拜坐祭卒爵拜皆各

拜興贊酌者自酢也言皆者皆夫婦也三

出婦復位出復尊西南面之位婦人不宜乃徹于

房中如設于室尊否設室中之饌設于房中

上夫婦禮畢贊者三酌徹饌之節也主人設

服于房膝受婦說服于室御授姆授巾

自此至呼則闕論夫婦御社于與膝社良席在

東皆有枕北止也御社云請席何辭請社何辭

彼任猶明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室也婦人

十五許嫁并而禮之因者纓燭出也

主人之餘御餼婦餘贊酌外尊酌之酌外尊者

內尊者也贊侍于戶外呼則聞不使御侍使贊

以上贊酌也鳳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待

見於舅姑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

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

自西階進拜奠于席形蓋如今之筭筭祭進

拜在進東面乃拜奠之長舅尊不敢授也舅尊

不敢授但舅直撫之而巳至姑則親授也若親

然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於先拜處拜

婦人與丈夫大降階受笄服條升進北面拜奠于

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

上婦見舅姑贊酌婦席于戶牖間南面使賓客

賓客皆於此尊之故也側尊饌饌于房中婦

疑立于席西贊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

贊者酌醴加柶面柶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

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

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呼

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果北面坐

易者謂者
指叩之似
進於祭者
之儀也

三禮

木衣禮

主

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婦入于室。婦盥饋。婦入于室。婦盥饋。婦入于室。婦盥饋。
成于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
如取女禮。則載者右胖載之。舅紐左胖載之。均
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酒道。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酒道。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酒道。
婦贊成祭。卒
食一醕。無從置。令知在於豆間者也。席于北墉
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餽舅辭易醬。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餽舅辭易醬。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餽舅辭易醬。
婦餽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春乃食。卒。姑

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婦盥饋于婦氏人。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婦盥饋于婦氏人。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東階。婦盥饋于婦氏人。
以婦氏人。以室之事也。歸婦俎于婦氏人。以婦氏人。以室之事也。歸婦俎于婦氏人。以婦氏人。以室之事也。歸婦俎于婦氏人。
婦亦不食。故歸之也。婦氏人。即上婦。舅饗送者
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姑饗婦人送
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者。以束錦。送也。就實錦。若舅姑既沒。則婦入
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能祭菜也。自此至祭。奠菜者。以能祭菜也。自此至祭。
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婦拜扱地。坐奠菜
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猶男子稽首。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猶男子稽首。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
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
言取志。舅。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
如舅姑醴婦之禮。舅姑生時見醴。使贊醴婦。如舅姑醴婦之禮。舅姑生時見醴。使贊醴婦。如舅姑醴婦之禮。
婦於廟之房中。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
因廟見禮之也。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
饗禮。舅姑必故壻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因廟見禮之也。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舅姑必故壻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
 腆無辱用昕使善也。擊不用死皮帛必可制。
 皮帛可制謂也。膳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不殺則女
 子許嫁并而醴之稱字許嫁者用。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女尚祖
 宗室有宗室之親就尊者之問名主人受鴈
 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
 歸執以反命反命謂使者問名還報于婿父祭
 為三祭之時始扱一祭及又納鴈執皮攝之內
 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分庭一在南。
 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主執皮
 者二人相隨而入一手執兩足毛在內故云內
 相隨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則稍寬故
 得俱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
 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生攝皮逆退適東壁
 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故釋外足見文也受皮
 者自東方出於執皮者之後至於左北面受之
 故云自左受也逆退者二人相隨日東父醴女
 而西今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父醴女
 而俟迎者毋南面于房外父母醴女毋薦脯醴
 重婚禮故毋薦也。

女出于毋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
 毋戒諸西階上不降毋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
 有階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初立房西女出房
 毋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託衣并恒在身故成
 使不婦采以几從者二人坐侍几相對婦入寢
 門贊者徹尊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
 下階間如勺玄酒澆水貴新故事至并緇被纁
 裹加于橋舅答拜宰徹并婦見舅姑以飾為婦
 席薦饌于房饌婦之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連謂之房無北室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
 故得北室之名婦酢舅更爵自薦不相因也
 舅姑饗婦時舅獻姑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手
 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
 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醢之庶婦
 醢之不饗也酒不酢酢曰醢亦有謂醢過婦酌
 之以醢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不饗者共請
 於適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者請
 也其婿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婿
 某也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
 某不敢辭某女父名某子謂使者致命曰敢納

采此使者升堂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上敢設命於主人請女為誰氏某使者名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女收養之是謙不敢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必其主人之女也而擇之某不敢辭明為主人之女醴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不敢斥也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上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賜命謂詐以女婿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

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夫既得吉婦吉可納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儻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云是門外向擯者辭也云云是升堂致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請父見弟已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兄弟見弟對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父名也對曰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

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曰某日者是使者傳主人吉日之辭對曰某敢不敬須須待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醴子子婿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最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婿也命某婿父名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風夜毋違命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風夜無違宮事庶毋及門內施顰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風夜無愆視諸衿顰顰顰也所以盛帨巾之屬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宗子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謂納采已下至請期五者皆命使者也支子則稱其宗稱其宗子弟則稱其兄若宗子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覲女氏稱壻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對曰某以非他故

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此壻對壻者辭云非相親之辭也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壻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與主婦相見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必俟主人請禮及揖讓入禮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主禮

主禮

主禮

士相見禮第三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正其名摯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所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結納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詞以三請摯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三者禮之中也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滿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摯所執以至於君子見於

主禮

主禮

主禮

主禮

主禮

主禮

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屬乾雉也夏用鴈屬鴈也左頭頭陽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謂紹介也以命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文也賓走往也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謂請其就家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不敢為儀言不敢飾外貌為威儀忠誠欲往見也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言如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不得命者不得見其命也辭其摯為其大崇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冒禮敢固辭無摯者嫌大簡也不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請依於摯謂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受摯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主人請見賓及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請見者謂入門拜受拜送時賓主俱於莊歡心未交故主人又請見也賓及見則留燕矣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勗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復見者禮尚往來答禮也以其摯謂辭時所執之摯

則賓為主人。主人為賓。送為賓主也。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其來也。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遠摯于將命者。」賓主頻見，嫌義故云。某非敢求見，直云還摯而。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請於將命者。」上云某非敢求見，已是不敢當此云。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之。」許受之也。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士相見，往來相答，敵也。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不答而辭，其摯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也。人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也。若曾為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入答一拜。賓出，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臣家臣也。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授也。還其摯者，辭正君也。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者辭君也。摯者對曰：「某也，命其某非敢為儀也，敢請。」請便受。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

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賓為臣不受摯，又無饗燕之禮，故云其摯而去之。以上見舊君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加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綴衣其身也。維謂繫其足也。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上大夫卿也。羔，小羊也。取其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從其類必跪。類執禮而前也。繫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麇，執之者，秋獻麇有禮也。始見於君，執摯成禮如之。以上大夫相見。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庶人見於君不促也。促，恭慙貌。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退退走。容，趨翔也。庶人之摯，鵷也。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君於士大夫各一拜，則庶人不答也。士賤，君不答拜，此得與大夫同答拜者，以新升為士者也。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以上他邦人見君。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則不得，則正方不疑。正也。疑，度也。君南面而臣北面，向之正也。若不疑，則惟君所而正方向之而已。此臣與君圖事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階以見之也。以上凡言非對也，爰而後傳言。爰，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

君見之賈見丁庸拜和首受賈升庸冬卒賈

剷除也。○以上自稱於君

禮賓之典之飲酒孔穎達曰古鄉飲有四一三年賓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留射四黨正蜡祭正齒位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

夫先生七十致仕老於家者大夫曰父師士曰少師教學焉恒知其鄉人之賢者故就而謀賓介又次為衆賓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

賓拜辱介亦如之成警也告也拜辱拜其自屈辱至門也請告所為來之事不固辭素所志也退又拜送乃席賓主人介衆

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賓席屬前南面主人席昨席賓席屬前南面主人席昨

五禮

六禮

七禮

賓席之西不屬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

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

加二勺于兩壺斯如字又音賜勺上灼反斯也肆陳也從

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深申鶴反

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肉羹定熟介亦如之

如速賓及衆賓皆從之從隨也言衆賓容主人

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

衆賓相息亮反相揖贊傳命者一相迎謂主正東西相揖揖介及衆賓皆西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

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

北面答拜相亡悲反三揖將進揖當陳揖當此主迎賓入升堂拜至之儀主人坐取爵于篚

木象

七禮

降洗生洗也篚在堂上尊賓降從主主人坐奠

爵于階前辭重以已事煩賓事賓對辭未主人

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

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

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魚乙

立放此。疑正。主人坐取爵實之實之席前。北面獻賓。酒於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薦進也。薦之。主人作階上拜。乃設折俎。折之設。及。折俎。牲體枝解。主人作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膾之興。加于俎。坐挽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及。肺為氣主。周人所重。

故食必先祭肺。肺離之本。謂肺端厚大者。繚。繚也。弗繚。辟大夫。大夫祭肺。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是曰。弗繚。則直絕末以祭也。言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大夫以上。或繚多。乃繚。士則絕也。肉曰。膾。酒曰。啐。皆嘗也。至。齒而止。尚左手。右手於下。絕以膾也。挽。拭也。降。席坐奠爵。拜。告。肯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降。席西也。賓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卒爵。也。於西。席明。席不舉。為飲食起。賓降。洗。將。酢。主。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

人復作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肯。物也。自席前適作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東序頭。振。移。作階上北面再拜。崇酒。崇。祭也。謝酒。惡。使相。賓西階上答拜。此。九滿。各賓告肯也。

主人主人坐取解于篚。解音志。爵以獻。解以。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以將自飲。必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賓。作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答拜。此謂。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此具之。賓辭。坐取解。復位。此具之。

而必取解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左不與賓之尊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為周恐賓不飲先自飲示忠信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嘑肺不啐酒不告旨。下於自賓也。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獻賓主在阼今在西階介右降就介也亦介卑不專階此主人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以當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

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讓介降立于賓南。介酢主人授爵于楹間尊南不酌謙不敢必主人為已飲也主人實爵于西階上遂拜承介意受酢也介不拜送曰主人拜送答拜猶不敢酌之意也主人遂飲卒爵遂拜明卒受爵也不崇酒不酬殺於賓也奠爵兩楹南擬獻介說獻象賓也賓爵於房戶間介爵於東序端象賓爵于兩楹各異處也介降立賓南就賓次。此介酢主人之儀。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在阼衆賓在賓介南故西南面三拜示備。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言三人衆賓多也國以多德得道藝為祭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辭有脯醢。禮無不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象賓儀也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序次即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就也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近席西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又以興。不親投賓進坐受明行事

卷三

安也

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
 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
 退立于觶南階間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
南表位也此立司正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
 阼階上北面酬主人前一人所舉之觶賓奠薦
賓賓未酬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
 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賓
 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
 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同階賓揖復席主人

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
 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白某
 子受酬司正升相旅監也賓酬主主酬介不升
賓主習於禮又尊無為相也某于衆賓
 姓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
 自介右尊介使不衆受酬者受自左後皆由西
失故位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
下異也辯衆賓在升酬
 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相
畢復觶南之位以儀旅序也以次序相酬飲而備也之使二人舉觶
 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
 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
舉觶于大夫燕禮曰饗爵者立于洗南序進
盥洗自此至無異樂論賓主燕樂無數之事逆
 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
 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
 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後導飲情
人之賓所奠觶于薦西一人之介所奠觶于薦
而賓言取介言受異文也此二人舉觶賓介
舉之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
 請坐于賓盛禮俱成請賓辭以俎不敢以燕主
坐以賓宴也

人請徹俎賓許順賓意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
 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
 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導者降席東
 南面皆止須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
 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
 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
 取俎者皆向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人時之位說復揖讓如初升坐
 說復必於下復賤不空居乃羞羞進也爵設骨體以致

介不與敬也鄉樂唯欲歌雅頌

敬進羞也愛之無筭爵無筭爵也爵行無筭
 樂樂或間或合亦賓出奏陔陔陔也陔之言
 以陔為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而後禮
 明無失禮此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
 相飲終制來助主人樂有主人所榮而遵法者因以名以
 有或無或來或不來無常故於後言之大國
 謂之公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不干主人席于
 賓東鄉人之不與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
 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公辭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
 席端加席上席大主人不徹以重席無諸公則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明日賓服鄉服
 以拜賜鄉飲酒之服朝服也鄉射主人如賓服
 以拜辱主人釋服釋朝服乃息司正息勞也勞
 正庭長也為賓無介不殺禮略薦脯醢羞唯
 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請也先
 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矣君子國中
 之賢者正飲不得召親友今唯所欲可也賓
 介不與敬也鄉樂唯欲歌雅頌

謂鄉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人謂
 朝服冠玄端縹蒲筵緇布純也純緣也尊綌
 帶素鞶白履綌也其牲狗也狗取享于堂
 東北所始也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薦脯
 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房饌陳處也冠禮
 組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之賓組脊骨
 肩胛主人組脊骨臂肺介組脊骨肺肺皆
 離離指右體進腠凡牲前脰骨三肩臂肱也後脰
 組組指左體統曰凡為組者以骨為上以爵拜者
 不徒作徒起也拜既爵者不坐卒爵者拜既爵
 立卒爵者不拜既爵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
 故不使立卒爵唯坐卒爵不拜既爵凡尊者於
 與立卒爵者同唯工不從此禮也工無日
 左不飲者不欲其妨謂主人酬賓之解主人將
 舉於右謂若上文一人舉解為旅酬便二人舉
 於右以右手舉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
 舉之便也衆賓之長立者東面北上若有
 為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立者東面北上若有
 北面者則東上統於堂或統於門樂正與立
 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薦
 不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

位祭正位西階東北面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
 樂作大夫不入大夫之入當一人舉爵之
 於樂賢者故不入也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
 既獻奠于下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西階東也古文無
 上管出縮謂主人拜送爵也於西階東也古文無雷謂主人拜送爵也於西階東也古文無北面鼓之從鼓猶擊也大夫而
 特謂主人拜送爵也於西階東也古文無降自南方席南上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
 以南方為上席南上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為上故升山下降由上者便也司正既舉解而

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凡旅不洗二人
 皆為族始不可不自潔故不洗者不祭既旅士
 洗自此以後旅酬皆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
 不入旅請旅酬所酬皆拜送拜受故云正禮既
 旅之後無筭爵行燕飲之法非正禮故士
 不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受之必授從者以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
 其已所當得也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
 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陔謂陔夏命擊鼓者賓
 故至階奏之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其
 則大夫南而西上統於公若無諸公主人之贊者西面
 北上不與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

堂也與及也不無筭爵然後與以共主人之
 及謂不獻酒無筭爵然後與以共主人之
 得酒也

鄉射禮第五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
 鄉之歲鄉大夫或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考州
 在焉不改其禮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
 乃請主人州長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周禮三
 年正月獻賓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
 禮詢鄉射之禮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
 送再拜無介鄉飲酒之禮有介一人以乃席賓
 南面東上自此以下至羹定論將射預前設衆
 席位尊疊樂縣及張侯之事也

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
 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
 肆斯禁禁切地無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
 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
 縣于洗東北西面比縣磬也縣于東方辟射
 無鍾牛謂堵全謂鍾磬二虞為一肆諸乃
 侯之士分取幣而已縣於東方為特無鍾乃
 張侯下網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網持盾
 張侯之事五武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事未至
 射乃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

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之去侯北十丈。西一丈。容謂之乏者。案周禮射人王三侯有三。容者以革為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云乏者謂矢於此墮乏不去。故云乏也。云獲者御矢也。謂唱獲者恐矢至其身。故云獲者御矢也。遠近如此者一得避矢。一得去堂二十丈。聞唱和聲是其節。羹定。肉謂之羹。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賓退送再拜。自此至當相北面各賓從已之事。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相主人家。揖衆賓。臣傳命者。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將獻賓也。此至主人阼階上答拜。論上。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飲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盥對賓及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

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魚。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遂巡表。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為本。下為末。尚左手齊之。右手在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挽拭也。啐嘗也。降席坐奠爵拜告。告美也。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酬主人。自此至賓西階上答拜。論上。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對主人自內出南面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及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酌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

中則進退
辭不盡

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

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

音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

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崇充也謝酒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

西序論酬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

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

主禮

天爵

完一

奠觶遂拜執觶興酒勸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

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

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酌已

升不拜洗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

前不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

坐取觶以興反位辭主人復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

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

衆賓皆答一拜三拜示偏一拜不備禮也主人揖升坐取爵

主禮

天爵

幸一

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

升拜受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主人拜送拜送

衆賓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

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

前衆賓辯有脯醢辯音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不便揖讓升賓獻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自此

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

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拜受舉觶者進坐

奠觶于薦西不授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舉觶

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大夫

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欲

乃公卿大夫士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

初位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

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

席於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

三終此備明亦三終也不興者聲

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饌與退少立進坐取饌

與反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解南未旅也而序也

也。未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旅衆也。而言序者。謂衆以次序相酬。必於未旅而射也。此大夫上禮將射先行。射飲酒後行旅酬而已。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自此已下。虛樂正北面。立于其南。論三衛射事。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猶謂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臂指。以鈎弦。圍體也。遂射。謂也。以幸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搭。飲也。所以蔽膚飲友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曰西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

見鐵於附南。巨指鈎弦。此有司請司馬方持弦矢曰挾。弓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若側持弓矢則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名執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子謂衆。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射器。中謂。豐也。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凡選

次其才相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司正爲司馬不煩。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張侯時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弟子說其束不致地遂繫左下綱於掩束至故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之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位也。射也。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階下之東南堂前工倚西面北上坐幹矢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拾其劫反。拾更也。自此盡取射法之事拾者拾更也。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遮取弓矢見威儀故也。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射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搯三而挾一个。搯也。挾手執弓右手抽矢而射。故知挾於帶右。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搯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音豫

射去扑乃升不敢佩賓揖然之司射降搢扑反

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

于階前相左并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

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也自此盡加

夫之事推手曰揖引手曰執恒揖弓者向侯

而推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者向之而揚之

以故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

侯侯弟于取矢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

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楫之南命弟

子設楫楫猶楫也所以承箭齊矢者乃設楫于中庭南當洗

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

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楫北括乃退司馬襲進

當楫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撫而四散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

撫而四散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若矢不

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猶

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楫鄭獲

諸事同互相明司射倚朴于階西升請射于賓

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

賓適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

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告于大夫曰某御

于大夫皆與士為耦讓也來觀禮同耦自相

者與耦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軍士來觀禮

也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使司射降搢扑由司

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

與某子則其命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

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

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賓主

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辨音遂命

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自此盡為上論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

南必袒決遂者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

耦揖進當楫北面揖及楫揖上射東面下射西

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

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橫弓

路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者南

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

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下射進坐橫

理也東南揖者揖下射使取矢也下射進坐橫

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覆手由

矢者以左手在弓裏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

右手從表取之便也

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个

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

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進取矢者東行此則西行由進者之北則得相

也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

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賓

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

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

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福上矢也言此

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

取矢禮也此第一番射時未有拾取矢禮司射

第三番衆賓乃射自然有福上拾取矢禮司射

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

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

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自此處共而後

賓許降搯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

獲者設中遂視之視之當教之教其釋義安置

也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鹿中兩

也於序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

與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

興其而俟與還北面受筭司射遂進由堂下北

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上射揖司射

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

與執而俟執所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

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

則反委之委之合於中西上射於右賓黨也

則反委之射於左主黨也云委餘筭手中餘筭

餘於地別取中內八筭者故不用餘者筭法多

改實八筭于中與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

夫批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搯

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

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

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

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

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

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

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

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

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

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而俟司射不告卒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空手耳餘獲餘筭者一耦不必盡中故有餘筭也云無餘筭則空手耳賓主八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握謂中央也自此盡司馬乘矢論取矢之事如初司射遂進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

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釋筭之時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今將數筭宜就之是以少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此則以南一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北為橫又從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后則一一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於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其餘如右獲司射復必變之者禮以變為敬也位釋獲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堂于賓賢獲勝黨之筭也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于左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豐形益似豆而思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揖扑

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執弣不能用手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勝者左手執弣右手執弦此則執弣橫之而不得執弦也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降與

升飲者和左交于階前相揖出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侯復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之以受于席前受解以適西陽北面立飲受爵者不宜自尊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池特升取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解設豐者反置於堂西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執爵者反解於篚

獲者子侯謂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修為功得獻也自此盡到侯而俟謂司馬獻獲者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為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設薦祭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餘也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

挾一个揖揖以反位為將復射自此盡及位諸矢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听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揖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不言射都取矢射故了言射位也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猶受爵奠于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之南獲者負侯而俟獲者既受獻負侯而俟第三番射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此盡反位論司射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主人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卒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

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后

大夫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當三耦。耦東面。

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與及位。而后耦揖。

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及位揖。此大夫與耦

手仰手。一如上三耦法。其揖取矢。路弓。覆

退之儀。亦如上左還而西也。大夫進坐。亦兼取

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揖退

耦及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襲衆賓

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及位。司射猶挾一个。以

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易言還

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自此盡退中。司馬升命去

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及位。司射與司馬交

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

降。播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

不釋筭也。卿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

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上射揖。司射退及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

虞。間若一。間若一者。重節。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大師

不興許諾。樂正退及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

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

鼓與歌之節。乃釋筭降者。衆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

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及

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

如初。筭獲筭也。今文曰。視筭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

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

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

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饌適堂西。以命

拾取矢如初。持持弦矢曰。司射友位三耦及賓

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

兼諸弦。附以退。不及位。遂授有司于堂西。亦謂

執之。如司射也。不以及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

射位。授有司者。射禮也。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及位。司射與司馬交

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

降。播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

不復射。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

奄束之。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司馬反

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正降復位。論射說行旅

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及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降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主人降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其酬某子某子今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旅酬下爲上尊之也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與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自此盡唯賓論大爲無等爵之事司正掌監旅酬訖故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爲無等始也使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一人主人舉觶者皆洗觶之贊者人舉觶于賓與大夫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

至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不敢授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及奠于其所興今主人復舉歡情客不盡主人欲故且奠之若無大夫則唯賓舉一人司正升自西階降階上授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于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自此賓少退北上論請坐徹俎之事賓辭以俎及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俎也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降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降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爲將燕主人以

賓揖讓說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復升坐

蓋門外再論升坐行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

無筭爵賓送出之事乃羞羞也燕設啗其

所以無筭爵使二人舉觴賓與大夫不興取奠

解飲卒解不拜執觴者受觴遂實之賓解以之

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賓長而錯皆不拜錯者賓

以之次賓也賓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其

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解謂堂上眾

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解謂堂上眾

錯也長受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受

酬者不拜受之禮殺雖受尊者辯旅皆不拜執

者皆與旅此即上文二人舉解卒受者以虛解

降奠于篚執解者洗升實解及奠于賓與大夫

復奠之者以飲酒為無筭樂賓興樂正命奏

咳賓降及階咳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

于門外再拜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蓋

未論息勞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

外乃退辱謝其自屈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

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無介不殺故不

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

殺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

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

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觴遂無筭爵無司正

者而已賓不與微唯所欲徵召則召在主人之

意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大夫致仕者也居

行不仕者羞唯所有鄉樂唯欲取周召之

記大夫則則公士為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

賓能用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

終第賓至徹之以絳為幕蒲筵緇布純純緣

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觴以爵拜者不

徒作作起也必酢主人薦脯用邊五臟祭半臠橫

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臠音服用

物醢以臠豆宜組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春

膾膾肺主人俎脊脊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

膳以骨名肉貴骨也離猶揜也膳膚理也進

餘體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

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

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

則大夫知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為

三笙一和而成聲。二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

笙謂之巢小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簠。既獻。奠于

下簠。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

既舉解而薦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

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

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

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

者。丹質。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

武。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線

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猶事也。

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

大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

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

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

距也。尺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命有侯者由

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

夫降階。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

士之所建也。言各者。命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

教所宜。或於庠。或於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大夫與士射。袒。纁。纁。今與君射。為厭與士同。故肉袒也。

三禮

大鄉射禮

三禮解詁

儀禮二

燕禮第六

燕禮者。若卿大夫有勳勞。有司等。目録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

必使小臣戒與者。以其燕爲祭之故。今戒可與。膳宰具官饌于寢東。主人縣之。人使依期而至。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北西面。膳篚者。君象司官尊

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甒兩

有豐幕用綵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

西兩園壺。司官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瓦甒有虞氏之尊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

尊士旅食者。用園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司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燕人在官者也。

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布也。席。用蒲

席。燕私禮。臣居也。諸射人告具。射人主此禮。小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

席西鄉。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畢者後也。自此下。盡諸公卿者。論居臣位。次及

命羞者。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

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

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土以

之長。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卿大夫西面

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揖而射人請

賓。命當由公曰。命某爲賓。其大夫也。○既以宰

賓。亦當用大夫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射人命

賓。賓少進。禮辭。辭不反命。辭告於君。又命之

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

面。當更以賓禮入。○前卿大夫從臣禮相從而入。故出更以賓禮入。公揖卿大

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事者與

羞膳者。執事者。執大瓦之器也。方園乃命執事

者。執事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

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射人爲賓者也。自

論賓升堂主人獻賓之。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

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

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宰之屬。掌

西面。若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位

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王

主人既洗。洗南西北面。此宰夫代賓降階西東

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

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土以

之長。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卿大夫西面

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揖而射人請

賓。命當由公曰。命某爲賓。其大夫也。○既以宰

賓。亦當用大夫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故知是大夫。射人命

賓。賓少進。禮辭。辭不反命。辭告於君。又命之

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

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及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事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及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及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膾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告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亡爵遂拜主人答拜賓以虛爵降降爵主人自此以下之事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從此以下觚皆為爵一升曰爵一升曰賓賓取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

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不拜酒不告旨主人無自告美故此王人代君為不得直云主人故云主人之義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謝賓耳美君物也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上薦脯醢膳宰設折俎興人以公祭外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史爵者不敢襲至尊也自此以下盡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膳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膳送也或為揚揚酒也於膳為散自此盡東舉也酌散者酌方壺南面立論上人酬賓之事主人坐祭遂飲賓辭

卒行酒不立飲也主人降洗賓降
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而禮殺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其酌也受爵于筵前反
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之奠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
面立自此盡立于序小臣自阼階下請膳爵者
公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自
之此旅酬從公而起故須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也小臣作下大夫二
人膳爵作使膳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再拜稽首膳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
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
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
拜序次第也膳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
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膳爵者執觶待于
洗南待君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各一人與優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膳爵者洗象觶升賓之序
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

觶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公
坐取大夫所膳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
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
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自此至奠于篚論公為賓舉旅之節賓降拜不
於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
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云升成拜復再
拜稽首也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
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則命即升
若堂下拜說君辭之即升堂復再拜稽首所以
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
堂再拜稽首以成之升則公坐奠觶答再拜執
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
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
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
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
虛爵尊君也君尊不酌君酬賓當親酌以授
賓今賓爵自酌者君尊不酌與臣故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及升
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
辭則聞命即升升乃公答再拜拜於阼階上也
拜是以不言成拜公答再拜於是賓請旅侍
請者不專君惠也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
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仍未行旅射入作大夫長
下經射人作大夫長乃始旅酬射入作大夫長
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

拜賓坐祭立飲卒解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解也則降
 更解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
 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
卒猶後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自此無
辭皆作編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自此無
加席論主人獻孤卿之節此酬非謂尋常獻
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之節以其主人獻君若作
主人主人不敢酬君故使二人騰
爵于公以當酬處所以殺獻也
 司宮兼卷重
 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
統於若也
 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
 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王
 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辭
 辯獻卿王人以
 虛爵降奠于筐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
 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諸公者謂大
國之孤也
 席
 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為其大
尊屈之也亦因阼
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
 小臣又請膳爵者二大
視能苟敬私昵之生
 夫膳爵如初自此至送卿公答再拜
二人致爵于公之
事
 請致者若
 命長致則膳爵者更解于筐一人待于洗南長

致致者阼階下也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解升
 實之坐奠于薦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
 拜稽首送解公答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
 唯公所酬一爵先膳者之下解也若賓若長則
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
酬長長則以酬賓自此至
奠于能論為卿舉旅之事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言如初者一如
上為賓舉旅之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
 主人拜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
 受爵大夫降復位既蓋也不拜之者禮又殺自
此盡皆升就席論大夫之
 賓薦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肴薦罕之
賓薦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肴
賓薦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肴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于西東上薦薦之乃
亦獻而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席上于
 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皆膝
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樂正于天子
樂師也自此至降復位論作樂之事
 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
 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
 降面鼓者燕可鼓者在南也越瑟下孔也內弦
法為上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
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
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卒歌。王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王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一人工之長也。薦脯醢使人相祭。使狀工者相也。卒爵不拜。其祭薦酒卒爵不拜。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旅畢也。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二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

圭

圭

圭

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問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射人自作階下請也。復位者在東縣之北。射人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自此盡皆遂行所監之事。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

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洗奠角觶中庭明其事也。以自表。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解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解南先西面也。必從解西爲君之左還南面坐。在策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及奠于其所。不空位也。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作階以東。膳宰代君徹降自作階當君降處故云。卿大夫皆降東面北若君親徹降自作然也。

圭

圭

圭

上賓及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羞庶羞大夫祭薦不敢於盛。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及坐。皆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降。司正退立西席端。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受觶。獻士用觶士飲也。自此盡立飲論獻士。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審二人立于觶南東上。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甘

皆有事故先得薦司士。辭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止。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此一經論燕未行射之。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自此盡賓反位。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

公答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公坐取賓所媵觶。與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與者明公崇禮不倦也。自此盡士旅酌卒論君爲士舉旅之事。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有執爵者。上有盥升主。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與酬士者。士立。大夫立卒爵不拜。賓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士旅。

酌卒。旅序也。士以次序自。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凡獻也此一經獻庶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以下之節。唯意所勸醉而止。自此樂作無次數之節。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自旅酌已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先虛。

爵明此勸惠。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及奠之。君意皆醉。今執膳者酌及奠于君前。望當受賜爵者君心。故云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也。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予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此將勸士。士已升。大夫即飲。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辟音避。命徹幕者。也。小臣辭不升成拜。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明雖酌正臣禮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

初卿大夫降而爵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算也。取散而止。

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句

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爲大燭於門外。凡燕法設燭者或時

之後終燕。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則至宵也。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得君賜

奏陔賓出奏陔也。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

舊逐出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爲行節也。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

禮。卿大夫皆出。公不送。是臣也。公與客燕。謂四

使者自此盡取拜賜命論與異。曰。寡君有不

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請。君使人戒。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

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君無所爲辱賜於使臣。諫不敢當也。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

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

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

者辭以見。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

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親寡君多

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

也。

也。

記燕朝服於寢。亨于門外東方。亨。若

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荀敬

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嘑肺。不啐酒。其介

爲賓。荀且也。假也。胥。折俎也。不嘑肺。似若尊者

爲賓。然也。云言荀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但

爲辭。讓故以命介爲賓。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爲

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且敬也。故

云荀。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三獻之介。君尊席而酢

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

宴之以介爲賓。賓爲荀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

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君但

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公

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是不用公

卿爲賓。恐過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

不畏過。羞膳者。與執霽者。皆士也。尊君也。膳羞

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

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

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記曰

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

此樂焉。自此盡若舞。則勾論論。臣子有王事

之勞。與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管之

聽命主人獻公賓騰解於公凡公所辭皆栗階栗階也謂起等凡栗階不過三等其始升猶聚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曲禮云涉級聚足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也天子以下皆留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等無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黃人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階而走是也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請行不專惠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飲之如燕勝飲及君飲訖又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總襦厭自飲為夾爵君在若與四方之賓燕勝爵夫對士射袒總襦此對若肉袒故云厭於君也若與四方之賓燕勝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酌之禮殺賓降洗升勝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解於公答恩惠也有房中之樂絃歌周南召南之以公命答之也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

大射禮第七名曰大射者諸侯將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導者射之侯平者射之以求為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後者之樂矢狸步六尺天子熊侯同參讀為參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平讀為行射侯者射鵠射飾也遂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千千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韋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量人量侯道及乏遠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凡縣鐘磬半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蕩竹也謂笙簫之鼗倚于頌

燕禮

啓西紼紼編也厥明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南方

堂膳尊兩甌在南有豐幕用錫若絺綴諸箭蓋

婦如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酒在北尊統於

南北面兩甌壺旅衆也謂庶人在官又尊于大

之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壺水

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

洗于篚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

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官設賓席于戶西

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

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

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羹定

之射也必先行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

燕禮牲用狗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

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

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千侯

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

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

立賓

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

立賓

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某大名擯者命賓賓

立賓

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

立賓

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

立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執君兩甌之筴及羞脯醢庶者與羞膳者請士

立賓

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

立賓

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

立賓

辟辟遠通不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

立賓

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坐

立賓

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立賓

對對答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

立賓

坐奠觚于篚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

立賓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各拜降盥賓降

立賓

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

立賓

畢者舉畢主人酌膳執畢者蓋畢酌者加勺又

立賓

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

立賓

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

立賓

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

賓主人

主位解站

獻公

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監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

公命主人

公命主人

公命主人

主位解站

公命主人

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更。易也。易。爵。主。不敢。棄。至。尊。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奠。之。者。不。祭。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解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興坐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待。待。若。命。小臣請致。若命。皆致。

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膳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膳爵者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膳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此爵不相襲者於尊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

主禮解

本射禮

主

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主人洗酬升。賓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宮徹。

主人獻卿

賓請行

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齊肺。興加于俎。坐掄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又請膳爵者。二大夫膳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膳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

主禮解

本射禮

主

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胥宰官之吏主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

主人獻大夫

二人膳爵

卿主人

獻工

作樂以獻工

主禮解節

燕畢

特射立

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六人太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上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擗越右手相。內弦擗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後者徒相入。謂相太師少師者也。小樂瑟下孔。後者徒相入。凡相者以工出入。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簫以攝新宮。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解。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

射禮

主禮解

振承矢

物射立

南面坐奠解。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解。興。坐。不祭。卒解。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鈎弦。次若更未處袒。左免衣也。決猶闕也。以象骨爲之。着右巨指。所以鈎弦而闕之。遂射。射也。以朱章爲之。着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曰矢。以鈎弦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旁挾由便也。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爲耦。不。足。則。士。侍。遂通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於大夫與焉。耦也。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中間中笑。笑也。籌。笑也。豐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楅。承承矢。工人士與梓人器。中所以盛笑。故云笑器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足隨而進立也。云度尺者。從如卒畫自北階下。射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埽物重。射事也。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

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
 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太史許諾卑者與尊者
 侯與君為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同射
 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為耦不可使之別侯也
 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
 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
 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楮三挾一个出
 干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
 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楮挾也挾一
 个猶枚也出下物而少退讓也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
 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
 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楮之以立于
 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扑所以捷也司馬師命負侯
 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
 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負侯者皆適侯執
 旌四人掌以族居之待獲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
 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
 左便射
 及階揖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

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復物還視侯中
 合足而俟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
 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十尺
 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
 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
 侯肅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
 由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負
 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之南又諾以商至之
 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
 正出干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
 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與階前
 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
 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乏乃
 也從旁為獵乃
 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
 拾更也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
 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
 二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與左與升
 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
 反位言襲者凡
 射皆袒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
 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

設福奉矢

司射諸君行第一番射

司射諸君行第一番射

摺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
 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
 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
 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侯小臣取矢以旌指之司馬正降
 自西階北面命設福福小臣司設福司馬正東面
 以弓為畢畢所以敬助執事者以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為畢以指授
 既設福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
 坐委矢于福北括司馬師坐乘之乘四四若矢
 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
 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福卒司馬正進坐左右
 撫之興反位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
 面請射于公此諸君行第二番射公許遂適西階
 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
 降卽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
 曰請降司射先降摺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
 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
 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
 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眾耦眾耦立于大夫

司射諸君行第一番射

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
 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
 夫曰某御於子命眾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
 皆未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
 執弓右挾之命拾取矢之事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
 揖及福揖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揖行也上射
 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
 取一个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母周反面揖橫
 者南路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
 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附當順
 羽既又當執強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型也
 左還反其位母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
 周則下射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
 將背之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母周反面揖橫弓亦南
 東西射以南北為橫覆手自弓上取矢既拾取
 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便也既拾取
 矢耦之耦齊等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內還
 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適
 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為內下以陰為內適
 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摺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
 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
 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

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
 中皆襲反位司射作揖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
 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
 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昨階下
 其而請釋復于公公許反摺扑遂命釋復者設
 中以弓為畢北面大史釋復小臣師執中先首
 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
 中西興共而侯鄉射命釋復者執鹿中一人執
 中設之向使人執筭以從之彼官少釋復者自執
 不自執中筭得自執筭明亦使人執之司射
 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公則釋復衆則
 不與離猶過也微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射舌
 之角者為維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
 侯也相復為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及也公唯
 則釋復復君也衆當中鶴而著○中為中侯唯
 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值中一侯則釋復○云中
 三侯皆獲則離維綱及
 揚觸相復
 亦釋之釋復者命小史小史命復者司射遂
 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
 中鶴不釋筭釋復者坐取中之
 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侯乃射若中則釋復者
 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

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
 而侯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
 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
 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
 侯道司射去扑適昨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
 階東告于賓遂摺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
 決拾於東玷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侯于
 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摺三
 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筈東面立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
 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
 物筈器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
 興興器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賴指利放弦
 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
 指無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侯
 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筈退奠
 于玷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
 下壹左執附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操之順放之
 也隈弓
 淵也操宛之
 觀其安危也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

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中知其度而改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主也揚過去也方出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箭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天子位于階西東面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祖決遂執弓措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此公與賓復升即位者公卿以下當繼射故升就位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餘獲餘筭也無餘筭則無所執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此論射說取矢委於楅之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

西堂下。夫人納財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弓去扑射事已後論數筭之事。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為純。純猶全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更起東面坐坐兼歛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于公。賢獲勝黨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若于純若于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歛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此論二番射說行射爵之事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射爵亦不手授此飲司射袒執弓挾一个

揖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

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能不勝者皆襲說決

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執弛弓

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

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

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

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

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

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

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賓觶以授

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

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

正罰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為罰從致爵之禮也

○爵如上文罰者飲之而已今則從燕臣致爵

於君之禮下文所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

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

飲者不

取稱罰也

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

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

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賓復酌自飲皆夾爵也但如致爵則賓坐

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壇者以命升

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

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辨乃

微豐與觶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

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

一散于篚散爵名容五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

服不云服不者著其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

受爵近其所為獻者以其服不得獻由侯所為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

折俎卒錯饌者適右个薦俎從之饌者左執爵

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

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饌者皆如

大侯之禮隸僕人婦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

干侯之饌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

獻釋獲

射于公
射于三
射于三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主禮解

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與也。者與文武不同。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肺。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

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眾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諾。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射。始取荷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樂。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備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樂者乎。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三耦射。中時雖唱獲。未釋笑云。復釋獲者謂第二番眾耦皆射。釋笑未作。樂一復用樂行之。司射反搯者謂第三番射。非直釋笑復用樂馬。司射反搯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間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議進速從。卒射如心其發不必應樂。時不敏也。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繼射。釋獲如

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袒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入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公又舉奠射獲者亦退其薦俎解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此一節論射說為大夫舉旅之事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

所設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飲令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于庶于則正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拜若樂與臣下執事無已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于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于之禮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庶之飲在飲酒成其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

以出諸公卿取組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
 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組降自阼階以東賓
 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
 大夫皆說履并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
 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
 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
 皆反位坐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
 受解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
 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
 主人獻主
 士禮解詁
 上射禮
 獻士
 當獻公
 公卿
 拜公降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
 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公坐取賓

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
 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
 命徹罷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
 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
 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賓則庶子
 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
 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自此盡篇終論禮畢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奏陔賓
 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
 三禮解詁
 太射禮
 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公入驚驚夏亦樂章也
 夫射先交歡嫌亢禮也公入驚此篇諸侯大
 射三番多依鄉射
 聘禮第八大問曰聘諸侯相交友無事
 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
 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
 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宰命
 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或君事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
 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館人謂掌次舍帷幕
 者也布幕以承幣

不遠而
關

主位解語

將至境
上君郊

已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

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旌晉張

明事在此國也自此盡入境斂旌論乃謁關

賓至主國之境謁關人見威儀之事

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

入竟問所為入竟斂旌乃展論自此盡買人之館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

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

圭主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

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

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

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親及

載幣者自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

館如初展幣不干賓館者為主國之賓至于近

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及君使卿朝服用束

帛勞請行問所之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

大及卿行請勞之事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

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舍門內勞

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

聘禮

聖前

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

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償勞者

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米勞者再拜

稽首受稽首尊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

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夫人使下大夫

勞以二竹簠方玄皮纁裏有蓋自此盡以賈人

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

手授栗受授不游賓之受如初禮償之如初下

大夫勞者遂以賈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

之祧既析音以俟矣賓曰俟間賓以道路悠遠

問未敢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自此盡送再拜

館之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

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

禾皆一十車新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

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新芻倍

禾衆介皆少牢厥明訝賓于館自此盡每出揖

君迎賓向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次在大

廟之事

主位解語

聘禮

聖前

賓至主
君館

陳幣

聘禮

聘禮

為之乃陳幣。幣如展幣焉。主璋賈人執幣。侯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者出請。事。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待其出。門也。大上擯也。於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幣位過。不揖。入門。每曲揖。凡君與賓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自此盡公。陽降。賓立接西塾。也。門側之堂。謂之塾。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侯之於此。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凡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上擯待此言命。事彌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授圭不起。賤不與。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揖。當碑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從君行。一臣行。二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揖者。退中庭。以公宜親受賓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擯者進。

聘禮

聘禮

私親

公當楣再拜。也。拜。賓三退負序。三退。公側。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獨見其尊。賓者退。負東塾而立。質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公側授宰玉。楊降立。素衣。素裳。素者為擯者出請。此禮論享禮之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從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解也。入設亦參。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由足見文也。聘禮。也。從東方來。由客。賓出當之。坐攝之。者。後西居其左。受皮。賓出當之。坐攝之。者。文今攝之者。還如入。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則東帛加書。以將命。無庭實也。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賓奉束錦以請覲。自比盡從者。謂受馬。論賓將私。觀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

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宰夫奉几兩端於公手自公手外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

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辟位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宰夫實解

以醴。加柶于觶面枋。酌以授君也君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

薦遵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

攝坐啐醴。公用束帛。致幣也建柶北面奠于薦東。

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不敢當公降一等辭。辭

也。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降拜。公辭。升再拜

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

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賓執左

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拜左右上

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賓覲奉束錦總乘

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

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

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

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

階東拜送。君辭。此言賓拜送幣者私覲已物故

已物。故也。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

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

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擯者出請

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自此

皮以東論上介。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儼

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

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

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委皮南面者此

其皮不西面委之者。以皮亦右首右先故南面

橫委於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

入。便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

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公

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

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

士介行
私親

事畢送
賓

三禮解詰

主君歸
賓介
大夫勞

主君歸
賓介
大夫勞

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自此盡序從之論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公客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此盡不顧論事。問君。事無由問也。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自此盡無擯論主君使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自此盡無擯論主君使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饗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籩臠臠臠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

三禮解詰

聘禮

年

徐武二

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醯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簋繼之。梁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豕東。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簋。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簋。皆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簋。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不答拜者亦以為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

主禮解詁
 聘禮
 羞鼎三。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筮及鬻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饋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自此至無饋論於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摯。賓朝服問卿。自此盡無饋論賓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摯。摯者出請事。大夫

主禮解詁
 聘禮
 朝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等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摯。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自此至受老幣論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自此盡再拜送幣論上介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自此至拜辱卿之事。大夫答再拜。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

此上介
以幣問
大夫
大夫
大夫

夫人歸
夕也
使下大夫
下君也

夫人歸
夕也
使下大夫
下君也

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損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
取羣幣以從之橫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
門外再拜賓不顧橫者退大夫拜辱下大夫掌
使至者幣及之生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
論上使下大夫掌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
論上使下大夫掌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
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于
卿之禮大夫若不見存故也○自此盡不拜論
主國幣大夫有故不得親
受聘君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
受幣禮不拜夕夫人使下大夫掌升歸禮夕問
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
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醴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東
帛致之致夫人
命也賓如受饗之禮償之乘馬束錦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償之兩馬束
錦明日賓拜禮於朝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此
自
至牽羊以致之謂主國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
大夫餼賓及上介之事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
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上
夫之貴臣上
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十牽羊以致

上國君
行賓

聘禮
聘禮

之公於賓壹食再饗尊其君以及其臣也商則
夫也則於大夫饗備
三牢士也則於少牢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
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
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傾致
饗以酬幣亦如之酬賓勸酒
之幣也大夫於賓壹饗壹
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
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主
此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自
此盡賓送不拜論主君使卿詣館還玉及報享
之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
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
左南面受主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
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授於阼階東者
欲親見賈人藏
之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楊迎大
夫賄用束紡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
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禮玉
束帛報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於此禮玉束帛
此亦當厚禮於彼故特加此束紡也禮玉束帛
乘皮皆如還玉禮報享之物以其彼持享物來
以報享也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大夫出
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大夫出
賓送不拜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
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

賓介
行主國
贈送

主禮解語

士送
主國使
者已送
至竟歸
天命

自此盡賓退論明日賓將發主君就館拜謝聘君使臣來禮已國之事賓辟不敢見已於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而如相此館也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曰敢不承命告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為拜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樂駕為旦將發也賜遂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竟論賓介發行主國贈送之事乘禽細小尚記識而拜之况饗餼食禮之大者記識可知故云大小無不識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贈送也言如覲幣見為反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使下大夫

聘禮

主

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此自盡拜其辱論使朝服載旌襍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左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

三禮解語

聘禮

聘禮
聘而還
式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八度禮賓皆有幣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平者或當君意或不當君意故言平以疑已理須拜送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為上介徒君之答已此親者此因反命故親獻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乎君勞之再拜

聘禮

主

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于人賜也君父以子之則拜受之如賜介介皆再拜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者拜其辱釋幣于門自此盡亦如之論賓上介使乃至干櫛筵几于室薦脯醢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國人未告則反或遭主國君喪或聘君薨於後或使者與介身卒

此非常之事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不郊勞
 君或夫人薨或世子死行變禮之事
 子也 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
 賓餼賓唯饔飩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
 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
 喪聘禮不以凶接古也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
 長衣練冠以受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
 素純布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聘者禮已君
 之禮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
 事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
 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受

為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介攝其命君弔介為
 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與幣必以當喪者之
 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
 嫌其辭之不饗食歸介復命極止于門外介卒
 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當介復命之時賓
 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
 賓之室死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
 乃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為之棺斂之
 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
 介將命未將命請侯問之後也以柩若介死歸
 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
 往卒殯乃歸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
 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自此論侯伯其
 禮如為介三介聘上介
 記父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
 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故謂災
 事相告請也春秋載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主
 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也主
 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
 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既受行出遂見宰問

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釋轅於酒脯。乃飲酒于其側。出祖始也。既受聘。聘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脯。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於天子曰朝。問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齋皮馬。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問大夫之禮。十筭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稷音。

三禮解詁

聘禮

五九

三禮解詁

儀禮三

公食大夫禮第九

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夫亦兼小聘之賓。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同。班。敵。者。易。以。相。視。敬。上。介。出。請。入。告。為。來。事。三。辭。賓。出。拜。辱。拜。使。者。辱。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拜。為。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侯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

此篇祭。言待聘。客之常。禮非專。指小國之臣也。

三禮解詁

公食大夫禮

及宰夫具其饌物。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皆於廟門之外。

西上。設局。鼎。若束若編。七鼎。一大牢也。局。鼎。罪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匱。

在東堂下。尊為公盥也。公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

主人於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不辭。主人於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不辭。

于東房。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入拜至之事。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當君拜也。公揖入。賓從。及廟門。

公揖入。廟也。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

— 卅 —

蓋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自此蓋贊所祭饌也。公再拜揖食。拜賓饌具。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間祭。擣猶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抗手扱上鉶以禋。辯擣之上鉶之間祭。抗以擣扱其鉶菜也。擣也。扱也。拭也。拭以巾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醢不祭。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

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公設醬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時立于序內。賓立於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宰夫膳稻于梁西。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間容人者。賓當從。問往來也。旁四列西北上。鬴以東。臠臠牛炙。臠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炙南醢以西。牛臠醢牛鮓。鮓南羊炙。以東羊臠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當作騰。騰送也。贊者負東

房正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與饌贊升賓。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十醬清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賓降拜。拜庶羞受餼幣。正於食終之事。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簋梁。右執清以降。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擣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賓三飯以清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抗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雷。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賓賓升王國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

箱賓卒食會飯三飲會飯謂不以醬清梳手與

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

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

內再拜賓不顧賓者以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

俎歸于賓館卷猶告公乃還也明日賓朝服拜賜

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受其言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公

諸禮皆下大夫之數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

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

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

夫以雉兔鶉鴛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

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以饗陳于楹外二以並

北陳簋實實于篚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

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

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無偵明

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大夫相食親戒

速自此盡大夫之禮論主國大迎賓于門外拜

至皆如饗拜降盟受醬清侑幣束錦也皆自昨

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

人降堂不至地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主人辭

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

人從從辭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祿

太夫之臣不稽首于敵相施當頓首今言辭於

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卒食徹于西序

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

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有

使其同爵者宿受于堂無償

為之致禮宿受于堂無償

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

戒不速不授几無昨席公不亨于門外東方必

門外者大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

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賓之乘

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鉶毛牛霍羊豕豕薇

皆有滑滑豆葉也苦若茶也滑莖莖之贊者盥

從俎升簋有蓋冪凡炙無醬上大夫蒲筵加萑

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

郊勞

也卿擯由下上贊下大夫也上謂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觀禮第十觀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觀遇禮省是以辛獻不見馬三時禮備唯此存爾

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

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階使

者東面致命侯氏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東階上西面聽之

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

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

則已布侯氏用束帛乘馬儼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

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從之者遂隨使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曰伯父女順命于

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儼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

主禮解

金朱禮

八二

主禮解

觀禮

九

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戒猶告侯氏再拜稽首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

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親質明時禰謂禰親之也釋幣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

玉有纁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

承命告于天子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

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

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主再拜稽首擯

者謁謁猶告也上猶告以天子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

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

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

西上奠幣再拜稽首馬必十四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擯者

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玉人於外也事

方明于其上留諫故二為地以義生十七
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

大功九月條 總衰二條

小功殤六條

小功五月十條

總麻三月二十條

喪服 正服 義服 降服 報服

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凡服上曰裳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

實之心云直經杖絞帶者謂麻直為首經要

經又以苴竹為杖又以苴麻為傳曰斬者何不

絞帶繩纓不用苴麻用象麻緝也直經者麻之有責者也直經大攝左本在

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

為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

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

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

杖亦不能病也盆手曰攝攝也中人之扼圍

之數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象五服

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絞帶

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

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內屬猶著也通

紼於武冠前後外畢者

也

武垂下為纓者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

無時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

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

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二

兩口滿謂之梁柱楣所諸梁間

跪猶盛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

父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已下是為其人服上

於下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臣為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傳曰君至尊

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但

喪服加麻

父為長子也亦言立嫡以長傳曰何以三年

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

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

之正體又以其將

為人後者此所後亦後傳曰何以三年也受

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

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

之子若子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或早卒今

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

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祖故

之見所後不定故也其他家適子當自為

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開則適

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

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庶子之

辨言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庶子之

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

妾子而已若然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

立後之義也云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已下之

親至若子謂如死者之親子則死者祖父母

則當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

妻即後人之母也此經直言為所後者之祖

父母及妻及死者外親之等不言死者之祖

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子夏作傳舉疏

以見親言外以包內骨

附親者如親子可知也

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婦人服也

妻為君傳曰君至尊也婦人服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在室者已許嫁

謂女子二十而嫁尚在室未出則已成人亦

得為父服斬也當與男子無異但服制不同

言之故也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八吉筈八

二寸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

寸謂出紼後所垂為飾也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謂遺喪後而出

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

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女子為夫家所

父母之室也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履也公卿

大夫卿大夫謂侯伯子男諸侯降其眾臣

布帶繩履黃臣得代不奪其正

傳曰公卿

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

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

履者繩非也至老室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關

人謂之非漢時謂之繩非周時人謂之履子夏時

從人借亦不得借人

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履三年

者此齊衰三年輕於斬衰直見造衣之法衰裳

下紼麻經者此齊衰經見麻者齊冠布纓亦如

上紼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自此以下各

舉差降之宜為母稍輕父在為祔降至此則既

父卒直伸三年之衰猶不伸斬者以天無二日

餘尊所服直伸三年不得斬伸也

功也疏後者薨崩之非也

活猶也通也

人功沽蘇之義故云

父卒則為母

尊得仲也

繼母如母

繼母謂已母早卒或後出之後繼母已母喪之如親母如母者欲見

生事死事一皆如已母也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

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

慈母非父胖合云如母者亦生禮死事皆如已母

傳曰慈

母者何也

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

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

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

此謂大夫之妾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

貴父之命也

此謂大夫之妾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

母期矣父卒

則皆得伸也

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母

亦不敢降也

不敢降者不敢以已尊降祖稱之正體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緦削杖布帶疏後期者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即此章母之喪父也

以難屈猶伸伸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

齊衰大功冠其

父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

本然

齊衰大功冠其父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

各視其冠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

冠八升正服

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

以其冠為受

衰九升義服齊衰六升既葬以其冠為

七升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既葬以其冠為

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

一升既葬

以其冠為受衰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

以其初死

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

服大功亦

然云總麻小功衰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

同故云冠

其衰也本問齊衰之冠因答大功與

帶緣與常例也

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取

伸其私尊也

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止章已論

斬衰不同故傳直言何以期而

也者子於

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為

妻傳曰為

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出妻之子

為母有六出耳雷氏云無出母之

言出妻之

子傳曰出妻之子為母甚則為外

祖父母無

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

之子為父

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

為一體不

敢服其私親也者屬母于至親無

絕道無施服者傍及為施以母為族絕即無傍及之服也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欲見此母為父已

之極故子為之一期但以不生已父卒改嫁故降於已死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已

皆解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貴終其恩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伯言世者欲見繼世為昆弟之子不言報者以昆弟之子

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

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

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

妻辟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

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

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

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宗者世父為

者也因上世叔是旁尊故以下廣明尊有正有旁之義也

大夫之適子為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

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昆

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

昆弟昆兄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為眾子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

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檀弓曰喪

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此兩相為服不言報者引同已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傳曰

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

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為庶弟

適孫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為之期傳曰何以期也不

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為祖

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

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此謂其子後人及來於所後薄於本親抑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

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

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

小宗亦
為立後
之適人
得後人
是尊統
近

禮解帖

喪服

子

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
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
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
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
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收族者。謂別親疎。序昭穆。何休云。小宗無
後。當絕。與此義同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
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大宗
子統領百世而不遷。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
五服之內。是尊統近。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
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
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
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
不貳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
小宗。故服期也。婦人從夫。所從即為之斬者。
為母齊衰。母為子不得過齊衰。故亦不斬也。
婦人之所歸宗者。歸此小宗。遂為之期。與大

禮解帖

喪服

子

宗別傳。恐人疑為成宗故。
辨之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
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
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
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
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
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
居。

為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以夫為君。斬故妻從服期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妹對兄弟出適。及為姪與兄弟為之。
降至大功。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傳曰。無
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
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
若是繼體。則其父若有廢。夫不立父卒者。父
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父受國於曾祖

妾為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

之事舅姑等。女君若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母故從服也。若答辭既得。體其子為。

親故重服為其舅姑也。

夫之昆弟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已子故二母為之亦。

如已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報之者二母人為配二父而有母名為之。

服期故二母報子選服期。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

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傳嫌二妾承尊應降今不降故發問答云。

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為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為衆子大功其妻體君君不厭妾故自為。

其子得仲遂而服期也。

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

祖也。已嫌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

子不報。命者加爵服之名。自止至止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

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此言大夫之子為此六命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是應降而不降。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為

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為

作大夫與已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始婦女子子嫁大夫。雖降至大功。為無祭主。哀憐之不忍降。還服期也。凡六命夫六命婦者。六命夫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弟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妹四也。姊妹五也。女子子六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

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

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

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

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

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夫尊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傳曰何以期也。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敵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

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公妾既不得體君。君不厭故也。

為父母得伸遂而服期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緇履。上皆言冠帶。此及下傳大功皆不為輕故略之。

言冠帶者。以其

為輕故略之。

為輕故略之。

為輕故略之。

為輕故略之。

寄公為所寓此章論後服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

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

同也黎侯寓於衛是失地之君為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至葵更服葵訖乃除也

云與民同者以客在主國待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三月藏其服至葵

又反服之既葵訖乃除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

宗者也○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為大宗子并宗子母妻齊衰三月也傳

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

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

子之妻服也必為宗子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

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為之服也

為舊君君之母妻舊君舊蒙恩深以對於父

但為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致仕者則待放未去此則致仕者也傳曰為舊君者

孰謂也任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為小君服者深於

民

庶人為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不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

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

繼父不同居者曾同居今不同必當同居

章釋訖是以皆不言也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

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重其

尊也○言其日月恩微也○何以齊衰三月

者惟其三月大輕齊衰又重故發問也云小

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者傳釋服齊衰之意○曾孫玄孫為之服同

大夫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

不敢降其宗也以大夫於餘親皆降獨不降

降其宗也宗子故并服而問答云不敢

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

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

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

去君而猶未絕也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後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于自若民也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傳曰何以齊衰三

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以大夫尊降其祖。今曾祖為士者。

曾孫是。

女子于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

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夫者。

明雖尊猶不降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蠶治之。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者。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嫁。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

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緇。喪未成人者其文不

緇。故殤之經不繆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

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

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

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

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

也。緇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繆也。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經記曰大功以上

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

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

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

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

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

為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時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

有纓所以因經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九月纓經。七月不纓經。故知經有纓為其情重故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

即殤九月者。受猶承也。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殤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傳曰

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也。又受麻經以葛經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

也。

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

後者降其昆弟也。為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者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皆降一等也

庶孫。庶孫從父而服祖蕃故從子而服孫大功降一等亦是其常故傳亦不問也

適婦。適婦適子之妻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婦言適者從夫名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期也

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

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兄弟降一等此皆夫之妻故為之大功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

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

弟之妻婦者是嫁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

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謂弟之妻為婦者則尊嚴之稱嫁猶隻也更老人謂也是謂序男女之別爾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

士者。子謂庶子大夫為此八者本蕃今傳以為士故降至大功若長子在斬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

服。尊同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則妾子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者此

二人各自為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

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

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言公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西人也父所不降謂適也

皆何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者言其互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者女子子也

子子者。出見恩嫁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何以大功也妾為君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等自為其子期與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姊妹

妹。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傳曰嫁者其嫁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

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

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

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

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

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

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

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

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

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稱不得

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則世

世。是人是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

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

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因國

君以尊降其親。

故終說此義云。

總衰裳。壯麻經。既葬除之者。諸侯之臣為天子

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其天子七月葬。既葬除

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縗雖如小功

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後傳曰總

之總。細其縗者以恩輕也。者諸侯大夫是

子。天子禮之而已。故服此服是恩輕也。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

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此既陪臣何意服

除答云以時接見乎天

子者為有恩故服之云。

小功布衰裳。縗麻帶經五月者。縗音早。縗者始

本也。小記曰下殯小功帶縗。

叔父之下殯。適孫之下殯。昆弟之下殯。大夫

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殯。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從父昆弟之長殯。傳曰問者曰中殯何以不

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

據從父昆弟之下殯在縗麻也。大功小功皆

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

殯亦中從上也。此主謂

丈夫之為殯者服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殯。不見中殯者

中從下也。

昆弟之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女子子。子之

下殯。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此皆成人

期長中殯在大功。故下殯在小功也。不男

以下皆小功

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

也以此知為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成人者在大功已見上

君之庶子成人者在大功已見上哀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問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傳曰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

從祖祖母從祖父母報祖父之昆弟之親云報者恩輕欲見

兩相為服故云報也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已之再從兄弟以上三者為三小功也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子

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外之服不過總麻今乃小功以尊加也言

為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為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傳曰何以小功也

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外親異姓正服

人姊妹之子男女同

夫之姑姊妹姊姊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

降傳曰姊妹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

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姊姊婦青元弟之妻相名

也長婦謂釋婦為姊姊姊姊謂長婦謂如婦

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

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

庶婦立其舅姑皆為其婦小功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此亦謂妾子

如適妻之父母及君母姊姊傳曰何以小功也

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

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

也以慈已加也君子子者則父在也

總麻三月者總麻布衰裳

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謂之縗者治其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世而總服之窮也名為四總麻者也云族曾

祖父母者已之曾祖親兄弟也云族祖父母

者已之祖父從父昆弟也。云族父母者已之
父從祖昆弟也。云族昆弟者已之三從兄弟
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
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昆弟之長殤不從中殤中

外孫女子子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

從母之長殤報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

服故不言云報者以
其疏亦兩相爲服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此爲無家適惟有妾母繼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

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
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君

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象人○傳發問者惟其親重而服輕妾母不得體君

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
上爲庶母無服以名服也以其母名故有服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其貴妾

爲之總無子則已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

乳母謂養子者有它故傳曰何以總也以名

服也有母名即爲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

曾孫孫之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按爾雅云女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亦從母之名

而服其
子爲義

甥姊妹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何以總也報之也報之者甥既服舅以

壻女子子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報之者壻

服妻之父母妻之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妻

姑之子外兄傳曰何以總報之也姑之子既

舅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母

舅之子也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舅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姑姊妹成人婦謂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

也

夫之諸祖父母正服小功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君母而服總也

君母在則不敢不從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故總傳曰何以總也以

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

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

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

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

記儀禮諸篇有記者皆是記經不備者也作記之人其疏已在士冠篇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為其妻縗冠

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母謂妾子也麻者縗麻之經帶也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其父母始死也殯之後未葬之前皆錄之是以下殯後論朝奠室宅井席上葬日之事也天子諸侯之下皆在士其當

諸侯之士

士喪禮死于適室幰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也始死遷尸于牀也

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

去死衣復者以冠名服替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

以衣曰臯某復三降衣于前降衣下受用篋升

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

服受之衣尸者復者降自後西榮不以虛反

也降因微西北阼若云此室楔齒用角柶為將

急也其口閉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為將奠脯醢醢

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裳乃赴于君主人西

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賓僚友入

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衆人謂妻妾于姓也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

者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

功以下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

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弔也禮使人必以其

出迎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

致命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

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綏徹帷。主人如初。綏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曰君使某綏。主人拜如初。綏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特別於士旅葬也。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也。親者綏不將命。以卽陳。財之義也。上有同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庶兄弟綏使人以將命人也。卽陳陳在房中。

士喪禮

卷之

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戶東。牀上朋友綏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反賓位也。主人徒哭。徹衣者執衣如綏以適房。凡於綏者出有司徹衣。亦爲銘各以其物。亡左執領右執要。故云如綏也。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姓也。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此始造銘訖且置於宇下西階。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塋于西牆下東鄉。塋當西牆中庭之西。自此盡西階下論掘坎爲塋。陳沐浴之具。此坎不論深淺及所盛之物。掘坎南。

西階下。其瓦器五種者。重死者盆以盛水。繫水也。重高兩將縣於重者。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結。襲事謂衣服也。結讀爲緝屈也。事先陳之。至商視襲則乃用之。但用者三稱而已。其中庶綏之等雖不用。亦陳之以多爲貴。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簪筭用桑。長四寸。綴中。簪音脂。綴音委。用爲筭長四寸。布巾環幅不繫。不冠故也。綴筭之中央以安髮。布巾環幅不繫。環幅廣袤等也。此爲飯舍而設。所以覆死者面云。不繫者士之子親舍反其中而已。大夫以

士喪禮

卷之

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襲首也。析其末爲中。項用白纁。幘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組。繫爲可結也。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故。有細索。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謂以此水爲握。以其在手。故言寸。不使約。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纁極二。次纁。少也。決用正王棘。棘與擇棘。善理堅。外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省指放弦。令不掣持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冒緇。與手齊。經殺掩。周纁又二。則不用也。冒緇。與手齊。經殺掩。

之其用之先以殺籍足而上後以質籍首而下
 齊手上下下籍凡質籍與手齊殺三尺爵并
 此經以胃為總目下別云質與殺自相對爵并
 服純衣死者不冠而云爵弁皮弁今皮弁服死
 不冠不用皮弁今直取以冠祿衣祿袍亂反黑
 名服是皮弁所以著之服也祿衣祿袍亂反黑
 謂祿之言籍緇帶緇韍竹笏夏葛屨冬白屨
 也所以表袍者緇帶緇韍竹笏夏葛屨冬白屨
 皆緇緇絢純組緇繫于踵總於力反純諸允反
 以拘止後也總謂係在牙底相接之縫庶祿繼
 中絢在後身純謂緣口皆以條為之庶祿繼
 陳不用少絢之為貴貝圭實于筭筭音煩貝水
 代弁竹器名自此盡喪事可稻米一豆實於
 也論陳似含沐浴器物之事

沐浴巾一浴巾二皆用紵於筭巾所以拭汗
 下體也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管
 人汲不說緇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緇
 此蓋明衣裳論沐浴將以就視濯米屈禁也○自
 浴及寒尸之事祝漸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
 盥階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鬲用重鬲者以
 煮米為鬲懸于重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
 故煮潘用重鬲也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
 水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外御亦臣侍從者
 自此外御者對內御為名故下記云其母之
 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也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手生沐浴乃沐櫛栒

用巾相之慎反栒瞻也清也謂拭也以其
 未作紛待蚤梳訖乃浴用巾栒用浴衣
 渙濯棄于坎渙讀緣潘水也潘水既經溫煮名
 浴訖餘潘水棄于坎蚤梳如他日斷爪捕也
 知巾櫛浴衣亦棄之蚤梳如他日斷爪捕也
 是髮用組乃筭設明衣裳用組束髮也
 也其主人入即位自此盡反位論布裳
 也祭服祿衣次商祝習商禮者襲衣於牀
 日含一牀襲一牀主人出南面左袒投諸面之
 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柩建于米執以
 從之收諸面之右者面前也謂袒左袒於右
 於筭內執以入云羊洗相建之商祝執巾從入當
 于米者亦以發教之內建之商祝執巾從入當
 牀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設巾覆
 之遺落米也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遷受取筭
 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舍也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首前也祝又受米奠
 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極者
 人之右當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貝左中
 佐飯事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尸口之右
 位今云襲是復著衣故云復衣商祝掩瑱設

帳目乃後。其結于跗連約。掩者光結順下。與足上。也。約。後。飾如刀。衣。鼻。在。後。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拆。也。○。自。此。盡。于。坎。論。葉。刀。之。事。掩。有。四。脚。後。二。脚。先。結。順。下。無。所。妨。故。先。結。之。若。即。以。前。二。脚。向。後。結。于。項。則。掩。於。耳。及。而。兩。邊。項。與。帳。目。無。所。施。故。先。結。順。下。待。設。項。塞。耳。并。施。帳。目。乃。結。項。後。也。約。在。後。頭。上。以。其。皆。有。孔。得。穿。繫。于。中。而。過。者。也。若。無。約。則。謂。之。靸。後。靸。後。者。無。約。之。後。後。繫。既。結。有。餘。組。穿。連。兩。後。之。約。使。兩。足。不。相。離。也。乃。襲。三。稱。凡。衣。死。者。左。在。不。紐。故。云。山。足。拆。也。明。衣。不。在。算。衣。禪。衣。不。成。稱。也。設。鞵。帶。指。笏。設。決。麗。于。堅。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擊。烏。亂。反。手。後。節。中。也。飯。大。擊。指。本。也。決。以。韋。為。之。籍。有。牽。張。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據。大。擊。

本也。因。各。其。理。以。橫。帶。貫。結。於。擊。之。表。也。設。之。此。謂。以。其。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右。手。也。設。冒。案。之。無。用。余。死。時。飲。余。案。是。籍。盛。取。盛。物。之。事。名。為。案。者。始。死。時。飲。余。案。是。籍。盛。埋。于。坎。上。文。直。云。漢。濯。案。于。坎。不。言。埋。以。其。未。此。乃。案。之。者。以。其。飲。事。既。無。服。即。埋。又。重。木。刊。應。更。有。須。埋。者。故。至。此。覆。尸。訖。乃。埋。之。重。木。刊。鑿。之。句。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自。此。至。設。重。之。事。重。者。本。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鑿。之。為。縣。替。孔。也。繫。用。幹。用。幹。內。此。孔。中。替。者。若。冠。之。替。謂。之。替。使。冠。連。屬。於。給。此。替。亦。相。連。屬。於。木。之。名。也。士。重。木。長。三。尺。當。約。銘。旌。之。夏。祝。鬻。餘。飯。用。二。鬻。于。西。牆。下。禮。者。宜。鬻。餘。

尸于西牆下者。西牆下有。冪用疏布。久之。繫用。寬。商。祝。奠。米。飯。夏。祝。徹。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重。冪。用。華。席。北。面。左。在。帶。用。幹。質。之。結。于。後。又。讀。為。炎。謂。以。蓋。塞。兩。口。也。幹。竹。筴。也。以。席。覆。重。冪。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在。西。端。右。上。負。加。也。然。後。以。祝。取。銘。置。于。重。待。殯。設。乃。蓋。加。東。之。結。于。後。也。祝。取。銘。置。于。重。待。殯。設。乃。置。于。殯。必。且。置。于。重。者。重。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與。主。皆。是。對。神。之。物。故。也。西。上。綳。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綳。屈。也。絞。衣服。為。堅。急。者。也。以。布。為。之。縮。從。也。橫。縮。余。積。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綳。余。積。裹。無。統。也。統。丁。取。反。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陳。不。用。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

醢醢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功。布。銀。濯。也。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直。經。大。罔。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直。經。斬。衰。之。經。直。麻。者。其。貌。之。言。實。也。南。極。也。中。人。之。手。掩。圓。九。寸。經。帶。之。差。自。此。出。焉。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饌。于。東。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方。東。站。之。南。直。經。為。上。第。簞。也。奠。余。西。方。在。房。牀。第。夷。余。饌。于。西。站。南。第。簞。也。奠。余。西。方。盥。如。東。方。為。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豕。去。蹄。

小叙畢

注肅解

兩肅春肺設局竊竊西末素組在鼎西肅必李及乃北以北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肅于組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盛本也建本者未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也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養者在中總十九稱之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往如初有枕注寢臥卒儼微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髮者去笄纓而紒也髻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纓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其象也婦人踊無算與余喪尸主人出于足降自女如室位踊無算與余喪尸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乃奠舉者盥右執七卻之左執組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組北面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左手執組因其便也攝持也西而錯組鼎於此宜西面錯組北面陳鼎鄉內為宜也右人左執七抽局予左手兼執之取鼎委于鼎北加局不坐抽局取鼎加局於鼎上皆台手乃杞載載兩髀于兩端

注肅解

兩肩亞兩肅亞春肺在於中皆覆進抵執而俟肅必李及乃北以北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肅于組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盛本也建本者未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組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中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者主人位在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於所見此奠者奠訖主人見之更與主人為踊之節也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為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又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也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論君及大夫士於小斂之後隨尊卑代哭之時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穢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穢者以褶則必有裳執於西階上不肯主人

從阼階上遷尸鄉西階主人降拜大夫於棺中乃加蓋於棺上也後至者北面視殯殯後拜大夫後至者視殯不階東北面視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肆而哭也一筐乃塗踴無算塗以木覆棺上而卒塗祝取銘置于肆主人復位踊襲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中席從設于奧東面設席于奧當先照室者以其也自是不復奠於尸者自始死已來襲奠小斂奠皆在尸旁今大斂奠不在西階上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則自此已下朝夕祝反降及執事奠朔月為新奠皆不於尸所執饌士盥畢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

士禮解

主喪禮

哭

鬻三列腊進柩進鬻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祝執醴如初酒豆邊俎從升自阼階致死也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道道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邊南中如初酒當脯南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丈夫見奠者至重取以爲踊節也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

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謂斬衰倚廬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也斂大斂君視大斂成衣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袒於君不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祝挑荷說人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昔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以喪則使祝代巫執荷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壙南面主人中庭君稱言視君哭

士禮解

主喪禮

哭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及行事主人復位大斂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當壁南面以君將降也東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

三日成服

主喪解站

引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君升即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離踊時者也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辟遠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與姓之士乘之在後襲入即位眾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飲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主人乘惡車拜君

命朝夕哭不辟于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請其位賓皆即此位乃哭蓋哀止主人乃右

主喪解站

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哭小功總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與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微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也適饌適新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饌將復奠

設不中入於室也如初設饌則先次遂次酒乃有俎次饌也不中無道無果也乃果果則有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眾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眾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時無邊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邊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杞

釋七于鼎俎行。柅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

菹醢黍稷俎。可以出其序升之次也。其設

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邊位。敦啓會。卻諸

其南。醴酒位如初。也。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

人受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

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

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不復蓋也。而

敦啓會面足。其設于外如于室。外序。筵宅冢人營之。掘

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

南北面。免經。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命筵者在主人之右。

筵者東面。抽上韉。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

某爲其父某甫筵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筵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筵。卦者

在左。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中封中卒筵。執卦

以示命筵者。命筵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

于命筵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卒筵卦者寫卦

執之旅象也。反與其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筵

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既井椁。主人西

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爲

神。其柩以井。柩於殯門外也。反位。升位也。既

哭之。則往施之。囊中矣。主人還。亦以既朝哭

獻村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綯。主人徧視之。如

哭。棹獻素獻成亦如之。獻之。驗其堪否也。形法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有席楚煇。置于煇。在龜東。族長泣。卜。及宗

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

北上。卜人及執煇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

于其內。席于闔西闕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

免經。左擁之。泣。上。卽位于門東西面。泣。上。上

人抱龜。煇先奠龜。西首。煇在北。宗人受。卜人龜

示高。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

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

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

扉。卜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示泣。上。泣。上受視

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泣。上

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

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

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室賓出拜送若不從
卜擇如初儀

三禮解詰

禮記

士喪禮

五

三禮解詰

既夕第十

儀禮四

問一日凡無事者請期必容焉此諸
侯之下士自無事者請期必容焉此諸
先葬前

既夕哭

既夕哭者主人朝夕哭在殯官昨階之
下禮將請啓殯之時主人於夕哭訖出

哭而待既夕哭者謂明日之朝始啓殯又不可
臨夕哭故於既夕請也但復外位之時必請啓

有弔賓來亦在外位故請期因告賓也請啓
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于祖廟門外明且早起設盆盥

也風興設盥于祖廟門外於祖廟門外擗舉鼎

之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三鼎如大

俛牀饌于階間之饌之言尸也謂柩至祖廟兩楹

二燭俛于殯門外丈夫髮散帶垂卽位如初爲

婦髮也男子免而婦人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

卽位袒不哭者將有商祝免袒執功布升自西

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也功布灰治之布

聲三三有聲存神也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

下取銘置于重入室徹宿奠降取銘降置于重

爲妨啓殯故也昨暮所設踊無筭商祝拂柩用

功布。幘用夷衾。啓柩已出是時棺南首夷衾。本概覆柩當隨柩入殯矣。

于祖用軸。必辭尊者軸也。蓋象平生時將出。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柩前後著金而轉。刻馬。自此盡由足西面。論以柩朝廟之事。夷衾。而于祖廟。輅候于殯宮。

燭從主人從。行之序也。此論發。重先奠從。燭從。柩從。

不由阼也。莫俟于下東面北上。既升階當正之。於夷衾之上。北。

首既正乃設奠。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

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是時柩北首。朝。祖。

皆自西階奠。皆升自阼階。今此文設奠升。降。

北首明矣。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

子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

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

位也巾之者。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

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奠者先即位踊。薦車直。

東榮北軸。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

陳西上。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於中庭。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新故徹去從奠。乃莫如初。升降自西階。

升不由阼階。主人要節而踊。

北首時其足。主人要節而踊。

婦人踊由東南。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薦馬纓。三就入門。

交轡。圉人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匹。纓今馬。

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

門外。有司詣祖期。祖時。布祖車之。曰日側。謂將。

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東襲。

於柩東。乃載。乃舉柩。節下而載之。鄉柩在堂北。

也載柩。故乃以物束棺。降奠當前東商視柩。

一池紐。前經後經。齊三采無貝。

此也。柩有布帷。柩有布黃。池者象宮室之。

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答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柩。

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柩之中央。若今小車。

之事。布帷布黃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設。

披。後左右各二人持之。備傾虧也。屬引。屬引。

引。所以引柩車在軸。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也。自簋以下。皆是藏器。則自苞篚。折橫覆之。

無簋。空事畢。加之。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為。

苞篚。以下。皆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而也。新抗。

木橫三縮。二其橫與縮各足掩壤。加抗席三。

席所以禦塵既陳抗木於折北又加此抗席三
 領於抗木之上以此二者在壙口以上以示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茵所以
 也幅緣之赤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
 茵二在下茵者謂以茵加於抗席之上此說陳
 器之時下葬時茵先入在棺之下亦縮二
 橫三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尸極藏其中 **器西**
南上結 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茵茵非明器
 陳器從此茵鄉北 **苞二** 所以裹奠
 為次第故言之 **苞二** 羊豕之肉 **簠三黍稷麥**
 簠以管草為之 **簠三醢醢胾** 冪用疏布 簠瓦器
 春器所以盛饌 **簠三醢醢胾** 冪用疏布 簠瓦器
 之 **簠二醢酒冪用功布** 冪亦皆木析久之所
 以底包竹簠也父當為炙炙 **用器弓矢耒耜**
 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柄 **用器弓矢耒耜**

兩敦兩杆槃匱 匱實于槃中南流 敦音對柝音
 之器也杆盛湯漿槃 **無祭器** 宋襄公喪其夫人
 匱盥器也流匱口也 **無祭器** 醢醢百鑿曾子曰
 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是亂鬼器與入器以此
 而言則明器鬼器也祭器入器也土無祭器空
 有明器 **有燕樂器可也** 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
 而實之 **有燕樂器可也** 言可者許其得用故云
可役器甲冑干笮 此皆師役之器是送死之 **燕**
器杖笠翼 燕居安體之器也 **徹奠巾席俟于西**
方主人嬰節而踊 自此蓋入復位論還車為祖
 還還車更設祖奠還車說布席設祖奠則布此
 巾席也故巾席俟祖奠在西方也要節而踊明
 來衆升丈夫踊去 **袒商祝御柩乃祖** 商祝既執
 衆降婦人踊也 **袒商祝御柩乃祖** 功布為御

乃還柩使轅 **踊襲少南當前束** 車未還之時
 鄉外為行始 **踊襲少南當前束** 當前來進也
 今還車亦當 **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
 前來少南 **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
 器 祖有行漸車亦宜鄉 **祝取銘置于茵** 銘死為
 重今柩將行置於茵者茵是入壙 **二人還重左**
 之物銘亦入壙之物故置于茵也 **二人還重左**
 還重在門內而鄉北人在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
 其南以左還鄉門為便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
要節而踊 是之謂 **薦馬如初** 柩動車還宜新
 祖奠 **薦馬如初** 之故薦馬如初 **賓**
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主人也自死至
 葬主人及凡 **公賁玄纁束馬兩** 此蓋入復位於
 弟恒在內位 **公賁玄纁束馬兩** 此蓋入復位於
 論國君賁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
 法之事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

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奠
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 賓使者幣玄纁
 屬非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 **主人哭拜稽顙**
 於是北而致余得鄉柩與奠 **主人哭拜稽顙**
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 棧謂柩車也凡士車
 人服車箱左服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主人
 客受尸之右也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主人
 東故宰由主人位北而鄉左 **士受馬以出主人**
 服上取幣以東藏之于內也 **士受馬以出主人**
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主人既送賓還入
 也 **賓賁者將命** 自此盡知生者賁論 **擯者請入**
告出告須 不迎告曰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

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哲受之。相授不委地。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就猶善也。贈無常惟死。凡將禮必請。好所有陳明器之陳。而后拜送。兄弟則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贈且奠許其厚也。謂

莫於死。生兩施。所知則賜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各主於。書賻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板也。書賻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書遺於策。送也。謂所當九行若七行若五行。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藏物茵。聲也。初謂既小斂時。為燎于門內之右。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如大斂。其賓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洎臠醢。四邊。棗糗栗脯醢。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照微與焚奠也。二。人執燭候輅北面。

一人往輅東。一人在輅西。輅西者，婦徹祖奠。輅東者，婦葬奠之饌。賓入者，拜之。此時有弔葬之賓，主人皆不出迎，但在位拜之。所以不出迎者，既啓之後，不得離尸，極以迎賓。惟君命乃出。自啓也。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綯籩醢醢南。北上，綯俎二以成。南上不綯，特鮮獸醢酒在邊。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為節。莫由重。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還重不言。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甸人抗重。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取下體。非正牲故不。行器。苞牲記明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徹者謂苞牲記明器。當徹去明器。廟中。主人之史請讀冒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母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始書便也。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母哭。主人主婦皆不哭。

讀遺卒命哭滅燭出

公史居之典禮書言遺者成其得禮之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執被車之

前若道有低仰傾軋則以布為抑揚左右

主人

袒乃行踊無等

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出

宮踊襲

出官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

是以有踊踊訖既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

東門也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

命

致命命止柩宰夫

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

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林乃行

賓既致公贈命

訖主人乃哭拜

稽顙賓乃升車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自此盡拜送論至壙陳

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聚

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

踊無等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

袒拜賓主婦亦拜賓

即位拾踊三襲

各反其道

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如見

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履之加抗水

之抗席又覆

承席席宜承木次者木則先陳

實土三主人拜

後用席則後陳先用是其次也

實土三主人拜

鄉人

其勤

即位踊襲如初乃反哭入升自西

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此謂主人反

哭賓弔之事反哭者拜鄉人訖反還家哭於廡

入升自西階東面哭自鄉官先朝爾後朝但今

于福遂適殯官也婦人入丈夫踊升自昨階主

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

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

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官皆如啓位拾踊三兄

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

衆主人乃就次

次倚廡也以未虞以前仍猶朝

夕哭不奠三虞

虞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

而虞不忍一日離卒哭如朝夕之問哀至則

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三虞者再虞用茶

日後虞改用剛日又隔茶日卒哭用剛日故云

卒哭三虞之明日以其班相

明日祭名相猶屬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蒲藪大服木館館音管其車館常用也約綽

木鑣馬不齊髮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襖

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此論饋奠其他皆如乘車朔月

入比奠舉席婦室聚諸窆布席如初卒奠婦者

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

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此殷

復饋食於下室也筮宅家人物土物猶卜曰

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

者皆止啓之阼外內不哭將有事為其夷牀

輿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飲

奠乃啓自此盡主人踊如初論上士二廟先朝

廟者以先朝稱後朝祖故先朝于禰廟重止于

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

奠止於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

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

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燭先

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

在下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

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

適祖此謂朝廟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薦乘

車鹿淺幣于竿華韉載檀載皮弁服纓轡貝勒

縣于衡韉息列及履之然及縣音玄士乘棧車

鹿辟豹犢千盾也竿矢箠也韉韉也旂旗之

新之服其物具飾勒有道車載朝服囊車載簠

簠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

而降奠席于柩西舉奠後云降席要須設席乃

設奠故云將於柩中奠乃牆牆飾柩也莫訖商

荒與棺為飾故抗木刊木無皮者直削之茵著

用茶實綬澤焉茶茅秀也綬廉蓋也澤澤葦也

長三尺一編管簣三其實皆淪淪用當葦葦

祖還車不易位乃祖還乘車道車臺車不辦還

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凡贈幣無常凡糗

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壙其餘則否不煎留車至

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陳

其入壙故也柩至于壙歛服載之柩車至壙祝說載

除柩乃歛乘車道

事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宗人西階前北

面當詔主人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及賓之事升入設于几

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哭自此盡哭出復位

入於門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

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杖西序

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

左在西方位也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

組從設左人抽肩鼎七佐食及右人載載載於

載則亦卒杞者逆退復位復位也組入設于豆東

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

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

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

也謂敦蓋也復祝奠饌于鉶南復位也主人

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

至適爾皇祖其甫饗是也佐食許諾鉶祖取黍

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饌祭亦如

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苴所以藉祭

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也祝祝卒

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視下之又及祝

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祝者釋孝子祭辭祝迎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見親無所繫立尸兩

也沃尸盥者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尸升宗

人詔踊如初言詔踊如初則尸入尸踊如初哭

止婦人入于房辟菑主人及祝拜安尸尸拜遂

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

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孺于醢祭于豆

間祝命佐食墮祭孺人悅及墮許志及下祭日

爲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

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佐

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齊之左手執之祝命

佐食適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少

日以柶祭羊鉶送黍羹滫自門入設于鉶南載

四豆設于左滫肉汁也尸飯播餘于篚不及餘

飯用手古時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實

于篚飯間陷肉又三飯舉路祭如初佐食舉魚

腊實于篚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又三飯舉

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主婦洗足爵于房

人送拜稽顙賓執事者皆去卽徹

還服之。君之先祖爲士戶服爵弁。不服玄端。若

也。茅庶不專。這三子。子祖字也。子乃

脩其身。不寧用尹祭。尸祭嘉薦普淖。嘉薦普淖。適適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尚饗。某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暮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九二十七。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配某氏。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氏。尚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祭祀自執始。月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

賤職。喪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及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諫丁巳之日。及筮日。主人冠玄端。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闕西闕外。爲筮人設之也。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言君祖者尊之也。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

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占。以筮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犧。遠日。旬。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乃宿尸。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

特牲

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其辭所易也。者。前筮尸辭云。筮某之某爲尸。尚饗。易已上之辭也。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宿。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泣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羣穆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順。從也。穆之制。如今大木。舉矣。牲在其西。北首。東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

主禮解

特牲

主

主禮解

特牲

主

足其西也西也東足者尚設洗于阼階東

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

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初位也賓

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

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

衆賓答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衆賓共得三拜故云旅之也衆賓再拜者士賤

衆賓得備禮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

門東三拜衆賓門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

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爲視宗人升自西階視

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

皆復外位爲視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

雍正官名也北而以策動作示視聲氣不云豕

之聲氣而曰視聲氣者祭祀之牲當充肥若聲

氣不和即是不堪祭祀故云視聲氣也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

鼎告絜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熟也謂明日

賓宗人既得期西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

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側殺

牲也自此盡於中庭論祭日風興主人主

婦視饔饔于西堂下婦爲之饔饔也亨于門外

東方西面北上亨與也羹豕羹飪實鼎陳于

房中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

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初事

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視主盛兩敦

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盛黍稷

也在尸盥匱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細草尸盥匱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小及中尺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家洗在

東歸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

出爲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爲神數席也至此

婦纁筓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

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

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實佐尸食者立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

面于戶內祝先入接神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

葵菹蜩醢醢在北主婦盥也宗人遣佐食及執

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

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膾

鼎除籩及豆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

如又

初成也。舉幣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

之如初。禮三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三

也。先舉正脊。次舉脅。後舉

體。終末有終。始之次也。佐食盛所俎。俎釋三

个。俎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肺俎。將以歸尸俎

則表一骨。長脊一骨。及臘。舉肺脊加于所俎。

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主人

洗角升酌。酌尸。是獻尸也。自此盡入復位。尸

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

執角。右取肝。擗于鹽。振祭。嚼之。加于菹豆。卒角。

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

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才各反。醋報也。祝酌不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進受

爵。反位。尸將授主人。佐食

授之。授祭亦使祭尸食也。主人坐。左執角。受祭

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報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

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報主人。少牢祝以報于主

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主

爵于天。宜孫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主

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執

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詩猶承也。謂承納之

袂挂祛以小指。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黍

者。便卒角也。言齋從其重。稼齋。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

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

食。設俎。祝左執角。祭豆與。取肺坐祭。嚼之。興

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

擗于鹽。振祭。嚼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

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

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及于簠。升。入復

位。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自此盡以爵入于

及佐食。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邊戶

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邊棗栗。祝贊。邊祭。尸

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嚼

之。反之。燔炙。羞燔者。受加于肫出。出者俟後事

祝之時。更當羞燔于

祝時。亦長兄弟羞燔。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

酢如主人儀。尸拜送。如酢主人儀。者。自祝酌至

于男女。不

相襲爵。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

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卒爵。如主人儀。撫授祭

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獻祝。邊燔從

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受惠也。獻祝。邊燔從

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獻尸五也尸舉奠爵獻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尸于主人十一也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婦拜于北面也有同賓尸於堂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宗婦贊豆爵于主婦北而于阼階上答拜是也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邊初贊亞獻也主婦俎薦兩豆邊東面也

入設佐食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與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挽拭也挽手者為絕肺潔汗也肝從左執爵取肝揆于鹽坐振祭臍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上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

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如初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簠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于不承婦人爵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不易爵婦酢三獻作止爵賓也謂內子致爵于主人則易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以事命之作起也賓入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其薦俎獻兄弟以燔設之賓主人降阼階西面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自此盡實爵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與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醋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為之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簠尊兩壺于阼階東加

勺南枋西方亦如之。為酬賓及兄弟行禮也。不
揖復位。論堂下設尊酬賓之主人洗解酌于西
事祭酬禮義故不敢酌上尊 主人奠解拜。
 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解拜。賓答拜。主人洗解。賓
 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解于
 薦北。賓坐取解。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解于
 薦南。揖復位。還東面就其位薦西 主人洗爵獻
 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兄弟如衆賓儀。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
也。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
復位。長兄弟洗觶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
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
之外為加。衆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欲神惠之
獻尸之事。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
已得三獻。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是
以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
首。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使嗣子飲奠者
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
嗣子飲奠酌獻之事。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
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解。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

坐食肝。卒解拜。尸備答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
每拜答之以尊者與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
畢者為禮略其文耳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
 客拜。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啐之者答其
之者復神之奠。嗣齒於子 兄弟弟子洗酌于
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 兄弟弟子洗酌于
 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解于長兄弟。如主人
 酬賓儀。自此盡乃蓋論弟子 宗人告祭齊。齊俎
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 乃羞賓
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 乃羞賓
 坐取解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在右。賓奠解拜。
 長兄弟答拜。賓立于解。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
 弟拜受解。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
 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解。酌于其
 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
 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為加爵
 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
 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解于篚。明其相報
禮終於此賓 兄弟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
 上舉解于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洗各
 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皆復初位。

右自此盡爵無筭論二長皆執以興舉殯者皆

復位答拜長皆奠殯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

皆復其位爵皆無筭賓取解酬賓之黨唯已所

無次第之數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

降實散于簠食獻尸祭祀畢之事利佐食也利

佐食乃有二者以上文設殯啓會爾教之

利即養也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禮畢祝東面

告利成利猶養也供尸謬祝前主人降祝反及

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

羞設于西序下為將餞去之庶羞廷對席佐食

分簋銅為將餞分之也○自此盡戶外西宗人

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

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食東面長兄弟對之

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

皆作餞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與舉

于俎許諾皆答拜養此當有所以也先祖有

亦當以若是者三○丁寧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

祭銅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

上餞

酌醕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醕下養亦如

之主人拜祝曰醕有與也如初儀與者與兄弟也成嗣子與長兄弟及

衆兄弟相敬相與以尊先祖之德也兩養執爵

拜各主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

于簠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

卽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

降實于簠主人出立于戶內西面禮畢祝命

徹昨俎豆邊設于東序下自此盡畢出論徹薦

為陽和之事宗婦徹祝俎豆邊祝執其俎以出

東面于戶西祝告利成乃宗婦徹祝豆邊入于

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

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不知神

之所在或尸謬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養之所以

為厭飲富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食之前為除

厭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答送賓也凡佐食徹昨

俎堂下俎畢出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履戶

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當華設

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水在洗東篚在

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壹枌禁

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畢

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邊巾以綌也纁裏棗燕

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苴棘心七

刻刻若今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

皆西面饌饗在西壁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

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縱橫割之載

牛云古皆切本末亦午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

訓勿沒其載于所橫之特牲

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人奉幣者東面執

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分事各宗人東

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

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

呼佐食許諾呼猶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

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

人旅也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

北上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姊妹也宗婦族

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從或南上或

北上宗婦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

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

宗婦薦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

祭饌饗雍饗宗婦祭饌饗雍者祭雍饗賓從尸

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從尸俎也尸俎右肩臂臠

肱肱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尸俎神俎

祭饌九體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肱三

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肱三

離肺一刊肺三魚十有五此所謂經肱如牲骨

祝俎脾臠脊二骨骨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肱

一離肺一昨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

脊肱一離肺一主婦俎肱折肱尸角反肱後凡

佐食俎不分左其餘如昨俎佐食俎肱折脊骨

肱折脾大夫妻其餘如昨俎佐食俎肱折脊骨

者從正肱一離肺一賓肱長兄弟及宗人折其

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

有司私臣皆殺胾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

賤祭禮接神者貴肱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

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

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

之亦皆與旅公有司獻在衆賓後

私臣祿在兄弟後故云獻在後者賤也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諸侯之卿大夫

少牢饋食之禮

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

大祭宗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

敬必先期此筮旬有一日以先月下旬之已筮

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

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主人曰其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

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將問吉凶焉故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

薦歲事于皇祖伯其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因著

以問之常吉乃釋韝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

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

每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于板吉則史韝

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

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官戒諸官也當共

器滌既濯祭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宿

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明日朝筮尸如

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爲歲事于

皇祖伯其以某妃配某氏以其之某爲尸尚饗

筮卦占如初其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吉則乃遂

宿尸祝祝官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

歲事于皇祖伯其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

此事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

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既宿尸反爲期于

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

使人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

主人曰比於子比次早晏在於子也爲期亦唯

門西時無尸賓之等並來亦唯宗人曰旦明行

事主人曰諾乃退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

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

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

七俎于雍饗雍饗在門東南北上衆人掌割烹

也凡概者皆陳廩人概餽餽七與敦于廩饗廩

之而後告饗

變在雍饗之北。之藏者饗如饗一孔七所以七
黍稷司官概豆籩勺爵觶解几洗篚于東堂下
勺爵觶解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
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猶依也大
祭器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
在豕鑊之西鼎及豆籩盤匱等之事司馬升
羊右肫髀不升有臂臠膊髀正脊一脰脊一橫
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腸三
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腸奴到反升猶
所貴也解不升近竅也司士升豕右肫髀不
肩臂臠肫膊髀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
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
于一鼎。無腸胃君子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
也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
腊用麋卒脊皆設局幕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
東方北面北上司官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於
皆有幕甒有玄酒。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
名改司官設盥水于洗東有料設篚于洗西南肆

用盥沃盥用料篚在此也改饌豆籩于房
巾于西階東篚以支反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
東西面時將至布設舉鼎上載之事司官筵
于與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主人出迎鼎
除鼎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司宮取
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霽奠
于枌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
執一七以從雍府執四七以從司士合執二組
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組以相從入陳
鼎于東方當屋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
七皆加于鼎更枋。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膚爲
東也其陳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言南于洗西
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
所俎在北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枋
丈及長枋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佐食上利升牢
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枋作七佐食上利升牢
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
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

肝組
午組

于所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半羊豕也。安于也。平割其下於

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所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

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特牲記云肝。組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

鼎時先制之。是以雖出爨亦得爲皆如初爨也。佐食遷肝組于阼階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

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膊髀正脊一。脰。春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

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髀在兩端。脊脊肺肩在上。升

以尊異載之以體大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組距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衡於

此升羊載右胖者實鼎曰升實組曰載有臂臠。膊髀在兩端脊脊肺肩在上者此是在組之次

組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臠在上端膊髀。在下端脊脊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臠正脊

脰脊脊肺脊代脊長脊。短脊肺腸胃臠髀也。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

胃體其載于組皆進下。進下變於食生也。新飲

是食生人之法。此言進末爲終謂司士三人。骨之終食鬼神法故云變於食生也。司士三人

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組縮載右首進脰。右首進脰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

曰羞濡魚者進尾右首進脰死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鬼神進脰者服腊一純而組亦

是氣之所聚故祭初進脰也。

主禮解

少牢

三

言

主禮解

少牢

三

言

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膚九而俎一橫載。革順。革順也。載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

華順。次而作行列以肅革相順而載也。卒齊祝

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自此盡主人又

厭之。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醯醢坐

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爲髮

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謂次也不繩筭者大夫妻尊亦衣納衣而侈其

袂耳。韭菹醯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者。佐食上利執

特牲云凡婦人坐祭者同服是也。

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

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

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

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蓋象龜較南首明象龜獸之形故云首大夫

亦用簋特牲少牢用敦者異姓大夫士也。祝。

酌奠遂命佐食啓會。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

敦南。酌奠酌酒爲神奠之重累之者以黍稷各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

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自此蓋牢肺

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故主人

迎尸。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宗人奉匱水

西面于槃東。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

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

尸巾。庭南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

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

于戶內。祝在左。乃卻居。主人左。祝主人皆拜。受

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

告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餽不祝反南面。未有事

得反尸取韭菹辯梗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

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

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

祭。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

神之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上佐食舉尸牢

肺正春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

階置于膚北。羞進也。斯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

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

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栖尸。扱以柶祭

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扱初治及舉牢肺正

也。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齊之。佐食

受加于肫。肫正脊也。食幹上佐食羞載兩瓦豆

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設于薦豆之北

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于肫。橫之。又食。上佐食

舉尸腊肩。尸受振祭。齊之。上佐食受加于肫。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又食。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髀如初。又食。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髀如初。又食。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髀如初。又食。

膳者四也又肆半膳五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

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

尸飽實猶飽也侑勸尸食而拜若然士三飯即

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

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

祭膾之佐食受加于所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

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

尸又三飯為祝一飯為主人上佐食受尸牢肺

正脊加于所舉于豆食舉祿以授佐食焉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酹尸尸拜受主人

拜送酹猶美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

也者取饒美之義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

組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鹽在肝右便尸

換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授于俎鹽振祭膾之加

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受

尸尸酹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

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

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或作綏綏讀

為隨將受綏亦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

祭尸餘而祭之

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醢於筮

尸與主人為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

有事則坐經云坐祭之謂醢祭尸餘是尸與生

人為禮是主人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

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

尸執以命祝命祝以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

尸西以醢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尸使祝祝主人者

特牲無祫文不具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

興受黍坐振祭膾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鬻黍主人嘗之納

諸內猶小也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

飲日當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主人獻祝設席

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

菹醢佐食設俎牢醢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

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也魚橫者四物

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其祝

上物而云四物者據羊魚腊故云四物也祝

取菹換于醢祭于豆問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

紙祭即
授也

從祝取肝探于鹽振祭齊之不興加于俎卒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與組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折者擇取而無薦亦遂下尺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香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有司替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中自此盡入于房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

入戶西面拜由便也拜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而後獻者當俛拜也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爵拜於北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内始拜於此則上拜於南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易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綴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綴祭如主人之禮不綴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

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於可知也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尸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主祭事畢示醉也

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祝入尸謾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之禮記於廟門外自此盡廟門論祭祀畢尸出廟之事禮記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是以據為漸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所俎不尸也所俎而以備尸者其本為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自此盡篇末論徹所俎行饌之事司官設對席乃四人養養音餼祭統云凡饌也是以特牲二人饌惠之小者上佐食盥升下大夫四人饌明惠之大者也上佐食盥升下

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三饌亦出升也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饌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司士乃辯舉養者皆祭黍祭舉過舉舉府特牲云佐食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與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族之示備也言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西面席者皆南面拜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食食

舉云又進二豆滫于兩下者以其神坐之上止故更差二豆滫于兩下清者從門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不拜受爵者大夫後養者者殺也答一拜略也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酌酢止當尸位尊不酌也特牲上饌親自酌酢主人此上饌不酌者上饌將殿主人故在

尸位不可上養親親特牲親不使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祝授之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之禮賓出主人皆拜送此佐食送之而不拜故云賤也

有司徹第十七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別行饋尸於堂之禮朱文公曰鳧鷖之詩乃祭之明日釋而饋尸之樂釋者取尋繹前祭之名也饋尸饋者賓也饋以祖宗之禮事之于廟復以賓禮燕之於寢

有司徹徹室中之饋及視供食之鉶簋大夫既祭而饋尸禮崇也天子諸侯明日祭於

防而釋釋謂釋日釋又祭也釋者取尋繹前祭之名也掃酒掃猶盥也饋尸唯徹室中之饋因前乃盞正祭之酒更從後添益整新之也乃養尸俎言溫尸俎則視與佐食不與饋尸之禮卒養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局鼎陳鼎于門外如初饋尸之禮殺於初如乃議侑于賓以異姓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及侑之宗人戒侑主人曰命其為侑宗人傳出之事宗人戒侑主人辭戒曰請子為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立侑以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為侑尸與侑北面于廟門

之外。西上。饋尸之禮以尸爲賓各當在門西東面北上今執臣道門外北面故云益
 也。主人出迎尸。宗人擯。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中尸之尊至此賓客尸而迎之以尸同賓客
 是主人益尊故也。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答拜。乃舉。舉舉鼎也自此盡西
 人陳于廟門之事。侑。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尸禮殺豕者不舉
 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二七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七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四俎主
 婦人。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七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也。並并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獨揖尸几禮主於尸
 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

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尸復位
 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拜者從於尸以主人授尸爲答拜今侑亦拜故云從於尸
 尸止爲尸故主人拜送其以共立侑以輔尸故侑從尸拜也。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自此盡與退論主人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菹于房。麴糵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麴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昌菹本也麴黍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昌本已乃升升牲體於下等物至此皆朝事之豆籩
 乃升。升牲體於升。盡于其上。論司馬載。司馬載。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胛肱髀臑。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

南組是
肅人所
設在南
尸組
以上皆

肅音純一組謂司士所設羊鼎
西第一組此組在脩組之南、羊肉清膋折正

春一正骨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于南組下此以

一組俟肘而載於此歷說之爾于一組者即尸
之羊肉清一也肅組二也脩之羊組三也肅
組四也主人羊組五也羊肉清組六也肅組七
也主婦羊組八也尸脩主人三者皆有魚組是
其十一通尸羊
正組為十二組司士杞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

臂肱肱肱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
一代脊一膚五膾肺一載于一組組謂雍人所
設在北者

脩組羊左肩左肱正脊一脊一腸一胃一切肺
一載于一組脩組豕左肩折正脊一脊一膚三

主禮集註

有司徹

羊二五

切肺一載于一組組司士所設羊
鼎西之北組也昨組羊肺一

祭肺一載于一組羊肉清膋一脊一膾一腸一
胃一膾肺一載于一組豕膾臂一脊一膾一膚

三膾肺一載于一組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昨
組司士所設豕鼎西組也其清組與尸組同豕
組又與尸組同以其共利益送之組故知同

也主婦組羊左肱春一脊一腸一胃一膾一膾
羊肺一載于一組其組司士所設
在魚鼎西者司士杞魚亦

司士載尸組五魚橫載之脩主人皆一魚亦橫
載之皆加膾祭于其上肅人反及慎載之者與
於牲體膾讀列魚時

無也

到其腹以為大醬也上歷說十一組尸脩主
人之下皆次言豕組多組亦是歷說十一組
升卒已也載尸羊組自此盡立于一組未論
升獻於尸之事因歷說十一組之事有五節從
主人獻酒於尸并主婦設籩豆是其一也賓長
設組二也次賓羞羊七肅三也司馬羞肉清四
也次賓羞羊肅五也賓長設羊組于豆南賓降尸升
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換于三豆祭于

豆間尸取麴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
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七與組受于鼎西

左手執組左廉縮之卻右手執七枋縮于組上
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

主禮集註

有司徹

羊二五

執桃七枋以挹清注于疏七若是者三桃湯尸
豕反

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
縮執七組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七枋坐

祭齊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授縮七于
組上以降齊清者齊之
以其汁尚味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

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
司馬羞羊肉清縮執組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

祭齊之興反加于組司馬縮奠組于羊肅組南
乃載于羊組卒載組縮執組以降絕祭絕肺
末以祭尸

縮字訓
皆同

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挾于鹽，坐振祭，齊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主人酌獻，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

主禮解

有司微

主人三升

在其右北面答拜。自此盡主人答拜論主人獻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豆一事也。此節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侑降於尸二等無羊七清。又無肉清。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簠簋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于醢南。贊在醢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挾于醢，祭于豆間。又取簠簋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

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盟。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盟。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自此盡就筵。論主人受尸酢并薦豆及尸之事，就此事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者尸酢主人待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七清三也，司馬羞肉清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司官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簠簋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

主禮解

有司微

主人三升

入于房。此乃陳主人受爵設席之位，侑與主人皆二籩故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二。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七清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清，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齊之。興反加于清俎。司馬縮奠清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云言虛俎者此虛不復用。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爵。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

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
楹西見主人不反位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
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
侑皆升就筵司官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
東以授主婦自此盡主婦答拜論主婦亞獻尸
四節四者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
人三也受尸酢四也主婦亞獻尸一節之內從
獻有五五者主婦亞獻三婦設兩銅一也主婦
又設俎與脩二也次賓羞豕七渚三也司士羞
豕燔尸乃卒爵五也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

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賓主獻酢
受法今尸於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故無在筵上
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階主婦西
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銅坐
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銅以從主婦不興
受設于羊銅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股脩執以
出坐設之糗在黃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
北面西尸坐左執爵取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
銅之杞挹羊銅遂以挹豕銅祭于豆祭祭酒次
賓羞豕七渚如羊七渚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

嘗上銅執爵以興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渚之禮
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
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
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同有三等降於尸
七渚云三等者主婦酌獻侑主婦羞糗脩一主
也司士羞豕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主
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醴南脩在黃南侑坐左執
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胄以升侑
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胄于羊俎之東載
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

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致主
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
拜自此盡答拜受爵論主婦致爵于主人之事
此科亦有五節行事主婦致爵于主人時主
婦設二銅一也又設糗脩三也豕七渚
三也豕胄四也豕燔主人卒爵五也主婦設
二銅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共祭糗脩祭銅祭酒
受豕七渚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銅不拜主人如
拜其俎也主婦嘗銅皆不拜其受豕
胄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
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皆就筵論尸辭主

婦之與此科內從酢有三。主婦受酢之時，婦贊者設豆邊一也。司馬設手俎二也。次賓羞羊膚主婦卒。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爵三也。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酌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醢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醢于菹西。黃在醢南。婦贊者宗婦之少者。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醢黃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膚。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

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奠爵。爵止也。論賓長備三獻。尸其尸奠於薦左。未舉之事。尸不舉者以三獻說。正禮終欲使神惠均於庭。徧得獻乃奉之。故下文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自此盡皆左之論。主。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者主人此生人酬尸尸奠於薦左。左皆不舉。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主人降南面。拜眾賓于門東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言三拜者眾賓賤旅之也。眾賓一拜賤主人受酢之事三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方薦

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

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揅于醢

之執爵與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

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

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及下位

也及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蘇尊之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

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

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宰夫贊主人酌若

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莫空爵辯受爵其薦脯

醢與胾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

齊體儀也儀者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卑既盡

可辨其尊卑尊卑者用尊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

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

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

拜賓答拜賓降降友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

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

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宰夫授主

其虛爵奠于篚自此盡于薦左主人洗賓辭主

人坐奠爵于篚對宰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

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主人洗升

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

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

兄弟長幼立飲不別自此盡其衆儀也論主人獻兄弟於阼階之事辯受爵其

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胾設于其位

先生之胾折脅一膚一先生長兄弟折其衆儀

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

面于其右答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

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胾主人降洗升獻私人

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

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

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

上亦有薦胾私人就筵論主人獻私人之事

主人就筵尸作三獻之爵自此盡降實于篚論

獻伯并取爵之事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

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因號

內有爵行半四者尸作三獻之爵一也獻伯二

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司士羞滑魚縮執俎以升尸
取膾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
黃臠于羊俎卒乃宿九且以俵口奠爵拜三犬

有司傲 卒木

執爵以降實于筐。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三獻

升酌反位尸俯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
而視小成使二人舉爵以酬於尸作自此洗
盡及私人論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之
觶于右莫于右者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
不舉也
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坐奠爵拜主
酬饋設

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
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不去。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奠者急。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
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
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
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

大有利微

受其意乃始自飲此私人未受酬者彼雖無人所酬猶自飲之說乃賓爵於篋以其酒是前人不飲故也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兄弟之後生者舉觴于其長自此盡爵止論後生之事兄弟兄弟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賓長獻于

待獻堂下畢乃舉解令尸賓一人舉爵于尸如
初無渣亦遂之於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
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洗解之為也遂之於下
人故言亦遂之干下也。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
遂及私人爵無筭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
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眾賓從不拜
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主人退有司徹徹
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堂上
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
之也。此篇首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饋及
祝佐食之俎為將饋尸故使有司徹之下大夫
不饋尸改饋饋于室中西北隅云有司官徹饋
饌於室中西北隅至篇末禮終云婦人乃徹饌

於上大
夫也。
若不賓尸。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
大夫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祝侑續之是賓
尸之禮不得侑其禮者謂不備賓尸禮也。則
祝侑亦如之。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而于土
侑是尸食。上已七飯此乃盛俎臠臂肫脰脊橫
脊短脅代脅皆牢。盛者盛於魚七腊辯無饔卒
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臠之佐食受加于所佐
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撫于魚
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个

枚也。魚腊四枚腊糖五枚其所擇者。祝主人之
魚腊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
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臠祝尸不飯告飽主人
則幣也與此皆於鼎側更載尸不飯告飽主人
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儗。舉肺脊
薦香皆如賓禮論主人獻尸祝及佐食之事此
主人獻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
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主人洗酌醑尸賓羞肝皆
也獻下佐食五也。主人洗酌醑尸賓羞肝皆
如儗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
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儗其綏祭其設亦如儗。肝
肝也綏作綏按讀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
為載其情之情。

香皆如儗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嬪。自此盡入于
獻尸及祝拜獻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
二佐食之事。主婦及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
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
不興受設之栗在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及位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
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
取燔換于鹽振祭臠之祝受加于所卒爵主婦
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目主婦反至祝受祝易
爵洗酌受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

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饋。卒爵拜。尸答拜。主婦獻祝。其酌如饋。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賓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尸止爵者以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尸西北面拜送爵。

主禮解
司宮設席。此下大夫夫婦致爵之禮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揅于醢。祭于豆間。遂祭遵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尸內北面拜。自酌不更爵殺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自爵止至作止

爵亦異於賓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膾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臠。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揅于醢。祭之。祭遵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尸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於賓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羞。其位其酬醋。皆如饋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饋禮。其位其薦羞皆如饋。

主禮解
主

利乃佐
食之別
名也

祭畢徹
也

尸祖主
人之祖
也

為陽厭
也

禮卒乃羞于賓兄弟肉賓及私人辯此論上

賓皆與上大夫禮同之事賓長獻于尸尸醋

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筐此論次賓長獻尸

賓長已獻尸說明此是次賓長為加爵也

此論堂下賓及兄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

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

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

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

謬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

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

受歸之徹阼薦俎特牲既餞祝命佐食徹阼乃

養如饋養作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

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官徹饋者司馬

取敦及豆此於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

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厭屏隱也

自北下盡篇末論餞說改納一尊于室中司官

掃祭掃豆間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

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官闔牖戶祝告利

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祝

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

三禮解詁

有司徹

十二經解詁禮

曲禮上 其多如是也。揚川修云。曲成曲。全曲而中。曲致曲。曲得曲。一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雖事而非大禮之全文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子脩身。而民效。足以安民。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從。義。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毋求多。疑事毋質。直

而勿有。 已有嫌疑之事。則母辭及事已明。亦弗居。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行禮必隨時。入國必問俗。在國而必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辭取達。意而止。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摯節。退讓以明禮。摯。執也。禮。主其誠。摯。能言。

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應。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

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

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

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

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

志不懾。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

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蒼白。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使。但指使而身不動。七十曰老。而傳。傳家。

子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七歲曰悼。幼。悼與

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人生以百年為期。必待於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

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有越國而來問。

者必以本國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之故事告之。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醜同類。夷平等也。豈於遜讓以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鄉閭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三命而受車馬。恐其以尊貴之例加於親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

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奧皆尊者之道。根闔之。食饗不為槃。不為槃。量中皆尊者之所行。父北面而事之。聽於無聲。限節也。祭祀不為尸。人子所不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闇者欺人所除。以微倖是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親皆辱道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謂幼子常視母誼。視與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案之溫。非童子所宜。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請邪向之也。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負劔者。長者負小兒於背。如負劔也。口旁與之言也。辟偏也。詔之者。負小兒而回頭就而對。不敢使氣觸長者者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母固。仕就主人之館。或有所求。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扇門開。水也。入戶奉扇。然遂闔之。盡也。嫌母踐屨。毋踏席。樞衣趨於拒。從來者。故勿遂。母踐屨。毋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不踐他人之屨。不踐他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

客固辭主人肅容而入為猶布也禮有三辭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

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

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

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

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拾級涉階之級也聚

也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

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

跪授坐立不不跪不立皆謂凡為長者糞之禮

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箕自鄉而極之重除穢也授飲取也以箕自

席如橋衡如橋之高向飲取糞穢不以箕向尊者奉

席則問足向何方設席南向北鄉以西方為上東

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

間函丈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席三尺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

辭客踐席乃坐跪而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

主人固辭則止客踐之也客不取居重席故欲微之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則

席容母作兩手樞衣去齊尺衣母撥足母蹶衣

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先生書

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遠言後

母勸說母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學取他人之

則望謂之勸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

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而未行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無餘席

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坐於端不使有空餘處

近則應對審也欲審應對故坐無餘席不為私

敬故同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跋本

其所餘之燭也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

者請出矣撰猶持也此四侍坐於君子君子問

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

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自也屏而待母側

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應對之聲宜遊母倨

立母跛坐母箕母伏歛髮母髻髮也垂冠

母免勞母袒若母褻裳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

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

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離坐離立母往參

馬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離之謂離男女不雜

坐不同梳櫛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

母不漱裳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裳也外

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

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

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女子子重言子父

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

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

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

弗與為友有見才能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

子有客使某羞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名子

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

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若子名父

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殺右截食居八

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蒜處

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音勑其末

在右便於食也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

於客然後客坐降等謂爵齒卑於主人也不敢

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見客起辭放主人延客

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延導之也祭

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殺之次序而祭之徧也三飯主人延客

食截然後辯殺禮食三飯而告飽須勸乃更食

以截為加故三飯而主人乃導客食截也

食截之後乃可偏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虛口謂食竟而飲酒蕩侍食於主人親饋

口使清潔及安食也則拜而食主人親饋

不飽共飯不澤手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母

搏飯母放飯母流歎搏使母咤食母齧骨母反

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中作聲母反魚肉不

獲謂必欲取之也母揚飯飯黍母以箸貴其也

之便母噉羹母絮羹母刺齒母離離客絮羹主

人辭不能享。客歡醺。主人辭以宴。有菜宜用挾。不宜以口噀取食之也。絮就器中調和也。口容

止不宜以物刺於齒也。客絮羹主人以不能食

經為辭客飲醺主人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

嘍炙。之曰嚼是食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

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齊踐西交臂

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侍飲於長者酒

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也飲盡爵曰酬長者賜

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

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漑洗滌也。寫倒傳陶器可洗滌者即食之。崔竹

不可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不饒口澤

之漑。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亦不於祭

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御同於長者。雖獻不辭

偶坐不辭。御侍也。式益物以此餽本為長者設

為已設故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箸也。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

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薏之。庶人毳之。副

道反累力果及羹音帝。毳根沒反。削刊也。副析

也。川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巾覆

之而進也。華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門。亦

亦僅飾之用。蓬蒿中沒之而進也。累也。不門

之不慎斷也。此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月當是

公庭禮會之時。大夫以上。有父母有疾冠者不

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

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

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側獨也。備坐

賓之席為有憂也。專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

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符勿反。佛謂扶轉

也。畜者不然。獻車馬者執策綬。獻甲者執冑。獻

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

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謂詳書其多寡之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

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卑垂悅。若主人拜

則客還辟辟拜。還音旋。辟上音闕。下音避。弓之

皆取其勢之順也。蕭角內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

蕭故名附。中央把處也。悅佩中也。容主尊卑相

等則授受之際皆稍容折而見其悅之也。此

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容主人之拜而少逡巡

遷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主人自

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自受

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從客左邊受。在右矣。於是主人卻左手以接客之下。而受其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節覆之也。蓋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相見。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謂不可振去。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至彼國之儀。客也。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傳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尸必以孫以昭穆之同也。主人之事尸以事父也。在散齊之日。或道過之。故有為尸下之禮。尸不下君而式之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體而答之。故

式之而已。亢禮而答。則下之矣。如在。主人拜無不答也。凡尊者所為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齊者不樂不弔。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

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與者。小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啜菽不歎。臨哭也不翔。鄰有喪。春不相。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春人歌。里。有殯。不巷。相以助春也。不相亦不歌之意。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每事戒慎則無失禮之愧不但不可失介冑之色而已國君撫式大夫下
 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此為相禮於
 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式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刑不上大夫刑
 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憲車結旌
 上旌施也尚威武故舒散也重然王命象木
 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不尚威故旌結其旌
 於竿也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其言戴
 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青雀也是水鳥前有塵埃則載鳴
 鳶鳴則風生風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有
 車騎則塵埃起生則塵埃起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士師非所當警備者
 相似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而亦舉類以示眾或
 者禁止暴前有擊獸則載貔貅擊獸虎狼之屬
 橫之意擊獸則載貔貅擊獸虎狼之屬
 其形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
 搖在上急繕其怒行軍旅之出招搖北斗七星
 作此舉之於上以指正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
 四方使成陣整肅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
 司其局分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
 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遇則殺之不四郊多壘
 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
 辱也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鬼神所用則埋之凡

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此謂士助祭也
 組者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卒哭乃諱禮不諱讖名二
 名不偏諱葬而虞虞而卒哭凡卒哭之前稱建
 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公朝大夫則
 諱其先君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
 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
 功不諱世門者其所居之宮門也大功以下因
 輕服殺故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
 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
 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
 先近日今月卜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
 士賤職喪時至事暇可以祭則於旬初即日為
 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曰為
 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上筮不過三下
 筮不相襲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則命
 著日為日假爾泰筮有常假因也託也命著龜
 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此命著龜
 之辭繫因也上不可則止不可因而龜為上筮
 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上龜為上筮
 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

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僇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有疑既筮而不信，則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以去塵，從也。貳，副也。綏，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僕先試車時，君猶未出，未敢係索而乘之，所以跪而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六步在執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扶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而倚立。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授以侍君出。

辟，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以一位諸臣見車欲進，行皆還卻，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至門間溝渠而必下車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問之，式居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凡僕人之禮，必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凡為車之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為然也。若僕之等級，平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授綏之時，莊受之而已，無辭讓也。非降等者則不受。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

則自下拘之。降等者雖當受其綏，然猶止其謙讓之道也。不降等者已雖不欲受而彼必授則卻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客車不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大馬充庭實故不上堂，以馬大馬獻人，則執綏而後已。以馬台幣則遠去而已。故奉馬而觀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禮也。

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請為迎也。君命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夔，子臥及夔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吉也。

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凶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僕在左，君在中，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

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衢，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卹，卹也。蘇沒反，勿音沒。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葉者為杖，形如掃帚，故云策彗。微道馬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

國君下齊

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下謂下乘路馬也

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

若駕路車之馬也既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川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綬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緩步路

授已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

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謂行步而調習之也芻草也齒評量年數也誅謂也祭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元此成其慢居

物也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

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又在綏下凡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

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

於地故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

佩垂則臣佩委使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

尊卑殊等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其恭嚴

倨則倚於身小僂則垂大僂則委於地皆於佩

見其執玉其有藉者則惕無藉者則襲襲掩也

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物則謂之襲也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其人則襲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

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

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

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則

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願望

而對非禮也察言觀色之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

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

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

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

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

日從新國之法其族人於朝以承祖祀此大往

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

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

親也若去國義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

待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以已

其父欲尊而反卑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

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

婦女讀是書非肄業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

龜於君前有誅慢上者故皆有罰龜筴几杖席

蓋重素紼綸綬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

公門首讀為應喪儀也故枉親初死孝子以書號踊踐為妨故極之也服冠喪冠也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書方者條錄迭死也公事不私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履素

簪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鬋音低簪莫曆及蚤音爪緣而執素也髮後革後也凡此皆為去中衣之采邪指親戚去墳墓失祿位亦一家之變故以凶喪之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旋轉退避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謂大夫士聘於他國而見凡其卿大夫士也同國則否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弔喪而不答主之拜者以爲助執喪事之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遠絕故君不答拜此二者之外無不

答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皆謂初爲禮矣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歲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寵也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於事謂其臨諸侯於廟曰有天子命而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

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五衆者。五屬吏之羣衆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歲終則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故謂之享貢。功也。享獻也。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櫛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司徒以下五官之長。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某人若年人。介人之類。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

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適子孤。亦稱者。告賓之辭也。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類。先君之善。而請諡於天子。故亦曰類也。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僮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某士。稱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于周。韓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天子不言出。諸侯

子不言出諸侯不上名。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皆謂子不親惡故也。

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

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儼人必於其

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如

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

三禮解詁

曲禮下

...

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

也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下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長

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

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

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

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

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

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

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祭

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

明視脯曰尹祭。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

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粢。

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

量幣。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

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

生
解
言

內山

11

足曰瀆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

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以鬼享之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孝曰妙曰孀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禱天子視不上於祿不下

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禡五步視天子也

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輪之上也

者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卑帶而得旁視左

之也。凡視上於面則勢下於帶。其憂何具之

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

不正之心存乎習中矣。吾命大夫與士肄。在官
 此君子之所以慎也。
 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人君有命
 士相與肄習之其事或在官或在府則大夫
 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謀議之朝言不及
 大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
 顧君子謂之固朝儀當肅不宜為左在朝言禮
 問禮對以禮大享不問上不饒富素定故不問
 故不饒富凡摯天子也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
 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
 拾矢可也也釀黍黍為酒曰和也天子無客禮
 而言摯者用以禮見於神而已臣讀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公儀仲子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
 知禮者適子服立適孫為後檀弓也弓

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
 為過禮之免以平而議之曰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
 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
 孔子曰否立孫曰弓之問也夫子明辨
 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
 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心喪三年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
 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官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
 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誅其大而
 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
 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其家於人之墓上墓者
 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子上之母死而
 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
 母乎曰然子之不使曰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
 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
 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
 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杜氏之不喪出

毋。自子思始也。子思之母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

心喪而已。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

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

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伯魚而巳。伯魚，子思之父也。伯魚死，子思出妻也。禮，婦人死，未葬，則曰「氏」，葬則曰「氏」。

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不樂，謂之「忌」。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卿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卿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

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
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
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
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
恭。世子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

禮記

檀弓上

无大

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
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其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魯
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
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士之有誅，自此始也。縣上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爲之。犬所曰敗績。公

檀弓上

檀弓上

檀弓上

車也。綏，悅以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
木無勇也。二人遂赴闕而死。國人浴馬方見流
矢中馬股間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生無爵
則死無諡。莊公以義起，遂會子寢疾病，樂正子
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
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日止。曾子
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
然斯李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
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
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師雖勝多軍中無矢，魯婦人之鬢而弔，自敗於臺鮑始復者用矢。魯婦人之鬢而弔，自敗於臺鮑始
也。臺，莊公及臺音狐，歸音苦。吉時以纊船長，凶則去纊而露其髻，故謂之鬢。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鬢，所以施於喪。南宮縚非所以施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南宮縚
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母從從爾，爾

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婦妻夫也。姑死夫子教之為髮從高也。扈廣也。言

爾髮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婦為舅姑當用榛木為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髮後其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

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大祥後一月而禫。中月

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孔子既祥五

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

而絲履紕纓。禮既祥白屨無絢縞素紕組之

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死而不弔者三。畏此二者皆識其變吉之速。

厭溺。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

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

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

遂除之。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

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

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伯魚之母死。期

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謹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

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記

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國。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附葬也。曾子之喪

浴於爨室。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大功廢業。或曰大

功誦可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

其餘閣也。始死以脯醢酒就尸牀而奠于

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生時會子曰。小功不為

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

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

也。凡哭必為位者。所以敘親疏思紀之。差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婦有相為姊妹之義。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兄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哭位之主矣。

反吉非古也。古喪冠與吉冠反非古也。止是周

曾子謂子思曰。偯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

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曾子曰

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

日月

已過始聞其死而為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此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其餘則否。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攝貨也。十箇為束。每束五兩。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伯高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不知聖人之心。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伯高之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平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傷死之禮在伯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已。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為無罪。此曾子所怒之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者正寢之中。外者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物謂升。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齊衰。輕也。不倚。斬重也。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也。不倚。斬重也。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勞之事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孔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故解脫驂馬以為之賻。此以解情。

而已客行無他則貨故也今若不則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若速反之至矣夫子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蓋以和平之聲故感傷之情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

五經解詁

檀弓上

三

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古事尚左凶事尚右也此蓋拱立而右手在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遙寬縱自適之貌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五經解詁

檀弓上

三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此必殯之兆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梁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極車傾而左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極制又綢練旒之竿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極紅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褚者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帷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帷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又以褚之四角畫蟻結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

弗與共區。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易墓非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填池。疑地名。在廷外。所祖奠之處也。今疏云。填讀奠池。讀徹恐或未然。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

禮記

檀弓上

主

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葬之前。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柩至而為之警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為不可復反。越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

祖者。飯於牖下者。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小斂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又置棺於殯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容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曾子問之。方悟已說之非。言子游所說止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

禮記

檀弓上

主

上服以露臂。去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而入是也。曾子從知喪事為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故

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絰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

練冠者祭前之冠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

若祥祭則緇冠也

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使稱伯某甫至周道也

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

經也者實也

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

掘

傳可也

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聞文子之命而遂登車。共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可謂長於風俗者矣。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

知禮之
云此必
有闕文

歛舉者出尸出戶祖且投其冠括髮于游曰知

禮始死將斬棄者其纓將齊衰者素冠小紒

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紒之後尸出堂

之前主人為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

尸然後袒而冠括髮失禮節也扶君下人

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君疾時僕人

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

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過遷尸則仍用此人也從

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

或曰同爨總從去聲夫音扶為去聲從母母之

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

形容章
句奇妙

主禮解語

禮上

聖王

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總之說以虞之止喪事
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喪事
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爾則野鼎鼎爾則
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音總折音提遽其據反
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
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
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鼎鼎而太舒則小人喪
之為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喪
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
也喪具不衣之屬君子耻於早為之而畢具者
一日二日可辨之物則君子不豫為喪服兄弟
之所謂紱給衾具死而後制者也喪服兄弟

主禮解語

禮上

聖王

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
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
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為叔期以
厚之故於本宗相為皆降一等者也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
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
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遇之館舍
也士喪位主人西面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在門東北面而弔之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
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
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
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
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
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

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位而失位曰南
 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
 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
 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斯知不欲速貧也。陳莊子
 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
 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
 得而哭之？縣音玄。莊子齊大夫名伯齊，強魯弱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修微禮亦不以出竟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
 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
 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
 諸縣氏。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制，以
 與國君相交，後也。此變禮之由也。哭之
 哭出於不能，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

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
 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
 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
 而死其親乎？其不然乎？若如曾言，則夏后氏何
 而說其親乎？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獨讓其
 舉其失之甚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
 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
 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
 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
 問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子思之母死於衛，柳
 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
 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
 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
 弗行也。吾何慎哉？柳若衛人，伯魚縣子瑣曰：吾
 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
 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子名
 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
 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
 謂旁親從祖及伯叔之類，下謂從子從孫之流。
 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滕伯文為孟虎者，齊衰
 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者，齊衰之
 服者，文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文上為叔父，下為

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後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身葬子當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議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夫子

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頌。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

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飾以木。余棺槨欲其深遠。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國子意

在於。非周禮。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然子夏之意。聖人葬人。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未必皆合於禮也。蓋謙辭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土之為墳也。一日之間。三斬板。即封。而而已止矣。其法則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

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

散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賓時用輅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梓者此叢木象作之形也。編覆棺之衣為斧文先諱四而為梓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梓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梓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也。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孔子惡野哭者。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未仕者不敢稅人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

檀弓下

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以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士備入而后朝夕踊。諸侯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為節不。客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為異而後踊焉。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大祥也。大祥曰若之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也在禫月而君於。樂者聽於人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也。君於。士有賜幣。竇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應也。大。為故君於士之。殯以幣賜之地。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此言送殯車之禮。惟性體分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柩內四隅不容大為之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君於大夫將葬。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出柩已行也。孝子攀號不忍。若命引之奪其情也。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記者。蟻固之有禮而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斂大事告之。辭猶告也。若非當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喪柩及壙皆執紼。引引柩車之索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寡君承事臨之重也。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人言必使

耳。實木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
 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
 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士喪禮
 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為重。則
 則置于重。而卒塗。始樹於碑坎之東。重主
 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禮註云。士重木
 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
 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盤
 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莫以素
 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
 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

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美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
 也。愷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何。以有袒時。有襲
 輕則襲。哀之限節也。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

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冎而葬。居喪時冠服皆純
 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
 是以絹素為弁。如爵弁之制。以尊為環。經在前
 以送葬。不敢以純。故曰。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
 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
 也。君命食之也。親喪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
 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
 為其飲。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反

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
 養也。室。室中。之堂室也。卒哭而歸。反哭于祖
 婦入室。及於親。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
 所供養之處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
 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
 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
 也。賓弔畢而出。一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
 時所殯正。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
 已慤。吾從周。禮之禮。變異。賓就墓所弔。主人周
 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求
 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尤甚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猶
 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
 葬而北首。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
 義。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極行至城門外
 東。既安。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
 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為肅。進也。虞猶安
 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
 男則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
 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禭祭以前
 男女異尸。凡祭於廟。則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
 無女尸。而凡亦同矣。

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之。士
 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
 陳。日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
 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此也。墓道向南。以陳。葬日
 為左。待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葬日

虞祭也。一日難也。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則遣奠。故曰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蓋祝辭曰。哀哉。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奠。祭明日。祔于祖父。哭之祭也。喪祭也。祭之為言。附也。附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祔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拜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備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其變而之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檀弓下

聖

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虞後日葬。則已日再虞。庚日三虞也。此後遇明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君臨臣喪。以巫祝桃。祝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刻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巫執桃祝。執新小臣。執戈。蓋此三物。辟榑之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以此哉。然人死斯惡之矣。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

檀弓下

檀弓下

聖

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啟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本報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綏處之居。而永棄。孔子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用其近於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成首為冠。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過季子之問。有君子補可謂小人之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無忌憚者矣。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王人既小斂。子游出。經

友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

服，則不經。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平者不經。

侯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曾子曰：晏子可謂知

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

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

遺車一乘，儉其親也。禮定後有拜賓送賓等禮。

晏子定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

失禮也。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

者也。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

不體也。包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主權有子主經是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

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

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以子張相禮，故問

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

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使賓自爲賓，主自爲

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穆伯

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矣。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

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

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

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爲賢人必

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季康子之母

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

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有子與

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

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

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此二者皆

人情而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

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

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

故制絞衾，設簋饗，爲使人勿惡也。絞衾以飾其

其棺則不見死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

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

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

者，亦非禮之訾也。始死，卽爲脯醢之奠，將葬，則

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手，然自上世以來

未間有舍者，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

足以為禮之疵病也。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嚭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公元年吳師侵陳，多言猶能言也。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子謂所臣民也，還其侵略之地，縱其俘獲之。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言嚭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

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誰有？」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言乃誰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蒧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蒧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凡三酌者。

既罰二子，又自罰也。平公呼而進之，曰：「蕢囊者，爾心或問？」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褒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謂為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故罰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宰夫職在刀匕，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蒧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

「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之杜舉。』言此解乃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解。昔者杜蒧所舉也。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此三字為諡，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

庶子六人。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方氏曰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欲殺人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被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二千謂妻與宰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

襚之。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萬子孫毋變也。襄縣潘二邑名莊之族公嘗命其家若當亟疾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從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從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記者善尊已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也。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柩其巧技也機定謂以機開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緯也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言舉乃更噫而傷嘆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也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也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則喪禮廢而諸侯大夫之室視桓楹其說皆承大之弊有戰于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遇重音童。蹟音紀。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魯人路公子公為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憊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遇人乃嘆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殺斂之數。雖過於厚也。我既出此言矣。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錡者。皆往闢而死於敵。魯人以闢有成。人之行欲以禮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之無主。則必有及國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之也。方氏曰：凡物工尹商陽與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商陽自言位卑禮薄。

如此亦可。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合以稱塞矣。
曹伯之卒。魯成公十三年也。葬。襄公朝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臣適權變之宜。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滕成公魯昭公之三年。故叔魯桓七世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為叔父。懿伯則
 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奉進魯君之平書也。余則也。忌。然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晝宮而受弔焉。
辟音闢。晝音畫。音畫。受弔之。位而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受弔也。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左傳言齊侯弔諸其室。
 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機。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

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停輅

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

設撥輅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魯之三臣也榆沈以水波榆白皮之汁以掩地取其引車不溢滯也今三家廢輅不用而猶設

氏曰為輅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消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輅之可廢而不知撥

之不必設是撥輅之不中者也撥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麗於道也先儒以為為婦

失之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妻

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公爾

情之舉文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木申詳以告

過之辭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木申詳以告

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

也此葬妻犯木亦為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

以我為邑宰尚買道而葬期後必為例而難

乎為繼者則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

非文飾之辭也謂其情能虐民不仁不恕則甚

矣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初試為士未賦祿者有饋

稱寡君此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辭之後而君

薨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所以然者以

其未嘗食虞而立尸有几筵者之禮則視形

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安神也筵席也大斂之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而諱其

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

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

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

之外赴車不載纛纛甲衣纛弓衣甲不入素

之憂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赴車告起於國之

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為名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

日哭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

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

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

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

也者哀公執轡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

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

夏后桀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

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

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我其已夫已所不喪也。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喪禮稱家有無不為厚葬。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此二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麻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深去聲。封。築土為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揜。足。以揜坎上。則繞至於可隱。皆儉制也。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其使容居以舍。侯王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為己之出。侯王。進侯王。以王也。其使容居以舍者。容居求即行。舍禮也。疏曰。凡行。舍禮未斂之前。則主人親舍。大夫以上。即使人舍。若斂後。至殯葬。有來舍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

雜者未之有也。今臣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居蓋徐之公族耳。故言我之先君駒王。自言其祖土。廣大夫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我乃魯之明。和是有司不能忘吾祖。此著徐國君臣之體。終王當時之惜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木。天子之而梓。周焉。亦奚以多木為哉。獨於祠。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屣也。其足言困憊而行。

寒也。買買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閔之而使來食也。邾婁定公之時有

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

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

室。斃其君。而諸馬。壽。月。而。舉。爵。之名。晉獻文

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

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

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

主禮解

禮記

卷九

禮記

善禱。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

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

馬死。埋之以帷。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

子貢弔焉。閻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

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

矣。曾子後入。閻人辟之。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涉內寢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謁宋者。反報於晉侯

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

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晉

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麻。不入。諸侯葬畢。閔公即除。而服於庫門之外。卒哭。乃不以吉服。嗣位。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俟。

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忍。

由廢。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

沐。椁。原壤登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

主禮解

禮記

卷九

禮記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

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

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趙文

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者兼。舉事專。權也。植者剛強。

自立。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

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魯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廉崇之至叔仲皮學教子柳皮之。叔仲皮死其妻子柳。魯人也衣齊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子柳。請總衰而環經。曰。衍又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繆經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成人有其兄死而經皆然。惟平服之環經一服。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綫。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匡背發似匡也。范峰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庭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雖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附合。突也。離之謂。一物習二性之謂附。

樽中也。魯人則合兩棺置樽中。

三禮解詁

禮記

主

三禮解詁

王制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王禮解詁

王制

卷一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

王禮解詁

王制

卷二

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共官。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御。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舉其最遠最近。則綏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卷音衮。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五種新法

三

美

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
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示弗故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
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
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
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

五經解詁

主制

四

海二

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禮記卷之五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禮記卷之五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男

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

一稔嘗稔烝稔此章先儒以爲夏殷之制天子社稷皆六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羞不踰牲者如牲足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已厚於事神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

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此四者皆主通達人言語之官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此解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此下言簡不帥教者移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以易其歲修遊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

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升於司徒者不
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司徒則
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
齒皆來受教于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將出學小胥大胥
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
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
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
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
之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入仕者皆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

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田發詳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射御之技
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以探本而凡執技
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凡執技
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
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
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則成業猶至於精不穆
則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為士者齒然必
出鄉乃爾於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為士者或不
忍卑之司冠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
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附而入之有從重凡
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論音倫天倫
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凡聽五
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
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汎猶廣也其或有所可
見焉此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成獄辭
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
冠大司冠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冠以獄之成告

以當作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

王三又然後制刑。成獄詞者謂治獄者責取犯

朝之卿位也。凡作刑罰輕無赦。此言立法制刑

又當作宥。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

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

聽。亂政者一疑眾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允執禁

聽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以齊眾。不赦過。

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

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

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

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

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

粥於市。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關執禁以譏禁

禮解詁

王制

士

二

異服識異言。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

戒受諫。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

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

受質。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川會計及

之天子。與冢宰廢置等事。故歲之將終。質平其一

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

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大樂正大司寇

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齋戒受質。市司市也。司會所質冢宰既受

從司會而質於天子。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

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君臣上下

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王氏曰大

史典禮以下至制國用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其牲夏后氏以饗禮。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用狗。夏后氏以饗禮。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為獻數。殷人以食禮。

食禮者有飯有載雖設酒畢而止。殷人以食禮。

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也。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

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八十之老與無日之

禮解詁

王制

士

二

之禮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

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度闕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之備具可也

九十曰唯絞給衾冒死而後制

給單被也絞與給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皆五幅士小斂緇衾緇衾犬斂則二衾冒所以給尸制如直裳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幅足而上次以質幅首而下齊于手止緇冒緇殺象生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五十始衰六十非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

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

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巡狩而就此見九十年者泛言衆庶之

也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使人以常膳致之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

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

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皐而祭深衣而養老

昇皆冠冕之名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

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鞶白

寫殷人昇而祭縞衣而養老

而祭玄衣而養老

禮亦此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

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少

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皆不使之徙政焉少

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

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

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瘠齔跛躄斷者侏

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

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

不提挈并已獨任之分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

耆老不徒食徒行謂無乘徒食謂無差方一百里者為田九

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為田九萬畝方

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

者為方百里者為田九萬億畝自此至篇末皆釋解篇首

及中間并田封建地里之界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

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

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

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不足謂之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

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

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

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

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

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者即謂言東南其南則以應在其

王制

王制

王制

北而向南言東則以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

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

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

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

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為附庸之

國及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

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

方五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

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六此微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

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

邑之分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

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

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王制

王制

王制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許慎云周千八百諸侯若若有諸侯世之則盡京師之地亦不能容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大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春夏正也營室在亥嫌皆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生有功德於民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四面旁室謂之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其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母有不當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郊祭太皞句芒也後倣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宿止也離行也言占候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為占侯之常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

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臣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田田峻也步道曰經術與遂同田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疾風暴雨總至蒸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并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是月也案明辨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燕以旌生時集人堂宇禘前嗣之侯高禘先禘之神也高者尊之稱古有禘祫祫除之祀位在南郊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棄遺天

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廡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蟲螟為害。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星在西北，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鱗蟲，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衣如鞠，花之黃也。象桑葉始生之色也。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于神，以祈蠶事。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宜也。泄，不宜各盡閉藏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墮塞。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饑獸之藥。毋出九門。七，物皆不得施也。生道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

勝降干桑，具曲植蓬蓽，后妃齋戒，親東鄉，祀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羣。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獵。之命國難九門，磔獮以畢春氣。難，音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實沈之次。其日丙丁，其帝炎帝。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亦精之君。其神祝融，離火官之臣。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

朱衣服赤王食菽與辨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母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繙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母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母害五穀母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時雖夏於麥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繫事畢秋故云麥秋也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重醴名之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

之月日在東井昏方中旦危中東井在木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篳篥飭鐘磬祝敎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雲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器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布者陰功所成門閭毋閉關市禁之傷火氣也毋暴布出之義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季春遊牝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誤害也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國人圍師所掌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陽盡午中而微陰勝重淵矣物之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毋躁止聲色母或進薄滋味母致和節奢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

定晏陰之所成陰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
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
是月也母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
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此皆順陽明之時仲夏行冬
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
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勝音特行秋令則
草木零落果實草成民殃以疫季夏之月日在
柳昏火中旦奎中柳宿在午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其日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
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天子居明堂
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鷄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
鼈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
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
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
以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
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

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
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
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
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
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
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
燒薙者燒所種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種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季夏
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風欬因風而民致欬疾也
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
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
土土寄四時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未未月
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其日戊巳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
官闕祭雖火官實兼后土也其蟲裸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室中
始盛雷神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天子居太
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其器園以閔孟秋之月日在奎

星中旦畢中翼宿在巳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

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太寢兩堂南偏乘戎路駕白

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廉稷角也亦矩之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

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

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

命將帥選士屬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

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

執命理膳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

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

陰氣之盛化者不可使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

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

脩宮室壞垣牆補不音是月也母以封諸

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以其遠收斂之令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

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滯疾仲秋之月

日在角昏牽牛中日皆觜中在辰音茲觜音角

其帝康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有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有風疾風也羞者所

美之食養羞者藏之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

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

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

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

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甲

兵嚴百刑斬殺必當母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

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校芻豢

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大

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
 實窖。脩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
 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
 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
 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
 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
 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
 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
 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
 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在卯大
火之次也其日庚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
 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獺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王食麻。與大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
 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專務收斂諸物於內
令天地閉藏之令也乃命冢宰農事備
 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云。穀必飭。
 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是月也。霜始降。則
 收歸之神倉。以供粢盛也。是月也。霜始降。則
 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
 入室。總至。寒氣聚
而至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仲夏大饗。祈也。此
月大饗。報也。祭嘗
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合諸侯制。百縣為來
 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
 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
 所私。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是月也。天子乃
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謂因獵
而教之。以戰陣之
事。命僕及七驂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
 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僕。戎僕也。天子馬有
六種。各一驂主之。并
總主六驂者。為七驂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
之旌。龜蛇之旒。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為
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
於是司徒搢扑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
六軍皆向
南而陳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挾。子協。友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
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
神之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

內皆墮其尸乃趣獄刑毋留有罪趣音促收祿秩

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收祿秩

秋令之嚴肅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大嘗稻先薦

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

魃魃音求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

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

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在寅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

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賢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

為玄冥是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虞冬陰往而陽

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

中央祭心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祭豔獨歸日

符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

西轅壤厚二尺廣五尺輪水始冰地始凍雉入

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

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蕡其器

闕以菴闕者中寬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

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

齊齊之文之日子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

於北郊還反賞死事孤寡是月也命太史學

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命有司曰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

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

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後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

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

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

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

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

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祭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

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

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

臘也又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祭

日獵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即

飲酒之禮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

力以仲冬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

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辟音璧。斗在丑。星紀之次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圻。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閤以奄。飭

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起大衆。是藏呂氏之書。失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疫。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以此月萬物皆死。實仲云暢。是月也。命奄尹申官令。審門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官之長。湛。漬而勝之也。熾。蒸炊也。六物。謂。以。下。六。事。差。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澤。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歛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諸生。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

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閤。築圉圉。此以晦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女。氐。子。玄。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

其器閔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

氣。難音那。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破磔其牲以據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送寒氣也。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

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是月

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微上下皆凝。故云腹堅。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

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

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

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

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

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

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

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

則白露早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

胎

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主禮解詁

月令

五

楊用修
之序明
楊可證

附大戴記夏小正一篇併序

楊慎

楊子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虞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墨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

主禮解詁

月令

一
三

微收場功。時春揭。管土功。期司里。且早天象。季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遠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日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暈。候在氣。梯秀榮華。候在草木。蟄蟲伏遯。降離隕鳴。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發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月令也。傳於夏

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可異哉。戴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皆爲斯學矣。余竊以爲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說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夏小正

經批爲
經下
爲傳故
惜經傳
不分

主禮解詁

月令

十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遯。鴻鴈先言遯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遯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遯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遯者也。雉震响。震也者鳴也。响也者數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耒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

此篇爲
夏月則
禮記月
今爲月
月皆遯
寅則三
代遯用
果錄矣

暢也。暢一作暢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也。

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也。

也。固有韭園也。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

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

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

南風。故大之也。寒曰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

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

鼠者噉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

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

必與之。與一作與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

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

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

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

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

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

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

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

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為廟采也。鞠

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

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梯也者發乎也。梅

杏桃桃則華。桃桃山桃也。緹縞也者。莎隨也。

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

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姬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耒耜禋。禋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

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

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

之也。或曰憂有養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

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

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

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

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

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

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

葉。榮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母也。繁。萬物也。

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牾。昆者衆也。用
 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
 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括猶推也。祗蟄
 卵也。爲祭醴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
 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也。降者
 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
 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視可爲室者
 也。百鳥皆曰巢。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慘泥而
 就家人入內也。剝繭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

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梯
 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
 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
 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
 急桑也。委委一楊楊則花而後記之。辨羊羊
 有相還之時。其類辨辨然。記變爾。或曰辨然
 也。鼓則鳴鼓。天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
 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

何也。曰事有漸也。言目卑事者始於養蠶。事
 執操也。養長也。所麥實者五穀之先見
 見故急所而記之也。趣有小旱。越于也。記是
 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鴛鴦。鴛鴦也。變而之善
 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
 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
 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
 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

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軍縣也。鳴
 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罔有見杏。罔者山
 之燕者也。鳴蜩蜩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
 葛秀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蔣幽越有
 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
 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
 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
 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

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知見也。百鷄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幸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白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未。故其記曰：時養日之也。乃爪乃者，意爪之辭也。爪也者，始食爪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隱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救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蕭蘭爲沐浴也。救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諸則，求取雛駒納之，則法也。矩關一作矩關。夫婦一作夫婦。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

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把桃也。把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鷹始擊，始擊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故擊云。七月秀薶葦，未秀則不爲薶葦，秀然後爲薶葦。故先言秀。捭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草。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華草也。爽，死喪也。者猶疏也。華，秀也。者有馬希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蜩蟬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茶灌聚也。茶，薶葦之秀爲將楮之也。薶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剥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剥，剥也。者取也。果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

禮記

也等即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其室于

殯東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

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祝爲嘯故

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之聲故者欲

其歎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

兩階之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

北面大宰太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

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

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

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

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祖子踊房中

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

告于五祀山川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大

以衰服承籍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

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立也告

訖捧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爲一策

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

從西階降而及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久

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爲子之禮也奠出

朝奠畢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

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

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告于禰告其

此下乃主在殯官因見禰而立孔子曰諸侯遣云

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

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

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告于祖亦告于禰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

祭爲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羣祀

戒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卿

之行神則在官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其神曰諸

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

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

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

朝而入朝者按親禮侯氏禰冕今敬君欲豫習

其禮故冕服以視朝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

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

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曾子問

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奠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奠不奠行

奠不哀次反奠奠而後辭于殯遂備葬事其奠

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

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從

諸母殯之後及至葬極欲出之前惟設母辟室

之莫朝廟之奠及祖奠遺奠而已不為父設奠
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
處故行奠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
之處故行奠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
之處故行奠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
之處故行奠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
之處故行奠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
婦可也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
者若有子有婦可不娶矣曾子問曰將

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
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

掃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廢以冠禮行之
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同處也若是大門

外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
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

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設今不
徹去又掃除冠之舊位使潔淨更設如將冠

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
舊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

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
冠雖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禘

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將冠而有齊
衰大功之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可也曾子

又問將冠而遇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除喪而改冠可也孔子言何可改也夫是之謂
乃天子所賜無除喪改冠之禮但冠而不醴可
也雖所以異於醴者醴則每一加而一醴而

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夫子蓋始終如一而無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

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
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

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祭而
祭為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矣曾子問曰大功之喪

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所
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和為

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
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

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饋奠莫於賓也大夫所
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曰有大功之喪可

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曰已有大
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

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新喪所為者新
喪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

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言將謂言也
人乃曰曰不輕已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

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
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

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莫大夫則兄
弟之服齊衰者莫士不以齊衰者莫避大夫也

反取大功以上也。反之者，曾子問曰：「小功以下，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於祭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識之人有祭，而己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經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損相苛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稱吉，祭而吉禮，故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損相事輕，亦或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亦免喪，使人弔。」

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夫之名，夫婦同。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也。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也。緇，生白緇也。總，束髮也。布，為深衣，緇為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為父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緇，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近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緇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為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亦可復行。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特於大祭過時，猶追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

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下
 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
 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
 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
 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
 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師行而
 之主于齊東示有所尊奉也既
 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喪之二孤則昔

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
 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
 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
 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
 季康子之過也既哀公為主主則拜賓康子也
 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
 是二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
 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平齊車言必有
 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遷廟主
 廟之主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

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
 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
 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前葬
 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
 且衆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君去其國太宰取
 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去國而羣廟之主皆
 行不敢存其先祖也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事出廟入廟必與未廟
 云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祢入太祖
 之廟主出入而蹕止行人不欲其漬也曾子
 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
 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既以幣帛告于祖廟則奉
 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主之也反則
 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廢也子游問曰喪
 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
 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
 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
 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
 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

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
 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
 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曰請問之
 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
 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
 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
 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
 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
 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
 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
 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
 則廢接捷也速疾之義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與迎尸入坐等禮天子崩
 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
 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矣五祀外神不可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棺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

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
 侑也醕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設按特牲禮尸
 飲畢主人酌酒酢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
 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醕
 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
 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
 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后乃祭蓋葬時哀情發漸
 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隨尸尸飲卒
 爵而酢祝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
 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
 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
 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
 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所問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啓至于反哭皆帥諸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
 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曾
 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
 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
 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
 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
 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
 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此言大夫宗廟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醕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

酌酒酹尸。尸酢主人卽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視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視。佐食等二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酹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三婦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益奠其爵于薦。故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喪服殺禮。故止於賓之獻也。士早於大夫。雖緦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雖有服而已。所祭者。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與之無服。則可祭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練小祥也。言及他事。則爲忘哀。況於弔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餘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卽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曾子問曰。父母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

1

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之意以爲適于仕者除君服後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曾

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成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

君。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母之喪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而有君喪互推之。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

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室室老。室老。室相之長也。室老于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敵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于鄉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舅姑服齊衰。故

三 探

二遂字
妙妙

會問

主

主體解詰

會子問

辛酉

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爲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介子攝主者故謂之攝主其稱略於宗子者有五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

曾子問

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無罪而亡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

玉西

經 147-703

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復之，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復死而招魂，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為謂公命，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遇故也。今墓遠則其墓如之何？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聖周也。成人則葬於墓，此葬于園，圖之中與猶抗也。機者，與尸之具，木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聖周之所指，歛而葬之，至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歛下殤於家而

會問

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為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遺車者，亦不與機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歛於官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聲下衣棺同。史佚周初良史也，遠不美於園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召公迷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歛。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

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也。孔子曰：尸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為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亦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

會問

當然。然則當初有司逼遣之，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后乃致其事，君子始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公伯禽，魯之公子也。魯公伯禽之喪，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莫
 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食上進膳於親也。食下食
 之多寡也。未猶勿也。再原也。問所膳。問所食
 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武王帥而行之。不
 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
 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
 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
 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
 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
 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周公
 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
 父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凡學。世子

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
 序。東序大
 學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
 師承贊之。胥鼓南。四人皆樂官之屬。贊相助之
 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
 下未立。虞夏殷周之學也。凡祭與養老。乞言
 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祭是一事。養
 故以凡言之。老乞言是一事。養
 事合語是一事。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
 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大學正
 世子及士

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
 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於是。大司成
 之官。於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凡侍坐於大司
 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
 不問。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西
 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
 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
 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凡學。春官釋
 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
 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之禮。

賢公考
曰人字
之字均
絕皆句

合樂之事古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凡語于郊者必取以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此藝者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主禮解詁

文王世子

三王記三

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傾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敎世子。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塗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投舞器也乃退傾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傾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之氣象禮樂之效大矣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

主禮解詁

文王世子

三王記三

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敎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敎尊敎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敎成王是迂曲其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親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日：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其德行，一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爲政於於公族也。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之庭也。言公族之人若朝見于公，齒之內朝則立於西面而面東，尊者在此，以次而南。然既均爲同姓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爲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官司士，外朝以官之高卑爲次，庶子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爲朝見之位次者。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

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者也。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飯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解奠于爵。南侯主人獻內兄弟，舉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嗣子飲，南侯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尺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東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饌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饌最在後。今言饌，受爵以重，在饌故逆言之。獻上嗣適子之長者爲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禮。庶子治者，雖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禮三命不齒，謂三命大

父族計年，燕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麇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此謂君喪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爲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麇，使衰麇者在前列，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蓋亦是庶子序其精麇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饌，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與族人子掌其禮，族人雖衆，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可以爲客之禮外之故，以異姓一人爲賓而使膳宰爲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賓不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爲親親之道。

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謂族
人既有親疎則燕食亦隨世降殺也其五

則守於公禰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庶于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

齊車之行主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

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之政蓋朝聘會同之事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

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

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承舍皆有正焉公族其

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剕亦告于甸

人公族無官刑纖剕音箴剕之充反音韜剕也

緇殺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為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之當纖剕剕獄成

之時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

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

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

六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

論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

刑也親哭之者為位於公族朝于內朝內

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

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

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

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

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

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

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

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

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

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賄賂睦友之道

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

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

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

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正術猶言常法也不以

法也所以然者與百姓一體斷決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

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

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天子視學之時

擊鼓以徵召學士蓋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

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天子視學

中事畢及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

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

先老先世之為三老五更者也三適饌省醴養

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也

老之珍具遂發味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省息井

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

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

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

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吳修行孝養之道

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及反席

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及升就席乃

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

群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

詩中所謂味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合衆以事達

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

下之義行矣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

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

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大合衆以事

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有司告

之所感足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

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

于東序終之以仁也及卿遂之吏皆與禮

子使其及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是故望八

之仁思始于一處而終皆備及也

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

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言之八一舉

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

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兗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

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

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

安飾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

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

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之見文朝夕之食上

王武王為世子之異於常人也

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

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

玄而養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即

齊時所玄冠緇布衣裳則膳宰之饌必敬視

黃賤異謂之玄端服也

之疾之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

饌寡世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為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之言以終之云

三禮解詁

禮記

卷之五

五

二

三禮解詁

禮運

此篇記述孔子與弟子論禮樂之因革陰陽造化流轉之理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

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不以爲常。是謂小康。在執者王者之勢位也。言爲天下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之人以爲殃民之主，而共廢黜之。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大禮先王以承天之遺，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殺音效。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杞宋皆無可徵，僅於杞得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上古簡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死者引臂之言，某招

此鬼令其復合體魄，如是而不生，乃行元事，大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奠於地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燬，以亨以炙，以爲醴醕，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初也。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暴，衣其絺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遵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越音活，嘏音告。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觀夏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

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也。祭禮視於始，假於終。常古，常事古法也。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哀世若臣慢禮，惟宗祝巫史，醢畢及尸君，非禮也。晉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醢畢及尸君，非禮也。國君皆用醢畢以寘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及於尸君，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者對君之稱，仕於大夫者自稱曰僕。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以天子之尊而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慢神之宗廟也。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制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

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散。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散，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故也。殽音效，是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此承上章言政之事，然其要在於無過之地也。君之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

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人君用人當取其長舍其所短。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辭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弔。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

相為官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鼈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麟音備。治音審。猶况必反。我許月反。滄。羣既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我驚走也。三靈。物雖見人。亦不為之驚。而飛走矣。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總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也。宜揚也。故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節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一分而為地，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去分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禮者人情之防，故治人之情以禮為先，務如治田者也。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仁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

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而
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
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
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也。
此以下至篇終，皆是發明大順之說。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
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下
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
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
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而增美質，措
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
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

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
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
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
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
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
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
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
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亡懼，則上之制禮也
節矣。定，猶成也。殺，殺也。所入之數也。王制言祭禮經常用數之，仍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爲行之法也。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
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夫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
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
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
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

龜為寶。以圭為瑞。家六畜。不養。言不養。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之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娶諸侯。月而娶。重六。娶大夫。三月而娶。再重四。娶士。以多為貴也。

五重者。亦謂以棺。棺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棺之上。亦橫者三。然者二。上加抗席三。此有以少為貴。為一重。如足者五。則為五重也。

主禮解

禮部

十三

三

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遵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纓。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有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鬯。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正門內壺。

主禮解

禮部

十三

三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禁。與。樹。皆。承。酒。樽。之。器。大。為。之。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禮。有。以。文。為。禁。者。謂。大。夫。用。櫨。士。用。禁。也。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甯樛杓。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詠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

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管仲饗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脡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衆之紀也。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祭有常禮。不爲祈私。福也。麾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爲快。葆猶葆也。

也。謂帶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衆大爲可也。謂冠昏之禮。莫告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談。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基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燔音煩。與音贊。盛平聲。盆蒲門反。此亦燔柴也。今弗基爲禮官。謂饗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饗神宗廟。祭饗饗食於盆。盛酒於瓶。甲賤之祭耳。雖甲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

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者。有美而文而誠者。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爲文。是外心之實者。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櫛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而播者。受取其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祖之內。及羣臣而胞。羣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

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旅酬之禮。皆得舉解於其長是也。覲服。燕裳之章。采摶。豐之刺。書是放而文也。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摶。豐之刺。書是放而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櫛猶拾取也。雖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類皆制作之餘。則前之制。造後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因仍皆可矣。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而旅酬。六尸。魯子曰。周禮其猶醯與。周家拾祭之時。軍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爵。醯。饌廟之祖。又無尸。故推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爲昭穆。次來

行旅酬之禮故魯子言周家此禮其意也
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族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
酬如醕飲之均平也 非其至者也如血大饗腥三獻調一獻乾
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不欲者相近則
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醕醢
四者之祭以明之若禮莫重於祭故也祭杜櫻
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醕醢
肉於湯也其色亦略變去人情漸近矣一獻祭
羣小祀也祀畢酒惟一獻用醕肉無血腥醕三
者蓋熟肉是人情所食最為 是故君子之於禮
義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 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
相見也不然則已瑟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之尚割刀之用鷹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憂薪之
誤此三者是脩古之事為鈴 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
也刀鏹有鈴聲和而後斷是故先王之制禮
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
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
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
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
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靈璽焉
東故春秋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是故昔先王尚
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 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
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
立而天下大治
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帝樂宗即其禮也吉
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
禮其瑞物之臻休徵之應理或然 天道至教聖
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 人至德廟堂之上豐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

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
 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鬱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乎下。和之至也。縣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
 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鬱尊與應鼓
 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
 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鬱
 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
 是樂交應。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
 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
 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
 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
 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大廟之內
 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
 薦盥。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
 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
 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牲入
 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
 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定。肉汁也。定。熟
 肉也。羹之既熟。特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
 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水食之前也。此三詔

者各有其位。蓋言
 求神而求得其也。設祭於堂。為祈乎外。故曰於
 彼乎於此乎。設祭於堂者。謂薦饗。謂之於此。謂
 謂之於彼。設祭於廟門外。一獻簋。三獻文。五獻祭
 之。西。故因名為祈也。一獻簋。三獻文。五獻祭
 七獻神。獻酌酒以薦也。祭草小祀則一獻。祭社
 先公之廟。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
 則七獻。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
 之美味也。遵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
 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
 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
 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
 而送之。蓋重禮也。大饗。裕祭也。言王事者。明此
 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自三牲以下。至冊漆等
 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簡器用。與祭
 共。財言天下公。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
 共所有之物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
 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
 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
 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待其人
 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戶于室也。外人將饗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設於戶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戶戶也。正祭之後。饋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饋至階堂上。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

郊特牲 此篇皆記祭事。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末雜昏冠兩

段 禮記 于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積。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祭音暨。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朝。亦加脯加醢。挂曰服。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此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故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造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止合專席君。去兩賓。就卑席受酢。是降國君。饗稀有樂而食甞無樂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甞無樂。飲養陽氣也。故

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饗養養孤。宗廟食秋食耆老。嘗秋祭宗廟。鼎俎奇而蓬豆也。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鼎俎奇而蓬豆

主禮解 郊特牲 三

偶。陰陽之義也。蓬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實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旅幣無陰道之收斂。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旅幣無

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金示和而參居庭比德之王於有德之人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不敢有其室者，言人臣不敢以此室為私而有主之矣。況敢為主而待君乎？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覲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縣音玄錫音陽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臺門而旅樹，反珩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此皆諸侯之禮繡黼為中衣之故天子微諸侯僭，大

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親以貨，相睦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魯之三桓立桓公廟也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為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君矣故云寓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能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喪去聲，薄書作毫，薄社北牖，社於周為喪國之社。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雷之名。唯為社事，單出里為去聲，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里盡也。言實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其事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為祭社之事而田，謂之社田。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則國中入皆行。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祭社必有粢，盛使丘乘供。

之四邑為丘，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種，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則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皆社。皆農於社也。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鹽諸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諸禽獸，謂使禽獸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諸禽獸，謂使禽獸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諸禽獸，謂使禽獸之故，云流示之禽。

天子適四方，先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

此以下記郊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以日主天，秉陽日者，無陽之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也。於土，謂之澤宮。又其官近水澤，故名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

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及道，鄉為曰燭，弗命而民聽上。汜音泛，祭報報白日時，早洒水而後埽也。及道，刻道路之上。及之，令新者在上也。六卿之民各於田，首設燭，恐王行事之早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漢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

此以下
記蜡

禮記

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故云稷牛。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伊耆氏。蜡之祭也。主先畜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畜也。畜與種同。先八神之主也。司畜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穀之種之神也。報盛報其教民樹藝之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古之田。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畷居之以督耕耨。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虎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蘇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此視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郊特牲

三

此下雜
記祭祀
之禮物
之事

禮記

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尊。草笠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鹿者。田獵所。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亡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亡其國。女。色者。必亡其國。好女。天子樹瓜華。不歛藏之種也。瓜華。供一時之用。不歛藏之種也。若可收。歛。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記四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移者。寬饒之義。蓋。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既蜡之後。收歛積聚。民皆休息。故不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恒豆。每既食也。豆。酢菜也。水草。昌本茹蔬之類。加豆。進是也。豆。醢。皆遵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以豆盛之。遵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養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

郊特牲

三

冠昏
段原在
此今刪
而綴諸
篇末此
下記祭

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卷音嗜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卷音家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豪黼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冊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遵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桑也。面壘之類以黃貯鬱之酒有芬芳之氣。金鐘其外以爲目。因名焉。用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鹽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必用鸞刀者取其聲和。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也。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爛祭句尚用氣以用氣爲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燔火腥亦薦於室。皆未

禮祭。熟故云用氣。此以下。殷人尚聲。臭味未成。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王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炳如悅反。羶音祭。薌音香。氣歸于天。形鬼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于室。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枋。尚曰求諸遠者與。詔祝於室。朝事之燎於壇。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堂。灌鬯之後尸坐尸西南面也。用牲於庭。殺牲也。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枋之爲言倬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倬遠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所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生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饌。

詩曰以啓其毛

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嘏有長久廣大之義也後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血氣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沬齊貴新也凡

管是也

也齊去聲脾音律管音條燔音煩沬音茂有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肺脾肝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隨祭之時以黍稷而祭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

主禮解

如特牲

此篇之美皆備禮之訓也

陰物而報陰靈也脾腎腸胃也先燔燎于壇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采不臣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腥肆醢醢然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犂角詔要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

命也肆音剔陰而當交祭之為禮或進或退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軍與燕皆爵名尸始即席舉犂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只以受安縮酌用茅明酌也縮也謂酌齊酒而用茅者以茅覆爵而沛之也

也其色清明謂之明酌也酸酒沬于清汁獻沬于酸酒清酒也清酒冬醖接夏而成猶明清與

酸酒于舊澤之酒也沬酢齊以明酌沛酒以如今時明清酒酒沛于舊澤之酒也澤讀為醴醴者和平醴醴之名後世謂之醴酒祭有

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用此以消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

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

內剛去冠昏二段附於後篇冠昏二義之後

內則內則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治國先齊家降德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弁總拂髦冠綏纓端冕紳擗笏

綏纓端冕紳擗笏

孺子餒食餒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餒其餘也如父在時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避。不敢噦噫。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唯上聲。洩於月反。噦於平反。音音。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褻衣衾不見裏。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不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紵箴請補綴。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

內則

五

且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燂詳廉反。潘音翻。澣音悔。燂共帥時皆備是禮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

子庶孫

內則

五

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之所生也。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遠父母之情故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内刊

美

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尊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

加高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飯目諸飯之品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粱白黍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稭膳腳腫脫醢牛炙膳目諸膳之品生獲之曰熊膳

腳音香腫音裏

獲之則曰膳膳音膳胸胸音胸臙臙音臙臙臙音臙醢醢音醢牛炙牛炙音炙膳膳音膳臙臙音臙臙臙音臙醢醢音醢牛炙牛炙音炙

此句宜接上瀝字

脍音曉炙音柘此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
 醢牛臠牛膾并醢與牛膾四物爲
 第二行
 羊炙羊臠豕炙此四物爲四豆是第三行
 醢豕臠芥醬魚膾此四物爲四豆是第四行
 雉兔鴛鴦此四物爲四豆列爲第五行
 飲重醴稻醴清糟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醢爲醴黍醢漿水醴
 濫飲目諸飲之品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爲之已
 沛者爲清未沛者爲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
 也
 酒清白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
 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
 羞糗餌粉醢
 醢字當讀爲資稻餅也炊米擣之粉糗以豆
 爲粉糗糗糗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蓋先屑爲粉然後漉之
 食蝸醢而苾食雉羹麥
 餌之言堅紮若玉珥也

身體

...

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糝力戈反孤稌音杜糝思散反此言進飯之宜蠋與蝶同
底離胡也脯羹折脯為羹也稌稻折稌為細拆
稻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濡豚包
米膚為糝不須加麥故云和糝不麥也
苦實羹濡雞醢醬實羹濡魚卵醬實羹濡鼈醢
醬實羹濡音而卵音鋤濡讀為脯烹煮之也腦
四物皆以麥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
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誣和其汁耳
服脩
蜃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枕諸梅諸卵鹽服丁貫反蜃音蟬卵力管反蜃
者以蜃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免醢配之餘做此
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道也桃梅皆為道

謂燕食也。徒猶空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不徒食言必有與。

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鹽以豕。

之軒音憲辟音壁宛音旋總攬切者為喻大凡
切者為軒或川憲或用謹故云切葱若蓬肉
與蕪雜皆置之醃中故用實諸醃羹食自諸侯
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
有閣羹與飯常口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
秩膳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官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以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站以度食五者三牲之凡養老有虞氏以
肉及魚腊三者承魚腊也

內則

中

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燕
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
十者使人受五十異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
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
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
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
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
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
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
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
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內則

中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
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編
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
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
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
於人乎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

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悼史。三王亦憲
 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悼史。淳熬煎
 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及淳
 陸稻陸地之稻也。沃之以陸稻為飯。煎醢加于飯
 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淳
 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音模
 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象也。蓋法象淳熬而
 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炮
 取豚若將剉之剉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首
 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
 去其皽為稻粉糴溲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骨
 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薤脯於其中使其湯
 母滅鼎三日三夜母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音炮
 庖將音群剉音睽剉音枯萑音九首于餘反
 音芹乾音干擘音百去上聲皽音果極息酒反
 溲所九反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非壯
 羊也剉之剉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葉之類
 直裏也謹讀為墮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
 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謂擘泥手不淨又揉肉也
 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皽膜也以稻米為粉糴
 溲之為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
 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
 膏浸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錢盛湯也謂所
 析之薄如豚也薤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
 而小鼎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
 壞脯也母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擇珍
 則又以膳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也。擇珍

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厭。每物與生若一
 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去音有也
 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種稻也。交
 之入側種之然後去其節節既熟去其皽膜
 而柔之以醢醢音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
 此八珍之五也。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
 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音醢醢音
 尖期音基醢音倚絕其理橫斷其支理也。其亦
 漬也。期朝今旦至明日也。醢音醢也。此八珍之
 六也。為熬種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
 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
 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
 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鹽去聲此肉於火上炙之
 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糲
 大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糲
 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
 肉一合以為餌煎之。糲思慮反三如一謂三者
 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糲食
 管濡炙之舉焦其管不羶。管音中。糲音糲。舉
 之不用羶也。此八珍之八也。記名之。取稻米舉
 之。依次故問難在糲食醢食之間。取稻米舉
 瘦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醢。臠音有。醢
 之。以膏註讀醢為餹者以醢是脂非豆實

曰金不自久執于之右手以而名之妻望曰前

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

適寢相去聲師音率咳戶才及還音族辯音偏某妻姓其氏也時日是日也秋誠師備也

言當教教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

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妻遂適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

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

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宰與史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于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

始饋舅姑之禮也此經所陳謂鄉大夫以下故

以名備告同宗諸男諸男若諸侯絕宗則不告

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

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諸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

展衣八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

而入也凡生子無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

問妻妾皆在側室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

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

旁處內故謂此為外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

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

之末漱澣風聲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

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此言大夫士之妻三

如初來嫁時也特餽使此生子之禮如始入室者

諸婦餽不如常時衆妾同餽也公庶子生就側

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嬪者以其

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傳烟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

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

輕畧者則使有司名之禮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

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官則劬食音嗣食子

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克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

於公官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

劬勞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

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子國以禮見於公

又不可清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子未食而

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家子未食而

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子能食食教以右手

夫人體食而先見家子食後也繫小衣

能言男唯女俞男鑿華女繫絲食後也繫小衣

婦用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

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三禮卷之十三

案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

以上三章諸侯之禮

丙午

王禮解

禮記

之玄端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朝聘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視朝而見羣臣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又朝服以食特牲三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屬也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夫人不特殺故云與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未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摺揅也君揮士之笏也不租不收租稅也皆為歲之凶荒故上之人節損以寬貸其下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謂水定其吉凶也君羔陂虎犴大夫齊車鹿辟朝車士齊車鹿辟豹犴音直○帶者履軾之皮犴綠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知上為君齊車也

若有疾風迅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

君之燕居服食

此以上皆言君之奉養

此下皆言臣之

王禮解

記

坐日五盥沐稷而醕梁柳用櫛櫛髮用象進襪進羞工乃升歌冰稷以漸稷之水洗髮也櫛櫛白木梳也櫛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溫則濯故川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機差則澀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鼓之以和平之音皆為新冰氣虛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崩席連致其養也

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杆音于崩音快連力何久杆浴盤也履踐也崩席崩草之席也冰洗也履崩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謂意所思念欲告君之言臣之言也

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也或遺忘既服習容觀王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既服著朝服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王聲謂王之聲也揖私朝與與家臣揖而往朝于君也輝與天子揖璫方正於光皆言德容儀越之盛矣天子揖璫方正於天下也璫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茶音舒詘音屈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恭前詘者圖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小而去君之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

別席或方別席可退或席而君不命登席之退則當引而却離坐於君側黨之下也
不由前為躡席由前升是躡席也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徒坐不盡席尺也
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矣徒坐不盡席尺也
無所求於前也示讀書食則祿豆去席尺也
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
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
以客禮待之也命之祭然後祭不敢以客禮自居也
先食而備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禮
飲以俟君後臣乃敢食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
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

圭禮解詁
王藻
四

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若有
者臣既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
飲飲而俟君也君命之羞但於近處食一羞也
品嘗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
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殮音係
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穢物汚
者之也殮以飲流飯也君未覆手則臣不敢殮
明不飲先君而飽也三飯並是殮謂三度殮也
故曰飯殮者三飯也君食竟既殮飯殮乃自執
已之飯與醬出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
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卑係音虛
則為大係卑矣已太也係厭也謂大厭降卑微

如有所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
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
飲酒也受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
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坐
左納右坐右納坐酒先典反言音罔辟音辟
之貌坐取屨履而取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
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履跪不敢向
右足而納左足之履此納履之儀也凡尊必
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
於士側尊用禁於於據及○尊尚玄酒不忘古
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

圭禮解詁
王藻
五

君專之也饗野人如蠅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
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則尊側字
用儀禮解儀禮疏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上冠
禮云側尊一尊禮在服其註云無偶曰側蓋特
尊也非時王之制故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既用即敝棄之可矣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緇布冠續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
齊冠也玄冠基組纓士之齊冠也續音會續音
音其○天子始冠之冠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基音之蒼白艾色者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則玄
用純吉故也○方氏曰為祖之亡也故冠緇以
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
武下為祖而緇者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者親

公門者不為公門者不為公門服之色各

君在則褻盡飾也此言祿服之襲也充美也

以後俱記笏

王禮解詁

記帶

是故尸襲執王龜襲無事則禡弗敢克也。克美揜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上之禮有禡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禡以下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王龜無禡之禮也無事則禡王執龜之禮已竟也無事則禡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克者以見美為敬也。疏曰凡敬有二體以質為敬者于於父母敬之所不敢袒禡以文為禡天子以球王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之所以須大夫以近尊而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摠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說音脫免音問蓋

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摠茶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摠笏及其合瑞而摠圭則執其所摠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摠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下說當事而免則事可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用者用之也因飾焉謂因而文笏度二尺有六寸其飾之以為上下之等級也

中博三寸其綬六分而去一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辟字讀如紐綬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熟絹也而素帶終辟而下缺謂終辟此帶畫綬之帶辟聖士練帶率下辟。率音居士錦帶弟子縞

記帶

記帶

王禮解詁

此記釋

帶。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用生帶。示質也居士道藝處士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馬紳結三齊。結則交結也合并其組用組以約則帶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有司要而下為帶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去五寸分三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紳居三故長三尺故曰三齊。大夫大當四維帶若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縹四寸。辟音皮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綠也朱綠者上以朱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也

也士帶之辟則內凡帶有率無箴功。率音律。外皆縹是謂細帶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帶當率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不見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音肆。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事則收歛而持於手若事迫而擁者遇有勤勞之事不索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君朱大夫素士爵常圍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韞音負。韞色介反。韞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裳端服之韞若皮弁服則皆素韞也凡韞者皆素為之故其字從韞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焉

記數

此言后

君前立

言蔽也。爵帶。爵色之帶也。在冕服則謂之蔽。亦作帶也。國殺直二者之形制也。天子之帶直謂四角無圓無殺也。下為前上為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與天子也。大夫則圓其上角。交於君也。正印有與之義。士則不嫌與君同也。謂之廣五寸。在中故與華帶皆廣二寸。一命組綬。幽衡。再命命幽衡。三命赤綬。慈衡。此以命數之多寡定蔽佩之制。幽讀為黝。黑色也。王后褙衣。夫人揄狄。君命也。褙音輝。揄音搖。屈狄。此言后夫人以屈狄下六等之服。褙衣。玄。揄狄。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王后褙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也。再命褙衣。一命褙衣。士褙衣。褙音韋。音象也。褙衣。黃。褙衣。白。褙衣。黑。再命褙衣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褙衣也。一命褙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褙衣也。士褙衣。唯世婦命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褙衣也。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奠。婦天子二十七人。必先奠置於地。故謂獻為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惟世婦必俟贊畢獻爾。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之爵位也。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祿。順。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音音。音切。鄉。去聲。立而袷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袷下之袷委地。故足如踐之也。頭領也。當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顧之。垂如屋簷然。垂。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紳在下而必側。而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

以命召

此言后

記環

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右。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君使使緩急。意則二節。故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走。緩則一節。故趨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士於大夫尊夫。請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夫則拜送。若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大夫之生者。則字之。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公諱本國也。私諱私。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鐻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提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可聽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感其左佩之緩不使。

王之有聲右設佩者佩謂事佩謂疑之員設之於衣示有服從以奉事於上也若門設佩則而燕居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齊則結結佩而佩中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爵韞結其佩結音爭凡佩玉者遇審時則結爵韞結音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出上之也爵韞則結諸侯大夫亦服之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以玄色之組為綬也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基組綬士佩瑞玟而緼組綬音氏組音溫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基雜文也瑞玟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禮居佩之非謂童子之節也緼布衣錦緣錦紳禮服之正佩也童子之節也緼布衣錦緣錦紳并組錦束髮皆朱錦也為緼布衣之緣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綬音幼不儀約未行戒也無總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總服之未為之著總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義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童子不總唯當室當室為父後者也父在不總父沒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卑小煩長者為禮也

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後主人辭曰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此言成人之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辭之謙也既食而殯以為美也而主人辭以自微禮尚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一室之人同居共事也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古人嘗藥其不善或為有慶非君賜不賀非君賜則不賀尊者害耳有慶非君賜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

有憂者此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食為客之禮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載次殺至有殯乃飽而殯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洗飯而為殯之禮蓋以季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君子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也凡獻於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茹於

十四

十五

經 147—741

履屨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并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執龜王舉前曳踵踳踳如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踳則行狹之凡行容惕惕且疾也。廟中祿祿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容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力追反顛音田瞿音優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味味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路路色容屬屬視容清明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立容辨辨音辨卑母調調音調則流於誦矣故頭頸必中山立如山之巖然時行盛氣顛實揚休顛音田顛讀為填塞之填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墳實於內王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色不屬戎容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股肱之臣宣力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士

之守臣基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基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損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損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損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損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孽為替者蓋比之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大夫私事使私人損則稱名私事謂所臣事者大夫私事使私人損則稱名非行聘謂之介曰損者損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為主人故稱損也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損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公士損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非正聘故也公士損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公士公家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賓去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明堂位第十四此篇乃前漢陋儒所為宜在黜例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

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祈即位或其國君昔殷紂亂天易世皆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調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俎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琰○簋也雕飾其柄故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曰雕其爵行酒之器王威見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褱而舞大夏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蓬鄉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暇大平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嘗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室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檐音刮楹達鄉柱使之精澤故云利楹鄉應瞻也每室四反反出尊反出尊為入在外為出以出在尊之外故云崇崇也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此主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為於屏使文纓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駉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學周以爵灌尊灌也酒之尊也夏后氏以雞

夷殷以罍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梓蕭簫伊耆氏之樂也
 拊搏玉磬措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
 器也或拊或搏或措或擊皆言作樂之魯公之
 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宋廟有虞氏
 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
 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鍾
 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夏后氏之
 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文妣
 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篥虞殷之崇牙周之璧嬰
 瑚周之八簋篥音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
 簋音距殷以相周以房俎相音矩○相俎之足間橫木為曲撓之形如相俎之夏后氏以楬豆
 殷王豆周獻豆楬音矩○楬不飾也木質而已獻尊刻畫鳳羽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音祭服之蔽膝即
 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有
 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三代各祭其所

勝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有
 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嬰
 此皆喪葬之飾綢練見檀弓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
 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
 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所諾

聚小記

五

5

喪也。儀禮大功章有云。死七月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衰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禮也。三年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爲也。而設也。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之。幸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喪畢。必與諸兩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大功者。主人之喪。有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

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天功者。謂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喪既不可爲主。而子又幼小。

一、

最新出版

大

也。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殺。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
從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
從君而服其餘謂外大夫之從君出。爲行
人宰吏者。返而君服恨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
限外而君稅則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
國有淺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虞杖不入於室。
國者有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虞杖不入於室。
柎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扶入室。柎
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扶升堂。皆
殺哀之節也。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
服。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爲後者。至是五分而去。
一杖大如經。喪服傳曰。直經大搯。左本在下。去
五分一以爲帶。經大搯者。謂首經。

齊衰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為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始哭者不坐。宅謂坐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父。妾祔於妾祖父。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其昭穆。公孫之為士大夫者。祖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君而無兄弟可祖。亦祔宗族之疏者。上言士易性而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性而祔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祔於妾祖父。言妾死則祔於祖之位而祔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也。所以問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祔必以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甲孫不可祔於尊祖。孫貴而不祔其祖也。祔於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者。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祔。宗子母在為妻禫。父在則適子為妻。不祔。不祔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為慈尊。祔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傳曰。妾之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為子。母此謂為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為其後。故云為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為祖庶母可也。

石梁王氏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為祖庶母。皆謂是妾子。此三母皆妾。可以妾生之。下為父母妻長子禫。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喪無父在。亦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謂子祭之。禫記者。累耳。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疏云。妾無廟。今乃云。丈夫冠而不祔。及高祖。當是為壇以祔之耳。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之。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祭。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者。即為之子也。以其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舊說為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父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降而從殤服也。

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主喪者不除。謂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喪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絕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

筭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緇屨。前章衰惡筭。以終喪為母也。此言前并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前條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緇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緇屨。麻繩為屨也。束筭日。筭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筭日。筭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筭尸。要平聲。去上聲。練小祥也。筭日。筭祥祭之日也。筭尸。筭為尸。

四事皆言杖

上禮解

之人也視視祭器之祥濯也小祥除首經而
 要之葛經未除將欲小祥則預著此小祥之服
 以臨此三事不言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服
 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變服猶杖今執事者
 告三事者惟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
 此三事者惟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
 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行送於賓視濯無
 實故不言至太祥時則吉服行矣吉服朝服
 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
 小祥同則可知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
 不禪庶子不以杖即位適子得執杖進階哭
 之矣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適子
 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適子之
 尊故然非服之也今父既主庶子之喪故庶
 子之子得以杖即位庶子不主孫之喪故庶
 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職
 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
 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降其父也父
 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主適婦故適子
 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此以即位言者蓋
 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
 之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故耳故主
 君代其臣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
 之子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
 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錫衰者治其
 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經錫
 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
 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
 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
 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
 非服免之時必為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

上禮解

殯而成服此言未
 喪服謂未成服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
 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
 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去聲○親屬無近親而
 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故云養有疾者不
 喪服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
 喪其喪蓋養者於死者有親也然亦不著已之
 喪服故云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
 疾時不曾釋服來致其喪今死乃入主人之喪
 則亦不易去已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妾當祔
 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
 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祖姑
 女君謂適婦之喪庶卒哭其夫君子主之則
 舅主之庶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士不攝
 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兼攝焉主若士是宗子
 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以宗子尊故也一
 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
 子則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
 免而為主葬後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
 故不免而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
 為主也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
 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適長子死父為之居喪與
 次於中門外庶子否與

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制。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不言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明在異國也。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誦音屈。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其帶以澡麻為之。謂浸治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絕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人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糾之。故云誦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經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皆示其重也。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或有一其妻為大。繼此親者謂舅所生母也。

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性。妻卒時。夫為大夫。卒後夫退。遂可以無。之性。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為大夫死。後夫乃為大夫。而死。今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之性矣。疏曰。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惟宗子。去他國。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以廟從。為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祭故也。不為父後者。不喪出母。精微不苟。蓋如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

子一人杖。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報音赴。虞謂以事故阻之。既未得虞。故且冠。以冠不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此言為兄弟除。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遠葬在四郊之。外皆冠。道路不。可無。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謂糾其要。經。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親者皆免。謂大功以。所以敬異國之君也。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玄。謂玄冠。玄端。及練之變服。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此。於成人。為釋禪之服。所以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縞。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也。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經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不。言。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即以麻括髮。于殯宮之堂。上袒。去上衣。降階。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著要。經于東方。東方。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皆

免此所異也若免加安經而即位於昨階之東
而更踰故云經即位之門而就座也故哭者上
皆然出門出宿宮之門而哭也故哭者上
物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
日而五哭也三但者適婦不為舅姑後
明則姑為之小功適婦不為後者以夫有發疾
子不受重者故舅姑
以庶婦之服服之也

大傳第十六 此篇專記示法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
祫及其高祖 上文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祫祭之禮諸侯之祫固

三禮解註 大傳 主

及其大祖矣大事謂祫祭也大夫三廟士二廟
一廟不設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
得行焉而其祫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干上之義
牧之野武王之大
事也既畢而思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
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逡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
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加先公以天子之
諸侯之卑號臨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
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
義人道竭矣 治理而正之也其思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氏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

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
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
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先
治也存祭也有以祭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
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

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
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同姓從宗合族
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同姓父
族也從

宗從大宗小宗也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名治
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然後男女有別
而無淫亂賊 逆之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
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
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
乎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
可以通乎 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總麻服盡
者相為祖免而已是咸殺同姓也六世則其承
高祖之祖者并祖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
指高祖以上也姓承正姓氏為庶姓故齊姬姓
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

於上世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
 誤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
 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
 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
 服。親親者。父母為首。尊尊者。君為首。名者。若伯
 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
 為人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
 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從服
 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屬親屬也。
 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
 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
 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黨。妾服女
 君之黨。庶子服君之母之黨。父母服母之君。母是
 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無服。如
 服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
 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
 君所服。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
 妻為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婦如之。從無服而有
 服也。妻為其父母期。而夫從妻而服之。三月
 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期。而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
 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輕而重也。公子為君所
 服。自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自仁率親等而
 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稱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稱也。仁恩也。
 也。等差也。若用恩愛。清而上。至於祖遠者。恩
 愛漸輕。義主。則用義。而祖順而下之。至於稱

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
 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哀服表恩。若重
 之服。本應細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為尊重
 而然邪。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為恩深
 乎。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恩可以下施。故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
 族人則皆臣也。不敢以族屬親於君者。一則君
 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
 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
 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
 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
 之。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
 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君無適昆弟。使庶
 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公宗。而無大
 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
 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
 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
 無他公子。宗於已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
 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
 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公子有宗道。公
 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公子有宗道。公
 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

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于
之公謂公子之適元弟在晉

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達公子之
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
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絕族無祔服親者

各以其屬爲之服至四從則屬無施無及之義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耳故云親者屬也義與讀爲

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

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

大傳

丸

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

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

嚴肅

少儀第十七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

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

朝夕○瞽○曰聞名○請見之○辭不得○往○指主人也○適○喻主主人也○言賓

者賓主敵體之人也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
願聞名於將命者蓋疑踈闊之久未必上人肯

見也亟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其顯朝夕聞

若替者來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以無日故不言願見也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往也其辭云其願比於將命者大比方今其願比於將

童子其辭則云某願聽事於將命適公卿之喪也謂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

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

朝會之事而出也馬資謂臣致遂於君則曰致

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襦親者兄弟不以襦進賈
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凡致襦若非

禮解詰

不仁

若

之類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
以將命故云不須

於君則曰內甸於有司謂馬入廟門轉馬與共

幣大白兵車不入朝門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

賻馬以送死者故不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

雖並爲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

賄者既致命坐委之○嬖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來聘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受人之物

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踈此皆委曲以盡禮始入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幾黃始入

而辭曰辭矣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即席曰可矣及賓主升堂就席賓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者在則否排闥而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止許最長者一人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皆不得脫屨於戶內問品味曰子亟食於其乎問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辭故曰子亟食於其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其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顧其手子善於其乎於大家不訾重器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器械之備所以防患

若遇尊長於道路，尊者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若於尊者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哭。侍坐於尊者，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畫地，手無容不翬也。寢則坐而將命，無故而畫地，亦爲不敬。手爲當尊寢卧之時而傳命，必跪。侍射則約矢，侍接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洗蘇典反。○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擢，進而取之也。馬者，投壺之勝筭，每三馬而成勝。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執君之乘車，則坐尊者之一馬，以成已勝也。

主禮解詁

少儀

主

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運轉動之也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而后入者莫如伊周不窺密不旁入而后量者莫如孔孟御不道舊故不戲色旁狎非必正為玩狎旁為近循習而流於狎也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母拔來母報往拔蒲末又報音赴也朱子曰拔是急走也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何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賣神母循枉母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母皆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和之美肅肅雍雍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

主禮解詁

少儀

主

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如今男子拜也為喪主不手拜則亦肅焉經而麻帶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經易故云葛經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主敬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履堂上亦不脫履燕則有之者謂行燕禮則堂上可跣也未嘗不食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立則否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以綏始乘之時君子猶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此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後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或備之副車也朝祀尚敬故式或備尚武故不式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馬有老少車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多少之價此皆貴賤之道以廣敬也其以乘壹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壹酒束脩一大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肉之已解剔而可升鼎者故

便替幣自左。詔辭自右。此言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若之辭
 命於人則由。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君之右也
 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尸之僕御尸車執前也尸僕君僕之在車以左手執轡末也范右手受爵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之也
 有俎者則於俎內祭。蓋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內君子不食園腴豕與黍同謂大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行步舉爵皆
 凡洗必盥。洗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也提丁禮反○提猶絕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也
 凡羞有湑者不以和。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
 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取耳以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者而尊者先。尊者而尊者先
 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極之西南北列之。酌酒之人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為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為上二人俱以右為上也
 飲酒者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飲酒者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機者醯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啗。機醢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於俎也醢醢小事為果折俎禮盛故醢醢而有折俎則不坐無如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筭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謂庶羞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
 之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醢。醢醢為醢

豕為醢皆畢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麇麇為麇
 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麇麇為麇
 音壁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燔肉也此肉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辟
 義是無知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義是無知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
 替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替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
 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夫燭未熟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畧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為人所祭曰致福為已之所向而對咩口旁也
 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曰耐練曰告事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及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半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

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承上文而言臂膊也九箇自肩至上至蹄折爲九段也用國家靡敝則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諉音小謂致其思慮以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禮下賢德之士設以身處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學記

五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先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友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先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

學記

學記

五

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辨志經書之句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術士之事而大成大聖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齊雅肄三官其始也時使歌小雅中鹿鳴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蓋以居官受三之美誘諭其初志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時火胥之官擊鼓以聲使進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稀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稀五年之祭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欲其自得之也幼者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皆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然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爲之而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學詩者而不

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辭必有疑殆而不安者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氣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與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已也雖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豫者先事之謂時發者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彊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彊則

學記

三

和彊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罕譬而喻此亦謂少而足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無間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及其父也相說以解不善

學記

三

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箠。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鑪而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物醜類。謂以方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爲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

三禮解詁